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三）

ZHONG YI MING JIA XUE SHU JING YAN JI

SHANG ZHI JUN YU BEN CAO WEN XIAN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

本草权论

BEN CAO QUE LUN

王林生 编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www.caylib.com

责任编辑 伊广谦
封面设计 韩博玥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
本草権论

BEN CAO QUE LUN

SHANG ZHI JUN YU BEN CAO WEN XIAN



ISBN 978-7-80174-636-8



9 787801 746368 >

定价：15.00元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三）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

王林生 编著

本草榷论

王林生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www.dayi100.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王林生编著. -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11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 第3辑)

ISBN 978 - 7 - 80174 - 636 - 8

I. 尚… II. 王… III. 本草 - 文献 - 研究 IV. 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814 号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 (三)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本草椎论

王林生 编著

责任编辑 伊广谦

封面设计 韩博玥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印 刷 北京亚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875 彩插 3 页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册

ISBN 978 - 7 - 80174 - 636 - 8

定 价 15.00 元 (全套 150.00 元)

www.dayi100.com



九十高龄的尚志钧教授

怀念尚先生

拙作三稿未校，惊闻尚志钧先生作古，心情久久沉浸在悲伤之中。药界一位多么好的前辈，未能见到此书的出版就离我们而去。特此记言，以示怀念。

药学泰斗鸿儒君，
奋力本尊苦一生。
硕果简帙三十部，
芳名永存杏林村。

王林生

2008 年 10 月 28 日



1. 尚志鈞編撰、補輯、校點的醫藥方書



2. 尚志钧辑复的亡佚本草

总 目 录

尚志钩与本草文献	(1)
本草榷论	(183)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

王林生 编撰

内容提要

全书对尚志钧教授的成长历程、学习方法、工作方法、所做出的成绩、辑复的亡佚古本草、发表的论文、学术见解以及他的养生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可供中医药工作者参考,也是青年学者怎样成才的一本参考读物,对老年人养生保健也有参考价值。

导 言

感动华人的学者——尚志钧教授，他挥蚊呵冻辛劳六十余载，将古代多部亡佚本草辑复面世，在这一学术领域，他是中国第一人，也是世界第一人。

序

安徽全椒尚志钧教授自幼酷爱中医药典籍，在儿时读四书五经时，已能背诵《药性赋》及《汤头歌诀》等中医启蒙读物。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接受族兄尚启东的建议：“医药文献大有可为”。从此专注本草文献研究，至今已 60 余个寒暑。并在文献整理研究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整复的第一部本草书是《唐新修本草》，初以明代《本草纲目》为底本，花了几年功夫，行将完成之时，才领悟到李时珍所引是《证类本草》的资料，不是第一手资料，不能作辑佚依据。于是断然推翻前稿，从头搞起。又经过几年挥蚊呵冻，终于在 1958 年完成初稿。复借赴北京进修之便，苦钻北京图书馆藏书，其间得以借阅赵橘黄先生善本藏书，并不断得到赵橘黄、陈邦贤及范行准诸先生审阅指导。最后接受范行准先生的建议，以卷于本作为辑复底本，再次作了大量修改与补充，直至 1981 年才由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后历时 32 年，稿凡三易，终于填补了本草文献的这一空白。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被誉为是本草文献整复工作中的一大成就。

多年来，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不仅得阅一些孤本、善本本草书，还手抄笔录了大量资料，全面系统核实了一些文献记载，建立了本草书籍、本草人物及单味药物 3 个系统的卡片档

案，由源及流地加以整理，作为整个本草研究的开始。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宋以前的本草，以此为突破口，上溯下引，追根问底，查清药物运用的概貌。他从1962年起又着手于整理《肘后方》并于1966年基本完成。以这两条线为基础，旁征博引，上下串通，构成辑佚医药方书的一个联合网图，取得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佳境。1981年出版了《新修本草》辑佚本，1983年《补辑肘后方》，1985年《名医别录》辑本，1987年《吴普本草》，1990年《雷公炮炙论·濒湖炮炙法》合刊，1993年《证类本草》校点本，1994年《本草经集注》《见《中医八大经典全注》和《本草图经》及《雷公药对》，1997年《海药本草》，1998年《开宝本草》，2001年《本草纲目》校点本，2002年《大观本草》校点本，2003年《食疗本草考异》2005年《日华子本草》与《蜀本草》合刊本，2006年《药性论》与《药性趋向分类论》合刊本，2007年《尚志钧本草研究文集》，2008年《中国本草古籍考》以及《五十二病方药物注释》等几部未正式出版的书籍。还撰写学术论文260余篇，发表在多种学术期刊上。

他认为，知识面应广，而研究的领域则必需缩小在一定的范围内，以求深入，有创见。治学态度必需十分严谨，没有充分依据，即不急于发表论断或意测。

他的整理方法是继承运用乾嘉学者考据的功夫，同时参考了现代植物分类及药物学的有关知识等新内容，还需资料娴熟，理论基础雄厚，临床实践有一定根底。数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以求。

他奉行的是学贵乎博，业贵乎专，因此才取得如此成就。

每年他都要接待一些外地慕名求教的同行和许多求教的函件，他总是尽其所知，予以解答。经常将自己亲手编制的索引，各种资料甚至研究课题的设想提供给别人。请他帮助审阅修改的文章，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加以推敲，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学者们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伟大祖国的医药学遗产丰富多彩，为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很多学者默默无闻地在文献学领域作了大量的工作，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时值王林生同志对尚先生的经历及业绩进行了较全面地整理，编成《尚志钧与本草文献》一书，特乐于作序，并拟俚句。

谢海洲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

前 言

中医学有几千年历史，其著作数以万计，仅清代以前的本草文献就有一千种左右，但其中一些珍贵的著作已亡佚。为着研究中医学的发展及临床参考，尚志钧教授对本草文献进行了刻苦钻研，并辑复了一些亡佚的重要本草书，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一些学者相继在报刊杂志中对尚先生的成就进行介绍和评述。但这些报导都是点滴零散的，限于篇幅，未能全面系统地进行介绍，必须有一本专著。因此，笔者数年来多方收集其资料，拜阅尚先生的辑著，并不远千里登门拜访，加之书信求救，在资料可靠的情况下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全书分为七章，以第三章和第五章介绍尚先生的著作和他研究本草文献见解为主，并将其经历、治学方法、成功因素、论文及养生方法做了全面的介绍。读者能对尚先生这位普通农民的孩子成为当代一位大学者，及其所做出的卓越成就有一个全面了解。

初稿于1993年6月油印成册送全国有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因近10余年来尚先生出版了新著并不断发表论文，所以再次进行修订。谢海洲教授在他1998年出版的《中医药丛谈》(P308~311)“介绍尚志钧”一文中提到“湖南溆浦卫生学校王

林生同志已对尚志钧先生的经历及业绩进行了较全面的整理，编成了《尚志钧与本草文献》一书约我做序，序中我特拟俚句”。谢老又在2003年11月的《中药材》杂志增刊中以本书名为题，撰“尚志钧与本草文献”一文中也提到上文。谢老见到的正是1993年6月初稿的油印本。

谢老于1993年2月为此书作序，使拙作增辉。但事过10余年，尚老的著作与论文在不断增多，所以对原序作了相应的增修，在此特向已故谢老的家人表示歉意。

此稿虽经尚老亲自审阅，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讹漏难免，敬请先师同仁赐正。

2003年的修订稿寄给尚老，尚老于2004年将稿寄给某出版社，后查无果。2006年春，出版社来电约我寄稿，因此再次将稿整理后托亲属带往该社。经审阅同意出版，因须付高额出版费，无力支付，于2007年6月又内部印制了电脑版100本赠送。电脑本收尚老论文37篇，此次正式出版，为减低版费，只留10篇，余未变更。

编者2008年6月于湖南溆浦县城

目 录

内容提要	(3)
导言	(4)
序	(5)
前言	(8)
第一章 尚志钩的经历	(15)
一、农民孩子苦出身	(15)
二、三个第一靠勤奋	(16)
三、立志之路受人指	(19)
四、文房呆子谁相伴	(20)
五、事业成功累一生	(21)
六、成绩突出得公认	(23)
第二章 尚志钩的治学方法及成功因素	(27)
一、先博后专多读书	(27)
二、勤奋坚持挤时间	(28)
三、安贫乐道不怕苦	(30)
四、文献研究学应广	(31)
第三章 尚志钩辑撰的医药书	(33)
一、辑复的古本草	(33)
二、辑释的医药书	(43)
三、编集的医药书	(48)
四、与其他学者合作的书	(51)

第四章 尚志钧发表的论文	(54)
一、论文目录	(54)
二、论文选编	(70)
1. 《嘉祐本草》考	(70)
2. 《蜀本草》的考察	(73)
3. 《海药本草》的考察	(78)
4. 清代黄钰的《名医别录》和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 是异书同名	(84)
5. 日本流传《新修本草》回归中国概况	(85)
6. 评“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	(90)
7. 评“从《新修本草》看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95)
8. 艾晟校《大观本草》增入陈承《别说》	(100)
9. 《本草纲目》引《肘后方》文疑义举例	(103)
10.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	(108)
第五章 尚志钧研究本草文献的见解	(113)
一、辨证《本草纲目》疑义	(113)
二、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	(119)
三、对《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120)
四、对《肘后方》脱字的补正	(123)
五、关于《名医别录》的研究	(124)
六、对《吴普本草》的研究	(125)
七、对《新修本草》所做的工作	(126)
八、关于《药性论》作者的问题	(127)
九、关于《日华子本草》成书年代问题	(128)
十、对《证类本草》的研究	(128)
十一、评价《本草拾遗》的价值	(131)
十二、指出《修事指南》是本抄袭书	(131)

十三、对阴阳五行的辩论	(132)
十四、对《开宝本草》的研究	(132)
十五、对《法古录》的评议	(132)
第六章 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及方法	(134)
一、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	(134)
二、本草文献研究的思路	(135)
三、本草文献研究的方法	(136)
第七章 尚志钧的临床经验与养生方法	(156)
一、临床经验例证	(156)
二、养生方法	(176)
编后语	(181)

第一章 尚志钧的经历

一粒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是经过了在土壤中的埋伏期，并经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顶开了头上的瓦砾和碎石的。尚志钧先生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孩子，成为一位大学者，也有其不平凡的经历。

一、农民孩子苦出身

1918年2月14日（农历1月4日），安徽全椒县西观圩尚墩村（今全椒县陈浅乡）一户姓尚的农民家中，降生了一个男婴，父亲希望孩子长大有志气、懂礼节，将他起名“志钧”。这就是当今我国第一流的本草（中药）文献学者尚志钧教授。

尚家祖辈务农，祖父尚聚贤给当地财主汪学诗种田谋生。大祖姑（祖父姐姐）也在汪家当佣人，由于她天生丽质，后被汪家娶做偏房并生一男孩。汪去世后，大祖姑分得一份家产，就叫父亲尚祖谋当管家。父亲又租了汪家50亩地种，以维持家人生活。

尚志钧兄弟有三，大哥尚瑞英务农，娶妻侯氏；二哥尚瑞和亦务农。尚志钧3岁时，母亲刘氏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失去母爱的他被外祖母接去抚养。父亲后续弦曹氏（尚志钧继母）。大嫂侯氏是和县绰庙集镇人，从小娇生惯养，嫁到农村种田吃不了苦，加之与继母不和，便回娘家定居了。

尚志钧的大祖姑家在全椒县城，但田土在中突集（全椒西乡），与尚祖谋居地陈浅乡（全椒东乡）相距50里路。尚志钧10岁那年，随父亲从陈浅乡迁到中突集居住。

父亲当管家常外出办事，租种的 50 亩地，家中的人都要去干。少年时期的尚志钧也是一个小劳力，早晚放牛，白天到地里干活，锄草、栽菜、拔秧、送茶水、割禾、摘棉花等都少不了他。凡是力所能及的事他都参加，常被烈日晒得头晕脑胀，偶遇急雨淋得全身湿透。当时的生活质量很差，“天天素菜杂粮蒸，逢年过节才见荤，酸菜清炒又打汤，农活辛苦体减轻”的生活，使尚志钧大哥和二哥在青壮年时，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夭折。父亲尚祖谋也只活到 50 余岁。

每年冬季农闲时，尚志钧就到私塾上冬学。当时父亲希望他学成医生，解救人们疾苦。私塾先生教《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当时尚志钧是囫圇吞枣，对所读的词句全不知其意。也学《药性赋》和《汤头歌诀》：“木香理乎气滞，半夏主于湿痰”，或“桂枝汤治太阳风，芍药甘草姜枣同”。如唱歌，如念顺口溜，全是一种口腔肌肉锻炼成习惯性运动的行为。先生提上句，学生须背出下一句，如背不出，就被罚跪着读书。先生每教一段课文，学生就应时时背得娴熟。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尚志钧坚持了四期冬学，直至 14 岁进城，才终止这种学习。

二、三个第一靠勤奋

1932 年，尚志钧有一次进城，住在姓王的亲戚家。王家兄弟与他闲谈时介绍了县城的各种情况及外面的一些新闻要事，使他大开眼界，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影响。因此，他决心离开家到城里来读书求学，以利以后在城里谋个事干。由于王家兄弟的帮助，使 14 岁的尚志钧到全椒西门宝村小学四年级插班读书。

当时学校的教材是白话文，又不要死记硬背，所以对读过四期私塾的尚志钧讲，不难。但算术课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他没学过，连字母都认不准，算术老师讲的课他全不懂。为此天天晚上

学算术，请王家兄弟帮助从1、2、3学起，把每一个字母都写上百遍，读百遍。很快把加减乘除弄懂，接着弄懂小数、分数等知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算术这门功课上。学期终末考试，各门成绩在全班第一。

尚志钧的父亲不同意他去城里念书，因他走了家里少了一个劳力。幸得王家兄弟向他大祖姑讲情，认为他有培养希望才留在城里了。尚祖谋每年付给王家兄弟360斤大米，作为尚志钧搭伙食用。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可学习用的书纸笔墨得花钱，他只好到外祖母家里去要钱。因外祖母十分宠爱他，所以每次都不会落空。

1935年，17岁的尚志钧小学毕业后考全椒初中，成绩公布他名列第一，并获得奖学金。同学们都说他聪明，他自己却认为是勤奋的结果，是比别人花的精力和时间都多好几倍而得来的成绩。

正当尚志钧迎接新的学习任务时，家中更需要劳力，父亲又不让他读书并停止给他付粮食了。尚志钧由于求学欲强，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坚持不回家。父亲不给粮食，他就到所有的亲戚家募捐。尤其是过年时，他向长辈们要压岁钱，每年可得50多元。伙食费够了，奖学金用于买书纸笔墨。穿衣服全靠大嫂供给，她父亲开布店，大哥去世后她就在娘家守寡。她手中有许多私房钱，几乎全供给尚志钧读书用了。

1937年夏，19岁的尚志钧从全椒初中毕业并于当年考入芜湖七中（今芜湖一中的前身），由于平时学习勤奋，刻苦自励，考试成绩仍不错，一切费用由大嫂侯氏供给。

常言道：“人生弯弯曲曲水，难得一帆风顺行。”当尚志钧在高中一年级头学期学习不久，不幸大嫂病故，他的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这学期尚未结束，抗日战火又点燃了，学校解散，学生各自回家。

尚志钧回家不久，即 1937 年底全椒沦陷。日军天天下乡打鸡杀猪，乡民们时常跑反（躲日军），无处安身。他为了求学并有个安身处，决定离开家乡随流亡人群到大后方去。当时沿途有难民接待站，可提供食宿，临行时还发给每人 0.2 元钱。

1938 年春，尚志钧随流亡人群到达安庆，在这里看到安徽第四临时中学的通告：“凡芜湖七中师生，可前往至德（秋蒲）报到。”他到临时中学一看，真是巴山夜雨，有很多同班同学和熟悉的人。这里读书仅几个月又流亡，从至德经皖南各县到浙江金华，从浙江过江西再经湖南株洲转长沙，又经洞庭湖到桃源，后步行到洪江。湖南洪江是偏僻山城，较平安，因此校址就设在洪江嵩云山一座旧庙里。庙门前有一幅对联是：“退后一步想，能有几回来。”这时学校更名为“国立八中高中第三部”。

从 1938 年春由至德的 600 多人队伍出发，于当年秋季（9 月）流亡到达洪江时，只剩下 90 余人了。当时学校负责人桂丹华校长向湖南省张治中主席请示救援，使每个师生得到一套棉被及一些伙食补助费。但不是流亡来的学生就另当别论了。

1940 年，22 岁的尚志钧高中毕业，得知重庆有个安徽同乡会，他到重庆在同乡会的接待下，准备报考学院。首先被西北农学院录取，因校址在武功，无路费去。接着考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牙科，该校址在成都，录取后仍无路费而不能就学。最后只剩下重庆医专（今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招生了，在林启寿（我国最著名中草药化学家，现已故）同学的劝导下，只好放弃去成都的想法，报考药专。成绩公布后，他与李炳生同学俩人同时名列第一，每人得奖学金 200 元。当时这是一笔难得的金额，尤其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讲就更显得重要。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尚志钧在小学时从一个被阿拉伯数字难住而弄不懂算术课的乡下孩子，接连在升学考试中得了三次第一名，这与他求知心坚，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从这里

也知“天才来源于勤奋”这句名言的正确。

三、立志之路受人指

1944年，26岁的尚志钧从药专毕业，由伍少安同学向校长陈思义推荐留校当助教。由于尚志钧书生气十足，涉世不深，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校长，留校资格被取消。后来分到四川合川麻醉药品经理处工作，技术职称是技佐。这里的工作每天与天平打交道，分装吗啡、可待因等麻醉药品，由工人手工封瓶。

作为读了四年专科的一个年青人，干着机器一样的工作，总觉得乏味。如果买一台封瓶机，就可停出一个人去干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他向所长梁其奎请示，未得到同意。在梁所长眼里，尚志钧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老实人，与外界无来往，少社交，干分装麻醉药品最合适。假若让一个不老实的人来干，与外面联合作弊就可捞到很多油水。分装工作虽然乏味，但这是所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可靠的人是不能信任的。

尚志钧在麻醉药品经理处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实在不想再干了，他决定离开。这时正值日本人投降，有个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回安徽。他辞去麻醉药品经理处的职务，到防疫二队工作，于1945年冬随队回到安徽芜湖。防疫队无事可干，他就整天看书。到1946年底，他被调到省卫生处任技术专员，也无事可干，更有时间看书。这时他读了一些古本草书，对传统药物很感兴趣，并收集了一部分资料。

尚志钧有个族兄名叫尚启东，是全椒的一位医生，学识广博。尚志钧每次回家都要同他座谈。当时尚志钧想搞制药实验而无条件，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尚启东认为，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值得重视。这些清代学者在文史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医药文献上来。几种《本草》的辑本，也只是他们兼着搞的，

还有许多亡佚本草无人问津，医药文献的整理大有文章可作。因此尚启东建议他面对现实，转搞本草文献研究。这对尚志钧的启发很大。他决定立志辑复亡佚的古《本草经》。尤其是《新修本草》这一部药学名著，如能辑复面世，将是医药学界的一件大事。他根据当时的条件，毅然放弃搞制药实验的想法，从此和故纸堆结下不解之缘。他到处收集资料，博采众美，在那社会变迁年代，别的东西大多丢失了，可是本草资料和笔记却未丢一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1949年时，已积累了很多本草方面的资料，为辑复亡佚本草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文房呆子谁相伴

尚祖谋当管家时，结识了一些财主，看到他们有田有店，有吃有穿，也想积点钱买几亩田土自己种，使家人日子过得好一些。为此节省吃穿，还为财主们卖力效劳获得一些报酬，经过10多年的辛苦努力，买了10余亩地，但他自己没种上几年就去世了。1946年尚志钧回家时，亲人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两个哥哥和继母生的一个妹妹已先后去世，田土无人种，继母就将田土租给别人种，靠收租度日。

尚志钧是个“有书万事足，无官一身轻”的人。他在地只顾读书，不多社交，又无权无钱。因此，一个28岁的大龄青年还没有结婚，没有了解和理解他的姑娘，是不肯嫁与他的。

继母催他找个老婆成家，生儿育女以传宗接代。尚志钧看到亲人们大多去世，有一种孤独感，也想成家了。可找谁呢？城里有钱有势的小姐他高攀不上，见钱眼开的女人他又看不上，农村妹子10多岁就结婚了，哪有适合他这个老大哥的闺秀，偶有看中了又因交不起彩礼而作罢。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找北方，他只好到外祖母家去看看。外祖母早已去世，大舅父看到外甥年近三旬还没成亲，便四处求媒说亲。附近有一井姓的农民，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家有一女，年方18，虽无一笑倾城之貌，但人品忠厚。井家很穷，连棉被都没有盖，所以愿意嫁给他这个读书人，指望图个温饱，因此与他结为乡里夫妻。她根本就不曾想到这个陌生的丈夫，竟是未来的一位大学者，是中国药学界公认的本草文献学家。这样的丈夫也是很多攀高的姑娘戴起眼镜找也难找到的，偏偏被这个乡下穷妹子遇到了。说是“缘份”，可这个缘份合情不合理。说合情，尚志钧未婚前一直是吃食堂饭，自己不曾动手做过饭菜，因此家务事全由井妹子承担，这对尚志钧专心做学问确有益处。说不合理，井妹子连一些基本的文化教育都未曾受过，因此不能给丈夫的工作直接帮点忙，就连分享丈夫工作上的甘辛或成功的欢乐都不能。

尚志钧的婚礼极简单，他们不兴彩礼，不办酒席，经大人们同意，就将井妹子带到合肥租了一间房子为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些书报费外，全交给妻子。他什么嗜好都没有，且又乐道安贫，日子勉强得过。井妹子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人，她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还对丈夫关怀备至。每当夏夜尚志钧在伏案辛劳时，她会点起蚊香或打扇驱蚊；春秋夜凉时，她会将一件衣服轻轻地加到丈夫身上；当听到丈夫咳嗽时，她就将一杯热茶送到丈夫的桌上，并轻轻地招呼一声：“休息一下，喝口热茶吧！”由于妇尊夫爱，感情和睦，他们相继生了5个孩子。

五、事业成功累一生

尚志钧在《基层中药杂志》（现更名为《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发刊词中提到：“中药学源远流长，有数千年历史，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具有独特而卓越的贡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这个宝库，为了研究本草文献，他贡献了毕生精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可谓万世之功。他辑复的亡佚本草和方书有18部，校点、注释的本草有7部，编撰的医药书及文集有7部，

与别人合著的医药书有4部，共计35部，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另外还撰写并发表论文260余篇。

他为了研究本草文献，耗去了很多资金，把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钱都用在在这方面。他生活简朴，家中陈设简单。连一张沙发座椅都没有，许多惊世之作多是坐在一张摇晃的竹椅上写成的。家中四处堆放着用节衣缩食的钱买来的古籍和书本。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与电影戏剧无缘。唯有书籍是他的重要家当和生活中不可分离的朋友，他四处收集资料，博览经传，以此为乐，习如自然，集得卡片七千余张，又是万签插架。除任教和编写讲义外，还从事临床及上山采药，把很多的休息时间都用在本草文献研究上。

文献工作就象江河探源，须翻越多少座高山，走过多少崎岖的路，唯有清醒和坚定的人才能到达成功的源头。尚志钧在本草文献学领域中勤勤恳恳地劳动了一辈子，所以成绩突出。爱因斯坦说过，成就等于辛勤的劳动加适当的方法和少说废话。尚志钧的成功也正是如此。他已大功告成，在68岁时获得教授这个高级职称。可惜已到了古稀之年，身染疾病，目力不济，持笔手颤。他自叹道：“我心中想再干一下，可天不饶人，衰老是不可抗拒的。如今人老干不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尚志钧在本草文献研究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染翰操觚60余年，不知多少次三更灯光五更鸡。由于长年累月的伏案辛劳，胃病、高血压相继而来，使身体衰弱到濒危状况。而他辑撰的书籍还有一些未正式出版。已出版的一些书也是出版社为了抢救文献而赔本印刷发行的。尚志钧曾说过，谁出版他的书，他不要稿酬，并尽力赔偿出版社的亏损费。这样一位有贡献的学者，理应获得很高的报酬，可他只顾耕耘不问收获，还要负担出书的费用。他是根本无力担负这笔金额的。好在近年来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使他的一部分书得到资助出

版，这也算是老天有眼。

上海潘华信学者在《新民晚报》上说：“安徽有一位研究唐代本草的专家，可谓皓首穷经，一生钻在故纸堆里，成就卓著，载誉海内外。我教研室有一位青年教师，去年去合肥开会，顺道走访了这位学者，据说他家里除了线装书外，四壁萧然，只有二只旧藤椅，什么机也没有。当知有人来访时，他显得踟躇不安，连一只象样的玻璃杯也拿不出。闻言之，我心酸了好几天，难以开口。联想起近日报端有载，某红歌星演唱几日，竟赢利6万，前后对照，炎凉如此，不禁感慨系之矣。”

爱因斯坦曾把科学人员分三种：一种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而从事科学工作；另一种人把科学看成是谋生的工具；还有一种人是真正的献身者，虽为数不多，但对科学知识所做的贡献却很大。三种人，尚志钧做了献身者，确属卓尔不群。

六、成绩突出得公认

尚志钧在安徽省卫生处工作了3年。于1949年9月由陈牧群同学介绍到济南白求恩医学院药科教了一学期有机化学。1950年回安徽芜湖参加组建卫校。卫校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7年改为芜湖医专，1970年又改为皖南医学院。除1958年8月到1960年8月间，他到北京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药研究班学习两年外，都在该院校从事药学教学等工作。1979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获国家特殊津贴。

基于尚志钧的贡献，学术界请他兼任了部分职务，人们也给了他理所应得的一些荣誉。现为中国药学会药史学会委员，安徽中药学会理事兼名誉理事长，安徽中医学会理事。原《基层中药杂志》主编，《中医临床与保健》杂志及“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中国本草全书》学术委员。1978年被评为安徽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多年来报刊杂志上常有赞扬尚志钧的学术成绩及卑己尊人的报道。如1979年第6期《安徽画报》，1980年4月10日《健康报》，1980年9月7日《芜湖日报》，1980年第6期《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1981年第2期《中医杂志》，1982年3月18日《中国时报》（英文版），1982年第6期《中药材科技》，1983年至1984年《中国药学年鉴》，1984年《中医年鉴》，1985年9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可爱的安徽》，1985年第1期《药学通报》，1986年第2、第4期《中药材科技》，1986年的《全椒县志》，1986年5月23日《芜湖日报》，1987年3月13日《芜湖日报》，1987年6月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宣奉华写的“内参”材料及1992年写的“辑复失传医药典籍的尚志钧”，1987年7月10日《皖南医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中华医史杂志》，1989年7月13日《新民晚报》，1989年12月27日《香港大公报》，1989年12月27日《华侨报》，1990年第1期《中医临床与保健》杂志，1990年第1期《基层中药杂志》，1990年1月4日《健康报》，1990年2月26日《了望周刊》（海外版），1990年4月21日《健康报》，1992年9月21日中医研究院曹晖教授写的英文稿，1996年1月《人物》，1998年谢海洲的《中医药丛谈》，200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2003年6月《安徽日报》，2003年9月8日与10月7日的《医药新纪元》，2003年11月《中药材》增刊，2003年4月19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设的网站《中国技术专家传略》。2005年6月17日、22日、24日《中国中医药报》有连续3天报导（其17日以“苦乐人生探本草”为题，介绍尚氏生活、学习等。22日以“为伊消得人憔悴”为题，介绍尚氏的失稿复得及出版计划等。24日以“烛光摇红照后人”为题，介绍了尚氏父女之情等），2007年7月14日的《晨报》，2007年8月18日的《安徽日报》，2007年9月7日的《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11月18日

的《健康报》及11月30日的《大江新闻》等。

唐代的《新修本草》被誉为中国及世界最早的一部药典，全书20卷。原书在国内已佚，清代时在日本发现该书传抄本10卷，只得原书的一半，另10卷，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想补辑整复它。1964年，日本冈西为人的《重辑新修本草》在我台湾出版发行，当时整个日本医学界一片哗然，号称湮没一千多年的巨星唯其慧眼先识。然而，尚志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辑成了此书。1958年他北上学习，将书稿带到北京，经转到中国军事医学院范行准研究员手中。范氏对书稿审阅了两年，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并为书稿写了序。1960年尚志钧将书稿带回芜湖进行修改。他匠心独运，详略相因，巨细毕举，稿凡三易。终于1962年由芜湖卫校将其油印了250册，在中国医学界流传，比冈西为人的辑本早面世了两年。

皖南医学院药理学讲师宋建国于1988年赴日本学习时来信说：“在东洋医学研究所，他们听说我是皖南医专的，便问我院尚志钧教授。尤其令我惊奇的是，他们文献研究室的藏书中竟然有尚老的专著多种，包括原芜湖医专的油印本。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日本人诚心诚意地敬佩中国人。”

1982年3月18日《中国日报》（英文版）以“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 republished（中国古代药典重新问世）”为题，介绍了尚志钧辑复的《新修本草》。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学者将日人辑本与尚氏辑本进行比勘研究，认为尚氏辑本远比日人辑本优佳。

尚志钧先生不仅为我国和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奠基性的系统工作，并且为人谦虚，古道热肠，对中青年学者给以极大的帮助和指导。凡是向他请教、审稿的同行，他都尽力解答，细心修改，并将自己有关资料提供给别人，确有万世师表之举。正如郑金生在《中药通报》所言：“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尚

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凡是与尚先生有书信或直接交往的人，都有同感，所以他很受同行及后辈的尊敬和爱戴。

尚志钧的志录载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全椒县志》、《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中药人才录》等典籍，人们将敬爱这位大学者并学习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1978年1月，安徽省委授予尚志钧“省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同时，授予他辑的《唐新修本草》科技成果奖。

1999年8月，辑本《开宝本草》荣获华东地区科学出版十二届优秀图书二等奖。

2002年5月，校注本《本草纲目金陵本校点》荣获十五届华东地区科学出版优秀图书一等奖。同年9月，论文“出版辑复校点本草的回顾”，荣获“我与安徽出版”主题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奖。

2003年10月，校点本《大观本草》荣获十六届华东地区科学出版优秀图书二等奖。同年12月，辑复本《本草拾遗》荣获全国第四届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2005年《新修本草》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二等奖。

2007年7月《新修本草》获第七届安徽科技图书一等奖。

第二章 尚志钧的治学方法及成功因素

尚志钧的治学方法是严谨，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是认真地进行研究，从不马虎了事，他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勤奋。

一、先博后专多读书

尚志钧生性孤僻好静，很少在喧闹场面出现。他从学生时代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爱读古书。少年时在私塾学的《古文观止》，到老还能记得很多篇。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列的一些古书名，他都设法找来读，这为他的古文知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到湖南洪江时，因图书遗失，无书可读，就整天作习题，范氏大代数从头到尾都做了两篇，这为他以后考大学带来了很大方便。

尚志钧考大学时并无一定目标，只想毕业后谋个事干，解决吃饭问题。他被两个大学录取都因无路费而不能入学。后考药专也是环境所迫，因药专就在重庆歌乐山，不须花路费就可到校。药专毕业他想搞制药实验，做些实际工作。可理想与现实难得统一，因此选择力所能及的题目，定向搞本草学。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兴趣有关，可能是以前古书读得多的原因。

尚志钧究竟读了多少书，他自己也未曾统计，在他住的 60 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两面墙排放着书架，从下到上摆满了书。他辑复《本草经集注》这本书中，列出参考的古籍就有 90 种。其中关于《本草经》的资料有 12 种，《本草经集注》的资料有 3 种，《新修本草》的资料有 5 种，《证类本草》有资料有 7 种。

又如《菊谱》、《橘谱》、《群芳谱》、《蟹谱》及《茶经》这些与药用动植物有关的资料也参考了多种，还有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非医药类书，如《海录碎事》、《记纂渊海》、《渊鉴类函》等书中有关本草的零散资料，他都一一查出而参考。由此可见他读书之广。

尚志钧读书最爱做笔记，他身上常带有活页卡片，凡本草资料或与之有关的内容，随见随录。晚上对所录的资料进行归类，将本草书归一类，中药归一类，著者归一类，每类资料都编号并用专袋分装，查阅就方便。他从1946年始到1966年止，集成资料卡片7200余张，装成两大纸箱，可谓“博采众美”。

世界各种科学门类多得数不清，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去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若不集中在某一点上作文章，就不可取得成果。尚志钧学的是药学专业，以西药制剂、药理药化等科目为主。但他却把精力放到中药专业上，并缩小到中药文献上，并且集中精力搞古本草文献。研究的圈子缩小，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地搞，由知少到知多，从浅入深，逐渐熟悉其中奥妙之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

专一的敌人是叉，即兴趣转移。遇到这种情况，应提醒自己的主题是什么，切记不要为叉或支流偏离方向。尚志钧看到别人画的画，写的书法、诗词都很喜欢。可他自己却不去画画，不练书法，不作诗词，而是一心研究本草文献。他一生中工作多变，但主攻方向不变，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勤奋坚持挤时间

尚志钧的天赋并不佳，自幼智商不高。与他同时进入私塾的孩子，多比他聪明。先生教的书，别的孩子很快背出来了，可他却背不出。私塾先生嫌他笨，经常罚他跪着读书，有时连中饭也不让他回家去吃。但尚志钧出自于农民家庭，也有农人一样的

倔强性格，他以“人一能之，已十之”的笨功夫，把玩的时间也投入背书，终究也能背出来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尚志钧在中学、药专读书时成绩好，也是靠勤奋得来的。他搞本草文献研究，也是采用“人一能之，已十之”的勤奋方法来搞的，所以能成就突出。

做学问贵在坚持。英国作家狄更斯说：“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这话一点不假，有世界屋脊之称、高达8,848.13米（现新测高度已有增加）的珠穆朗玛峰，不是多次被人类征服了吗。明代李时珍写出世界药学名作《本草纲目》，生物学家童第周研究出“童鱼”，数学家陈景润攻克歌德巴赫猜想，不都是靠他们坚强的毅力吗。人都有喜新厌旧的情绪，经常搞哪一样事，久了会产生乏味发腻的感觉，对其厌倦。尤其是在情绪不佳或身体不舒时，或遇到某些人事纠纷牵涉时，往往难以搞下去。这时最需耐心和毅力，一定要抑制厌腻情绪，坚持就是胜利。尚志钧的做法是，对资料勤分析、勤思考，从中发现问题，就会振奋精神。他开始搞本草文献研究时，从未想到所搞的东西日后会出版，只是兴趣所为而已。坚持与毅力是他获得成功的又一因素。

郭沫若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尚志钧搞本草文献研究，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认为“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凡是8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他从未浪费过。星期天、例假、寒暑假，都用来研究本草文献。在卫校或医专时期，每年有机会去黄山、庐山、峨眉山旅游，领导照顾他去，可他都放弃了。他利用这些时间钻在图书馆。本地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就去外地图书馆找，曾多次自费到南京古籍图书馆找资料。外出自费食宿开支大，因经济困难，有时就托亲戚或朋友介绍在别人家里搭个铺，每天在外面买些零食充饥，如山芋、烧饼之类花钱不多的食物。他妻子没文化无工作，因此没有较多的

钱花。后来是迫不得已时，即某些问题在本地不能解决，才到外地去找资料。由于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文献研究上，没有时间同其他人打交道，长期以来就成了离群之鸟。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基础及相关领域的关系，掌握其基础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是靠积累，否则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积累知识要靠勤奋学习和抓紧时间，不肯挤时间和花精力就达不到积累的目的。搞本草文献没有积累是不行的，所以尚志钧的时间观念很强，这也是他成为离群之鸟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安贫乐道不怕苦

尚志钧做人是既不羡慕别人，也不轻视自己，认为“有为者亦若是”。成功的因素很多，如基本素质，其中包括智商高低，基础知识广狭，还有机会、环境及努力等，但以努力最重要。一个人的理想目标虽好，若不努力去干，理想和目标也是不能达到的。只有坚持努力地干，才会出成果。常言道：“出家如初，成佛有余。”做事如用刚开始的那种精神去干，认真到底是一定能做出成就的。尚志钧就是抱着这种信念来做学问。如果一个人总想用新的微积分法，以最少的精力、最短的时间，不努力想获得巨大的成果，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

尚志钧的做法很多人看不惯，认为他是个苦行僧，不讲吃穿玩乐等享受，只知苦干，图个什么，是个十足的呆瓜。甚至有人劝他停止这种苦差事。可尚志钧却安贫乐道，刻苦自励。他总认为自己出身微贱，从小劳动，过惯了清苦的生活，自己并不觉得那么苦，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以书为伴，从本草文献中发现一些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种乐趣。所以习如自然，只是这种乐趣别人不习惯罢了。因此，他虽年在桑榆，对本草文献研究还是割舍不了。

有人问尚志钧是否有接班人，想跟他干的人不少，可惜干不

了多久，都改行了，干不下去了。那些人感到这项工作太枯燥无味，终日翻书，弄得头昏脑胀，且无实利可图。去搞临床，人际关系灵活，开小后门容易，物质享乐源源不断滚来，要什么有什么，方便得很。何苦把自己关在书房，同故纸堆打交道，实在没意义。就是这种思想，把一些接班人一个一个的拉走了。干本草文献研究实出于自愿，强迫是不行的。有工作的人有一个饭碗，只要肚子能饱，怎么过得舒服就行了。没有工作的人要去谋生，而钻古纸堆无利可图，岂能饿着肚皮搞学问？那是不行的。现实与理想在某些情况下是有距离的。到1990年国家号召名老中医带徒培养接班人，这才使他所带的两名学生得以完成学业出师。

四、文献研究学应广

为什么要对本草文献进行研究呢？尚志钧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古本草文献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古本草版本多，有些本草的原本已不存世了，其传抄本经过辗转传抄或翻刻，发生讹误、脱漏、增衍、错简等现象较多，多数传本尚未进行校勘整理；二是古本草种类繁多，但今存者却寥若晨星，因此需要对亡佚本草进行辑复，使之重新面世；三是古本草文字古奥，没有断句，甚至没有分篇、立题，因此有必要进行校点、注释，使下一代人能看得懂，以利于继承发扬。

研究本草文献者应具备多种知识，首先要懂小学。所谓“小学”，即研究文字形、声、义的文字学知识。不懂小学则字不解，字不解则词不通，词不通则句不明，就不能读懂古本草的意义。二要了解目录学知识。目录学主要是对书籍分类编目，叙述作者，介绍内容，订正讹误，研究版本，考察存佚，评论价值，了解目录、索引等，熟悉常用检索工具书的内容及查阅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力。三要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及跨学科的知识，如中医药基本知识，考据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及训诂

学等知识；还要熟悉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及历史、地理学等有关知识。四是治学态度问题。在研究本草文献时，力求使用的材料全而可靠，不能遗漏，不用伪材料，力求证据多而真实，无证不要下结论或判断。要辩证看问题，重视他人的意见，不搞一言堂。某些科学问题不是一次就能认识清楚，一个判断或结论只能代表当时的认识水平，当认识提高或有新发现时，就要修正甚至推翻重来。切不可固执己见，因一切事物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地发展，即科学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解答上。

尚志钧讲过这样一段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稿凡三易。以他博学多才都如此慎重，何况我这个凡夫俗子，更要多学习勤用功才行，岂能马虎了事。我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如此。”可见他做学问的态度是严谨而可敬的。确实，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个学说。”

第三章 尚志钧辑撰的医药书

尚志钧在本草文献学园地里辛勤耕耘 60 余年，硕果累累。截止 2008 年，他辑撰的医药书籍有 35 部，已有 29 部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其中安徽科技出版 19 部，人民卫生出版社 4 部，华夏出版社 2 部，中医古籍出版社 2 部，科学文献出版社 1 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 部。另有 1 部油印内部交流，余书仅是清稿。此外还有几部未定稿书就不作介绍了。

一、辑复的古本草

尚志钧辑复的古本草有 18 部，其中《新修本草》、《本草经集注》及《本草图经》等药学专著，是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药学文献。还有《吴普本草》、《本草拾遗》及《日华子本草》等文献，在各个不同时期对我国药学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亡佚本草在今天能够辑复问世，对药学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世界医药史的研究，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神农本草经校点》 古书《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全书分 3 卷，载药 365 味，以上、中、下三品分为 3 大类。是对秦汉以前的药学成就系统总结的一部名著。原著早佚，后世有多种辑本流行。

尚氏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此书进行辑校，于 1978 年完稿，1981 年 9 月由皖南医学院铅印交流。1994 年合刊于《中医八大经典全注》中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约 26 万余字。

尚氏通过大量文献研究，认为古代的《神农本草经》有 14 种，这些同名异书虽然都亡佚，但其药物条文大多保存在后世的

本草书及类书中。但本草书如《证类本草》与类书如《太平御览》这两种书所保存的《神农本草经》资料不是源于一种书。如《太平御览》引《神农本草经》药物有青粘、漆叶、卢精、阴命、蝙蝠及苴薄 6 味，而《证类本草》中所引却无。又如石硫青、黄精、升麻、忍冬等 20 味药，在《太平御览》中都引做《神农本草经》药，可在《证类本草》中却引做《名医别录》药。再者两书药物条文的组织形式也不同。《证类本草》引《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形式为：药名——性味——主治功能——一名；《太平御览》中的《神农本草经》药物形式是：药名——一名——性味——生境——主治——功能——产地。因此，《神农本草经校点》就是根据上述两种药物条文形式分别进行辑校。从《证类本草》中辑得 365 味药物，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得 258 味，一一进行校点。

尚氏还研究了《神农本草经》的名义、主要成就、各种辑本（有 18 种）的评价及与其他书籍的关系。很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他认为《神农本草经》不是出自一地一时一人之手，而是在较长时期由很多医家逐渐补充而完成的。成书时间约在西汉时期，并且书中参有后人增补的资料。使人读后对《神农本草经》有更深入的了解。

2. 《吴普本草》 三国时吴普著。全书 6 卷，载药 441 味。原书在宋时佚失，尚氏于 1959 年开始辑复此书，于 1961 年完稿。由于手头资料问题，辑复本只能收药 207 味，1962 年 12 月由芜湖医专油印交流，全书 5 万字。1983 年 10 月皖南医学院又以《吴普本草文献的研究》复印交流。后经集体修订，药物增到 231 味，于 1987 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74 千字。此后尚氏又对该书进行重辑，药物增到 270 味，于 2005 年 1 月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 30 余万字。

此书清代焦循已有辑本（收药 179 味），清孙星衍等辑的

《本草经》中亦附有此书资料。但上述辑本都存在失录、误录等学术问题，因此，尚氏辑复此书进行了大量资料的考察研究，纠正了上述辑本的失误，并增录了 91 味药物。

历代文献关于《吴普本草》的卷数，有两种说法。一说 6 卷，另一说为 1 卷。尚氏列出三点理由认为 6 卷正确。认为此书是综合诸家之作；载药数比《本草经》多；说 1 卷的文献晚于说 6 卷者，相去吴普时代较远而不足信。因为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既然载药 365 味的《本草经》都分 3 卷，为什么《吴普本草》会后退到不分卷呢？所以《吴普本草》在《本草经》的基础上发展药物数而分为 6 卷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尚氏从吴普是华佗的弟子这一线索进行考证，认为《吴普本草》的著述年代应在 208 年到 239 年之间，这就基本确定了此书的成书时间。

此书的特点是对药物的名称和性味介绍较详。如贯众一药的别名有 8 个，防葵的别名有 6 个。一味药物的别名愈多，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都使用或认识了同一味药物。尚氏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着大家便于研究三国时期及此以前的药学发展情况。

3. 《本草经集注》 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撰。全书 7 卷，载药 730 味。原书在宋时就亡佚，1955 年群联出版社根据敦煌石室藏的《本草经集注序录》六朝手抄本复印发行。

尚氏于 1961 年辑成此书，1962 年 12 月由芜湖医专油印交流。后经修订，由皖南医学院于 1985 年 6 月以《神农本草经集注》之名复印。全书 43 万字。1994 年 2 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书是《本草经》最早的注本，也是一部整理古代药物学的专著。其特点是改变了以前的三品分类法，采用了自然性属分类，总结了诸病通用药物；创制诸药采制、合药分剂料治法、解

百药毒、服药食禁、七情畏恶等。对药物形态与鉴别有较详的描述，如白术与赤（苍）术的形态鉴别；对炮制也很重视，如石韦去毛用，果实种子类药物捣碎用等都在书中提到。

尚氏还研究了此书的著述年代、流传情况、主要成就、体例等问题。认为陶弘景编此书是以载药 369 味的《本草经》为蓝本，因陶弘景为了应付一年 365 日数字，而将海蛤、赤小豆、粉锡及葱 4 味药附并在其它药物内，使 369 应对 365 之数。还指出陶弘景编此书时删去了《本草经》药物的形态内容，有些药物的别名、性味也进行了删改。其论据充分，令人信服。

4. 《名医别录》 南北朝梁代陶弘景集。全书 3 卷，载药 700 余味。原著早佚，其文散存于历代本草中。尚氏从吐鲁番出土的《本草经集注》残卷、敦煌出土的《新修本草》残卷以及《千金翼方》等现存本草书和类书中辑得药物 745 味，依《本草经集注》序中药物七情药编次而成。1964 年完成全书辑复工作，1977 年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27 万字。

此书收录了两汉至魏晋时期一些名医使用的药物及记载《本草经》药物的新用途。前者如生姜、桂枝、白前、艾、芒硝、竹菇等药，后者如甘草止咳、枣仁止汗安眠、半夏止吐、苡仁利水消肿、川楝子驱蛔等。有些药物作了简要的形态描述，例如木甘草“大叶如蛇状，四四相值”。有些药有附方，如露蜂房有“露蜂房、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主诸恶疽、附骨痛”。很多药物记有产地及采集方法，如伏翼“生大山及人家屋间，立夏后采，阴干”。又石南草“生华阴，二月四月采叶，八月采实，阴干”。有些药记有制剂方法，如槐实“以七月七日取之，捣取汁，铜器盛之，日煎，令可作丸，大如鼠矢”。这些资料对研究当时的药学发展情况很有价值，是这一时期临床用药经验的总结。

5. 《雷公药对》 约成书于公元 2 世纪初, 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云: “至乎桐、雷, 乃著在篇简。”又云: “又有《桐君采药录》, 说其华叶形色, 《药对》四卷, 论其佐使相须。”由此可知《雷公药对》全书 4 卷, 是雷公所著。雷公为上古时期传说中的医人。原书亡佚, 内容部分保留在《本草经集注》序中。

北齐徐之才在《雷公药对》的基础上进行增修, 著成《药对》2 卷。惜此书亦亡, 其增修的内容被《嘉祐本草》收录, 后《证类本草》又将这些资料录于书中而得于存世。

尚氏将《本草经集注》、《千金方》、《医心方》、《太平御览》、《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中凡标有《药对》或“之才曰”的资料, 都收集整理, 共得佚文 413 条, 汇编成册, 分为二卷, 题北齐徐之才撰。此书实际包括了古《雷公药对》和徐之才增修的内容。全书 13 万余字。1990 年 4 月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 1994 年 12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由于《雷公药对》原书亡佚, 保存在各本草书中的资料都是零散的, 无任何底本可供参考, 因此尚氏辑复的资料是进行过精心编目。卷一为序录, 卷二为众药名。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等部。各药的内容, 多是七情畏恶资料及治病功能为主。

辑本对资料来源均注明出处。对条文, 因各书互有出入者, 则进行勘比, 作出小注。对某些有争议处或疑点, 附以考证。

6. 《新修本草》 唐朝政府组织苏敬 20 余人集体编写, 书成于 659 年。原著在国内早佚, 清末在日本发现了传抄卷子本 10 卷, 只是原书 20 卷的一半, 另 10 卷,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企图辑复它。如 1847 年日本的小岛宅素辑了其中一卷。1959 年日人冈西为人辑有《重辑新修本草》, 此辑本 1964 年在我台湾出版发行。

尚氏于1949年开始辑复此书，他参阅了大量资料，费时近10年，三易其稿，于1958年完成全书的辑稿，约46万字。1962年12月由芜湖医专油印，在各大专院校内部交流。此后根据各地学者的意见，对书稿又进行全面修订，终于1981年3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以《唐新修本草》之名出版发行。

第二次排印于2004年7月由该社再次出版，次年9月又第二次印刷。书中增附了5种残卷的影印和19篇研究论文及5篇评论文。

《新修本草》除正文20卷外，还有《药图》25卷，《图经》7卷，正文目录及药图目录各一卷，合为54卷。但《药图》及《图经》均在北宋时期亡佚。全书载药850味，其中新增的药物有114味。由于它是由政府组织编纂并颁布的药书，所以被视为我国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它比欧洲出版的地方性药典《佛罗伦斯药典》还早800多年，比欧洲的全国性药典《法国药典》早1100多年。

1962年11月3日，中国军事医学院范行准研究员为尚氏所辑《新修本草》作序说：“我们知道从事重辑《新修本草》者，中外不止一家，而俱未问世，今尚先生竟能着其先鞭，使一千三百年前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的原貌，灿然复见于世，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

1980年第6期《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中，郑金生介绍日本冈西为人的《重辑新修本草》说：“但经我国尚志钧氏《补辑新修本草》逐条互勘，其中见仁见智之处，尚有不少。比如唐慎微在《证类本草》墨盖下补入数条唐本草注文，尚氏辑本收录了，而冈西氏本未加收录及说明。”

7. 《食疗本草》 唐代孟诜撰。现仅存残卷。原收药138味，经张鼎补入89味，合为227味。是唐时的一部食疗专著，主要收录食物类药物，如雍菜、荞麦、桂鱼等。

尚氏于1975年底已辑成此书手稿本，2003年9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谢海洲先生等辑本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书中有对尚氏的帮助致谢。

8. 《本草拾遗》 唐代陈藏器著。书成于739年。全书10卷，载药953味，原书早佚。尚氏于1973年完成此书辑复工作，计16万字。1983年10月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2002年7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次年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

《本草拾遗》是拾《新修本草》之遗。唐代中期，民间流传的药物相当丰富，后者仅收录新药114味，而前者收录690余味新的药物。

陈藏器编此书的参考文献多达116种，如史书、地方志、杂记、小学、医方及本草等，连同时代的《食疗本草》也为参考文献之一。陈氏也注重实践，他指出《本草经》药物柳华（花）的错误说：“柳絮，《本经》以絮为花，花即初发时的黄蕊，子为飞絮，以絮为花，其误甚矣。”

此书记载了无机碱的腐蚀作用，对维生素B的认识，胆汁灌肠疗法，热敷疗法，淋浴疗法，高渗疗法，破伤风菌感染，酒的防腐作用及避孕药、防癌药等。因此辑复此书对了解古代医药发展有重要意义。那琦等《重辑本草拾遗》1988年在台湾出版。

9. 《四声本草》 唐代萧炳撰。全书4卷，药数未详。此书取每一药名的头一个字的声调（指平上去入四声）将药物归类，可称是现代按拼音编排药名的先祖。尚氏于1976年底整理成手稿本，辑得药物84味，2006年9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10. 《日华子本草》 五代吴越日华子所著。书成于908年到923年间。全书20卷，药数未详。原著在宋以前佚。尚氏于1981年完成此书辑复工作，辑得药物618味，分为19卷，加序例一卷，合为20卷。皖南医学院于1983年10月油印交流，

全书 12 万字，2005 年 7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此书对药物性味的记载与众书有别，如药性有凉、冷、温、暖、热、平六种；药味则有碱、涩、滑的记载。对药物产地记载如：补骨脂“南番者色赤，广南者色绿”。采集时月如：连翘“五月、六月采”。药物配制如：黄连“猪肚蒸，为丸，治小儿疳气”。药物炮炙如：卷柏“生用破血，炙用止血”。药物畏恶如：消石“畏杏仁、竹叶”。服药食忌有：萝卜“不可以地黄同食”。

本书对研究五代药学情况有一定意义。从学术价值来讲，此书可与《本草拾遗》等同。

11. 《蜀本草》 又称《蜀重广英公本草》。五代时辑保升撰。原书早佚，部分内容存于《证类本草》中。此书主要是根据《新修本草》补注而成，个人新见甚少。除新增了 14 味药物外，价值不大。尚氏于 1983 年底辑成此书手稿，2005 年 7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12. 《海药本草》 五代李珣著。全书 6 卷，药数未详。原著南宋时亡佚。1966 年前尚氏辑有手稿，1981 年至 1982 年整理定稿，收药 124 味（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范行准氏也辑得此书药物 124 味），按《新修本草》药物目次编排，分为石、草、木、兽、虫鱼及果米 6 类。1983 年 8 月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1997 年 8 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 11 万字。

此书主要收载南方药物及外国香料药物，在 124 味药物中，有 96 味药注有外国产地，如白附子“生东海，又新罗国”。对药名也有解释，如海桐皮“生南海山谷，似桐皮，黄白色，故以名之”。介绍药物炮制，如仙茅“用时竹刀切，糯米泔浸”。鉴别药物真伪，如琥珀“凡验真假，于手心热磨，吸得芥为真”。解金石中毒，如石硫磺“宜烧煨服，如有发动，宜用猪肉鸭羹余甘子汤解之”。药物气味疗法，如宜南草“小男女以绯绢

袋盛一片，佩之臂上，避恶止惊”。

此书在内容方面有补正前代本草不足的特点，故有辑复的必要。

13. 《药性论》 著者不详，明代李时珍认为是唐代甄权著，范行准氏说是五代后周孟贯所著。尚氏通过考证后同意范氏之说。全书4卷，药数未详。尚氏1966年前辑有手稿本，1983年整理定稿，辑得药物404味，分4卷。1983年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全书5万字，2006年9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性专著。以君、臣、佐、使及禁忌方面的内容较详。全书标明君药的有76味，臣药有72味，使药有108味。禁忌方面以忌羊血的药物较多，如半夏、阳起石、钟乳石、云母等都忌羊血。有些药物的功效是本书首先记载，如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口鼻皆出血”；又如羌活“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癰、手足不遂，口面喎斜，遍身痛痹”。此书对研究药性亦有参考价值。

14. 《食医心镜》 又称《食医心鉴》，唐代昝殷撰。原书佚，《证类本草》及《医方类聚》中存有部分内容。早有日人从《医方类聚》中辑得部分内容成书（见《历代本草精华丛书》）。此书是一部食物方剂疗法的专书，以粥剂较多，也有酒剂、饼剂、羹剂等。

尚氏于1992年春辑有手稿，2003年又完成该书的续辑工作。二集合刊于《食疗本草考异》中，于2003年9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15. 《开宝本草》 北宋时政府组织刘翰、马志等人，于开宝6年（937年）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编修的，并由扈蒙、卢多逊刊定。由于成书仓促，讹误较多，第二年又进行修正和校定。全书20卷，目录1卷，收药983味，其中新增药物33味，

如山豆根、使君子等都是此书首载。

原书是首次用雕板印刷的本草著作。对药物正文和注文分别用大小字标记，属《本草经》文刻成白大字，属《名医别录》文则刻成墨大字。这种标记对保存古代药物史料很重要。在 983 味药物中，有 270 余味药的注文为此书所作，以“今按”和“今注”形式表示。

原著早佚，尚氏经数十年努力，从大量古籍中进行搜集整理，以清代乾嘉学派的方法，按经、史、子、集、专书、类书相互参证，整复而成书。1989 年定稿，全书 30 万字，1998 年 5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16. 《食疗本草》 南唐陈士良撰。主要是摘录历代本草中的食用药物资料而成。没有创见，价值甚微。原书佚，尚氏于 1976 年辑得此书，由安徽科技出版社于 2003 年 7 月合刊出版。

17. 《嘉祐本草》 又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宋代掌禹锡主编。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 年）。此书是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增修而成。编写时制定了严谨的标准，且引文广，取材精。参考文献 50 余种。首次对 16 种本草的卷数、作者、成书时间、内容及流传情况进行了介绍，这种创举为后世本草所效仿，是一部文献价值较高的药学专著。全书 20 卷，目录 1 卷，载药 1083 味。

尚氏于 1986 年冬辑成此书手稿本，约 35 万字。

18. 《本草图经》 宋代苏颂主编。书成于 1061 年，全书 21 卷，药数未详。原著早佚。尚氏于 1983 年完成本书辑复稿，辑得药物 780 味，药图 933 幅。皖南医学院于 1983 年 10 月油印内容交流。5 年后，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某研究单位两位学者合辑的此书（闽本）。笔者将闽本与尚本进行逐条互勘，发现闽本几乎是抄袭尚本而成。为此笔者于 1991 年对两种辑本发表了评论。尚氏根据评论意见对油印本进行了增修，增补原漏辑的药

物 34 味，使全书载药数增至 814 味，并对少数药目作了变更。修订本于 1994 年 5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56 万字。

此书又称《图经本草》，是我国第一部绘图药学专著。当时是在征集全国各地药物标本绘图编纂的，其中记载的州或郡多达 150 余个，可见药物产地之广。有 103 味民间药是此书新载。此书与《嘉祐本草》算是姊妹篇，本书实用性强，后者文献价值高。此书辑复对研究北宋时期药学发展情况大有帮助。

福建省同安县芦山堂苏颂故居建立的“苏颂纪念馆”，将尚氏辑的《本草图经》油印本作为陈列品收存。

二、辑释的医药书

这里介绍的书籍有 7 部，有尚氏对古籍中动植物的考释，也有辑复的古方书及制药专著。

1. 《诗经药物考释》 《诗经》是我国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书中收集 305 篇诗歌。这些诗歌的创作是上起西周，下迄春秋前期，即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左右的 500 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收录了大量动植物，其中与药物有关的有 100 条。

由于《诗经》文字古奥，动植物名称多是古代的名称，这些动植物究竟相当今日何物，是应该弄清的问题。历代文人虽对《诗经》中的名物作了注释，但各家不一。本草学家引用《诗经》的名物也各不相同，如诗词“隈有游龙”一句的“游龙”，梁陶弘景释为“红草”，明李时珍释为“马蓼”，清孙星衍释为“蓼实”，类似情况很多。为了今后研究药物名实考核和研究单味中药发展史，尚氏把多年积累的《诗经》研究资料和读书笔记整理成册，于 1986 年完成，全书 34 万字。书稿现存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诗经药物考释》载药 289 味，其中植物药 174 味，动物药 115 味，按自然性属分为 9 类。对每味动植物药按篇名、诗句、诸家古注、本草所引、勘比考核等项内容叙述，以追溯本草中某些药物的源流，使本草中名物核实，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因此本书对研究单味药发展史和中药名实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对阅读《诗经》这部古著也有很大助益。

2. 《山海经植物药考释》 《山海经》是战国时的一部古籍，全书 30 余篇，经后人校定为 18 卷，记载的内容有山河、邦国、风土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历史人物、药物防病及病名等资料。

尚氏对《山海经》记载的 262 味植物药进行了考释。对每味植物药考释所引的注文，以最早文献所注为主，然后按年代次序分列之。凡注文内容相近者，摘其精要注之。在注释的同时，把历代文献对某一植物药所记的资料汇纂在一起进行互勘，结合《山海经》所记的植物形态、产地、功用等内容，初步论证该植物药相当于现时某一植物。对前人所释互异的植物药，则重新考订。如《山海经》卷 5：“中山经，有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明李时珍释为“土茯苓”，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释为“茛菪”。《蜀本草》说茛菪根如萝卜，《本草经》说茛菪除大风。因此尚氏认为将荣草释为茛菪较妥。因土茯苓根呈不规则块状，不象鸡蛋。

《山海经植物药考释》收药 262 味，其中属南山经的有 13 味，西山经的 58 味，北山经的 26 味，东山经 7 味，中山经 99 味，海外经 10 味，海内经 20 味，大荒经 21 味及补遗 8 味。全书按《山海经》所记的植物为序，分别列出并注明以序号进行考释。成稿于 1980 年，全书 20 万字。此稿存于安徽中医管理局内。

3. （五十二病方药物注释） 《五十二病方》是 1973 年从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医方。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全书记载52个病症及283个古医方。尚氏对283个医方中使用的247味药物进行考证注释,他参阅了大量字书、经史书、诸子书,本草书及方书。对每味药从列举方名,引经据典、按语三个方面叙述,从而论证药物名实。全书15万字,1983年4月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

《五十二病方》中的大部分药物虽经该书的整理者作了注释,但尚氏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青蒿,原书释为萩,而尚氏却释为藟,又仆纍,原书释为麦冬,尚氏释为蜗牛。他还对此书与《本草经》的关系、药物制剂、炮制等内容进行了考察,并对书中的残缺字进行了试补,这些内容都很有参考价值。对从事药学研究的人员,是应具备的一部参考书。

4.《补辑肘后方》 晋代葛洪原著有《肘后救卒方》一书,总3卷86篇,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将《肘后救卒方》整理改编成79篇,并增加了22篇,合为101篇。改书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现在流传的本子,序目虽有73篇,而实际只有69篇,分为8卷,载方1392个,且书中误刻、脱漏现象严重。

尚氏从《外台秘要》、《千金方》、《太平御览》、《证类本草》、《医心方》及《本草纲目》等书中辑得肘后遗方1265个,并将其方的病名归类,得肘后遗失篇目32首,连同旧本记载,共有方2657个,篇目101首,使之符合《肘后百一方》之貌。

《补辑肘后方》全书分3卷。上卷35篇为内治病,中卷35篇为外治病,下卷31篇为外物所苦病。涉及的病症有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慢性病,并着重介绍有各种急症的诊治法。书中药方大多简单实用,如三黄梔子汤、葱鼓汤等一直沿用至今。

尚氏在补辑此书的同时,通过诸本的互校,旁校及多方考证,改正了原书中大量误刻、脱漏之处。补辑工作于1966年完

成，1977年10月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1983年11月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1996年4月该社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此书对从事医药研究及临床医生参考价值较大，如抗疟药青蒿素就是受此书启示而研究的。青蒿素的问世，使应用多年的奎宁退位，并且为我国赢得了大量外汇。

5. 《雷公炮炙论》 刘宋时雷敦著。后人增修，是最早的一部制药专书，全书分3卷，载药300味。亡佚于元代前后，清代张骥辑有此书问世，仅辑药物180味。今人上海王兴法辑本收药268味。尚氏1966年前辑有此书手稿，1983年整理成书，辑药287味，分为3卷，同年10月由安徽医学院油印交流，全书13万字。后又进行修订，将油印本收录的石、木次及燕鸟3味删去，改天雄、侧子、柏叶、柑、桔花、鹿角、斑猫、亭长、赤头、桃、鬼髑髅及瓜子12味药为附药。增加了玉屑、空青、石胆、石英、孙公藤、白术、菊花、防风、芎藭、黄芩、生姜、干葛、通草、水萍、茵芋、连翘、茺苢、狼毒、干漆、木兰、紫威、石南、人粪、虻虫、水蛭、蟹及麻勃27味药，使全书药物增至300味（连附药实为312味）。与《濒湖炮炙法》合刊，由安徽科技出版社于1991年12月出版，全书20万字。

尚氏辑本的特点是将历代各书引用《雷公炮炙论》内容进行化裁的资料也录之参考，对读者深入理解其文义有助意。如人参条有“夏月少使”之句，尚氏将《本草纲目》作“夏月少使人参”之句收录入书，而张本及王本均未收录。又恶实一药，雷公原文未列别名，而《炮炙大法》有“恶实，一名鼠子，一名牛旁子，一名大力子”之说。尚氏也录入书中。另钩吻条有地精一药，该条文未说明是何物，尚氏从黄精条有“凡使，勿用钩吻，真是黄精，只是叶有毛钩子二个是别认处”之句，指出地精即黄精。这些张本及王本都不及。

关于《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历代文献都认为是唐以

前的书，后人多有增修。尚氏考证指出书中有唐以后人托名的内容，托名者是参考《本草拾遗》序及掺杂其他本草撰写的。

6. 《大观本草》校点 宋代艾晟编辑。《大观本草》是宋代唐慎微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的“别说”部分组合而成。全称《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分31卷。载药1745味，其中628味为本书新增的药物。附有方剂3000余个，参考古籍500余种。

此书极少刊印，更无校点者。尚氏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两年对此书进行了校点，因多种原因而未能整理出版。这次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下，他将40余年前的校点旧稿进行整理。于2002年4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总字数为140万。次年10月，《大观本草》校点本获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7. 《绍兴本草校注》 《绍兴本草》全称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南宋王继先等医官奉诏编撰的一部官修本草。全书是对《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进行校定、考订、评说和增加药而成，约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全书32卷，国内早佚。在日本有多种残抄本传世，言22卷，实际最多的神谷克桢抄本（1836年抄）也只有19卷，药图801幅，6万余字。因书中药序不同于《大观本草》，而与明代《本草纲目》相似，可知传抄者对原书的药序作了改动。

《绍兴本草》在日本不仅有多种残抄本，而且日本春阳堂于1933年影印了残抄本的5卷本（大森文库藏本），又于1977年影印了残抄本的19卷本（龙谷大学藏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神谷克桢抄本。中国中医研究院郑金生学者于1981年在《中医杂志》第2期中对神谷克桢本《绍兴本草》进行了介绍，尔后他又与夫人一同对《绍兴本草》进行了辑校。为了使之蒙尘多年的资料尽快与我国医药同仁见面，郑氏

夫妇取书中“绍兴校定”资料油印成册，于1991年11月在内部交流。其辑本的全书于2007年3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合刊出版。

中国文化研究会编纂的《中国本草全书》于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13卷、14卷和15卷影印了《绍兴本草》龙谷大学本、《绍兴本草》画卷和《绍兴本草》神古（谷）克楨本。尚志钧教授就是据《中国本草全书》影印的《绍兴本草》进行校点。尚氏校注本在书后附有对《绍兴本草》的研究论文10篇，全书55万余字，由中医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

《绍兴本草》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绍兴校定”这部分文字上，有介绍当时用药情况，也考订药性、评述药效及药用部位等资料。如虎杖历代本草言微温，而该书却言微寒；钩藤以往只言用钩，该书却言嫩茎枝也同样入药。其药图也较《大观本草》精美。

比较郑氏与尚氏两个《绍兴本草》校本，郑本的药图印的相当清晰，尚本药图清晰度较次。但尚本药图连同原图上的文字都一并印出，而郑本却取图弃文。两个校本在药文的取舍上也略有差异。如冬葵子条（郑本P.218，尚本P.198），尚本药文中有“产书治倒生，手足冷、口噤。以葵子炒令黄，捣末，酒服二钱匕，则顺”。这段文字原是用小字旁注在药图上正文边的，尚本收录了这段文字，郑本却未录。另郑本将冬葵子药文“叶为百菜主，其心伤人”。之文，误断句成“叶为百菜，主其心伤人。”这是一个疏漏。

三、编辑的医药书

尚氏编辑的医药书籍，有些是辑复古本草的考证资料，有些是他的教学笔记整理稿，也有基础知识介绍及制药专著。

1. 《新修本草论文集》 全书集尚氏有关《新修本草》研

究论文 10 篇。如《新修本草》的概况、目录，药物的品数、分类，是书的编纂情况及编写人员的介绍，以及所谓《新修本草》第二次编修为《英公唐本草》等，都作了研究介绍。全书大部分内容陆续在国内有关杂志刊登。1980 年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后全文附于《新修本草》中正式出版。

2. 《濒湖炮炙法》 全书汇集《本草纲目》药物“修治”项的内容而成。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集了 50 余家的药物炮炙资料，加上自己的制药经验，涉及多种炮炙方法，是一份有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资料。惜这些资料散见在巨著厚卷中，查阅不方便。尚氏将其汇集成册，并对资料来源一一核对。全书集药 330 味，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谷五类介绍。1983 年集成，约 5 万字。1984 年 10 月皖南医学院油印交流。1991 年 12 月与《雷公炮炙法》合刊，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3. 《脏腑病因条辨》 此书是尚氏多年的教学笔记，是从从事西学中教学的心得和体会整理而成。此书对脏腑和病因学了系统概括性介绍，对每项内容的介绍都是先理论后临床，先辨证后方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定的特点，便于学习和应用，是初学中医或西学中人员的一本简明参考读物。

全书 12 万字，1977 年 12 月由安徽省卫生厅中西医结合办公室铅印交流。由于此书简明易懂而且实用性强，后来各地学者纷纷写信要求购买。因此，安徽科技出版社于 1989 年 9 月公开出版发行。香港上海书局同时印行海外版。

4. 《本草文献概要》 全书 10 章，前 3 章对搞本草文献需要了解哪些知识，做哪些工作进行了概述，后 7 章对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考据、辑佚、注释、语释、标点等知识作了概括性介绍。此著使初搞本草文献的同仁读后能获得一些本草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全书 10 万字，1988 年定稿，清稿存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5. 《历代本草要籍》 此书介绍历代重要本草 96 种，以其著述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其中也有些“连类并举”的，如清代黄钰的《名医别录》，附于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之后。对各种本草按作者、成书年代、分卷、载药数、药物分类、内容特点、评价、版本等几方面进行介绍。

介绍的 96 种本草分综合性本草和专门性本草两大类。

综合性本草有：①大型综合性本草，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②节略性综合本草，如《纂类本草》和《握灵本草》等。③精减性综合本草，如《本草蒙筌》和《本草备要》等。

专门性本草有：①药性类本草，如《药性论》和《珍珠囊》等。②食疗类本草，如《食物本草》和《饮膳正要》等。③炮炙类本草，如《雷公炮炙论》和《炮炙大法》等。④地区性本草，如《海药本草》和《滇南本草》等。⑤图谱类本草，如《本草图经》和《植物名实图考》等。

尚氏还对一些本草的作者、成书年代、载药数等方面有分歧意见的，进行了分析讨论。并使历代本草之间的前后递嬗关系及发展概况展现在读者眼前。

全书 20 万字，1991 年定稿，现以《中国本草古籍考》之名，将由安徽科技出版社于 2008 年正式出版（正在印制中）。

6. 《药性趋向分类论》 全书将药物性能分为行和守两大类。行类药又分上行、下行、通行及化行四类，守类药分固和敛二类。对 474 味常用中药的性味，功能和配伍应用进行了详细介绍。尚氏于 1993 年 7 月撰成初稿，2006 年 9 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7. 《药性歌赋集纂》 此书将 556 味常用中药的 10 种歌赋《药性赋》、《珍珠囊补遗》、《本草蒙筌》、《寿世保元》、《本草纪要》、《医宗说约》、《药性三字经》、《医家四要》、《药要便蒙

新编》、《药性诗》及《本草诗解药性注》集纂成书，利于记咏应用，对初学者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学习资料。1994年1月撰成初稿，2006年7月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合刊出版。

四、与其他学者合作的书

因尚志钧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其在学术界的名声和影响，部分学者与他合作编书或在著作中冠以他的大名。但尚氏真正参与其他学者编的书只有4部，其他冠有尚氏大名的合著书，尚氏并未涉足或仅给予一些指导和帮助，所以不能做为尚氏之著。

1. 《历代本草文献精华》 由尚志钧、林乾良及郑金生三人合著。是一部有著录又有解说的本草目录书。

全书分三篇，作者以上篇“本草概要”为线，中篇“本草要籍”为点，下篇“本草大系”为面，对历代本草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上篇首次将本草文献发展的源流分为七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本草主流与旁支；中篇介绍了《本草经》及《新修本草》等要籍77部及附录本草14部；下篇按朝代次序，罗列了1911年以前各种存、佚本草文献资料。

书中很多新内容、新观点值得药学工作者一读，亦是一部较好的工具书。1989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39万余字。

2. 《证类本草》校点 《证类本草》是宋代唐慎微撰，全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公元1108年，艾晟将此书加入其他本草书改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116年曹孝忠又对此书校定，改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249年张存惠又增入其他本草，改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0卷，载药1746味，其中新增药物628味。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十二、三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

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证类本草》由于流传版本较多，书中增减错简、讹误很多。因此尚氏从1958年始对此书进行校点。1982年郑金生加入校点工作，1988年尚元藕、1991年刘大培都先后加入其工作，至1992年底脱稿，历时34年。于1993年5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180万字。

校点本《证类本草》采用简化字横排印刷出版，这对当今青年学者阅读这部古籍提供很大方便。在30余年的校点工作中，尚氏还撰写了56篇研究《证类本草》的论文附于书后。这对读者深入了解本书及本草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参考价值。

3. 《本草纲目金陵本校点》 《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的一部名著。全书52卷，将1892味药物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列为16部为纲，分60类为目。附方一万余个，绘有药图1109幅。书中新增药374味。

《本草纲目》首次刊印是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市）面世。这个金陵本现存无几。为了抢救文献，上海科技出版社于1993年影印了金陵本，当时售价是500元一套，一般读者难以购买。尚志钧和任何两学者为了让更多人能读到金陵本《本草纲目》，因此对此版本进行校点，用简化字横排出版。

此前有刘衡如氏对《本草纲目》进行了校点，尔后又有陈贵廷氏等120多位学者集体对此书进行全释，并且增加了现代药学内容。比较三种校释书，陈本及尚任本注释较强，陈本还有语释，但刘本是第一个校点本，其难度可知。刘本的蓝本是江西本，陈本的蓝本是刘本，只有尚任本是金陵本。刘本校点也参考了金陵本。陈本对药物注的拉丁名有欠妥之处，笔者已有评论（见1994年《中医文献杂志》）。

《本草纲目金陵版校点》本分上下两册于2001年9月由安

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 270 万字。次年 5 月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

4. 《本草和名校点》日人深江辅仁所编。其卷数，序次与《新修本草》相同，收载《新修本草》、《千金翼方》等古籍中药名而成，对考证本草药名源流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草和名》使用了很多异体字及误字。如英作茱，狗作獬，鸟作鴈，仓作食，介作不等。

全书由尚志钧、夏铭霞和尚元藕 3 人合作校点，1991 年完稿，全书约 8 万字。清稿未刊。

第四章 尚志钧发表的论文

尚志钧教授是一位勤于耕耘的学者，他不仅辑复了一部分亡佚本草和撰写了一些医药书籍，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他的处女作“我国最早的药典《唐本草》”是1957年发表的。从这篇论文起，截止2007年6月，已发表论文269篇，刊登在全国34种期刊及6种其他出版物中，总字数为60万左右。

尚氏撰写的论文，主要以本草文献研究内容较多，占他所有论文数的90%以上，可见他一生的精力贡献在本草文献上了。现将尚氏每年发表的文章数列表如下：

尚志钧教授每年发表的论文数

年份	论文数	年份	论文数	年份	论文数	年份	论文数
1957	2	1980	9	1988	18	1996	3
1959	5	1981	8	1989	19	1997	3
1960	17	1982	13	1990	15	1998	3
1961	11	1983	7	1991	12	1999	4
1962	2	1984	11	1992	13	2000	2
1963	5	1985	12	1993	15	2001	1
1965	1	1986	11	1994	13	2002	4
1966	2	1987	22	1995	4	2003	1
						2007	1

一、论文目录

1. 我国最早的药典《唐本草》. 医史与保健组, 1957.4: 18
2. 学习中医学概论阴阳五行的体会. 药学通报, 1957.5:

3. 《唐本草》发行 1300 周年纪念.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59. 1: 25
4. 学习本草史课程的体会. 药学通报, 1959. 5: 248
5. 阿片输入中国考. 人民保健, 1959. 6: 573
6.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唐本草》. 1959. 10: 498
7. 学习中药药性的体会. 药学通报, 1959. 12: 644
8. 《神农本草经》重复十八种药问题的研究.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60. 1: 65
9. 《本经》药品属初探.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60. 2: 25
10. 《唐本草》目录的研究.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60. 2: 158
11. 学习中药作用的体会. 药学通报, 1960. 3: 155
12. 《吴普本草》的研究. 哈尔滨中医, 1960. 3: 71
13. 野菜食用问题. 芜湖医专论著汇编, 1960. 3: 7
14. 为什么要修订《唐本草》. 芜湖医专论著汇编, 1960. 3: 20
15. 现存《唐本草》残卷的考察. 哈尔滨中医, 1960. 5: 31
16. 泻下药. 哈尔滨中医, 1960. 5: 68
17.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药院校——唐代太医署. 哈尔滨中医, 1960. 6: 28
18. 祛暑药. 哈尔滨中医, 1960. 6: 68
19. 《神农本草经》来源及其辑本存在问题的讨论. 哈尔滨中医, 1960. 7. 19
20. 祛寒药. 哈尔滨中医. 1960. 8: 85
21. 中药炮炙发展的初探. 哈尔滨中医, 1960. 9: 21
22. 炮制的概说. 哈尔滨中医, 1960. 10: 31
23. 化痰药. 哈尔滨中医, 1960. 10: 72
24. 《神农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 哈尔滨中医,

1960. 11: 66

25. 补养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2: 56
26. 助阳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3: 56
27. 《本草经集注》对于药物炮炙和配制的贡献. 哈尔滨中医, 1961. 3: 64
28. 清热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4: 54
29. 《神农本草经》佚文考. 哈尔滨中医, 1961. 4: 61
30. 《雷公炮炙论》著作年代初探. 哈尔滨中医, 1961. 5: 54
31. 固涩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5: 67
32. 养阴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6: 67
33. 开窍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7: 54
34. 关于《唐本草》的研究. 哈尔滨中医, 1961. 7: 55
35. 外用药. 哈尔滨中医, 1961. 11: 49
36. 谈谈八阵 (一). 哈尔滨中医, 1962. 4: 52
37. 谈谈八阵 (二). 哈尔滨中医, 1962. 5: 53
38. 祖国历史上最早的栓剂——蜜导煎方. 药学通报, 1963. 6: 103
39. 谈中药方剂. 药学通报, 1963. 3: 97
40. 介绍《本草衍义》兼论其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药学通报, 1963. 8: 235
41. 从《证类本草》所引资料看陶弘景的本草贡献. 药学通报, 1963. 9: 272
42. 有关汞及炼丹的历史. 哈尔滨中医, 1963. 3: 52
43. 十剂来源的探讨. 黑龙江中医药, 1965. 2: 22
44. 宋代本草著作的概况及其特点 (一). 中医图书介绍, 1966. 3: 1
45. 宋代本草著作的概况及其特点 (二). 中医图书介绍 (以上二刊为上海中医学院内刊), 1966. 4: 15

- 44
46. 述整复《唐本草》意义.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80. 1:
47. 《神农本草经》中的七情药探讨. 中医研究资料 (中医研究院内刊), 1980. 1: 11
48. 《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0. 1: 12
49. 《五十二病方》中药的制备工艺考察.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0. 1: 38
50. 《本草纲目》误以《本草经集注》为《名医别录》. 新中医 (增刊), 1980. 2: 50
51. 对《中药学》药名文献来源标注的商榷.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80. 2: 56
52. 《山海经》荣草释. 中华医史论丛, 1980. 3: 186
53. 孙星衍等所辑《神农本草经》中有关《吴普本草》问题的商榷.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80. 4: 61
54. 从《五十二病方》应用水银来看我国古代制药化学的成就
55. 整复《肘后方》的意义. 黑龙江中医药, 1981. 1: 44
56. 《五十二病方》制剂概况. 中成药研究, 1981. 1: 20
57. 《五十二病方》残缺字试补.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1. 2: 64
58. 《五十二病方》与《神农本草经》.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1. 2: 78
59. 宋代本草概况及其特点. 中华医史杂志, 1981. 3: 158
60. 对姚振宗关于《名医别录》考证的质疑. 中华医史杂志, 1981. 3: 182
61.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成药制药厂. 中成药研究, 1981. 7: 43

62. 整理现存本《肘后方》之浅见.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1. 1: 26

63. 《名医别录》作者及成书年代讨论. 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医史论文汇编(内刊), 1982. 1: 18

64. 罗天益《卫生宝鉴》著述年代辨疑. 中华医史杂志, 1982. 1: 19

65. 《五十二病方》简介.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2. 1: 46

66. 《神农本草经》文掺杂方士思想的考察. 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医史论文汇编(内刊), 1982. 1: 47

67. 诸家辑本《神农本草经》皆出于《证类本草》白字. 江苏中医杂志, 1982. 2: 38

68. 《食疗本草》考.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2. 2: 48

69. 《日华子本草》成书年代的探讨. 中华医史杂志, 1982. 2: 114

70. 从《新修本草》在日本的流传看中日文化交流.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2. 3: 19

71. 《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的讨论. 中成药研究 1982. 4: 45 (初稿见哈尔滨中医)

72. 《本草纲目拾遗》评价.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2. 4: 55

73. 李珣及《海药本草》小考. 江苏中医杂志, 1982. 5: 45

74. 《五十二病方》药物炮制概况. 中药通报, 1982. 6: 17

75. 《雷公炮炙论》有关炮制方法的概述(上). 中成药研究, 1982. 10: 20

76. 《本草经集注》概述.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3. 2: 65

77. 《嘉祐本草》概述.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3. 2: 51

78. 《雷公炮炙论》有关炮制方法的概述(下). 中成药研究, 1983. 4: 22

79. 《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文原出陶弘景之手.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3. 4: 39
80. 《蜀本草》的考察. 中华医史杂志, 1983. 4: 237
81. 关于《名医别录》的整复. 江苏中医杂志, 1983. 5: 3
82. 《日华子本草》的考察. 中成药研究, 1983. 10: 16
83. 《本草求真》简介.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4. 1: 44
84. 《食性本草》考.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4. 1: 58
85. 《本草纲目》所题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质疑. 中华医史杂志, 1984. 1: 58
86. 《本草纲目》简介. 中成药研究 (增刊), 1984. 1: 78
87. 《日华子本草》炮炙概述. 中成药研究 (增刊), 1984. 2: 29
88. 《本草崇源》简介.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4. 2: 43
89. 《神农本草经》名义辨.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4. 2: 53
90. 寇宗奭和《本草衍义》. 中华医史杂志, 1984. 3: 146
91. 《本草纲目》引《肘后方》疑义举例. 江苏中医杂志, 1984. 4: 36
92. 十剂之说提出的讨论. 中成药研究, 1984. 5: 44
93. 《吴普本草》的若干研究. 华佗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 1984. 11: 80
94. 《五十二病方》郁、苳、苳、蜀椒、茺萸考释. 中成药研究, 1985. 1. 31
95. 《名医别录》作者的讨论. 中华医史杂志, 1985. 2: 112
96. 《五十二病方》攻、槌、产齐赤考释. 中药材, 1985. 33: 43
97. 《神农本草经》七情考.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5. 3: 53

98. 《本草备要》简介.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5. 3: 206
99. 濒湖炮炙法考察.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5. 4: 50
100. 《汤液本草》中药味专精出处的讨论. 江苏中医杂志, 1985. 4: 39
101. 《五十二病方》冥蚕种、食衣白鱼、长足考释. 中药材, 1985. 4: 48
102. 《五十二病方》蝇、蛇、全虫脱考释. 中药材, 1985. 5: 44
103. 《药性论》考察. 中成药研究, 1985. 6: 45
104. 《雷公药对》考略. 江苏中医杂志, 1985. 11: 39
105. 2000 年本草文献研究. 2000 年的中医药, 1985. 60: 168
106. 《五十二病方》用药方法概况.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6. 1: 41
107. 《证类本草》白字考异.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6. 1: 49
108. 《海药本草》成书年代考.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6. 2: 40
109.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 中国医药学报, 1986. 2: 40
110. 《重修改和经史证类本草》也要校点.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6. 2: 50
111. 《五十二病方》鱣鱼血、鲋鱼、蠃考释. 中药材, 1986. 3: 52
112. 《五十二病方》鼈鱼考释. 中药材, 1986. 4: 54
113. 从药物产地看《五十二病方》的产生时代.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6. 4: 44
114. 《五十二病方》瓣、由、垺和量簠考释. 中药材, 1986. 5: 48

115. 《五十二病方》堇葵、毒堇、苦、仆累考释. 中药材, 1986. 6: 45
116. 《本草纲目》引《本草经》文化裁举例. 江苏中医杂志, 1986. 7: 26
117. 《海药本草》的考察. 中华医史杂志, 1987. 1: 35
118. 《本草经集注》的研究(一). 基层中药杂志, 1987. 1: 5
119. 历代本草概况. 中国医药学报, 1987. 1: 41
120. 《本草纲目》草麻绳索考释. 中药材, 1987. 1: 47
121. 《本草纲目》校注其它资料为《本草经》文的讨论.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7. 1: 22
122. 《本草经集注》研究(二). 基层中药杂志, 1987. 2: 5
123. 历代本草概况(续). 中国医药学报, 1987. 2: 38
124. 《本草经集注》研究(三). 基层中药杂志, 1987. 3: 1
125. 《本草经集注》研究(四). 基层中药杂志, 1987. 4: 1
126. 《吴普本草》成书年代的考察. 中华医史杂志, 1987. 4: 241
127. 《五十二病方》药物厚柎、朴、白付考释. 中药材, 1987. 2: 49
128. 《本草纲目》序例辨误两则.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87. 2: 30
129. 《神农本草经》目录的讨论(上).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7. 2: 43
130. 《神农本草经》目录的讨论(下).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7. 2: 43
131. 《五十二病方》百草末、屋荣蔡、禾、陈稿、荆箕药的考释. 中药材, 1987. 3: 45
132. 《本草拾遗》的研究.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7. 3: 224

133. 《五十二病方》药物灶末灰、灶黄土、𦵏𦵏处土、囷田土、井中泥、冻土考释. 中药材, 1987. 4: 49
134. 治疗痰饮眩晕的一点经验. 光明中医, 1987. 4: 22
135. 《五十二病方》药物丹、水银、青考释. 中药材, 1987. 5: 48
136. 王好古著述年代讨论. 江苏中医杂志, 1987. 6: 29
137. 《本草纲目》甘家白药条文错简例. 江苏中医杂志, 1987. 10: 42
138. 《政和本草》版本讨论. 全国药学史本草学术会议论文集(上集), 1987. 10: 27
139. 《五十二病》药物消石、恒石、澡石、封殖土考释. 中药材, 1988. 1: 42
140. 《本草经》白兔藿、鹿藿的试释. 中药材, 1988. 3: 48
141. 《五十二病方》药物𦵏根、莢蕒、莢夷考释. 1988. 4: 43
142. 《本草经集注》的研究(五). 基层中药杂志, 1988. 4: 43
143. 《本草经集注》的研究(六). 基层中药杂志, 1988. 2: 31
144. 《本草经集注》的研究(七). 基层中药杂志, 1988. 3: 32
145. 敦煌本《本草经集注》序录和《证类本草》引陶隐居序的考察. 中华医史杂志, 1988. 2: 124
146. 商务影印《政和本草》错简例.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8. 2: 45
147. 谈本草文献的研究.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8. 2: 5
148. 《本草纲目》天行斑疮流行时间质疑.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88. 2: 41
149. 孙星衍辑《本草经》释通草、络石、麦门冬质疑. 江

- 苏中医, 1988. 2: 41
150. 《本草纲目》断句误例二则. 江苏中医, 1988. 6: 39
151. 孙星衍辑《本草经》释苦菜质疑. 江苏中医, 1988. 8: 39
15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成书概况. 中成药研究, 1988. 5: 35
153.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药物合并与分条的讨论. 中药通报, 1988. 11: 55
154. 《本草纲目》版本简介.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8. 40: 45
155. 《五十二病方》蒿、青蒿、山蒿考释. 中药材, 1988. 6: 42
156. 对汪广庵《注解神农本草经》质疑.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88. 4: 232
157. 《本草经》蓬蘽考释. 中药材, 1989. 1: 41
158. 《四部总录》书目辨疑一则. 江苏中医, 1989. 1: 39
159. 《五十二病方》与《肘后方》勘比分析(上).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89. 1: 44
160. 从《五十二病方》探讨我国古代本草的历史源渊. 基层中药杂志, 1989. 1: 36
161. 论《吴普本草》和《本草经集注》之关系. 中华医史杂志, 1989. 2: 125
162. 商务影印《政和本草》版本辨伪. 中国医药学报, 1989. 2: 51
163. 《本草经》苦菜释. 中药材, 1989. 2: 47
164. 五代时期的本草著作及其特点.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9. 4: 48
165. 《五十二病方》与《肘后方》勘比分析(下).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89. 2: 45

166. 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及作用. 基层中药杂志, 1989. 2:
30

167. 本草文献研究概述. 基层中药杂志, 1989. 3: 34

168. 《证类本草》版本概述. 基层中药杂志, 1989. 4: 38

169. 麦饭石的源流考. 中成药, 1989. 4: 34

170. 《本草纲目》注其他资料为《别录》文举例. 江苏中医, 1989. 4: 41

171. 从医药角度探讨《万物》与《山海经》的时代关系.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89. 3: 47

172. 《五十二病方》五谷、米、谷汁、泽泔、黍潘考释. 中药材, 1989. 5: 43

173. 《神农本草经》菖蒲考释. 中药材, 1989. 8: 36

174. 《神农本草经》桐叶考释. 中药材, 1989. 11: 44

175. 《神农本草经》白瓜子考释. 中药材, 1989. 12: 47

176. 对《李当之药录》的考察及评价.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0. 1: 53

177. 汪切庵及其《本草备要》.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0. 2: 61

178. 《本草图经》的考察.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0. 3:
51

179. 历代主要本草矿物药发展概况.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0. 2: 56

180. 李时珍十种著作提要.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90. 1: 36

181. 古方用矿石治痢疽例.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90. 4: 57

182. 《本草纲目》标注《本经》药物总数的讨论.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0. 4: 52

183. 《开宝本草》研讨. 中华医史杂志, 1990. 4: 236

184. 《名医别录》考.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0. 3: 36

185. 《本草纲目》特点及其评价. 中药材, 1990. 10: 46
186. 从《饮膳正要》看忽思慧对元代保健医学的贡献.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90. 2: 55
187. 南宋新安医学家张杲的保健观.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90. 3: 51
188. 古籍本草版本知识 (上). 基层中药杂志, 1990. 11: 33
189. 古籍本草版本知识 (下). 基层中药杂志, 1990. 2: 26
190. 《证类本草》文献研究 (一). 基层中药杂志, 1990. 3: 36
191. 唐代本草概况及特点.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1. 1: 49
192. 润州翦草的本草考证.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1. 1: 33
193. 丹砂矿物药的综述,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91. 4: 266
194. 《法古录》评议. 中华医史杂志, 1991. 2: 76
195. 辑校要掌握基本功. 杏苑中医文献杂志, 1991. 2: 5
196. 明代安徽名医陈嘉谟和《本草蒙筌》中医临床与保健. 1991. 1: 49
197. 《证类本草》文献研究 (二). 基层中药杂志, 1991. 1: 35
198. 《证类本草》文献研究 (三). 基层中药杂志, 1991. 2: 35
199. 《证类本草》文献研究 (四). 基层中药杂志, 1991. 3: 36
200. 《大观本草》刊本. 基层中药杂志, 1991. 4: 41
201. 《本草纲目》新增药品出处的分析. 时珍国药研究, 1991. 2: 49
202. 《本草图经》概说. 长春中医学院学报, 1991. 3: 18
203. 山茱萸原植物考证. 中药材, 1992. 1: 46
204. 《政和本草》增入寇氏《衍义》. 基层中药杂志,

1992. 1: 35

205. 《续说郛》引《李当之药录》辨疑.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92. 1: 34

206. 艾晟校《大观本草》增补陈承“别说”. 基层中药杂志, 1992. 2: 36

207. 对《药性论》作者及成书时间的讨论.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2. 2: 57

208. 《本草经》矿物药空青等释义.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92. 2: 129

209. 《本草图经》概述. 中国药学杂志 (增刊), 1992. 29

210. 《本草经》药物产地的考察. 基层中药杂志, 1992. 3: 41

211. 对宋人校《千金翼》引《唐本草》文考证. 杏苑中医文献杂志, 1992. 3: 5

212. 华佗在五禽戏等预防保健方面的成就及影响. 华佗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1992. 2: 93

213. 今日流传单行本《神农本草经》文是陶弘景整理的. 第六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论文集, 1992. 11

214. 《证类本草》中墨字别录药来源的讨论. 中医药学报, 1992. 5: 47

215. 《太平御览·药部》简介. 基层中药杂志, 1992. (增刊): 181

216. 爵床与紫葛的本草考证. 时珍国药研究, 1993. 1: 1

217. 现行单行本《神农本草经》文是陶弘景整理的. 中华医史杂志, 1993. 1: 64

218. 陶隐居所云十剂辨疑. 中国医药学报, 1993. 2: 61

219. 陶弘景集《名医别录》的考察. 基层中药杂志, 1993. 2: 1

220. 《本经》不见于《名医别录》识. 杏苑中医文献杂志,

1993. 2: 8

221. 中药菊花的本草考证. 中华医史杂志, 1993. 2: 114

222. 孙星衍等辑《神农本草经》题吴普述质疑. 基层中药杂志, 1993. 3: 1

223. 《政和本草》药物新分条的探讨.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93. 5: 18

224. 再评《新华本草纲要》. 中药材, 1993. 8: 45

225. 大苦原植物考证. 中药材, 1993. 10: 39

226. 四库全书《证类本草》版本的讨论. 中国药学杂志, 1993. 10: 635

227. 《本草图经》说明文中所引书目概览. 长春中医学院学报, 1993. 35: 39

228. 《名医别录》作者的争论. 吉林中医药, 1993. (增刊): 154

229. 麻黄的本草考证. 中药材, 1993. 12. 208

230. 《食物本草》同名异书的讨论. 中药材, 1993. 12. 209

231. 《证类本草》陶序和《名医别录》历史关系之辨析. 中华医史杂志, 1994. 1. 38

232. 《证类本草》药图的考察. 浙江中医杂志, 1994. 1. 46

233. 《名医别录》药中有的产生时代并不晚于《本草经》药. 基层中药杂志, 1994. 1. "

234. 《神农本草经》出于汉代本草官之手. 杏苑中医文献杂志, 1994. 2. 19

235. 对《政和本草》中唐本余的探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4. 2. 33

236. 《五十二病方》厚枌的再讨论. 山东中医杂志, 1994. 4. 174

237. 《政和本草》与《大观本草》同异考. 中国药学杂志,

1994. 3. 179

238. 《本草图经》厚朴的品种考证. 中药材, 1994. 4. 42

239. 对《中药志》山豆根一药历史引文的异议. 中国药学杂志, 1994. 6. 369

240. 《神农本草经》药物基原方法探讨. 中医文献杂志, 1994. 2. 19

241. 银州柴胡的原植物再讨论. 中药材, 1994. 9. 40

242. 麻黄去节除沫的讨论. 中成药, 1994. 11. 46

243. 《吴普本草》引神农、黄帝等药性资料的考察.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4. 4. 35

244. 贝母药用历史及品种考察. 中华医史杂志, 1995. 1. 38

245. 《救荒本草》考察. 基层中药杂志, 1995. 1. 3

246. 现行《神农本草经》的经文来源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95. 2. 161

247. 考据学在本草文献上的应用. 中医文献杂志, 1995. 4. 5

248. 《子仪本草》辨伪. 中华医史杂志, 1996. 1. 54

249. 金陵版《本草纲目》所注十剂出处辨疑. 基层中药杂志, 1996. 2. 5

250. 《神农本草经》中的七情表探讨. 基层中药杂志, 1996. 4. 11

251. 金陵版《本草纲目》引《日华子本草》误注例. 中华医史杂志, 1997. 1. 59

252. 古本《本草经》佚文考.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7. 5. 24

253. 徐之才和《雷公药对》. 中华医史杂志, 1997. 3. 167

254. 吴普所引《神农本草经》与《证类》本经药所引神农药性同异考. 中华医史杂志, 1998. 3. 161

255. 日华子和《日华子本草》. 江苏中医, 1998. 12. 3
256. 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所据的《本草经》讨论. 皖南医学院学报, 1998. 2. 206
257. 《神农本草经》书名出现时代讨论. 中华医史杂志, 1999. 5. 135
258.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本草学的贡献.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 3. 7
259.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时代考. 江苏中医, 1999. 5. 42
260. 《开宝本草》研讨. 基层中药杂志, 1999. 1. 50
261. 金陵版《本草纲目》引孟诜《食疗本草》出处讨论. 中华医史杂志, 2000. 3. 166
262. 《本草纲目》误注徐之才为陈藏器例. 基层中药杂志, 2000. 1. 48
263. 《石药尔雅》简介. 基层中药杂志, 2001. 3. 34
264. 《证类本草》墨盖下引唐本. 唐本余讨论. 中华医史杂志, 2002. 2. 83
265. 日本望氏刻《大观本草》及其底本讨论. 中华医史杂志, 2002. 5. 68
266. 清代本草概况及特点. 中华医史杂志, 2002. 7. 82
267. 出版辑复校点《本草》的回顾. 我与安徽出版安徽出版五十年纪念文集,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 64
268. 《新修本草》药物合并与分条对药物总数的影响. 中华医史杂志, 2003. 3. 173
269. 《诗经》药物考释之一“果臝”. 中医药文化, 2007. 3. 43

二、论文选编

这里选录尚氏论文 10 篇，其内容多是尚氏研究本草文献的见解及成果。对从事本草工作的同仁有一定参考价值。

1. 《嘉祐本草》考

尚志钧

名义：《嘉祐本草》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仁宗，在嘉祐年间（1056~1063）编修的，故名《嘉祐本草》，原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亦称《嘉祐补注本草》，简称《嘉祐本草》。

作者：《嘉祐本草》亦是北宋官修本草，在嘉祐二年（1057），由政府组织掌禹锡、林亿、苏颂、张洞、陈检、高保衡、秦宗古、朱有章等人编修的，实际是掌禹锡主编。

成书时间：《嘉祐本草》从嘉祐二年（1057）八月开始，至嘉祐五年（1060）八月完成，前后共历三年。

编写经过：《嘉祐本草》是以《开宝重定本草》为基础而编纂。其一切体制悉同《开宝本草》，选择药品亦比较慎重。其序云：“诸家医书，药谱所载物品功用，并从采掇，惟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兼收载，务从该洽。”

卷数：《嘉祐本草》据宋代书志所载为 20 卷，《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后志》、《玉海》、《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皆作 20 卷。

组成：《嘉祐本草》全书分为序例和药物两大部分，序例性质似总论，药物部分相当于各论。

序例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嘉祐补注总叙》、《开宝重定序》、《唐本序》、《陶隐居序》上半截。所以《嘉祐本草

序》云：“英公、陶氏、开宝三序，皆有义例，所不可去，仍载于卷首云”。第二部分有《诸病通用药》、《解百药及金石药等毒例》、《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宜人汤酒者》、《三品药物畏恶相反等七情例》。在这些标题下，除授引前代本草内容外，在《嘉祐本草》中亦有所发展。例如《诸病通用药》旧有病名是 83 种，而《嘉祐本草》增加到 92 种。而且对每种病名，又增加很多功用相同的药物。例如治肠游下痢，《嘉祐本草》增加金樱子、地榆……等 30 种，又如对《三品药物畏恶相反》，除对旧有药物增加畏恶资料外，还添加 33 种有畏恶相反的药物。使药名由旧有 199 种发展到 232 种。

至於药物部分是分别逐条论述的。

药数：《嘉祐本草》载药 1082 种，计取《神农本草经》360 种，《名医别录》182 种，《唐本草》114 种，《开宝本草》133 种。有名未用 194 种，《嘉祐本草》新增 99 种。在新增 99 种中，有 82 种是从历代文献摘录补人书中的，称为“新补”。另有 17 种是当时民间习用的中药，诸书亦无记载，就根据太医院各位医生讨论定下来的，称为“新定”。

在新补的药物中，以采录陈藏器《本草拾遗》和《日华子本草》资料为最多。

总之《嘉祐本草》虽收录药物 1082 种，但绝大部分都是承袭前代文献记载而来，真正属于当时新增的药物，只有 17 种。

分类：《嘉祐本草》对药物分类，和《开宝本草》药物分类相同。序例为二卷，药物为 18 卷。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有名未用等分为 9 类。计玉石 3 卷，草 6 卷，木 3 卷，禽兽、果、菜、米、有名未用各 1 卷。除有名未用类外，每一类又分上、中、下三品。

目录：《嘉祐本草》的目录是沿用《开宝本草》目录。唯对《嘉祐本草》新增的药物，难于分辨其上、中、下三品时，就其

性质相近者归类之。例如新增的录矾，列在矾石之后，山姜花列于豆蔻之后，扶移木列在水杨之后……等。

还有些药已见录于旧注，但本草未作正品药名计算，《嘉祐本草》对这些药并不另立一条，即把这些药作为附录品计之，称为“续注”。例如地衣附录垣衣条下，燕覆附录通草条下，海藻附录海藻条下……等。

体例：《嘉祐本草》药物体例和《开宝本草》体例相似。全书正文刻成单行大字。注文刻成双行小字。正文出于《本经》者刻成黑底白字。山于《名医别录》者刻成墨字。墨字正文，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属《本经》药名，有新增《别录》内容者，即为墨字间参于白字。

另一种情况，是纯粹《名医别录》药，即刻成墨字，但在文尾即附以陶隐居注文双行小字。

正文出於《唐本草》者，在条末注“唐本先附”字样。

正文出於《开宝本草》所增，在文末加“今附”二字。

正文出於《嘉祐本草》所增有三种情况。

从文献援引的药物：例如萱草，早在《嵇康养生论》、陈藏器《本草拾遗》已有记载。《嘉祐本草》把它作正品药收入书，在文尾标“新补”二字。

取当时民间习用的药物：例如海金沙是当时民间习用有效的药物，但文献未见著录。《嘉祐本草》把它当作正品药物收入书中，在文尾标以“新定”二字。

还有些民间习用药，它和过去本草书中所记药名有连系，就不再另立一条，直接附在某药之中。例如瞿麦叶附在瞿麦条中，紫菜附在昆布条中，就标以“续注”字样。

关于小字注文，有下列几种情况。

注文出於陶弘景所注，冠以“陶隐居云”字样。

注文出於苏敬所注，冠以“唐本注”三字。

注文出於《开宝本草》所注，标以“今注”二字，若《开宝本草》根据文献所作的注标以“今按”、“今详”、“又按”等字样。

注文出於《嘉祐本草》所注，则冠以“臣禹锡等谨按”。

《嘉祐本草》的注文比《开宝本草》多。引用的文献比《开宝本草》多十几倍。根据统计，约有五十多种，其中授引前代本草有17种，经史、方书杂记有三十多种（书名从略）。

价值：《嘉祐本草》是介于《开宝本草》和《证类本草》之间，它在本草史上也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并对前代文献分别作了标记，这对保存文献有很重要的意义。

流传：《嘉祐本草》问世不久，就被《证类本草》所代替。因此《嘉祐本草》流传时间不久就散佚了。只有宋代书志有记载。如《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后志》、《玉海》、《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都有记载。宋以后书志很少收录了。

2. 《蜀本草》的考察

尚志钧

本书原名《重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原书已佚，其文散存于《证类本草》中。

《蜀本草》由韩保升等与诸医工修的。韩保升生卒年不详，掌禹锡《补注所引书传》，说他是伪蜀翰林学士。伪蜀即五代时后蜀（934~965）。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云：“韩保升”，蜀人（应改为后蜀人），精医，不拘局方，详察药品，释本草甚功，所以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

本书成书时间，按《嘉祐补注总叙》云：“伪蜀孟昶亦尝命

其学士韩保升等，以《唐本草》、《图经》参比为书，稍或增广，世谓之《蜀本草》”。按孟昶立位于935~965。是《蜀本草》成书应在孟昶立国初期即935~945年之间。

本书流行于北宋。宋代书志及本草皆有著录，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掌禹锡《补注所引书传》等，皆有著录。《嘉祐本草》、《证类本草》皆援引本书资料。本书在南宋已亡佚。但其部分内容，尚存于《证类本草》中。兹将本书内容讨论如下：

本书是重广英公本草，即对《唐本草》进行重修。掌禹锡《补注所引书传》云：“伪蜀翰林学士韩保升等，与诸医工取《唐本草》并《图经》相参校正。更加删定，稍增注释，孟昶自为序，凡20卷，今谓之《蜀本草》”。

根据掌禹锡所说，《蜀本草》是由韩保升等并《唐本草》及《图经》互相参考校订的，共20卷。

但李时珍《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的《蜀本草》标题下云：“韩保升等与诸医士，取《唐本草》参校增补注释，别为图经。”照李时珍所说，韩保升另外还编有《图经》，但掌禹锡《补注所引书传》中仅言《蜀本草》20卷，并未提到另有《蜀本草图经》的书名和卷数。由此可知李时珍说韩保升别为图经，是可疑的。那么《蜀本草》中的《图经》既非韩保升等撰写，当是转引《唐本草》图经之文。此可从《蜀本草》注文语气窥测而知之。

例白瓜子条，《蜀本草》注云：“苏云是甘瓜子，《图经》云别有胡瓜黄赤无味，今据此两说，俱不可凭矣。”在此注文中所言“《图经》云”显然是转引他书的语气，不是韩保升等人撰写。

又如蚱蝉条，《蜀本草》注云：“《图经》云此鸣蝉也，六月、七月收蒸乾之。陶云是痙蝉不能鸣者，雌蝉也。二说既相矛

盾。”在此注文中的“《图经》云”，也是转引他书的语气。类似者很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蜀本草》中“《图经》云”是从《唐本草》中图经转引而来的，并非如李时珍所说的那样“韩保升等别撰《图经》”。另外从掌禹锡所引《蜀本草》图经的药物，几乎全部是《唐本草》见录的药物。凡《蜀本草》新增的药物如铛墨、续随子、威灵仙、金樱子、丁香、蝎、马齿苋等，掌氏仅引作《蜀本》或《蜀本注》，但无一条引过《蜀本·图经》。又唐慎微引《蜀本草》新增药“麴”，仅注明“蜀本”二字。这也能证明《蜀本草》之外，并没有别立《图经》一书的存在。

本书既用《唐本草》及《图经》相互参校删定而成。所以本书的卷数、体制等，皆依《唐本草》旧例编排的。《唐本草》是20卷，卷一、二为序例，卷三至二十为各论。而本书也是20卷，其卷一、卷二为序例。卷三至卷二十为各论。

《唐本草》虽然部分亡佚，但其序例通过《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被保存在《证类本草》中。从《证类本草》所引《唐本草》序例，还可以见到掌禹锡在序例中援据《蜀本草序》云：“唐英公进本草表云，勒成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凡五十三卷。又英公序云……二说不同，今并注之”。

又如在梁陶隐居序中，掌氏引《蜀本草》云：“韩保升又云：神农本草上、中、下并序录合四卷。”又云：“普广陵人也，华佗弟子，撰本草一卷。”又云：“李当之，华佗弟子，修神农旧经，而世少行用。”类似此等注，在序例中引的很多。

又在药物畏恶七情条例中，有很多药物都有掌禹锡援引《蜀本》的药性。如：茯苓、茯神、蜂子、乌贼鱼骨、蛇蛻、豉、白及、麻黄、天名精、狗脊、黄连、菊花、生银、消石等。

掌禹锡既在序例中引用《蜀本注》，说明这些《蜀本注》的

资料，当出于《蜀本草》序例。这也可证明《蜀本草》中是有序例的，其序例体制和《唐本草》序例相同。本书卷三到卷二十为药物各论，其分类和《唐本草》相同。分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米、菜、有名未用等类。

本书是增修《唐本草》的，对很多药物都有新增的内容，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后来被宋掌禹锡收入《嘉祐本草》中，极少的内容被唐慎微引入《证类本草》。计掌氏援据《蜀本草》药物资料共有 276 味药，唐慎微仅引用 1 味药“麴”。

掌禹锡和唐慎微引用《蜀本草》资料时，多冠以“蜀本”、“蜀本图经”等标题。冠以“蜀本”的，有 66 种药；冠以“蜀本注”的，有 35 种药；冠以“蜀本图经”的，有 159 种；另外有 15 味药既引有“蜀本”，又引“图经”。

从所引资料冠的标题来看，《蜀本草》是包括正文、注文、图经等内容。

由于本书已佚，其药物正文、注文全貌难以见到。掌氏所引，多是摘录本书片断文字。但在钩吻条中，掌氏所引本书中秦钩吻，还是比较完整的正文和注文，兹摘录如下：

秦钩吻，主喉痹，咽中塞，声变，咳逆气，温中。一名除辛。生寒石山。二月、八月采。（以上是正文）谨案钩吻，一名野葛者……若钩是也。（以上是注文）。

这条完整的正文和注文形制和《唐本草》全同。对药物功效用“主”字，不用“治”字，这是沿袭《唐本草》避讳的旧例。在注文开头，冠以“谨案”字样，这也是仿效《唐本草》体制的。

本书药物的正文是论述药物性味、功用及畏恶七情的。例如“蠹实寒”，“石灰有毒，堕胎”，“石韦，络石、杏人为之使，得昌蒲良”。本书注文是注释正文的。例如磁石条注云：“吸铁虚连十数针，乃至一、二斤刀器回转不落。”图经是描述药物形

状、形态、采收时月、炮制等。例如葛上亭长条，《蜀本·图经》云：“五月、六月葛叶上采取之。形似茺青而苍黑色。凡用斑苗、茺青、亭长之类，当以糯米同炒，看米色黄黑即出，去头足及翅脚，以乱发裹悬屋栋上一宿，然后入药用。”

本书收载药物，除转录《唐本草》药物外，也有些新增的药物，如铛墨、续髓子、威灵仙、金樱子、丁香、蝎、马齿苋、糗等。这些新增的药物，后为《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收录为正品药物。

本书对于药物性味有所发展。例如井中苔及萍，前代本草未记载何味，本书称它味苦；又如郁李人，《本经》记为味酸，本书称它有少涩味；又如驴乳，《唐本草》原无性味记载，本书说它味甘，性冷利。类似者很多。

本书对于药物畏恶七情，不论在序例中或在各卷正文中，皆有较详论述。例如在序例药物七情表中。有“消石，大黄为使”。“黄连，畏牛膝”等。

本书对药物炮制亦有论述，其文多载于《蜀本草》图经文中。例如桑螵蛸条，《蜀本·图经》云：“此物……以热浆水浸之一伏时，焙干，于柳木灰中炮令黄色用之。”又如海蛤条，《蜀本·图经》云：“当以半天河煮五十刻，然后以枸杞子汁和藁竹筒盛，蒸一伏时”。

本书对药物品质好坏，提出一些鉴别方法。例如：“桑上寄生，方家惟须桑上者，然非自采，即难以别，可断茎视之，以色深黄者为验。”“水蛭，……勿误采石蛭，石、泥二蛭，头尖腹粗，色赤，不入药。误食之，则令人眼中生烟渐至枯损。”

本书虽用《唐本草》合《图经》参校而订，但遇《唐本草》中有错误，本书亦加以明辨。例如石脑条云：“今据下品握雪礞石主疗与此不同，苏妄引握雪礞石注之。”侧子条云：“苏云只是乌头，不共附子同生，小者为侧子，大者为附子，殊无证

据……”

最后关于本书价值，简述如下：

一、本书保存前代本草资料：例如《蜀本草》序例中，记有统计《本经》药物畏恶七情药数以注释《本经序文》云：“凡三百六十五种，单行者七十一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凡此七情，合和视之。”由于《蜀本草》序例的注，使我们了解，《本经》药物原有畏恶七情内容的，可是现存各家辑本，皆无此内容。

又如《唐本草·图经》久已亡佚，掌禹锡作《嘉祐本草》时，仅见到《唐本草》，但未见到《唐本草·图经》，而本书转录了《唐本草·图经》，掌禹锡又将本书收入《嘉祐本草》中。这样《唐本草·图经》通过《蜀本草》被保存下来部分内容。

二、总结五代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本书虽是重修《唐本草》，但也增添不少新的内容，一是新增很多新的药物（见上述），二是对老药发现一些新的主治功效。这些新增的内容，分别被《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收入书中。

三、从《蜀本草》可以看出五代时后蜀文化的发达：《蜀本草》是国家修的本草，国家修订本草都是在和平昌盛时期进行的。五代时期是动乱时期，当时分裂为十个小国。北方各个小国战争频繁，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因此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后蜀和南唐地处南方，就成为五代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南唐有陈士良《食性本草》，而后蜀有韩保升等《蜀本草》。

3. 《海药本草》的考察

尚志钧

《通志艺文略》云：“《海药本草》六卷，李珣撰。”《本草

纲目》云：“《海药本草》凡六卷，唐李珣所撰，珣盖肃代时人。”按唐代有两个李珣，一是唐睿宗李旦的孙子名李珣，另一个是唐末五代时李珣。据《旧唐书》睿宗三子传，说李旦之孙在玄宗天宝三年（744）已死，并云早卒，无事迹可传，当非《海药本草》作者。所以五代时李珣应为《海药本草》的作者。《纲目》说珣为肃代时人可疑。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十四李珣传云：“李珣，字德润，梓州（四川三台）人，昭仪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辞为后主所赏……著《琼瑶集》若干卷。”李珣原在前蜀做官，925年前蜀广后，李珣即到南方游历。并在南方作了很多词，他的词中记述了很多南方物产和风景。如孔雀、象、真珠、豆蔻、荔枝、椰子、越王台、海潮等。

李珣家庭是卖香药的，又游历过岭南，对香药及岭南物产和番药都很熟悉，加以他本人擅长文学，所以能写出一部外来药的专著——《海药本草》。

《海药本草》原书已佚，它的内容为后世本草所援引，其中以《证类本草》援引最多，其他如宋·傅肱《蟹谱》、洪刍《香谱》等书亦有援引。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引述的也不少。但是李时珍所引，并非直接来自原书，多是从《证类本草》及其它书间接转引的。

宋·唐慎微作《证类本草》时，所引《海药本草》资料，是作为补充前代本草之不足而摘录的。所录内容，必以前代本草所无为主。例如藤黄、车渠等条即是。前代本草从未收载过的，即全文抄录。如果某些药与前代本草部分内容不相同，即节录其不同的内容，其余相同的部分不录，例如《证类本草》卷七海根条，唐慎微援引《海药本草》云：“海根，胡人采得蒸而用之。余并同。”引文中“余并同”，是说海根条文还有其余的部分和前代本草内容相同，用“余并同”三字概括之。

笔者以1957人卫影印《政和本草》为底本，用1904年柯逢时影刻《大观本草》为校本，并以《本草纲目》为旁校本，参考傅肱《蟹谱》、洪刍《香谱》及其他诸书，辑录《海药本草》131条。这个数字当然不是原书药物总数，原书所载药物总数，应大于此数。

在131条辑文中，除藤黄、海红豆等16味药条文完整外，其余115味药物条文，皆是残缺不全。有的条文仅是一点功用部分，如黄龙眼条，仅有“功力胜解毒子也”。有的条文仅有畏恶。如补骨脂条，仅有“恶甘草”三字。

《海药本草》原书虽佚，但从残存131条文中，仍可窥其大概。

在药物类别方面，从所辑131条来看，有13条是玉石类，38条是草类，48条是木类，3条是兽类，17条是虫鱼类，11条是果类，1条是米类。按照《唐本草》药物分类的旧例，则《海药本草》对药物分类，亦应有禽类和菜类药。

在药物书写体例方面，可从辑文完整的条文考察之。今存《海药本草》完整的条文有16味药。把这16味药条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李珣对药物条文编写，似有一定的体例。先药名，次引文献说明产地、形态、特性，再次性味，再次主治功用及其他。兹举例说明如下：

海蚕沙《药名》，谨案《南州记》《引用前代文献》云：生南海山石间（产地），其蚕形大如拇指，沙甚自如玉粉状，每有节（形态和特性）。味咸，大温，无毒（性味）。主虚劳冷气……（主治功用）。

余下15味药物条文书写体制，基本与海蚕沙相同，在用词上仍袭《唐本草》旧例。如引前代文献，多冠以“谨案”二字。对于药物功效，多冠以“主”或“疗”字等。

在药物条文内容方面，涉及范围很广。举凡药名释义、药物出处、产地、形态、品质优劣、真伪鉴别、采收、炮制、性味、

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畏恶等各个方面都有记载。虽然不是每个药都按这些条目叙述，但大体上，在不同的药物中，对这些条目都有所涉及。现在各举一例说明如下。

关于药物名词解释：如落雁木条：“雁衔至代州雁门（山西代县雁门关），皆放落而生，以此名。”

关于药物文献出处：李珣作《海药本草》所取的材料，除李珣目睹外，大都根据文献摘录，所录文献，均注明出处。例如瓶香条注明陈藏器，槟榔条注陶弘景，龙脑条注《名医别录》等。

《海药本草》对药物形态记载较详。例如丁香条：“二月三月花开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实，大者如巴豆，为之母丁香，小者实之为丁香。”

对药物品质优劣记载：例如乳香“紫赤如樱桃者为上”，蒟酱“实状若桑椹，紫褐色者为上，黑者是老不堪。”

对药物真伪的鉴别：例如蛤蚧条：“凡用炙令黄熟，熟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琥珀条云：“凡验真假，于手心热磨，吸得芥为真。”

药物的采收：豆蔻条：“三月采其叶，细破阴干之。”橄揽条：“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本身，则其实自落。”

对于药物炮炙记载较多：仙茅条：“用时竹刀切，糯米泔浸。”石决明条：“凡用先以面裹熟煨，然后磨去其外黑处并粗皮了，烂捣之，细罗，于乳钵中，再研如面。”阿勒勃条：“凡用先炙令黄用。”贝子条：“烧过入药中用。”

关于药物炮制：柯树皮条：“采皮，以水煮，去滓，复炼，候凝结丸为度。”返魂香条：“采其根皮于釜中，以水煮，候成汁，方去滓，重火炼之如漆。”

对于药物使用方法：有内服、外用、含漱、佩带、焚烧香气辟疫、煮水浴、染须发等用法。

对于药物畏恶：波斯白矾条：“火炼良，恶牡蛎。”甘松香条：“得白芷、附子良。”补骨脂：“恶甘草。”

但是有些内容亦不可靠：如青蚨条：“人采得，以法末之，用涂钱以货易，昼用夜归。”

《海药本草》特点很多，兹分述如下：

本书收外来药很多。如龙脑出律国，没药出波斯国，金屑出大食国，降真香出大秦国，肉豆蔻出昆仑国，偏桃人出卑占国，艾纳香出剌国，延胡出奚国，缩砂蜜生西戎诸国等。从出产数量来看，产于波斯国有 15 种，产于大秦国有 5 种，产于西海有 5 种，产于岭南有 20 余种，产于南海有 32 种。所以本书称之为《海药本草》是名实相符的。

本书收录香药很多。香药有两种概念，一指有香味的药物，另一指外来药。如古代阿拉伯商人贩卖的香药，其中如硫黄、珊瑚、琥珀等均无香味，但也称为香药。此处所讲的香药，是指有香味的药。本书所收录的香药有数十种，如丁香、乳香、茅香、迷迭香、降真香、甘松香、沉香等。其中丁香、沉香、乳香至今仍然是很常用的中药。这些香药在当时多作焚香用，或作薰衣用，或作佩带用。《海药本草》为什么会收录这么多香药呢？一方面由于李珣以香药为家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风气所影响。当时权贵们都把香药当作最豪华的享乐。宋代陈敬《香谱》说，唐明皇君臣多以沉香、檀香、龙脑香为亭阁。

本书记载五石散和炼丹之事很多。服五石散是从魏晋开始的，到了隋唐五代，此风仍在流行。唐代柳宗元亦提倡服石钟乳。《柳与崔连州书》云：“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寿考康宁。”因此本书记载这方面资料很多。如菴摩勒条云：“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含水藤条云：“丹石发动，亦宜服之。”又本书对烧丹之事记的亦不少，如金线矾条：“多人烧家用。”波斯白矾条：“多人丹灶家。”李珣收集炼丹资料，可能受其弟李璣的

影响。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云：“李珣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所以李珣书中涉及养生炼丹辟谷的很多。如乳香条云：“仙方多用辟谷。”桃榔子条：“久服轻身辟谷。”

本书参考资料很多。在 131 种药物条文中，援引前代书名或人名有 58 次。所引书名大都是六朝时书，也有唐代的书。从书的种类来看，有《山海经》、《尔雅》、历史、地志、杂记、方书、本草等。如返魂香引《汉书》和《武王内传》，珊瑚引《晋书》，波斯白矾等引《广州记》，通草等引《徐表南州记》。总计所引书名有 52 个，其中有些书名是同书异名。

本书对前代本草补正很多。例如迷迭香条陈藏器云：“迷迭香味辛，温，无毒。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李珣补充说：“迷迭香性味平，不治疾，烧之祛鬼气。合羌活为丸，夜烧之，辟蚊蚋。”白附子条：《名医别录》云：“主心痛血痹，面上百病，引药势。”李珣云：“主治疥癣风疮，头面痕，阴囊下湿，腿无力，诸风冷，入面脂甚好。”又如宜南草条，李珣说：“此草生南方，故作南北字。今人多以男女字，非也。”

关于《海药本草》的意义。《海药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外来药的专著，也是唐末五代南方山产药物的总结，同时也是最早的地方本草专著。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了解唐末五代时外来药的情况和南方产药情况。通过书中收载大量外来药及其产地，说明我国在唐代与中亚、南亚以及西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可以了解当时中外贸易关系，使许多外来药移植于我国，成为中药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了解有很多外籍人定居中国，成为外裔华人。如李珣的一家，其祖先原是波斯人，通过丝绸之路，定居长安。唐末战乱，随僖宗入蜀（880），在四川梓州（四川三台）出生李珣及其弟妹数人，他们就成为波斯裔四川人。其次，研究本书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对于祖国医药遗产的整理和发掘也有一定的帮助。

4. 清代黄钰的《名医别录》和 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是异书同名

尚志钧

黄钰，字宝臣。四川壁山人。尝“取《本经》而编辑之，补短截长，叶以韵语，名曰《本经便读》。”其书后附《名医别录》一卷。书成于1869年。清代《陈修园医书五十种》，亦附刊黄钰《名医别录》1卷，题署壁山黄钰宝臣编，其子道阶、道真、道久校。该书虽题为《名医别录》，其实和陶氏《名医别录》是两码事，黄钰编的《名医别录》，是从《本草纲目》中挑选143味常用中药，述其性味主治功用，每药编歌一首，别无补注发明。各药编排次序，按历代11种本草序排列。兹举例如下：

- (1)《名医别录》，梁·陶宏景，选藿香、前胡等64味药。
- (2)《唐本草》，唐·苏恭，选郁金、山楂等16味药。
- (3)《本草拾遗》，唐·陈藏器，选乌药、小茴香等8味药。
- (4)《药性本草》，唐·甄权，选神曲、独活2味药。
- (5)《蜀本草》，蜀·韩保升，选金樱子一味药。
- (6)《开宝本草》，宋·马志，选何首乌、延胡等31味药。
- (7)《本草图经》，选青皮、佛指甲2味药。
- (8)《嘉祐本草》，宋·掌禹锡，选花蕊石、胡芦巴等4味药。
- (9)《日华子本草》，宋·大明，选礞砂、古钱2味药。
- (10)《本草补遗》，元·朱震亨，选山茶花1味药。
- (11)《本草纲目》，明·李时珍，选土茯苓、三七2味药。

从上述11种本草来看，143种药物中，真正属于《名医别录》的药物只有64种，其余79种都不是《名医别录》的药物，请读者不要为书名所惑。

5. 日本流传《新修本草》

回归中国概况

尚志钧

关于日本古代无名氏传抄《新修本草》卷子，回归到中国
的有以下几种。

(一) 1889 傅云龙影刻《新修本草》11 卷本

清末傅云龙（名德清），官兵部郎中，于光绪 15 年（1889）夏由美国回到日本，见驻日本使馆官员陈桀购得《新修本草》传抄本卷 4、5、15 等三卷，甚爱之。陈即相赠。继而傅氏又遇书商登门，购得《经籍访古志》，云所存十卷，具为小岛知是家藏旧抄本。另外又获小岛知是家藏补辑本卷第三，共得 11 卷（卷 3、4、5、12、13、14、15、17、18、19、20）。在第三卷末记有“嘉永二年（公元 1849）岁次己酉四月二十一日据家大人新辑本，书写如其行款字样，一仿天平原卷旧式云。尚真。”

由此可见，该第三卷本为尚真的父亲所辑，是尚真誊录。

傅氏将购得 11 卷，于 1889 年夏重抚上木，影刻，刊入《纂喜庐丛书》卷二。书的版面高 24 公分，宽 16 公分。书的第一、二页用篆字写的大字“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尾附三行小字“纂喜庐丛书之二，光绪十五年夏德清傅氏刊于日本”。接着就是各卷第次。开头就是卷三。卷三的第一页首行为“新修本草玉石等部上品卷第三”，傍注“新井文库”字样。全书装订十分精美，日本各大图书馆有收藏。

按本书自我国北宋后已亡佚，无人论及本书。到 1932 年范行准发现傅氏《纂喜庐丛书》卷二收载此书残卷，旋即撰文介绍，始引起国人注意。

1955 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即以此书缩小影印，题名《新修本

草》，分装上下两册。下册末尾附有陈桱、傅云龙和范行准等跋文。一九五七年上海卫生出版社以群联版复印，合订成一册。中国现在流行的《新修本草》乃是公元 1889 年傅云龙自日本影刻回归的。

（二）1901 年罗振玉收藏日本传抄卷子本

上虞罗振玉于光绪 27 年（公元 1901），奉两江、湖广两督命赴日本视察教育时，于日本东京书肆购得《新修本草》影抄本十卷（十册）。每卷后有森立之手跋，当是日本森氏所藏。198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成两种版式，一种是原卷影印本，一种是缩印本。前者为线装本，后者为平装本。平装本书前印有“据上虞罗氏后书钞阁藏日本森氏旧藏影写卷子本缩印，原写卷款式不同，卷四首七行，行格高 214 公分，宽 168 公分。”

所存十卷为卷 4、5、12、13、14、15、17、18、19、20，各卷末有森氏手跋，记该卷据某某藏本所抄。

例如本书卷十九末有两处记文

一处记文为：“第四、第五、第十二、第十七、第十九，凡五卷，以浅井氏紫山三经楼藏本传抄。”

一处记文为：“第四、第五、第十二、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右新修本草陆本。其第十五狩谷卿云游京师时传录见赠。其他五卷传录浅井紫山三经楼藏本。天保五年（1834）岁在敦祥冬十月二十七日。小岛质记。右跋就小岛氏原本而写。”

按狩谷卿云即日本汉学家狩谷掖斋，他最先发现《新修本草》残卷抄本的。森立之云：“世始得窥古本草之真，则卿云之功为至巨也。”

在《笺注倭名类聚钞·序》记有“森立之与掖斋交而传其学”。

又如本书卷二十末有小岛质记文，森立之转录云：“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岁在壬寅（公元 1842 年）一品

准后法亲王朝覲于京师之时传录此四卷。原卷仁和寺宫宝库所藏云。弘化丙午（公元 1846 年）九月既望，小岛质记。右就小岛宝素堂本而录此跋文。”

总之本书所存十卷，其中卷 4、5、12、17、19 等五卷是据浅井紫山三经楼藏本传抄。卷 13、14、18、20 等四卷是据仁和寺宫宝库藏本传抄。卷 15 为狩谷掖斋所抄。

（三）1936 年日本武田氏影印仁和寺本

日本京都仁和寺旧藏古抄本，部分转入国药商武田长兵卫的杏雨书屋中，其制药部内“本草图书刊行会”于昭和 11 年（1936），将杏雨书屋所存仁和寺本卷 4、5、12、17、19 等五卷，用珂罗版影印，并附中尾万二《新修本草解说》一册。

次年（1937）本草图书刊行会又将尾张德川黎明会所藏卷 15，用同法影印，卷首附狩谷掖斋给浅井的信。

两次影印合成一部，分为二帙，前一帙含卷 4、5、12、17、19 等五卷，后一帙含卷 15 一卷。（见满州医科大学日本冈西为人《续中国医学书目》136 页）

以上回归三家，即傅云龙影刻本（以下简称傅本）、罗振玉收藏本（以下简称罗本）、武田氏影印仁和寺本（以下简称武本）。兹将三本比较如下：

1. 在卷数上：傅本 11 卷，罗本 10 卷，武本 6 卷。三家相同卷次为卷 4、5、12、15、17、19 等 6 卷。傅本、罗本相同卷次为卷 4、5、12、13、14、15、17、18、19、20 等 10 卷。傅本比罗本多卷 3，该卷 3 是小岛知足从《政和本草》辑出，仿天平款式补缀而成，其卷末记有“永嘉二年（1849）^正真据其父所辑本，仿天平写本款式誉录”。

2. 在祖本上：三家都有卷 15，三种卷 15 末，同载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题记，说明它们的祖本为天平抄本，即《宝素堂藏书目录》所云：“《新修本草》十卷

残本，是传录六七百年前重钞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书生田边史书写卷子本。”

罗本在题记后，另注有“《万叶集》卷18载天平二十年（748）田边史福麿歌数首并列”一条。按《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歌集，其作者大伴家持为公元717~785年间人，与田边史是同时代人。说明田边史确实是天平时人。天平三年相当唐代开元19年，距《新修本草》成书659年，仅72年。田边史既抄于唐时，诸本又据以影抄，则抄本可以保持《新修本草》原貌。

天平抄本原是20卷，后遭兵燹之祸损失，仅残存10卷。涩江全善《经籍访古志》卷七：“往岁守谷卿云西上，观一缙绅家旧钞，即五六百年前人据天平钞本誉录。”这就说明罗本傅本残存10卷，当属天平钞本誉录者。

3. 在题记上，罗本有题记，武本无题记。

罗本各卷末有森立之题记，说明罗本原为森立之旧藏。题记内容不一。有记据何本抄，有记校读，有记小岛质跋文。

从题记据何本抄，可以看出罗本10卷中，有5卷（4、5、12、17、19）据浅井紫山三经楼藏本抄；有4卷（13、14、18、20）据仁和寺宫宝库藏本抄；有一本（15）为狩谷掖斋赠小岛学古。

但罗本卷13、14、18、20等4卷据二和寺藏本抄，与武本据仁和寺藏本（卷4、5、12、15、17、19）影印，其卷次并不相同。武本卷次与罗本所据浅井紫山藏本的卷次相同。这说明浅井紫山藏本亦可能来源于仁和寺。

罗本有据《医心方》、《证类本草》校读后作的注，注文笔迹似森立之所记。

4. 在传录款式上，三家抄本，书写款式基本一样，傅本、罗本款式几乎全同。武本稍异，即在每页行数和每行大字、小字数目不尽相同。罗本、傅本每页7行，大字、小字分书，大字每

行约 14~17 字，小字每行约 20~24 字。武本每页 8 行，每行大字约 17~19 字，小字每行约 27 字左右。

它们之间，不仅每页行数和每行大、小字数不同，而且在文字上也有差异。例如卷 12 木部上品柏实条大字中“令人耐风寒”的“令”字，罗本、傅本俱作“金”，而武本作“令”。

按罗本、傅本是影抄，而武本是影印，则它们所据的底本当同此。又武本卷 4、5、12、17、19 据仁和寺本影印，罗本卷 4、5、12、17、19 据浅井紫山本影抄，则仁和寺藏本和浅井紫山藏本，不是原于同一种底本了。如果是出于同一种底本，不应有上述差异。由此可见浅井紫山藏本及仁和寺藏本，其卷次虽相同，但它们誊录的底本未必相同。或者底本相同，由书写手誊录时改变了底本款式亦有可能。

5. 在文字舛误上

三家抄本在款式上大体相同，但抄的笔迹不尽相同，在文字舛误上互有出入。

将傅本、罗本文字上比较一下，有很多不同。例如罗本卷四水银条注文有“烧粗末”，傅本作“烧粗末”。罗本卷五礬石条注文有“一日一夕”，傅本作“百一名”。同条罗本有“今人黄土”，傅本作“今人黄主”。罗本卷十三秦椒条注文有“猪椒”，傅本作“楮椒”。罗本卷十三桑根白皮条注文有“案老桑（桑）树”，傅本作“桑老桑树”。罗本卷十四巴豆条注文有“相耐如此耳”，文中“如”，傅本作“知”。罗本卷十四郁核条注文有“亦可噉之”，句子“噉”，傅本作“散”。类似此例很多。

将上例比较，末与未，一日与百，土与主，猪与楮，案与桑，如与知，噉与散等，显系抄者笔误。从文义上看，傅本误，罗本不误，但也有例外，傅本卷十七芋条注文有“性滑中下石”，句中“石”，罗本误作“右”。

此外傅本还有脱漏。罗本卷五锻灶灰条注文有“此即今锻

铁灶中灰耳，兼得铁。”此文最后7字，傅本脱。又如罗本卷十五羖羊角条，在羊肉一行末，罗本有“及头”二字，傅本亦脱。

在字的写法，两本也有不同。罗本卷十七大枣条小注有“大棗”二字，傅本写作“大棗”。罗本卷十五鹿角条注文有“主风虚”，句中“主”，傅本写作“去”。类似此例很多，此处从略。

以上三家回归的抄本，虽出于同一个天平本，经不同书写手辗转传抄，出现各种差异，也是正常现象。宋代《开宝本草》编纂时，搜得各种抄本《新修本草》，也是各不相同。正如《开宝本草序》云：“朱字墨字，无本得同。”

6. 评“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

尚志钧

195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登一文，标题为“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这篇文章介绍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产生的背景和编修的情况，以及对世界医学的影响，并把药典的意义和唐代药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广大读者，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五十年代前许多人对唐本草几乎是忘记了，例如1930年刘瑞恒在《中华药典》序文中说：“缅维首制，实始牛伦。”其实世界最早的药典，不是纽伦堡药典，而是中国的《唐本草》。

文章的优点，既如上述，但是文章作者朱颜等同志，对《唐本草》某些问题介绍，有商榷的必要。现在分四点讨论如下：

（一）关于唐本草产生的背景

朱颜在文章中指出《唐本草》的产生，是“苏敬主张纠正陶弘景著作的谬误，澄清当时用药的紊乱，倡议修订本草”等语，作为《唐本草》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除掉这点理由外，尚有下列若干原因。

第一，《唐本草》未编修以前，所流行的本草，就是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本草经集注》是在公元498年前后编的，《唐本草》在公元657年开始编的，自《本草经集注》成书时起，到《唐本草》编修前止，相距160余年。在此期间，新发现的药和外来的药都增多了，原有的《本草经集注》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唐本草》的编修就产生了。

第二，《本草经集注》编修的时候，正是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陶弘景偏居南方，对中国北方药物的情况不够了解，因此陶氏书在内容上不仅有错误，而且有一定局限性，这也需要编修新的本草才行。

第三，唐代统一中国后，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外来药相应增多，加以人民对医药的要求提高，这就需要一本完备的本草，因而唐本草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第四，唐朝初年，曾开设专门机构编修史书，《唐本草》在这种条件下，也就被编修起来了。查看参加编修《唐本草》二十余人中，有很多人都是当时编史馆中的编辑人员，如长孙无忌、孙志约、于志宁、李淳风、许敬宗等，都是唐代国史馆中编辑人员。

以上所提的若干点，都是《唐本草》编修产生的原因。

（二）关于《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的问题

朱氏在文章中认为，《唐本草》以前所流行的本草，是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并说《名医别录》是在《神农本草经》

的基础上增订起来的。同时又说,《唐新修本草》收载药物 844 种,比《名医别录》增多 114 种。笔者认为这些是有疑问的。最早提出这样的说法,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序例上历代诸家本草说:“《神农本草》365 种……。梁陶弘景,后增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 365 种,谓之《名医别录》凡七卷。”

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是两种书。《隋书经籍志》卷三子部医方类,载有《名医别录》三卷,和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旧唐书经籍志》医术类,载有《名医别录》三卷,和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新唐书艺文志》医术类,载《名医别录》三卷,和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七卷。《玉海》卷六三,载《名医别录》三卷,和陶弘景《集注》七卷。根据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名医别录》和《神农本草经集注》不是同一种书;倘若是同一种书,上述各种文献,不会把它们分载为两种书。

其次再从历代本草序言中的记载,《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也是两种书。如《嘉祐本草序》中说:“旧经才三卷,药止 365 种,至梁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亦 365 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开宝本草重定序》中亦说陶弘景以《本草经》为基础,进《名医别录》著成《本草经集注》。又敦煌出土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说:“《神农本经》三品合 365 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 365 合 730 种。”根据这些资料来看,《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是两种书。但是《本草经集注》是在《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基础上修订起来的,不能说《名医别录》是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增订起来的。

(三) 关于“银膏”药物来源的问题

朱氏在文章中说:“此外,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医疗用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牙科用的银膏——用白锡、银薄及水银合成,凝硬如银,用以补缀牙齿脱落……”

从这段文字来看，“银膏”这味药，就是《唐本草》中的药物。

笔者认为“银膏”是《唐本草馀》的药，不是《唐本草》的药。所据的理由有下列数点。

第一，《唐本草馀》虽失传，但是此书的名称及其部分内容，曾被宋代《证类本草》引用过的。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第三页“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的目录中，就有《唐本草馀》的书名。《证类本草》引用《唐本草馀》的药物有七味：即“银膏”（卷4玉石中118页）、“辟虺雷”（卷6草上168页）、“留军待”（卷七191页）、“地不容”（卷七191页）、“独用将军”（卷七192页）、“山胡椒”（卷七192页）、“灯笼草”（卷七192页）。

第二，宋代本草新增的药物下，引有《唐本草馀》的资料。如《证类本草》中的葶拔、红蓝花、零陵香、胡黄连、威灵仙等药，都是开宝本草编订时新进的药，这些药都引用《唐本草馀》的注。由此可知《唐本草馀》和《唐本草》不是同一种书。

第三，《证类本草》有很多药，既引有《唐本草》的资料，又引有《唐本草馀》的资料。如石长生、薰陆香、苏合香、白堇、石胆、苦参、紫苑、白前、大黄、芦根等药，都引有《唐本草》和《唐本草馀》两种资料。这就说明《唐本草馀》和《唐本草》不是同一种书。

第四，上海卫生出版社影印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日本丹波康赖所著的《医心方》中的唐本草目录，和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的所载唐本草目录，均没有银膏、辟虺雷、留军待、地不容、独用将军、山胡椒、灯笼草等药。同时《证类本草》所引用的《唐本草馀》的资料，均不见于《唐本草》一书中，由此证明《唐本草馀》和《唐本草》不是同一种书。

第五，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唐本草馀》的银膏等七味药，全误作《唐本草》的药，倘若此七味药果真是《唐本草》的药，那么《唐本草》新增药物总数不是 114 种，应是 121 种。但各种文献记载《唐本草》新增药是 114 种，如《嘉祐本草》中说：“李世勣等与恭参考得失，又增 114 种。”可是《本草纲目》标注唐本二字的药物就有 121 种，这明显是李时珍误以《唐本草馀》的药为《唐本草》的药。

根据以上各种资料来看，“银膏”不是《唐本草》的药。

（四）关于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残卷被外人盗劫时间的问题

朱氏在文章中说，在建国前敦煌石室中曾发现《唐本草》残本，是国民党政府不妥为保藏，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盗卖，使这一稀世国宝遭到丧失，现藏于英国皇家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图书馆等处。

从这段文字来看，敦煌出土《唐本草》残卷的时间，是在解放前；被盗劫时间，在旧政府时期。但是根据敦煌学的研究，在旧政府时期盗走敦煌古物主要是美国，美国在 1923 年盗走唐代观音塑像和壁画。至于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残卷被盗的时间是在清朝末年，不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原来敦煌的鸣沙山第 288 石窟藏古代手抄卷子文物极多，直到 1899 年才被发现。1907 年（光绪 33 年）英国斯坦因盗走抄本 24 箱及画绣品 5 箱。1908 年（光绪 34 年）法国伯希和盗走 1500 余卷宝物。而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残卷亦在这个时候同被盗劫了。

斯坦因盗走《唐本草》是两个片断，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并标有斯坦因氏编号“S4534 Bfitidh Musaum. P. 9691”。一个片断篇幅约 5 寸，是《唐本草》卷 17 果部药中的一小段。其文自芡实小注文末起，到樱桃和梅实的正文及小注文为止。另

一个片断是《唐本草》卷 18 的末尾和卷 19 的开头。其文包括卷 18 菜部药蕺、蒜、葫、薑汁、芸薑等药，和卷 19 米谷部胡麻条正文及小注文的前半截。两个片断中正文用大字书写，每行 16 字至 21 字不等。注文用小字书写，每行约 27 字左右。

法国伯希和盗走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是一个较长的残卷，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中。卷子上标有伯希和的编号“3714”。该卷是《唐本草》卷十草部下品之下，卷子上抄写药物存 30 味，自甘遂起至白蔹止。又卷子的背面记有唐高宗李治时的年号，自乾封二年（公元 667 年）至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伊西等州驿牒字样。按此卷子背面记文年代距《唐本草》编成时间（公元 659），仅十数年左右，可算是唐本草最古的写本，比日本天平三年（公元 731 年）田边史所抄写的《唐本草》，又早六十余年。所以伯希和盗走《唐本草》残卷，是我国极珍贵的宝物。

7. 评“从《新修本草》看 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尚志钧

1979 年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刊登吴德铎同志“从《新修本草》看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一文，主流是好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其中有些细节问题，亦可小议一下。

（一）文章的 471 页倒 3 行《子仪本草经》究竟有没有：子仪是扁鹊的学生^①，而扁鹊是战国桓侯时医人^②，魏桓侯是公元前五世纪人^③，那么子仪也应是公元前五世纪人，贾公彦疏《周礼》亦说子仪是周末时人。

子仪在公元前五世纪果真著有《本草经》，为何《汉书艺文志》不收录呢？后世诸子书中为何不见引呢？

余嘉锡先生认为,《中经簿》著录的《子仪本草经》一卷就是《神农本草经》的本来面貌。假如此话当真,那么吴普著《本草》时引用各家药性,为何没有《子仪本草经》的药性呢?因为《神农本草经》每个药都讲药性的,《子仪本草经》即是《神农本草经》原来面貌,那么《子仪本草经》也应当记有药性的,《吴普本草》对前代本草药性都摘录的,为何不摘录《子仪本草经》呢?《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刊有范行准《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一文,搜罗古代佚的医药书名极多,如有《子仪本草经》存在,范氏为何不录《子仪本草经》书名呢?

《子仪本草》这个名字怎么会产生的呢?主要是根据东汉郑康成注《周礼·疡医》的注文“治合之齐,在乎神农,子仪之术”。

“治合之齐”是什么玩意呢?《证类本草》^④卷四雄黄条引《图经》曰:“《周礼·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康成注云:今医方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塹(音武),置石胆、丹砂、雄黄、礞石、磁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从郑康成所举的例子来看,“治合之齐(剂)”相当今日的制剂,并非单味药的问题,而本草是介绍单味药的。郑康成的注文中所讲的“子仪之本”,也可能包括制剂而言,未必是指《子仪本草经》的,就算是指《子仪本草经》而言,郑注中把神农、子仪二者并提,那“神农”也可能指《神农本草经》而言,未必就是《子仪本草经》一种。

(二) 文章 475 页 13 行“公元 901~922 年(唐高宗天复元年”,按唐高宗应在公元 650~683 年,不应在公元 901 年,公元 901 年是唐昭宗天复元年。

(三) 文章 475 页 17~20 行,《敕撰本草图经诏书》:“唐显庆中诏修本草,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取诸般药品,绘画成图,别撰《图经》,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后来失传,罕

有完本。”说明此时已失佚。文中讲到“说明此时已失传，这句话不够明确，究竟指什么失传呢？是指《唐本草》的《本经》失传，还是指《唐本草》的《本草图》、《图经》的失传呢？”

按《唐本草》由《本经》、《药图》、《图经》组成，三者失传的时间也不一致，范行准《新修本草跋^⑤》云：“本来《新修本草》的图比文早亡，大概在嘉祐时已失传了”，这只能说《唐本草图》在嘉祐时已失传了，但《唐本草》的《本经》并未失传，何以见得呢？

因宋代嘉祐年间（1056～1063）掌禹锡著《嘉祐本草》时还参考过《唐本草》，今日的《证类本草》是从《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发展而成的。《嘉祐本草》是掌禹锡参考《开宝本草》编成的，掌氏发现《开宝本草》编纂有遗漏，并参考《唐本草》进行注释，注释文均冠以“臣禹锡等谨案《唐本》云”字样，《证类本草》中保存“臣禹锡等谨案《唐本》云”，有20余处，并录一例说明如下。《证类本草》卷一序例上^⑥有臣禹锡等谨案《唐本》又云：“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已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金银丝锦，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维有仲景而涉今，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

这段文字是掌禹锡根据当时还存在的《唐本草》摘出来作为注文。按《唐本草》是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换句话说，《本草经集注》的全文皆为《唐本草》所转录的。敦煌出土的《本草经集注》序录^⑦，33页末行至44页1～4行有此文，只是《开宝本草》抄时脱漏了。掌禹锡持以《唐本草》核对，才作出这个注文。类似此例有20余条，此处从略。

根据掌禹锡编《嘉祐本草》时参考过《唐本草》的事实，证明《唐本草》正文在嘉祐年间还未完全丧失。如果《唐本草》的正文完全丧失，掌氏不会有“臣禹锡等谨案《唐本》”的按

语了。

另外从文章 479 页末行和 480 页 1 行，杨守敬说：“此书《本草衍义》通篇药名次第全与唐苏敬《新修本草》相符（日本现存苏敬《本草》十卷余已得其影抄本）”。这段文的言外之意，《本草衍义》的药名次第是抄录《唐本草》目录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唐本草》在宋代政和年间（1111~1116）还在的，因寇宗奭《本草衍义》书成于政和六年^④，这就和文章 473 页 2~3 行不符了。文章在此处讲“宋元祐间（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新修本草》在我国已失传。明显的证据是唐慎微修订《证类本草》时，已无法见到原书。”按宋元祐间（1086~1093）比政和要早二十多年。既然《证类本草》在元祐年间已失传，而到政和年间为什么又出现呢？要不然就是杨守敬弄错了，或者《本草衍义》间接转引《唐本草》目录的。其实《本草衍义》的目录是来自《嘉祐本草》的目录，笔者另有专文考证，此处从略。

（四）文章 476 页 20 行“森立之主要依据《新修本草》辑成的《神农本草经》”，这个“主要”二字不够恰当。

要知《神农本草经》的经文，《唐本草》以前是用朱书记记的，宋代本草用墨底白字标记，从明代以后用文字注的，日本传抄的卷子本《新修本草》没有朱墨杂书标记，如何看得出那是《本草经》文，那是《名医别录》文，只有用宋代《证类本草》的白字《本经》文核对才行，否则无法判断。其次日本传抄卷子本《新修本草》仅存《本经》文半数，其中缺草部、虫鱼部和序论部等经文，所缺部分，必须从宋代《证类本草》补缀之才行，这样就不好说“主要”依据《新修本草》了。还有《神农本草经》每个药的条文书写体例有两种形式，一是历代《本草》习用的体制，一是类书引用《本草经》文的体制。本草中习用的体例，以《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文为代表，类书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的《本草经》文为代表。国

内各种辑本《神农本草经》均用《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文的体例，而森立之辑的《神农本草经》是用类书所引《本草经》文的体例，所以森氏辑本大部分是参考《太平御览》和《证类本草》的《本草经》文，小部分参考《新修本草》的。

（五）文章476页倒3至倒5行，有关《经籍访古志》撰述时间与排列次序问题，由于吴同志确定《经籍访古志》成书于1885年，就排列在杨守敬之后。

文章中讲到《经籍访古志》由涩江全善、森立之合撰。按文章476页19~20行，说森立之《神农本草经》刻成在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日本嘉永七年），同页24~25行说《经籍访古志》出版于1885年，二者相差31年，吴同志定《经籍访古志》成书为1885年是根据《贩书偶记》定的，吴同志作注^⑩云《经籍访古志》初印年分不详，此从孙殿初《贩书偶记》所记之最早年分（按中华书局版《贩书偶记》的作者冀县孙殿起耀卿录，不题孙殿初）。很显然，《经籍访古志》出版时间不能代表成书时间，因此把《经籍访古志》排在杨守敬之后是不对的。

按1936年大阪本草图书刊行会影唐写卷子本附“日文”《唐新修本草之解说》，是日本人中尾万三所著。中尾万三说，涩江全善、森立之合著的《经籍访古志》是在日本安政年间（清咸丰四年至九年，公元1854~1859年），并非1885年。

（六）文章489页6行：“195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医史图书联合目录》”。未知引书是否即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8. 艾晟校《大观本草》增入 陈承《别说》

尚志钧

唐慎微《证类本草》于大观二年（1108），由杭州仁和县尉艾晟校订，增加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的“别说”，及某些方子，并冠以大观年号，更名为《经史证类备急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

《中国人名大辞典》281页云：“艾晟，宋真州（今江苏仪征）人。字子先，崇宁（1102～1106）进士。政和（1111～1117）试广嗣，中一等，擢秘书省校书郎，兼编修六典文学。寻判隰、沔、越三州，所至有声，终考功员外郎。”

一般人认为艾晟是医官，并认为《大观本草》是上之朝廷为官刊本。其实艾晟并非医官，他是“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另外，从艾晟的《大观本草序》，可知《大观本草》非官刊本。艾晟序云：“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计之暇，命官校正”。此序所云，即中集贤院学士孙氏出资，通过其属官，将《证类本草》校正刊行。此与由政府任命修定者不同。如《政和本草》的修定，题有“奉敕撰”等字样，即属官修。

艾晟校订《大观本草》时，也增加一些方子。

例如：艾晟在《证类本草》卷九（人卫本《政和》240页）翦草条下增加“治劳瘵方”。其方中全文和《普济本事方》74页（1959年上海科技版）所载相同。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云：“《本事方》载翦草治吐血瘵方曰：“乡人艾孚先尝说此事，渠后作《大观本草》，亦收入集中。孚先当是晟字。”

嘉庆19年（1817）叶刻《本事方释义》卷五，所载衄血劳瘵吐血咯血条下有“神翦草膏”云：“或云是陆农师夫人，乡人

艾孚先尝新说此事，渠后作《大观本草》，亦收入集中，但人未识，不苦信尔。”

《政和本草》176 页络石条引“背痈方”云：“《图经》云：“薜荔治背痈。”晟顷寓宜兴县张渚镇，有一老举人聚村学，年七十余，忽一日患发背，村中无他医药，急取薜荔……傅贴遂愈。乃知《图经》所载不妄。”

按此方中有“晟”，则此方当由艾晟所增。类似艾晟所增的方子，还有下列各方，药名前号码为《政和本草》页次。126 页铅丹治疔方，134 页锻灶灰治疮方，159 页车前子治泻方，240 页翦草治癰瘰方，293 页枸杞子治疽，176 页络石治发背痈方，180 页蒲黄崔生方，269 页稀荳有成药、张咏方（与《本事方》101 页同），428 页蛭槽治疮方，506 页莱菔治偏头痛，518 页蒜治疔方。

艾晟校订《大观本草》时，还取陈承书中“别说”，加入《大观本草》中，此可从《大观本草》卷三丹沙条的注文证实之。其注云：“晟近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本参对，陈于《图经》外又以‘别说’附著于后，其言皆可稽据不妄，因增入之。”

检人卫本《政和本草》引“别说”的药物共有 44 条，兹列举如下。药名前号码为人卫本《政和本草》页次。

79 丹砂 133 自然铜 205 贝母 297 琥珀
82 玉泉 134 车脂 223 天麻 298 榆皮
91 禹余粮 136 花乳石 224 阿魏 307 沉香
93 青石脂 143 菖蒲 233 茺蔚 309 藿香
94 白石脂 155 柴胡 235 胡黄连 316 竹叶
108 石膏 160 木香 244 天雄 325 茗、苦楝
113 蜜陀僧 164 细辛 246 大黄 329 乌药
115 铁 166 赤箭 249 葇苣 365 天灵盖

124 砒霜 178 黄芪 290 茵桂 491 小麦

128 代赫 199 当归 293 枸杞 497 腐婢

131 腊月雪 209 芍药 295 柏实 131 热汤

关于陈承的历史，林希《重广本草图经序》中有记载，兹将序中所载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1. 序云：“阆中陈氏子承，少好学，尤喜于医，该通诸家之说。……承之学虽出于图书，而精识超绝。有奇疾，众医睥睨不知所出，承察其脉曰：当投某剂某刻良愈，无不然。”此段介绍陈承原籍是阆中（四川南充县北）人，少好医学，通晓诸家之说，其学出于攻读，相当于今日的自学成才。医术很高明。后行医于江淮杭浙，又称他为余杭人。方勺《泊宅编》云：“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陈好用凉药……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水，陈承篋里一盘冰。”

2. 序云：“承之先世为将相，欧阳子所谓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孙。”

此段介绍陈承祖先为将相。欧阳修所撰《太子太师致仁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并序》云：“高幢巨榘，四世六公。唯世有封，秦楚及齐，尚书中书，仪同太师。”文惠即陈尧佐。文惠，因家居阆中，遂为阆州阆中人。尧佐的兄和凝皆封为公，其兄尧叟，谥文忠；弟尧咨，谥康肃。尧佐是陈承的堂曾祖。陈承的曾祖名扈，封齐国公，祖昭汶封楚国公，父省华封秦国公。从陈承曾祖到陈承共四世，其封公者共六人，故称四世六公。

据《宋史》所载，陈承曾祖陈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林驿”。

3. 序云：“承少孤，奉其母江淮间，闭门疏食以为养，君子称其孝。”

此言陈承自幼丧父，奉养母亲于江淮间。

4. 序云：“承尝患二书传者不博，而学者不兼有，乃合为

一，又附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列为 23 卷，名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书著其说，图见其形……元祐七年（1092）四月朔……长乐林希序。”

此段讲陈承合《嘉祐本草》及《本草图经》二书为一书，并附以己说。

南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云：“陈承尝编《神农本草》与《图经》二书并聚为一，发明余蕴，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立为议论一篇，篇首端冠以‘谨案’二字，间列图经之后。”

艾晟修唐慎微《证类本草》，摘引该书陈承“谨案”资料，列于相应条文下，并冠以“别说云”字样。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大观年间（1107~1110），经当时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校正。书首有他们三个人共同写的《进表》。在此表的后面，题署三个人的职称。陈承排在首位，其职称为“将仕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裴宗元排列第二，其职称为“奉议郎守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陈师文排列在末了，其职称为“朝奉郎守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

陈承从编成《重广本草图经》（1092）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07~1110），相隔 15~18 年。

9. 《本草纲目》引《肘后方》

文疑义举例

尚志钧

《本草纲目》所引《肘后方》文，有些是有疑问的。兹举数例如下：

一、真丹

《肘后方》卷一，救卒客忤死方第三：“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服。口噤者，折齿下之。”此方中的“真丹”是什么东西？《本草纲目》既认为是“铅丹”，又认为是“丹砂”。例如：卷八“铅丹”条附方下之治客忤中恶引《肘后方》云：“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灌之。”可知此方中真丹当是铅丹。然卷九“丹砂”条附方下治客忤死方引《肘后方》云：“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灌之。”意味着真丹即是丹砂了。据此则《本草纲目》对《肘后方》中“真丹”一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未下定论。

查《证类本草》卷三“铅丹”引《肘后方》云：“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服之。”同书卷一“丹砂”条未引《肘后方》，是《证类本草》以铅丹为真丹，不以丹砂为真丹。那么《本草纲目》在“丹砂”条引此方是可疑的。

二、枣木心

《肘后方》卷七治中蛊毒方第六十三：“取枣木心，锉得一斛，……吐蛊毒出。”但《证类本草》十三桑根白皮条及《外台秘要》卷二十八同引此方，其主药不是枣木心，而是桑木心。同一个方子，在《肘后方》中作枣木心，在《证类本草》、《外台秘要》中作桑木心。究竟谁对？很难下定论。《本草纲目》对此方主药是枣木心，还是桑木心，亦未能作出决定，只好兼收两方。如卷廿九在枣条中录此方作枣木心，卷三十六在桑条中录此方作桑木心。

按桑枣二字，在古代写法，字形很相近。例如唐《新修本草》卷子本木部中品桑根白皮条，“桑”写成“𣎵”，果部在枣条，“枣”写成“𣎵”，“𣎵”、“𣎵”两字的字形相近，易致误。

所以后世医书录此方时，或写桑木心，或写成枣木心。究意谁对，很难下结论。《本草纲目》也不能决择谁对，只好兼录之。

三、扁蓄（扁竹）

《肘后方》卷五治卒发丹火恶毒疮方第三十八“治恶疮连痂痒痛，捣扁豆，封，痂落即差。”但《证类本草》引此方，其主药是扁蓄，不是扁豆。该书卷十一“篇蓄”条引《肘后方》云：“恶疮连痂痒痛，捣篇竹封，痂落即差。”同书卷二十五扁豆条未引此方，

同一个治恶疮连痂痒痛方，其主药在《肘后方》用“扁豆”，而《证类本草》所引《肘后方》用“扁蓄”，很难确定谁对。《本草纲目》亦不能决定。例如卷十六扁蓄条引《肘后方》云：“恶疮痂痒作痛，扁竹捣。封，痂落即差。”又卷二十四扁豆条，引《肘后方》云：“恶疮痂痒作痛，以扁豆捣封，痂落即愈。”

从《本草纲目》在扁豆、扁蓄两条中同引此方来看，说明其书对此方主药，究竟是扁豆，还是扁蓄？不能决择。所以在扁豆、扁蓄两条中同引此方。

四、蛇莓草根

《肘后方》卷七治卒中溪毒方第四十六云：“取蛇莓草根”捣作末服之，并以导下部，亦可饮汁一二升……。”但《证类本草》卷八“知母”，亦引此方。其主药是知母，而不是蛇莓。究竟此方主药是知母，还是蛇莓？很难断定。《本草纲目》对此方亦未作定论，所以在卷十八蛇莓条引此方，谓主药是蛇莓；卷十二知母条引此方，谓其主药是知母。

同一个治溪毒的方子，在《肘后方》中，其主药为蛇莓；在《证类本草》所引的《肘后方》，其主药为知母，很难确定。

《本草纲目》亦不能决定，故於知母、蛇莓两条中均引此方。

五、误葶麻为草麻

《肘后方》卷四治卒大腹水病方第二十五：“取草麻绳熟者二十枚，去皮研之，水解得三合，旦（原本误作日一）服，至日中许，当吐下诸水汁……。”此方中的“草麻”是什么东西呢？按《医心方》卷十治水瘕方第四引此方，不作“草麻”，而作“葶麻”。是《肘后方》“草麻”为“葶麻”之误。查《本草纲目》卷三十八草麻绳索条录《肘后方》全文，列在主治下云：“大腹水病，取三十枚，去皮研，水三合，旦服，日中当吐下水汁。”仔细阅读《本草纲目》草麻绳索条文，其大意与主题是有矛盾的。既说绳索，又如何去皮研呢？实际上“草麻绳索”是“葶麻纯熟”之误。由于《肘后方》有误，所以《本草纲目》亦沿袭《肘后方》之误。

六、误眠为眼

《肘后方》卷二治时气病起诸劳复方第十四：“大病差后多虚汗及眼中流汗方：杜仲、牡蛎分等，暮卧水服五匕则停，不止更作。”查《本草纲目》卷三十五上木部杜仲条引《肘后方》云：“病后虚汗及目中流汁：杜仲、牡蛎等分为末，卧时水服五匕，不止更作。”

试观上述两方文字几乎全同。所不同者，《肘后方》有“眼中流汗”而《本草纲目》改成“目中流汁”。盖《本草纲目》考虑“眼中流汗”不好解释，故改为“目中流汁”。

查《医心方》卷十四治伤寒病后汗出方第五亦引此方，其中“眼中流汗”为“眠中流汗”（即盗汗）。是《肘后方》“眼中流汗”的“眼”字，为“眠”字之误，而《本草纲目》沿袭《肘后方》之误，望文生意改作“目中流汁”。

七、年号的争论

《肘后方》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十三：“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天花）……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以蒜韭啖之即止。’”

在此文中，有唐代年号“永徽四年”。按晋代葛洪《肘后方》虽经南朝陶弘景修订，亦不应有唐代年号的。由于此文中的时间有问题，《本草纲目》分别在葵菜、升麻、蜜三条同引此文，但所记时间各不相同。现在分别介绍如下：

《本草纲目》卷十六葵条云：“按唐王焘《外台秘要》云：‘天行斑疮，须臾通身，皆戴白浆，此恶毒气也。高宗永徽四年，此疮自西域东流於海内，但煮葵菜叶以蒜韭啖之则止。’”说明此文是唐高宗永徽四年的事。言外之意，此文不是《肘后方》的原文。而《外台秘要》卷三天行发斑方有此文。但在文的开头，冠有“文仲陶氏云”字样，则《外台秘要》所载，是根据张文仲转引陶氏云而来的。张文仲既转引陶氏文，又为何记“永徽四年”呢？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认为：“永徽四年”为“元徽四年”之误。“元徽四年”即公元476年。“元徽”是南朝刘宋刘昱的年号。

《本草纲目》卷十三升麻条附方豌豆斑疮引葛洪《肘后方》云：“天行斑疮，须臾周匝，皆戴白浆，此恶毒气也。云晋元帝时，此疮自西北流起，名虏疮，以密煎升麻时时食之。”

《本草纲目》卷三十九蜂蜜条附方天行虏疮引《肘后方》云：“天行斑疮，须臾周匝，皆戴白浆，此恶毒气也。世人云：建武中兴师击虏所得……取好蜜通摩疮上。”

以上《本草纲目》葵、升麻、蜜等三条所引《肘后方》之文相同，但所记时间互不一致。在葵条说是唐高宗永徽四年的

事；在升麻条说是晋元帝时的事；在蜜条说是建武中的事。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本草纲目》未作定论。

八、误注出处

《本草纲目》卷十六葶苈条附方下治头风疼痛，引《肘后方》：“葶苈子为末，以汤淋汁沐头，三四度即愈。”查《肘后方》卷三第十九附方中有此方，标出处为《千金翼》；《证类本草》卷十葶苈条亦有此方，注出处为《千金翼》。又查《千金翼》卷十六载有此方。说明《本草纲目》引此方，注出处为《肘后方》，实为《千金翼》之误。

10.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 注序录》的考察

尚志钧

《本草经集注》是梁代陶弘景所撰，原书久佚。1908年日本橘瑞超氏赴中亚探险之际，从中国敦煌获得唐开元年间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一卷，携回日本，由日本小川琢治摄成照相本。1915年中国罗振玉获得照相本加以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中。1955年范行准据《吉石庵丛书》本，按原样大小加以复印，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其原卷今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中。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本草。它能反映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原始面貌。《证类本草》引有“梁陶隐居序”文，持以敦煌本校之，差异很大，故不能反映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的真实面貌。

兹将1955年群联出版社影印敦煌本《本草经集注序录》考察如下。敦煌本《本草经集注序录》原来是卷子本（即卷轴的形式），罗振玉据照相本影印时，改为书册形式。群联出版社据

《吉石庵丛书》本影印，亦作书册形式，每页标有页码。原书内容无标题，为便于研究，暂以页码次序拟以下一些小标题。

一、《本草经集注》编撰原因及方法（1~4 页）

二、《神农本草经》十三条序录文的注释（5~21 页）

三、医药学的发展及当时医药家情况（21~28 页）

四、合药分剂料治法（29~50 页）

五、诸病主治药（51~70 页）

六、解毒例（70~75 页）

七、服药忌食例（75~76 页）

八、药不宜人汤酒例（76~78 页）

九、诸药有相制使例（79~90 页）

十、《药对》岁物药品（91~92 页）：

现按上述标题，分别考察如下：

一、《本草经集注》编写原因及方法。序言之始，表述了陶弘景隐居不仕的概况，接着介绍了《神农本草经》的产生情况。并谈到汉、魏、晋名医在《本草经》中增录资料，使《本草经》产生很多同名异书的本子。这些同名异书的《本草经》，收载药物总数不同；药物三品位置不同；药物自然属性类别不同；药性寒热不同；药物主治内容多寡不同。这些不同点，也就表明多种同名异书《本草经》存在混乱现象。为了澄清《本草经》的混乱，陶氏对多种同名异书《本草经》进行总结，并加以注释。

陶氏是怎样总结《本草经》的呢？按其序中所云：“今辄苞综诸经（指多种同名异书《本草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指名医在《本草经》中增录的药物）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并此序录，合为三卷……各别有目录，并朱墨杂书并子注，大书分七卷。”

陶弘景在注释时，其书名仍称《本草经》，卷次仍为三卷。

及书成后，书名改为《本草经集注》，卷次改为七卷。

二、注释《神农本草经》十三条序录文。陶氏对《本草经》十三条序文不仅是注释，且有所发展。例如三品药性，《本草经》论述较为简略。陶氏有所补阐，他说：“上品药性，亦皆能遗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常服，必获大益；中品药性，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对于药物配伍，《本草经》只提君臣佐使。而陶氏认为：“凡合和之体，不必偏用，自随人患，参而共行。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

关于药物用量和用法，《本草经》未予论及。而陶氏则谓：“又有分剂秤两轻重多少，皆须甄别。若用得宜，与病相会，人口必愈，身安寿延；若冷热乖衷，真假非类，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差（病愈）反剧，以至殒命。”

有关毒药用量，《本草经》只言“先起如黍粟，不去倍之”。陶氏认为此说不够具体，药性强弱，各不相同，岂能均可以黍粟为例；毒性不同的药物，应用不同容积物为例。故陶序云：“毒中又有轻重，且如狼毒、钩吻，岂同附子、芫花辈耶？”

至于药性的应用，《本草经》中言“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陶弘景提出，除按药性寒热外，还要注意药性偏长和病人性别、年龄、情志状态、乡土风俗等。陶序注云：“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

三、医药学的发展及当时医药家情况。陶氏说，春秋时期，医和、医缓的书少闻，仅有扁鹊数法，其用药皆依本草。汉代淳于意、华佗治病亦皆条理药性。张仲景的书是众方之祖，其用药悉依本草。晋代有张苗、宫太、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葛洪、蔡谟、商仲堪

等名医，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元微、胡洽、秦承祖；齐有褚澄、徐文伯、徐嗣伯等名医。撰写用药，悉依本草。

陶氏又说：今庸医皆耻看本草，其畏恶相反，故自寡昧，而药类违僻，分两参差，亦不以为疑脱。又有些医家多恃街名价，亦不能精心研习，实为可惜。又众医都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传习造作，真伪好坏，并皆莫测，以此疗病，固难即效。

陶氏又说：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护家门，傍及亲族。其有虚心告请者，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

四、合药分剂料治法。此节主要讲采收、加工炮制、配合制剂等经验。

对诸采制：陶氏提出药效与产地有关，谓：“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若不遵此用药，就难以获取更好的疗效，所采制之药，须辨真伪；依方分药，宜秤足分量，由于强调药效与产地有关，故为其后的“地道药材”提供了重要的立论依据。

对于采药时月，陶弘景认为，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并提出“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此外陶氏重视药品“真伪好恶”，提出药品鉴别方法，实为开创中药鉴定的先河。

关于合药分剂料治法，共列 28 条。前 3 条，言计量单位。如一般药用秤称，粉散药用刀圭量，丸剂制的大小，应如某植物种子大小（如梧桐子大小）。4~8 条，言制剂处理方法，如咬咀、干燥、捣筛等。9~13 条，言各种剂型制作方法和用途。14~28 条，言某些药在合药时，须经炮炙。如麦门冬微润、抽去心；杏仁、桃仁汤柔、搯去皮；天雄、附子、乌头皆塘灰中炮。又如对蜜的炼制，陶氏说：“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沫，令色微黄，则丸药经久不坏。”

五、诸病主治药，亦称诸病通用药。共列举病名 83 种，每病名列举主治功用相同的药若干味。每味药的药性寒热，用朱墨点表示之。陶隐居序云：“今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从“省于烦注”一语，可知陶氏以前，对药性寒热是用文字注明的。自陶氏开始，以朱墨点代替注文。唐代刘知几《史通·点繁篇》亦云：“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到编纂《唐本草》时，仍沿袭陶氏法。迄宋代编本草时又改用文字注明。

六、解毒例。共列 41 条，解虫兽毒 5 条，解病邪毒 3 条，解药毒 25 条，解食物毒 7 条，解服药过剂闷乱 1 条。

七、服药忌食例。共列 15 条，如服黄连、桔梗，勿食猪肉。第 15 条末附有服药通忌见死尸、产妇淹秽事 1 条。

八、药不宜入汤酒例。列举药品 94 种，计石类 17 种，草木类 48 种，虫兽类 29 种。

九、诸药有相制使例。即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或称七情畏恶药例，相当于现代配伍宜忌。在“诸药有相制使”之始，有论一首，阐述有相制使的理论，以下列举药例 201 种。但敦煌本序录 91 页首行却注为 141 种。详述诸药配伍宜忌。

十、《药对》岁物药品。共列 5 条。此 5 条是陶弘景转引《药对》的文字。

第五章 尚志钧研究本草文献的见解

尚志钧教授在辑复本草及文献研究中，发现了很多本草文献存在较多讹误，遂提出许多见解，这是他一生工作中的精华部分。象《本草纲目》这样一部权威性名著，经尚氏细心考察，竟发现讹误百出。我国一部救急方书《肘后方》，流传至今的本子已遗失药方过千余个，且书中脱漏、错简等讹误较多，这些均经尚氏补辑和匡正。下面介绍尚氏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一、辨证《本草纲目》疑义

《本草纲目》中注文献出处时，出现许多张冠李戴现象，在引用方药资料中，也有不少讹误。尚氏对《本草纲目》的这些失误进行了披露。

1. 辨《本草纲目》误《名医别录》文为其他文 尚氏在辑复《名医别录》时，发现每条药物下的畏恶资料被李时珍引述时，均注出典为徐之才文。如《名医别录》柴胡的畏恶文是：“半夏为使，恶皂荚，畏女菀、藜芦。”这条资料在《本草纲目》卷七柴胡条的气味项下注为“之才曰”。在《本草纲目》苍耳实条又注《名医别录》文为《本草拾遗》文；同书白芨条又注《名医别录》文为“甄权”文。此外，同书续断及白茅两条药文中应有《名医别录》文又脱漏未注。类似现象很多，这些讹误从《本草纲目》刊行后，至尚氏指出，才使其传了四个多世纪的讹误得以披露。

2. 辨《本草纲目》误其他文为《名医别录》文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将《名医别录》文误为其他文，也将其他文误

为《名医别录》文。如：

①注《本草拾遗》文为《名医别录》文，见旋花、蜗螺条。

②注《日华子本草》文为《名医别录》文，见殷藁、豆蔻条。

③注《药性论》文为《名医别录》文，见葶苈条。

④注《开宝本草》文为《名医别录》文，见白芥子条。

⑤注《食疗本草》文为《名医别录》文，见蜀椒、虾条。

⑥注《千金食治》文为《名医别录》文，见燕条。

3. 辨《本草纲目》引《日华子本草》文误注出处

①误《日华子本草》文为陶弘景文，如松节“治脚软骨节风”。

②误《日华子本草》文为徐之才文，如消石“畏杏仁、竹叶”。

③误《日华子本草》文为《名医别录》文，如白马茎“水磨服”；海松子“逐风痹寒气”。

④误《日华子本草》文为《药性论》文，如松萝“令人得眠”；钩藤“治客忤胎风”。

⑤误《日华子本草》文为孙思邈文，如萝卜“平，不可与地黄同服”；黄牛肉“益腰脚”。

⑥误《日华子本草》文为孟诜文，如苋实“苋菜通九窍”：马芹“令人得睡”。

⑦误《日华子本草》文为陈藏器文，如合欢“叶可洗衣垢”；冬青皮“补益肌肤”。

⑧误《日华子本草》文为肖炳文，如稻麦“作饼食，不动气”。

⑨误《日华子本草》文为韩保升文，如狸骨“治游风”。

⑩误《日华子本草》文为李时珍文，如原蚕蛾“壮阳事”；苦参“杀疳虫”。

①误《日华子本草》文为宁原文，如韭“壮阳、止泄精”。

4. 辨《本草纲目》误其他文为《日华子本草》文。

①误《药性论》文为日华子文，如苈草“治一切恶疮”。

②误《药性论》文为日华子文，如狼毒“苦辛有毒”；石龙芮“逐诸风，主除心热躁”。

③误孟诜文为日华子文，如麋角“补虚劳”；豹肉“耐寒暑”。

④误陈藏器文为日华子文，如淋石“治石淋”；兔肉“治热气湿痹”。

⑤误《蜀本草》文为日华子文，如酸膜“茎叶俱细，节间生子若茺蔚子”；琥珀“治产后血枕病”。

⑥误《嘉祐本草》文为日华子文，如苦苣“叶傅蛇咬”。

⑦所引日华子文不见于《证类本草》，如甘蔗“花主心痹痛”；饴“主治恶毒风疮”。

5. 辨《本草纲目》误其他文为《本草经》文 《本草纲目》中标注《本草经》文的内容有49条是其他书的资料，其中有45条是《名医别录》文，3条是《本草经集注》文，1条是《蜀本草》文。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对这49条误注资料，有14条做了改正，有31条做了文字说明但未改正，还有4条即无文字说明，也未改正。可见尚氏读书何等细心。

6. 辨《本草纲目》引《肘后方》的药物存在混乱 《本草纲目》在铅及丹沙两药的附方项下，都有《肘后方》的真丹方，那么真丹方是指铅丹还是丹沙？同书又在枣与桑两药的附方项下都引《肘后方》的枣木心；在扁蓄与扁豆两药的附方项都引《肘后方》的扁竹；在蛇莓及知母两药内都引《肘后方》的蛇莓草根，这些都使人无所适从。《本草纲目》中的这些混乱现象，尚氏在补辑《肘后方》时，都一一进行了匡正。

7. 辨《本草纲目》误“十剂”出典 李时珍云：“十剂”出于北齐徐之才《药对》。尚氏从《嘉祐本草》序言中分析，并参考《千金方》所引《药对》内容来推断，十剂实出于《本草拾遗》，而不是出于《药对》。

8. 辨《本草纲目》误《海药本草》与《南海药谱》为一种书 李时珍将《海药本草》与《南海药谱》视为一种书，从而引起后人承袭李氏之误。尚氏通过考证指出，李时珍是受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及周守忠《养生类纂》等书的影响，因这两部书均误将《海药本草》和《南海药谱》两个书名互用，从而引起误传。

9. 辨《本草纲目》误《新修本草》的修订及其分部数 李时珍在他书的序中说《唐本草》（即《新修本草》）经过两次修订。第一次修订为《英公唐本草》，第二次修订为《唐新修本草》。尚氏指出上述两个书名，是李氏误认《嘉祐本草》补注所引书目的一段话而致。李氏书序例还说《唐本草》为11部。尚氏据《医心方》及《本草和名》所载《唐本草》目录均为9部，并非11部。

10. 辨《本草纲目》误《药对》凡例为陈藏器文 《本草纲目》卷二序例下有“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文，此“凡例”内容是李时珍从《证类本草》的序例中转引的。但《证类本草》中的这段文字，并无“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这个标题，此标题是李氏作书时加的。尚氏指出掌禹锡作《证类本草》所写的这段“凡例”的内容，是据徐之才《药对》、孙思邈《千金方》及陈藏器《本草拾遗》三个序例组合而成，可掌氏未注明三家序文的起止。查《千金方》卷一序例亦有此“凡例”内容，并在其文字开首冠有“药对曰”字文，说明《千金方》的凡例来源于徐之才《药对》。可李时珍转引此“凡例”却冠陈藏器，显然是不妥的。

11. 辨《本草纲目》药物条文错简 尚氏发现《本草纲目》的鳖菜与甘家白药两药的条文出现错简，鳖菜条文末的5个字错简在甘家白药文中。这是李时珍编书时参考的《证类本草》为成化本（错误较多的《证类本草》版本，为明代成化四年所刊，故称）所致。因成化本在翻刻时，上述二药的条文正跨存在两版面上。所以李时珍以成化本或以此翻刻的《证类本草》作参考，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12. 辨《本草纲目》引《肘后方》有年号问题 在《肘后方》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等十三有“永徽四年，此疮从西向东流，遍于海中，煮葵以蒜韭啖之即止”之句。此文中有唐代年号“永徽四年”，按晋代葛洪的《肘后方》虽经南梁陶弘景修订，亦不应有以后的唐代年号。由于引文中有时间问题，李氏分别在葵菜、升麻、蜜三药条文中引此文；但所记时间各不相同。在葵条中记为唐高宗永徽四年，在升麻条中记为晋元帝时，在蜜条中记为建武中，究竟是什么时期，李氏未作结论。

13. 辨《本草纲目》断句问题 197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其52页引《本草经集注·名例》陶弘景注的一段文字是：“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辈，逸民皇甫士安”。这段文字是李时珍从《证类本草》中转引的，因《证类本草》行文没有断句，李氏引用时进行断句。当时李氏不知其中的“辈”是“裴”字之讹，因辈非姓，所以造成李氏断句失误。自从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后，才知为裴字之讹。因此，上述那段文字应断句为“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

张茂先是晋朝司空，即著《博物志》的张华，亦精于经方及本草。裴逸民也是晋朝司空，又名裴颢，亦善医经，明方药。可见《本草纲目》将4个人名误成3个，将裴逸民的名字分成两部分。

14. 辨《本草纲目》载《本草经》药目之疑 尚氏指出《本草纲目》卷二所载《本草经》药物目录，是后人从《证类本草》中白字《本草经》药物次序改编而来，非古本《本草经》药物目次。

从本草文献发展看，它们是各承前代本草而来，其药目也是如此。但《本草经》药物目次不会原封不动而代代沿袭。把《本草经集注》中七情药物目次、《新修本草》药物目次和《证类本草》药物目次相互勘比，其间药物相邻排列关系和三品位置全不相同。这表明书籍编修次数愈多，其药序的变动性就越大。而《本草纲目》卷二的《本草经》药物目次，其药物相邻排列关系及三品位置与《证类本草》相同极多，而与《新修本草》相同极少，与《本草经集注》七情畏恶药目次全不同。可见《本草纲目》所载的《本草经》药物目次不是最古的，而是后人从《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药目改编的。

15. 辨《本草纲目》药物草麻绳索之误 《本草纲目》38卷有“草麻绳索”一药，其用治为“大腹水病，取30枚，去皮研，水3合，旦服，日中当吐下水汁。结囊若不尽，3日后再作，未尽更作。瘥后禁水饮、咸物”。此药既是草麻绳索，怎能以枚计数？又何去皮？显然有误。尚氏查《肘后方》4卷中有此方，不同的是药名为“草麻绳熟”。《外台秘要》亦载此方，此处为取“草麻成熟”。《医心方》第十卷也收此方，文为“草麻熟成”。通过上书资料对照，可知“草麻绳索”是“草麻纯熟”之误。因“草”与“萆”，“绳”与“纯”均属字形相近，古人传抄时易将两字写误。而李时珍是受《肘后方》之误以讹传讹。在《本草纲目》17卷的草部中已有萆麻一药，但未附此方，这是李氏欠考证另立条目出现此误。

二、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

《五十二病方》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医方，因此很多学者对此方书进行了研究，尚志钧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者。

1. 对《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的研究 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等学者将《五十二病方》的字体与《汉金文录》的铜器铭文相比，又与《老子》甲本的字体比较，再将其与一些秦铭文《秦金文录》等比较，最后认为此医方应为公元前3世纪末的写本。

尚氏将《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两书所记载的词汇、动、植、矿物及病名比较，认为两书是同时期的作品。又根据“桃枝辟鬼”这一神话传说，再对照《庄子》、《战国策》等文献，认为此书的年代在公元前4到3世纪时期，这与马氏等学者的结论基本相符。

2. 认为《五十二病方》是一部原始的地方性方书 尚氏将《五十二病方》与《本草经》中的药名、产区、性状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及两书对于脏腑经络的记述，再对照《武威汉代医简》中使用的药物，认定此病方是荆楚一带的地方性医书。因《本草经》和《武威汉代医简》中的药物涉及全国各地，而病方中使用的药物有一半不见于《本草经》，一些北方产的药物如大黄、麻黄、苁蓉等均未见有，可《武威汉代医简》中已用了。这也说明《本草经》是秦汉统一后的著作，而《五十二病方》却早于《本草经》时代。

3. 关于《五十二病方》使用药物数的研究 五十二病方196至207页列一份药物对照表，是与《本草经》及《名医别录》两书所载的相同药物对照。其结果是病方药物247味，与《本草经》相同的药有91味，与《名医别录》相同的药有34

味。尚氏认为结果不当。根据古本草药物同类（种）归并计数的原则，二种书只有病方不符合上述原则。有必要将此方书中同类（种）的药物进行归并，发现有 51 味药是重复的，所以只能计药数为 196 味。表中的《本草经》药漏列了蚯蚓、赤蝎和六畜毛蹄甲 3 味药，《名医别录》的药也有头垢、牡鼠矢和酱 3 味未列。因此，《五十二病方》的 196 味药中，与《本草经》相同的是 94 味，与《名医别录》相同的是 37 味才妥当。

4. 对《五十二病方》残缺字的试补 因《五十二病方》在土中埋藏时期较长，出土后有许多残字、缺字，这对阅读句文带来很大不利，若能将残缺字补上，对阅读就不麻烦了。尚氏在这方面作尝试性工作。如书中 161 至 162 行有“以美醢三□煮”之句，尚氏认为此句中的缺字应补为“泔”，使之成为“以美醢三泔煮”文，又 170 行的“享（烹）葵，而饮其汁，冬□□本”，此句所缺两字尚氏认为应补“烹其”，使之成为“冬烹其本”。这就意义明瞭了。类似情况经尚氏试补的残缺字有 44 条。

三、对《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简称《本经》。其有关的问题很多，如药物重复、载药数、辑佚等都是学术界有争议的。尚氏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且依据充分，令人可信。

1. 关于《神农本草经》药物重复问题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的一些学者受日本人久保田晴光《汉药研究纲要》的影响，误以《本经》所载的 365 味药，有 18 味是重复的。当时出版的一些医药书也遵此说，影响较大，未对此进行考证的人都认为久保田晴光的研究是正确的。尚氏经研究后指出，久保田晴光之说是误解《本草纲目》的内容而引起的。因李时珍将《本经》中的 347 味药作为 1892 味内容之一，把《本经》的另 18 味药作附药归并在其它主药下。如白胶并在鹿条下，天鼠矢并在

伏翼条下等。久保田晴光把李氏归并的 18 味药误解成《本经》的重复药是不妥当的。尚氏这一研究公布后，使本草文献中的一大以讹传讹之弊得到终止。

2. 关于孙星衍《神农本草经》辑本问题 清代孙星衍的《本经》辑本，是以《证类本草》中的白字《本经》文为主文，将《名医别录》文和《吴普本草》文作附文。这种辑文方式，尚氏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证类本草》的白字《本经》文，向上追溯，归根到底是源于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朱字，而陶氏书是“苞综诸经”编成。所谓“诸经”是指当时流行的多种同名异书的《本经》，其中也包括《吴普本草》在内。孙氏既以《证类本草》白字为主文，又以《吴普本草》文为附文，书中标注“吴普述”是不妥当的。

3. 关于《神农本草经》原文问题 尚氏指出，明清以来中日学者所辑的各种《本经》，其资料皆源于《证类本草》中的白字《本经》文。向上追溯，《证类本草》源于《嘉祐本草》，《嘉祐本草》源于《开宝本草》，《开宝本草》源于《新修本草》，《新修本草》源于《本草经集注》中朱字。陶氏书的朱字是“苞综诸经”而成，它不能代表最原始的《本经》。所以各种辑本的《本经》文，实乃陶弘景的手笔，非古本《本经》的原貌。

4. 关于《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数问题 尚氏认为古代《本经》的药物数并无 365 味的本子，正如陶弘景所见的“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可见当时陶氏至少见到多种载药数不同的药书。他编书时集了 369 味《本经》药。因陶氏是道家，为了迎合一年 365 天之数，把《本经》药数也订作 365 这个数。那么 369 味就多了 4 味药，他就将赤小豆附于大豆条下，将锡铜镜鼻附于粉锡条下，将蕤及文蛤分别附于葱实及海蛤条下。陶氏在海蛤条下注云：“此既异物而同条，若别之

则数多，今以为附见，而在附品限也。凡有四物如此。”可见《本经》药 365 之数 是陶氏迎合道家思想所为。

5. 关于《神农本草经》药与《名医别录》药问题 尚氏认为在《本草经集注》之前，关无《本经》药和《名医别录》药之分，这只是陶弘景作书时才有的。陶氏收 365 味《本经》药和 365 味《名医别录》药，合为 730 味成书。此前还有许多未被陶书收录的药物，如《五十二病方》中的 247 味，与《本经》相同的有 94 味药，与《名医别录》药相同的有 37 味，余下的 116 味药陶书未录，那么这些药属《本经》药还是《名医别录》药？可见，《本经》药和《名医别录》药只是陶书的分属概念，而不能代表陶书未收录药物的情况。

6. 本草文献对《神农本草经》药物的标注问题 历代本草文献中有很多不是《本经》药，但却标注为《本经》药。如《新修本草》中的土殷蘂，《本草拾遗》中的食茱萸，《蜀本草》中的赭魁，《海药本草》中的秦龟，《开宝本草》中的鼯鼠、鹿茸，《嘉祐本草》中的马衔，《图经本草》中的鸬鹚屎，《本草衍义》的石蜜、石决明、石膏等，这些药在各文献中都标注为《本经》药。可见历代本草文献对《本经》的名称存在泛称的含义。

7.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目次及三品分类问题 尚氏对诸家本草文献中《本经》药的目次及三品分类进行分析，认为有四类：一是《本草经集注》序中七情表类，包括《医心方》和《千金方》所载的七情表；二是《新修本草》类，包括森立之及狩谷望之的《本经》辑本；三是《证类本草》类，包括《本草品汇精要》，孙星衍、黄奭及王闿运的《本经》辑本；四是《本草纲目》类，包括卢复、顾观光及姜国伊的《本经》辑本。

四类中第一类是较原始的分类，最接近《本经》原目；第

二、三类已有变动；第四类变动最大。也就是说，《本经》药目和三品分类，随着时代传抄次数的增多，使其药目越到后来越混乱。

8. 现行各种《神农本草经》辑本问题 现行的《本经》辑本很多，但其资料多是以《证类本草》的白字《本经》文为依据，所以都很难反映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朱字原貌。因《证类本草》白字《本经》序文与各论药物白字之间不一致。如《证类本草》白字序文云：“上药 120 种，中药 120 种，下药 125 种。”但统计此书中的药数是：上品 141 种，中品 113 种，下品 105 种。另有姑活、石下长卿等 8 种药未言明品级，把这些药数加上计 367 种，则各品药数与序所言又不一致。

9. 诸类书所引《神农本草经》文与《证类本草》不同 尚氏发现，诸类书所引《本经》药文的书写格式是：药名→一名→性味→生境→治用→产地。《证类本草》中《本经》文的体例是：药名→性味→治用→一名。日人森立之认为后者体例不同于前者是苏敬编《新修本草》时改的。尚氏认为此话不妥，因为《证类本草》的《本经》药文体例不仅与《新修本草》中的《本经》文相同，而且与吐鲁番山土的《本草经集注》残卷上的朱字文体亦全相同。这就表明《证类本草》中的《本经》药文体不是苏敬所改，而是源于陶弘景。森氏未见到出土残卷，因而做出错误结论。

四、对《肘后方》脱字的补正

尚氏不仅辑复了肘后遗方 1265 个和删除了旧本（杨用道整理本）加录的《证类本草》之方，还匡正书中讹误 20 余条。如《肘后方》第 5 首“治卒魔寐不寤”，旧本有“菖蒲末吹两鼻中，又末纳舌下”之句。尚氏据《证类本草》核查，发现原句脱一“桂”字，因此补为“又桂末纳舌下”。又如第 14 首，旧本有

“眼中流汗方”文，李时珍望文生义，在《本草纲目》中将此文改为“眼中流汁方”。尚氏据《医心方》考证为“眠中流汗方”，这样就文义皆通了，否则眼中怎能流汗呢？又第26页“治卒干呕不息方”，有“生姜汁服一升”文，尚氏据《外台秘要》改为“生姜煮汁服一升”，这就说明用生姜煎汤服一升，否则服生姜汁一升人怎能受得？

五、关于《名医别录》的研究

1. 认为《名医别录》药并不晚于《神农本草经》药 尚氏认为《名医别录》中有些药物，产生的时代不晚于《本经》药。如将《五十二病方》的药物同《名医别录》与《本经》药的《名医别录》资料进行比较，会发现灶黄土、丹砂、雄黄、乌喙、续断、芍药、辛夷、葵种、石韦、艾、半夏、漏芦、苳、蜀椒、荆、陵枝、芫花、谷汁、槐枝、桃叶、发、头垢、犬胆、龟脑、蛇膏、长足、地胆、虫、蜜、醋、酒、菽、薤、葱等这些药物的主治功用在各书的记载是相同的。《五十二病方》是早于《本经》年代的书，书中有《名医别录》相同的药，且作用功能雷同。这表明《名医别录》有些药物产生时代并不晚于《本经》药。

在《证类本草》9卷王孙条有“吴名百功草，楚名王孙，齐名长孙”之文，此为墨字《名医别录》文。文中有吴、楚、齐这些战国时的国名，表明此药在战国时已有了。又《证类本草》6卷麦门冬条有“秦名羊韭，齐名爰韭，楚名马韭，越名羊蓍”等文，作墨字为《名医别录》文，中有秦、齐、楚、越这些战国的名称，说明此药在战国时已使用了。这也说明《名医别录》的某些药物及资料产生的年代不晚于《本经》药。

2. 认为《名医别录》资料是古代名医在多种《神农本草经》中增附的内容 在陶弘景作书之前，将当时一些名医在

《本经》上增录的药物资料称为“附经为说”或“名医副品”，陶氏将名医副品的药物资料整理与《本经》药合编成书，书中称这些资料为“名医别录”。当时各家名医在《本经》上增录的资料多少不一，因此形成了载药数不一的多种《本经》。

陶氏《本草经集注》虽佚，但其资料通过历代本草书被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如该书中的升麻、忍冬、昆布、占斯、马勃、鹤骨、石脾、石肺、神护草等药物条文俱作墨字，即《名医别录》药。可这些药物在《太平御览》中均冠有“本经曰”，而不冠“别录曰”，说明此类书引用这些药物资料所据的本子是《本经》而不是《名医别录》。由此可知这些资料就是一些名医附经为说的内容。

3. 认为《名医别录》的作者是陶弘景 尚氏认为古代的《本经》有多种本子，一些名医在临床中发现的新药物、新用途等资料，都附记在当时流传的《本经》中。陶弘景作书时以《本经》为蓝本，将名医增附的资料称“名医别录”。由于迁就《本经》365种这个数，将名医增附的药物也取365种，合成730种编为《本草经集注》。因名医增录的药物远不止365种，陶氏在完成上书后，又将多余的名医增附的药物汇集成书，称《名医别录》。

六、对《吴普本草》的研究

1. 认为《吴普本草》是古代多种《神农本草经》之一 尚氏认为，宋代掌禹锡说吴普修《本经》成441种，梁时陶弘景称多种《本经》为“诸经”，并将《吴普本草》的内容收入《本草经集注》中，后者的内容又被保存在《证类本草》中，而吴普书的部分内容又被《太平御览》收录。将以上两书所引“本经曰”的药物资料进行文字勘比，看出《证类本草》中《本经》文和《名医别录》文兼并了《太平御览》的“本经曰”和

“吴氏本草曰”的内容。由此可知陶氏书苞综诸经，也包含《吴普本草》内容。所以说《吴普本草》是古代《本经》的一种，而不是《本经》的注释本。

2. 认为《吴普本草》的散佚时间可能是北宋年间 唐代的《证类本草》及宋代的《太平御览》都列有《吴普本草》书名，并引录其书的药物资料。如《太平御览》自 981 卷到 1000 卷共 20 卷中，引录《吴普本草》的药名有 190 余条。此著是由李昉等人在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 至 984 年）编辑的。书中的吴普资料有两种标题，一是“吴氏本草曰”，如消石、菊花等药；另是“吴氏本草经曰”，如丹砂、人参等药。因此可说李昉引录吴普药的资料不是同一个来源。因《太平御览》是参考多种书籍编辑的。唐代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类书也收录有《吴普本草》的资料，但远不及《太平御览》多，所以李昉很可能参考了《吴普本草》一书，那也说明吴氏书在此时尚存在，尔后才散佚。

七、对《新修本草》所做的工作

尚志钧教授对《新修本草》的研究最深入，因他花了数十年的精力辑复了这部书，还写出了一部专书论文集，所以心得体会较多，因这方面的论文多已发表，此处仅举一二。

1. 认为《新修本草》是一次编成 明代李时珍认为《新修本草》是由李勣先修成《英公唐本草》，后由苏敬等重加订注，再由长孙无忌等 22 人详定为《唐新本草》。这就表明《新修本草》是两次编修而成。尚氏指出，李氏的这种失误，是他误解了《证类本草》卷一后的注文所致。其注文为：“唐司空英国公李勣等奉勅修。初，陶隐居用《神农本经》二卷，增修为七卷。显庆中，监门府长史苏恭表请修定，因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药奉御许孝崇等二十二人重广定为二十卷，今谓之《唐本

草》。”李氏可能对文中的“初”和“因”两字疏忽而致误。

2. 对《新修本草》原文中误字、脱字的匡正 尚氏在辑复《新修本草》时，对原文中的误字、脱字进行了考证改补。这也是尚辑本优于日人辑本的特殊处。如磁石条有“颈核喉痛”文，1955年群联出版社的影印本《新修本草》将此句文作“颈核唯痛”，其中的“喉”被误成“唯”字。又发鬓条有“疗小儿惊热、下痢”文，日本冈西为人辑本及群联社本的此文均作“疗小儿惊热下”，脱一“痢”字，且语句不通。类似情况很多，尚氏在辑本中都一一进行改补复正。

八、关于《药性论》作者的问题

明李时珍认为《药性论》是唐代甄权撰，范行准研究员据五代陶谷的《清异录》和日人源顺的《和名类聚抄》所引，订为五代时孟贯著。尚氏认为范氏之说可信，列出五个理由为证：

①丹波元胤在《中国医籍考》169页说“李氏之说，恐难信据”，也不承认李时珍的观点。

②《药性论》收载有唐代中期才出现的药物，如补骨脂、骨碎补等。如《证类本草》补骨脂条有掌禹锡谨按《药性论》云：“婆固脂一名破故纸。”

③《药性论》收录的卢会、赤箭、枳壳等很多药物，不见于《新修本草》的新增药中，却见于《开宝本草》的新增药物中，提示《药性论》不是成于《新修本草》以前。

④《药性论》常提到唐代的习气。唐代认为人以肥胖为美，但老人肥胖易患中风，所以中风病人多。在《药性论》中有很多药物都提到治风，如草薢治冷风，白鲜治一切热毒风、恶风、风疹，藁本治一百六十种恶风等，这是受唐代习气的影响。

⑤宋代掌氏作《嘉祐本草》时，把《药性论》和《日华子本草》相提并论。如从《证类本草》丁香条看出，掌氏引《药

性论》“主一切气”，又引《日华子本草》“主冷气”。比较《药性论》和《日华子本草》两书的术语用词，也很相近，提示两书是接近于一个时代的著作。《日华子本草》是五代作品，《药性论》也应是五代作品。

九、关于《日华子本草》成书年代问题

文献记载《日华子本草》的成书年代有四种说法，一是成书于北齐年间（550至580年），如《古今医统》（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二说书成于唐代开元年间（731至741年），如《中国医学人名志》等；三说书成于五代十国吴越时（895至978年），如《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书简录》等；四说是北宋初年（968至975年），如《嘉祐本草》等。尚氏通过大量材料考证，认为其成书年代当在吴越钱镠天宝年间（908年923年）。

十、对《证类本草》的研究

1. 对《证类本草》所引陶弘景序的澄清 在《证类本草》中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序录分割成两部分，序的前半部分见于《证类本草》卷一中，序的后半部分见于卷二中。有学者将敦煌石室藏的唐代抄本陶氏序与《证类本草》序录加以比较后，认为唐慎微有将陶氏序攘为己有或“编次荒谬”之说。尚氏通过考察后指出，《证类本草》此误是沿袭《新修本草》所致，非唐慎微所为。尚氏的考察为唐氏讲了公道话，澄清了是非。

2. 对《证类本草》载药数的讨论 文献对《证类本草》载药数有四说，一说1518味，二说1455味，三说1558味，四说1746味。尚氏经过细心查对，认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证类本草》从目录统计是1749味，但从其正文统计只有1746味。

其中《本经》药 367,《名医别录》药 369 (目录作 372,因 22 卷多注了 2 味,24 卷多注 1 味),《唐本》先附 114,《开宝》今附 133 (目录少注 1 味),《嘉祐》新定 17,《嘉祐》新分条 34,《唐本》余 7,《海药》余 16,《食疗》余 8,陈藏器余 488,唐慎微续添 8,《图经》余 3,《本经》外类 100。

此外,因版本不同(有《政和本草》和《大观本草》之别),其药数亦异,如柯逢时《大观本草》载药 1744 味。

3. 认为《证类本草》有四种版本系统 《证类本草》的四个版本系统是《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大全本草》及《绍兴本草》,而其中的《政和本草》又有两个版本系统。1921 至 1929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政和本草》在其缩影本的书首告白中号称“金刻善本”。尚氏通过对各种版本的研究,从每行字数、墨底白字标记、版模糊痕迹、误字、字体的简繁异、字句的颠倒等情况对比分析,指出商务本《政和本草》是沿明代成化四年(1468 年)刊本的翻刻本,非金泰和刊本。又指出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年影印的《政和本草》优于成化本,是与商务本不同的另一版本。四库全书收录的《证类本草》,也属于成化本系统。

4. 成化本《证类本草》存在的讹误 尚氏在研究《证类本草》并对其进行校点中,发现明代成化四年翻刻的《证类本草》存在脱漏、错简等多种讹误,如:

①脱漏文字,其书卷六木香条脱漏《外台秘要》方计 30 字。又卷七决明子条的《本草图经》文在“此绿”两字间脱漏 26 字等。

②脱漏标记,其书卷二序例下“诸病主治药”中的书名,《本经》药物等均脱漏白字标记。

③文字讹误,其书卷三的硃石条“恶牡蛎”的牡字误为“壮”字。又石胆条“畏芫花”的芫字误为“芫”字。

④条文错简，其书卷六的蓼芥、鑿菜、甘家白药三条药文互相错简，将蓼芥的“亦捣傅蛇咬”等20字错简在鑿菜条文末；把鑿菜的“汁饮之如蜜”5字错简在甘家白药条下等。

⑤误将药文分条或并条，其书卷三的流黄香条的“南州异物志”等24字另立一条。将卷三十的龙石膏并在白肌石条下，此应分两条。

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参考的《证类本草》就是用此种版本，所以书中的失误也与此有关。

5. 对两种《政和本草》的勘比 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扬州季范董氏藏金泰和张存惠晦明轩本《政和本草》影印了两种本子，一是线装本，一是四合一页的精装本。尚氏对两种本子勘比，发现两者正误字有别。如精装本161页上栏11行《山海经》云景山北，其中“北”字在线装6卷41页上栏末行作“其”，字。又精装本331页上栏2行互有异，其“互”字在线装本13卷35页上栏2行作“玄”字等。类似情况有38条。同是影印的同一藏书为何出现此情况？

6. 《政和本草》与《大观本草》的异同 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政和本草》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影宋《大观本草》都是北宋时唐慎微编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因经历代多次翻刻或增修，致使两书中存在较多的不同之处。如书名、序记、总药目、卷数、药数、药物分条及并条等都有些不同。此外还有脱漏、增附异文等也不同。如《大观本草》比《政和本草》少石蛇、黑羊石和白羊石三条，而多天仙藤一条。又如大观本31卷的金灯与水麻合为一条，而政和本则分作二条。又大观本21卷蛭螬条脱漏“治口疮，截头箸翻过，试疮效”，而政和本同条有此方。

7. 《政和本草》的脱漏及讹误 四合一页的精装本《政和本草》有许多失误。如91页曾青条的《本经》文应作白字，而

印作墨字，这是标记的脱漏。又 87 页朴硝条引“圣惠方”，其圣字上无墨盖子，这也是标记脱漏。又 356 页赤瓜木条引陈藏器文有“球以小查而赤”。其中的“以”应为“似”字误等。

8. 《证类本草》所言唐本及唐本注的资料是《蜀本草》内容 一般人认为《证类本草》所引“唐本”及“唐本注”的资料是唐代《新修本草》中转引而来。尚氏选有其标志的苦参、百部等 20 味药文与《新修本草》核对，发现其资料多不见于此书，而是与《蜀本草》的内容相同。

韩保升编《蜀本草》是以《新修本草》为蓝本而修订的。因《蜀本草》又称《重广英公本草》和《唐本草》，但这个《唐本草》不是指《新修本草》。

尚氏还指出《证类本草》中的“唐本余”也是《蜀本草》的内容。

十一、评价《本草拾遗》的价值

尚氏在辑复《本草拾遗》后指出，唐代陈藏器以个人之力，收载新增药物 690 余味，比《新修本草》的新增药物 114 味多 5 倍强，是对各类文献及民间药物的一次大总结。因此《本草拾遗》是唐代仅次于《新修本草》一部重要药学文献。尽管其书中所收的药物有很多冷僻甚至无用的，但是从辑录资料角度来看，该书确实有重要历史价值。

十二、指出《修事指南》是本抄袭书

尚氏指出，清代康熙年间张仲岩写的《修事指南》，所收 124 味药物，各药条文全系抄自《本草纲目》的修治内容，可书中对李时珍一字不提，却署张仲岩著。《修事指南》以《制药指南》、《国药制药学》等名一版再版，历时 270 余年而无人发现张仲岩这种化功归己的劣行，时至今日才被尚志钧教授揭穿，将

张仲岩这个文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十三、对阴阳五行的辩论

上世纪 50 年代，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指导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唯心的。尚氏撰文指出，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是临床症状与药物性能分类的工具，是古人对自然界事物与现象观察的分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十四、对《开宝本草》的研究

1. 认为《开宝本草》新增药物多数出于其他文献 《开宝本草》是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增修的。《开宝本草》载药 983 味，其中 133 味为此书新增。这些新增的药物多数在宋代以前就在民间应用，并有文献记载了，而这些文献在《开宝本草》以前就存在了。如书中新增的药物益智仁见录于《齐民要术》；真珠录于《肘后方》；何首乌见于唐代李翱的《何首乌传》；威灵仙见于唐代周君巢的《威灵仙传》等。

2. 指出《开宝本草》脱漏陶弘景序文 《政和本草》35 页有掌禹锡谨按《唐本》云，其文中脱漏“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于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查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有此文。因《政和本草》源于《嘉祐本草》，后者又源于《开宝本草》，因此上述文就脱漏于《开宝本草》。因为它的上书《新修本草》没有脱漏此文。

十五、对《法古录》的评议

1. 《法古录》是部抄袭书 清代鲁永斌辑的《法古录》，书中的全部药物条文，均是摘录于《本草纲目》的药物条文而成。

其药物目次，则是以《本草备要》药目为序。

2. 指出《法古录》所列古本草名是抄袭而来 《法古录》在书的起始列有 37 部古本草书目。并说：“取古人之本草而博览之”，这是骗人的话。所列的 37 部书名，除《本草备要》外，余 36 部书名是《本草纲目》序例“历代诸家本草”项下摘录而来，并非鲁永斌亲自所阅。因为其中大多数书如《名医别录》、《吴普本草》、《日华子本草》等都早已亡佚。再者所列的书名，与《本草纲目》所列书名的形式全同。

3. 《法古录》引文断句有误 如《法古录》的“用药总义”之“通剂”，引李时珍曰：“上助肺气，下降通其小便”。此文的断句应为“上助肺气下降，通其小便”才妥。

总之，尚氏在本草文献研究及药学工作的上的成就是很多的，如他对药物考证做了大量工作，因有专论，不一一列举了。

第六章 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及方法

做任何事情都要明白它的意义，并且掌握适当的方法，这样才能将事情做好。尚志钧先生能在本草文献研究领域获得累累硕果，这与他对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认识深刻和掌握适当的方法是分不开的。科学工作者如不懂得科学学，那他就休想获得成功。再者，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必须有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尚先生正具备这两条品格。这里介绍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思路及考据方法。

一、本草文献研究的意义

古本草具有与文学、史学及哲学等古籍的同等学术价值。古本草蕴藏着几千年来祖先们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研究本草文献既有文化意义，又有实用价值，有助于其学术思想的发扬和保健防病事业的发展。

对本草文献的研究，还可使其不致沦亡丧失，为子孙后代提供历史资料，使人们认识历代本草学者对本草事业所做的贡献，激励后人进取精神，又可以丰富相关学科的内容。

本草文献的数量由少到多，其收载的药物品种从《本经》的 365 味到今天《中华本草》的 8980 味。药物品种的增多，药名的不一，都可通过本草文献研究而达到考镜源流，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的目的。

对本草文献的研究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本草的发展史，可探求其演变和递嬗关系。

对本草文献的研究，也有利于辨别本草各方面的真伪，分清

精华与糟粕而益于继承。很多亡佚本草中的资料散存在文、史、哲等古籍中就需要收辑整理，否则就难以继承。

用校勘、标点、注释的方法对本草文献进行整理，或用雅、信、达的要求进行语译，可为现代教学、科研和临床提供优质的参考资料，对年青学者阅读古籍带来方便，对他们成才起了帮助。

本草文献的研究使很多亡佚本草再度面世，使残缺的文献得到补正。如《本经》早已亡佚，现在见到的都是辑佚本。又如《肘后方》，现流传的本子只剩 1392 个药方，通过辑佚，将其缺失的 1265 个药方得到补正，使全书收入 2657 个药方。

二、本草文献研究的思路

本草文献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化组成的一部分。但如何着手研究，尚氏提出以下看法。

1. 调查本草文献数量 1957 年龙伯坚的《现存本草录》收载本草文献 704 种，其版本多达 1560 种。近年来又陆续搜集许多旧著本草及新著本草，至今究竟有多少本草书，很难说清。

2. 对本草文献进行分类 由于记录本草资料的人或撰写本草专著的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当时环境、本人职业、专长、学术水平、文化程度、实践经验及知识面广狭的不同，是个人编著还是集体编著，因此，本草文献的种类不尽全同。如有地方性本草、全国性本草、药效类本草、食疗类本草，及炮制类、鉴别类、图谱类等，都应分类研究。

3. 对本草文献建卡编目 建卡编目利于检索，省时省力，方便研究。如对每味药的文献出典进行记载，当研究或考证某药时，就可快速从所记的文献找到要用的资料。

4. 对本草文献的整理 本草书年代愈远，残缺愈多，或已失传。再者愈古的本草其文字愈简练，文义也深奥。经过辗转传

抄或翻刻的古本草，其间讹误、脱漏、增衍、错简现象较多，因此要进行校勘、注释、标点等整理；对于残缺不全的古本草，要将其辑补；流落国外的，应将其复印回来。对于国内的本草，应加以收集。宋、元时期和明代刊印的善本本草，现存世量很少，应重印普及，使县级以下的医学工作者都能见得到，以免他们外出到省级以上的单位去找资料。

对本草药物的研究，要从基原、功用、炮炙、栽培、贮存、理化、制剂等多方面着手，这就需要各专科学者的分工合作。如现编的巨著《中华本草》，就是由 10 个专业组，480 余名专家，全国 60 多个单位及部分学者集体完成的。

5. 编写各种专门性本草 专门性本草分植物药专著、动物药专著、矿物药专著、真菌药专著、食疗药专著、图谱类专著、民族药专著、海洋药专著等。如以吴征镒为主编著的《新华本草纲要》专收植物药 6000 味；高士贤为主编写的《动物药志》专收动物药 975 味，涉及动物 1546 种；以肖培根为主编的《本草图录》收彩色药物照片计药 5000 味。这些都是当代出版的专门性本草。

三、本草文献研究的方法

研究本草文献的方法有多种，这里介绍重要的考据与校勘两种方法。

（一）考据方法

考据又称为考证，是研究古代典籍的文字音义、名物象数及典章制度的一种方法。注重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实是求是。汉代经师治学，重名物训诂，考据多以文字学为基础，尊信《尔雅》及《说文》，强调所言必有所据。清代人对此推崇之，提倡无征不信，学风朴实，所以考据又称为“朴学”。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

1. 考据的产生 中国从有文字开始，延续至清末，积累了大批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因为年代久远，社会变迁的关系，难以阅读，或有残缺，有必要进行整理，或注释，或语译，或加以分析批判，去伪存真，说明价值，因而产生了考据这一门学科。它是基于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整理的需要而出现的。

2. 考据的作用 考据能辨别书的真伪及书中窜乱芜秽；使残缺的书能整理而完整；对难懂难读之书易于读懂理解；提高古籍的实用价值。清代许多考据名家，终生从事这项工作，铢积寸累，先难后易，态度严谨朴实，所作著述的学术价值很高，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3. 考据的要求 考据工作要求读书认真，留心细节问题，遇疑即记，或问同仁老师；凡立一义，必有证据，不执一自是，无证则否定；选择证据资料，应以最早出现者为主。按年代顺序，用前代证据否定后代，但不能用后代证据否定前代。从文献种类讲，经书的证据可以否定传记，而传记的证据不能否定经书；孤证不据，若找不到旁证姑存之，待有续证则信之，若遇有力的反证则推翻弃之；不隐匿证据也不曲解证据，更不作诡辩术伎俩，搜罗同类证据材料，加以排比，寻求通则；引用前代材料作证，应注明出处；与同仁商讨问题，应以事实说理，切不可讥笑，注重学术争鸣，则真理愈辩愈明；考据问题既要注重深度又要顾及广度，但不要钻牛角尖以免陷入狭窄小圈中；行文应字句简洁精炼，不离题生枝；切忌辩论不极乎幽隐，考核不究乎邃密，说一句话必引数十百家之义，解一字必衍成数千言之文，论一题而积稿盈尺，有征引而无论断，不能钩玄提要，使人难以明瞭，这种矜奇炫博，浪费时间与笔墨纸张的作法，实不可取。

4. 考据的应用 考据多用于古书或书中资料的辨伪。

(1) 古书的辨伪 古籍中常有后人或同时代人伪托之作。西汉时刘向校书已发现书有真伪了。《汉志》对书的真伪已有著

录。隋僧法经《众经书目》立有“疑伪”一门。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清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张心征《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都是考据伪书的专著。据《伪书通考》记载，古今书掺杂伪贗者有一千多种。

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也是伪托之作。《淮南子·修务训》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据《四库全书总目》《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条下载：“考《珍珠囊》为沽古老人张元素著，其书久已散佚，世传东垣《珍珠囊》乃后人所伪托，李时珍《本草纲目》辨之甚详。是编首载寒热温平四赋，次及用药歌诀，但浅俚不足观。盖庸医至陋之本，而亦托于杲，妄矣。”这也说明《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是伪托之作。

《本草易读》托名汪昂，其内容粗浅杂乱且文字水平低劣。《南方草木状》有人考证也是伪托之作。

出现伪书的原因，多因借前贤之名以尊其书，以期后世矜其名。或激于私愤，或徇于公赏，或盗袭前人之书为己书，或攘时流之说为己说，或因书亡佚，有好事伪作之，或部分伪作之。

如何辨别伪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五章列有12条方法：（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从来无人征收而忽然出现者。（2）久经散佚而忽有异本突出者。（3）今本来历不明者。（4）从其它方面可以考见今本所题作为不确者。（5）今本与前人称引之原本有歧异者。（6）书中载事迹，有在作者本人之后者。（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确有经后人窜乱之证据者。（8）书中所言与事实相反者。（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10）其书文华丽与该书所处时代文体不同者。（11）其书所言之时代状态与前时情理相去悬殊者。（12）其书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

以上 12 条规则，凡有其一者，即可判断为伪书。

伪书不可尽弃，退后时代，亦可反映所退时代作品的学术观点。《伪书通考》载：“伪书不一定是无价值的无用的书，但如根据某部书来考察某个时代的思想或情况，或著书做论文引用到某部书某段或某句文字，如所根据的或所引的是伪书，或有问题的伪书，认为它所说的，是哪个所伪托的时代的思想或情况，那就错了。”

《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学理论及药数，当然不能当作神农时代的作品，但它可以反映所退后的时代作品学术观点。其中，有很多理论和药物，至今仍能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书名虽是伪托，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并未丧失。

(2) 资料辨伪 资料的真伪，对本草文献研究十分重要。真的资料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伪资料则使所作的结论错误。可见伪的资料比资料不全或没有资料更糟糕。凡是伪书或伪资料，皆不能引用作为立论的依据。

资料真伪的程度不一，或全伪，或部分是伪的，或因后人增修贋入。《颜氏家训·书证》载：“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出诸药物，皆由后人所贋，非本文也。”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豫章（今江西南昌）为高帝（刘邦，公元前 206～前 195 年）时置，朱崖（今海南琼山县）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开，赵国（今河北邯郸）为高帝四年（公元前 203 年）改，常山（今河北元氏县）高帝置，奉高（今山东泰安）高帝置，真定（今河北正定）为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置，临淄（今山东临淄）师尚父所封，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改。颜之推是北齐（550～580）黄门侍郎，他在《颜氏家训·书证篇》

列举《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有汉时制定的地名，认为这是后人增入而非原书所有。

同是一段文字或一句文，在不同书籍记载中，或被不同书籍援引中，往往有异文存在。如何确定哪个异文正确，有时亦用考证方法来解决。

如卷子本《新修本草》卷15 髮条文的末句为“疗小儿惊热下”，《千金翼方》卷3 和《证类本草》卷15 发髮条此句作“疗小儿惊热”，无“下”字，《本草纲目》卷52 发髮条此句作“疗小儿惊热百病”。

按发髮的这句药文原为《名医别录》文，后世的医药书援引中就出现三种不同的异文。究竟那个异文是正确的？尚志钧先生在辑复《新修本草》发髮药文时，对此句考证为“疗小儿惊热下痢”。按《千金方》卷15 治痢单方有乱发煎鸡子黄止痢记载。又《外台秘要》卷25 亦云乱发止痢。《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卷10 胎中病蓐疮条引刘禹锡言：“因阅本草有云，乱发合鸡子黄煎，消为水，疗小儿惊热下痢。”

盖《名医别录》原文有“下痢”二字，《新修本草》抄录时脱漏“痢”字。宋代本草编者因“疗小儿惊热下”句中的“下”字不可解被误作衍文而删去。《本草纲目》则据陶弘景注文将此句改为“疗小儿惊热百病”。这些都与《名医别录》原文不合，通过考证才能解决不同异文的是非。

5. 多读辨伪专著 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应用辨伪，提高考据效果，须多参考阅读一些辨伪专著。前人的辨伪著作有唐代刘知几撰的《疑古》和《惑经》，两篇著述中列有可疑史实30余条。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提出辨伪八法。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是引用前人资料而成，但由于论据不足，遭到后人非议，后被黄云眉加以补正，辑成《古今伪书考补正》。黄氏将历代有关论证列于前，时人之说附于后，所列资料多是摘录，黄

氏个人见解极少。今人张心征所著的《伪书通考》，是将宋濂《诸子辨》、《四部正讹》及《古今伪书考》三书糅为一体。以书名作为纲，将某一书的辨伪资汇集在同一书名下，博征旁引，详加考证，并附以张氏按语。全书收录伪书 1104 种，按经、史、子、集、道藏、佛经分类。其子部医家类收有医经、本草书等 21 种，如《雷公炮炙药性解》、《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等。在总论中介绍有辨伪缘由、方法、规律及条件等内容。

6. 考据学的鼎盛时期 考据学始于唐代而盛于清代。为何清代考据成风，这与当时统治政策有关。清代是以东北少数民族武装取得中国统治权的，在康熙、雍正、乾隆几朝为镇压和清除汉人的反抗，对宋、明以来的古籍进行清理，把汉人在书中对东北和满族的所谓有“违碍（如胡、夷、狄字）”的篇、章、句全部清除掉，这就需要很多文人从事考核工作。

满清入关后为防止明代的遗老反清，对知识分子也采取压迫政策而兴文字狱。当时对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极易触犯清廷。一般知识分子只好把精力集中到文化典籍研究方面，有不少文人从壮年到老，终日钻在故纸堆里。也有一些文人做了大官，就网罗一群学者，帮他编书、著书、校书及印书。一些寒士或初成的读书人，被做官的人家聘请做家庭教师，这些人借有钱人家的藏书多而可以阅读钻研，日久变成博学多才，并对古书也能进行注释、考证、校勘、匡谬及辨伪等工作。

自从清初黄宗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诸家的著作陆续问世，形成了考据学风气。他们研究的学科涉及范围很广，如经学、历史、地理、子书、医药典籍、天文、算术、金石、书画、草木及鸟虫鱼之类，无所不见。

清学者的做法，一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二是对资料的考证和评论。他们整理典籍有辨伪、校勘、翻印。对亡佚的书进行辑佚，残缺的书加以补缀。对文字难认的给以音韵训诂，文义难懂

的进行注释。对名物制度加以解释考证。对学术著作加以评论。对地方志、年谱进行编修。对类书组织编纂。这些工作在清代已形成了风尚，尤以乾隆、嘉庆两代最为风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书生寒士，以及富商大贾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参预了这些工作。

在清代二百多年中，知识文人通过考据对古籍做了大量工作，使书中讹误得以纠正，文义变为清晰，大量前人的著作得到传承。所以清代乾嘉时期也是一个封建文化欣欣向荣的时期。

清代学者考据整理的书籍，数量之多远胜前人。如谕令陈梦雷为主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其中有医药书籍 520 卷。乾隆时特设经、史、子、集四部的“四库全书”馆，由纪晓岚负总责，为时 10 年编成《四库全书》，共收书籍 3503 种，其中有医药书籍 191 种。经史子集的书籍，如孙星衍的《尚书古文注疏》，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刘台拱的《论语骈枝》，钱大昕的《二十三史考异》，杨守敬等的《水经注疏》，王夫之的《楚词通释》。医药方面有吴谦等的《医宗金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等名著。还有很多训诂字书，如阮元的《经籍纂诂》，官修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等大部头著作。

清代出现了一批考据名家，他们有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及王引之等。他们有严肃的学风，实是求是的治学态度。

清代文人以经学为研究对象，形成了汉学与宋学之争的两个派别。清人尊从汉学，但不受郑玄、孔安国、许慎、王弼、杜预、孔颖达及陆德明等人的束缚。他们有自己的创见，为中国古籍解决很多疑难问题。

清道光、咸丰以后，一批政治改革家和学术改革先行者如魏源、龚自珍等，起来反对、放弃乾嘉学派的传统，兴搞经世之

学。从此，乾隆嘉学派已到末落途径。

（二）校勘方法

对同一种古籍，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相互勘比，核对其文、句、篇、章的异同，订正各种谬误，称为校勘。考查核对为校，复核审订为勘。这种研究工作对古籍整理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学问。

早在西汉时就已开始校书。公元前 26 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政府派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将求得之书藏于秘府（皇宫藏书处）。命刘向校经传、诸子及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书，刘向撰写一录，论其于归，辨其讹误。魏晋之际，有王叔和校《伤寒杂病论》。隋唐之际，有杨上善校《黄帝内经太素》及《黄帝明堂经》。唐代王冰校勘《黄帝内经素问》，并在序言中说：“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删去繁杂，以存其要。……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

北宋时专设“崇文院”以校理群书。据程具《麟台故事》载：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检等并为校正医书官。苏颂所校医药书并作序的有《补注神农本草总序》、《本草图经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等。明代编有《普济方》。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对于卷帙浩繁的巨著，宜集众力合作，正如汉刘向言：“一人不能独尽其径，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前人将校勘古籍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专著，如汉刘知几的《史通》和郑樵的《校雠略》都是。清代章学诚把古代的校勘书籍作全面总结，撰成《校雠通义》一书，旨在宗刘向，补郑玄，以正世

俗，实为我国古代校勘学之大成。

1. 古本草为什么要校勘 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言：“书三写，鱼成鲁，虚帝成席。”这是说古书传抄因字形相似而产生讹误。本草古籍流传至今，由于年代久远，历代传抄或翻刻时，因校对不精发生“鱼鲁豕亥”之误，屡见不鲜；伪误（讹文）、衍（增文）、夺（脱文）、重迭、颠倒、妄删误改、错简、错版及缺页现象至今犹存。如不进行校勘整理，必存疑于古人，或留惑于后代。

古本草存在上述的错误，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1）自然原因 因年移代革，丝韦磨破或断绝，简册随之或脱或乱。或虫蛀霉烂，或腐或蚀，从而造成文字残损缺失。

（2）人为的因素 唐代以前的书籍靠手工抄写，稍不留神就会抄错，尔后又不仔细校对，此误即遗误他人。别人传抄若再犯同样毛病，其错会越来越多。《开宝本草》重定序言：“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阙。”序说《新修本草》自成书后，经过四百年的传抄，其中《本经》文朱字和《别录》文墨字，没有一本书是相同的；陶弘景作的旧注和苏敬作的新注，各书本也是互有缺失的。

宋代本草书由雕版印刷，因刊刻校勘不精或任意改动，也会使书中错误丛生。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卷8中载：“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同时陆游在《跋历代陵名》中载：“近世士大夫，所至善刻书版，而略不校讎，错本书散满天下。”

（3）文字书写的变迁 中国文字，存在有异体现象，如“粗字”，就有麤、麤、𦉰多个字体。至于秦篆、汉隶、魏晋正草、六朝唐代俗书等书写文字中以讹传讹就随处可见了。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许多错误中，有几个错误就是因文字而造成的。如此书29卷枣条引《肘后方》的一个方剂是、

取“枣木心”，这个枣字就是与桑字相误而致。因枣古写为“𣎵”，桑古写为“𣎵”，两字形相似，故桑心木被误成枣心木了。所以说李时珍在书中误出此方，即没有枣心木这一方。

清代孙诒让《札迻》序言：“秦汉文籍，谊旨奥特，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复以竹帛梨枣，抄刻屡易，则有三代文字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刊之篡改，逵径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源，未易得正也。”

2. 古本草校勘目的 把古本草进行考订，以求版本归于一式。弄清版本源流，找出通行版本中存在的问题，以提高版本质量。

(1) 补阙订伪 将古本草全面校勘，是正文字，举凡讹误、衍、夺、颠倒、错简、错版等都要校正。至于为古本草作注，也应精心校勘，才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古本草的真义。若据误字作注，反而损害原本真义。有很多本草因历代传抄翻刻，所存在的问题未经校勘订正，而引用的人，不加择别随便乱引，造成较多引证舛误。

(2) 删去重复，除去衍字。

(3) 补其不足，增补脱漏的文字。

(4) 条理篇目，改正错简。

(5) 整理出范本，精校精注，使足本无阙，以达恢复其书原貌或接近其原貌。

3. 校勘方法的应用 校勘的方法分四种，即对校、他校、本校和理校。

(1) 对校 对所校的书，从多种版本中选出最佳本为底本，用其余各种版本与底本逐字逐句勘比，将其异点（衍、夺、讹、错简、颠倒、疑点等）用校记注出，称为对校。

近代学者陈垣在《元典章校释例·校书四例》中言：“以同

书之祖本（指最早的刻本）或别本（指同一种书的另一种版本；或称异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单、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误，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的本来面目。故凡一书，必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2）他校 以他本书校本书，即用本书所引用过的其他现存古书作为校本，或其他古籍引用有本书的内容，用来校勘的方法，称他校。①他校本成书在本书之前，他文为本书所引，这个本子如属善本，可做为校勘的依据。②他校本成书在本书之后，他书引用本书文的，如他本是好的版本，也可做为校勘的依据。如校勘《新修本草》，可用宋代的《证类本草》作校本，因《证类本草》引用《新修本草》的资料。如《新修本草》引用有《本草经集注》的内容，所以吐鲁番出土的《本草经集注》残卷亦可用作校本。③据旧注校勘古籍中的注文多是经过前人用多种异本校勘后而作的注释。他们在作注前，已搜罗多种异本，详加校勘，细加别择，将校勘结论写入注中。如汉代郑玄，唐代孔颖达、陆德明、贾公彦，宋代朱熹为群书作注，事先都经过精密地校勘，所以古代文、史、哲中的旧注，保存着丰富的校勘资料。清孙星衍在《校定神农本草经序》中言：“按薛综注《张衡赋》，引《本草经》太一禹余粮，一名石脑，生山谷，是古本无郡县名。《太平御览》引《经》上云，生山谷或川泽，下云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经》文也。”

进行他校时，首先要广泛搜集他校本，并应择善本。凡书中引文注明出处者，即可检阅所引原书作为他校本以校之；若书中引文未注明出处，可从早于本书的其他古籍中寻求线索，辨别出处，追本求源以校之。本草古籍中所引的书名，往往只注简称，今日多不易了解。如《证类本草》中所引的“本草”或“本

经”，其所指书名往往是不固定的。即在不同篇内所指书名并不相同。

进行他校时所发现的疑点，应考订真伪，辨明是非，分别做出正确处理。底本有明显讹误、脱漏者，应据他校本改；如无明显讹误及脱漏者，不可改底本，只在校记中注明同异。如记底本某某，他校本某某。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引书，多节引大义，或加化裁，很少直接抄录原文，所以在行文上与所引书的文字多数是不同的。

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20卷中，有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语书一文中言：“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改正群籍，自为先从本书相传旧书为定。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偏举。今或但据书家所引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

在对校诸本文字相同情况下，其文理、医理稍有疑异时，或诸本互异时，难以判定何者为是，采用他校往往可得到很好的解决问题。

(3) 本校 在同一本书中，进行前后文对校，称为本校。即底本中的疑义、矛盾之处，可从本书内容的前后文勘比，择正确部分为据，改正错误部分。

例如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政和本草》卷3丹砂条引“别说云”的文中有“鼎近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句，文中的“鼎”字何解？据本书卷7络石条所引‘脊痛’方有“晟顷寓宜兴县张诸镇”一文，可知鼎字应作“晟”字，晟是艾晟，他在《证类本草》增入陈承的“别说”，改书名《大观本草》。

又《政和本草》卷19卷鹭肪条中有“又云《本经》用鹭肺”句，文中“肺”据前文药名应作“肪”。

又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政和本草》目录（10页）有“衡洞

根”药名，同书卷10（269页）药物有“衝洞根”，可知“衝”应作“衝（冲）”。

本校可以改正谬误，或列述诸说，但不可妄下雌黄，必须择善而从，以求版式一致。

凡底本原文前后不一，显有错误和矛盾，当据一处改正。并应注文“某某”，原误作“某某”，据本书某卷某篇改。

（4）理校 以医药理论（理法方药）、文理（文义、文气、文例）、文章结构体例、语法、音韵及训诂等方式进行校勘，称为理校。

理校时应对所校之书的各方面问题细加体会，对书中内容融会贯通，方能理出头绪，纠谬正误。理校必据确凿理由才可用。驾驭准，掌握好，可收良效，反之则产生错误。当数说难从，或底本文义不顺的情况下，可采用理校。

理校贯穿在本校、对校、他校之中，每校必须有理有据，求精求实。若单用理校，对删、补、改文时要特别慎重，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史学家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校书四例》中言：“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理校。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割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也。”

例如《改和本草》卷14杨树皮条有《图经》曰：“其形如杨柳相似，以生冰岸，故名水杨”。文中“冰岸”的“冰”字，无论在自然道理上，或文理上都讲不通。从前后文看，“故名水杨”，当然是生水岸而得名，故冰当为水之误。

如文字并无错误，但文义与医药理论相违时，可据医药理校之。

例如《普济方》卷182所载的“沉香降气丸”一方中有“附子二两，炒去毛”，按附子表皮光滑无毛，此处必有误。查

《瑞竹堂经验方》中载有此方，其药是“香附子二两，炒去毛”。可见《普济方》在此方中脱一“香”字，使药名发生错误。

在“四校”中，对校为四校基础，理校可视为四校指南。不运用理校，易失去校勘意义和价值；滥用理校，反会失去校勘准则。所以理校要用，但必须慎之又慎。

对校和他校是用别的书来校，即求证于本书以外的有关记载，故称为“外证”或“旁证”。用比本书较早的旧抄本、旧刻本，本书的旧注本，或其他类书均可来校正讹误，补缀遗佚。

本校和理校是从本书之内求证，故称“内证”或“本证”。从本书本篇的文理、医理、文字、修词、语法、音韵、义例等进行比较，以求校正谬误，订正衍脱。

校勘时，根据具体情况，或单一法来校勘，或多法并用。其中理校最难把握，精审也是此法，易误亦在此法。

4. 校勘要求 校勘应精选版本，仔细认真，勘而有据，参考群书。

底本越早越好，或用名家精校的版本亦佳。主校本选次于底本的著作。参校本以其他本如小书店铅印本或石印本均可。他校本其他书引用本书资料的著作。

校勘古本草除选好底本外，应广求副本，包括各种复刊本与佚文的副本，以勘异同。正讹补阙，应据宋元旧本以订讹误，做到不偏主，不曲从。备载诸本，附于其末以供参考。

自己要真正读懂底本，并应熟悉前人整理的情况。遇到有疑难处，要查阅资料，反复推敲，正确处理。

在初校（死校）时要逐句逐字的勘比，一字也不能放过。终校时，要提出个人的意见或倾向性意见。有问题的原文要进行处理（如改、删、补、移等）。问题不大的原文不作处理，只在校勘记中交待。遇到歧处，要能作正确的处理。凡需校勘的词字，多次重出者，每见必校。

朱希祖《郅亭藏书题跋》言：“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甚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择善而从。”

总之，要求校而不漏不误。对原书内容不删节，不改编，力求恢复或接近本书面貌，使之成为最佳本。

勘比古本草，应选善本作为校勘的依据；若不得善本，往往会不误而误。一般而言，最早的刊本是最好的版本。若定出两种以上的底本，应有主次之分。但有些本子经过名家整理，如清代乾隆刊本等，往往会优于早期的刊本。所以用最早的刊本为底本，不一定完全正确。

校勘时宜多参考群书，有些疑难问题单用同种书来校未必能获得解决，必须参考多种本子才行。

对宋元以前的古本草，重用对校和他校，善用本校，慎用理校及四校合参。明清以来的古本草，用对校、他校及本校即可，运用理校则要特别慎重。

校勘只限于所校书因传抄翻刻时所致的错误，对作者学术见解中的明显错误，则只宜指正，不宜改正。

校勘应重视本草古籍源流与其学术源流。宋郑樵《通志略》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证古籍传抄刊刻，版本异同，即掌握版本史学。凡他书与本书有源流关系，都应重视。

总之，校勘本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标标点点，改几个错字。要具有本草学一般知识和精审判断能力。对所校之书，应深知其义例，明其述作之本末。能以类统杂，执简驭繁。不仅识别后世传写之讹，且能纠正作者原本之谬。而不仅是局限于文字异同的校勘。

清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言：“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指瑕为瑜，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

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5. 校勘处理 校勘凡需改正的，必须证据确凿可靠而有说服力。对于据理判断的，应把道理讲清楚。

对于复刊本所增加的序跋，价值较大者，可酌情补入。序跋的校勘与训诂，按正文处理。

以原始底本或现存最早的本子为底本，作为编排次序的依据，并记其异点，叶德辉称其为“死校”。若选择各本主要异点注之，即作选择性注，叶氏称之为“活校”。

以最佳本为依据，参校各种底本和校本，勘比其异同。对其明显有误处，虽是底本也予以改正。可记“原本作某某，今据某本改，或据某本删补”。

凡目录与正文标题不一或互异者，可互勘订正。目录凌乱不堪者，可重新编排。均不出校记，只在点校说明中讲明。

校勘宜多，但出注宜少。反之则不符合要求。出校注要适当，避免校注重复。即在某一篇中，底本有误，校本正确，而此误多处重复出现，只注一次，并注明“下同”，不再重复出注。若同一问题出注过多，就显得烦琐了。

整理的书稿应讲究齐、清、定，即资料齐全，稿件清楚，字迹工整，定稿后不要改动。经审稿、修改加工的稿件，原则上定下来，不再随便更动。

凡底本有讳字、异体字，径改，不出注。

底本中有明显错字、衍文、脱漏，而校本不误，可据校本改正，应注明底本原作“某”，据何本改，

底本不误，而校本误，则保持底本原状，不改且不出注，必要时可出校记。

底本、校本均误，但主参本不误，可参考主参本，并用本校法和理校法勘正。一般不改底本，只出校记，注明主参本“某”作“某”。

底本、校本、主参本均误，不改底本，出校记，注明“某”疑作“某”。

底本、校本、主参本互异，但其文义均可通者，不改底本，出校记，注明各本异文，标明版本。

底本中虚词有误，应据别本校正，若虽与他校本互异而无关宏旨者，不出校记。

凡底本内容无误，仅与其他同类本互异（如药名、主治、剂量等），不出校记。

凡底本有明显脱漏，据他本增补时，注文要说明其依据。如底本有明显脱字，应据校本增补，可记“某某”原脱，据某本或某卷补。例如日本传抄卷子本《新修本草》卷5戎盐条的陶弘景注文末，就脱漏“又巴东朐腮县北岸大有盐井……如此二说并未详”92个字，校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政和本草》（192页）可知。

凡校本比底本文多，又无法判定底本是否有脱文时，可记“某某”此后，某本或某卷有“某”字。例《新修本草》卷11女青条陶隐居注文“弥宜识真者”，其“者”后，在《本草纲目》卷16同条有“又云：今市人用一种根……乃云是女青根，出荆州”一段文字。

凡底本脱文无据补入时（找不着字补），用虚阙号“□”，按所脱字数用之；无法计算脱的字数时，用“𠄎”补入示之，二者均不出校记，仅在点校说明中举例述及。例敦煌卷子本《本草经集注》（1955年群联社本91页）有“右壹百四十种□□□使，其余皆无”。文中3个虚阙号表示原有3个字残缺不清。据文义，尚氏认为是“有相制”3字。

底本中的引文，用他校本勘比，所引之文属经典著作，而引文有不同处，不改底本，只一一注明。所引之文为其他书籍的，而引文有不同处，若不违背原书文义，即其文义可通者，也不改

底本，亦不出注。如违背原书文义，或文义不通者，不改底本，但应出注，说明原书“某”作“某”。加注应说明引文出处和原著书名。古本草引文多是节引大义。例如敦煌本《新修本草》卷10钩吻条的注文有：“人自求死者，取一二叶，手按使汁出，掬水饮，半日即死。”而《政和本草》卷10同条节引文作“人或误食其叶者皆致死”。宋代本草只节引其大义，并非原文照录。

底本引用他书资料处，凡属缩引、义引、节引而不失原义者，不出校记。

类书引文，多约取其辞或节用书意，切不可据类书改校本。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等类书，征引古书多是约取其辞或节用书意，因此这些类书所载的引文很难与古人原本符合，所以不能据此而改校本。例《太平御览》卷991（3页）引《本草经》文：“玄参，一名重台……治腹中寒热，女子乳，补肾气……”。按“女子乳”在《证类本草》卷8（203页）同条作“女子产乳余疾”。此为《太平御览》引文约取其辞。又晋刘逵注《蜀都赋》有：“《神农本草经》曰：菌桂出交趾，圆如竹，为众药通使。”按“众药通使”在《证类本草》卷12（290页）同条作“诸药先聘通使”。这是类书引文节用书意。

底本引用具体史实，或人、地、年代的记述或书名，有明显错误的，不改其原文，可在校记中说明。例《本草纲目》卷1序例“历代诸家本草”中的《名医别录》，据敦煌残卷本《本草经集注序录》，应作《本草经集注》。

底本出现疑是疑非，一时找不出更多诸本来校正，应通览全篇，就所引诸校本列述于后，不宜轻易改动，以保留底本原貌。或标注，或列述。清代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载：“国朝（清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文以改本文，不知古

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人之校勘家，一字不改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定，使古书皆失真面目。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文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

6. 校勘资料的撰写 校勘资料有说明、校记、按语、后记等。说明介绍作者生平、学术思想、著述情况，书的价值、版本及流传，前人对该书的整理，自己校勘该书依据的底本、主要校本，整理方法与体例，正文和目录增删等情况。校记是校勘记语，要写得精炼，表达准确，即用简单的文字和清晰的语言表达。所引书名应统一，版本要交待。按语为剖析原文和评述得失，要求议论公允，语言中肯，解释歧义及疑难，力求精审，重在发掘内涵，不附会，不回避，不偏激。或写内容提要，只限于概述某书、某篇（章或段）的中心内容，应言简意赅，扣题精当。重在总括全文，述明主题。后记是核勘后的一篇论文。一般在校完一部书后才写。除包括说明的内容，还应就存在的问题作概括交待。

7. 校勘举例

刻书者误改字 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卷18记载明朝山东人刻《金石录》，其中李易安后序有“绍兴二年（1132年）元默岁壮月朔”文，因刻书人不知其义，误将“壮月”妄改为“牡丹”。这句话是指写作时间，其“元默（音衣）”“是天干‘壬’的别名”。壮月即八月。

传抄因字形致误 例如《政和本草》（商务版）卷3（89页）黑石条有“山类川，其类的繁体为“類”，与“颖”字形同，实为“山颖川”。同书卷5（126页）戎盐条引陶隐居文有“味咸若……又巴东胸腮县比岸”，其中的若为“苦”之误，比为“北”之误。

传抄因字音致误 例如《政和本草》卷5（121页）钢砂条

引青霞子文有“钢砂为五今贼也”，其中今为“金”之误。又《六因条辨·春温辨论》有“人生一小天地”，其中的生当为“身”之误。

脱字致误 《普济方》卷101“诸风门·风邪”中有“紫石英丸……，每服空心食前，用粥饮下丸”，其丸字前脱数字“十”，即用粥饮下十丸。因《圣济总录》卷14也载有此方，作“粥饮下十丸”。

误后人读书旁记为正文 古人读书，见有所感，辄附录其辞以旁注书上，后人刻书或传抄时窜入原书，误为正文。例《政和本草》卷3玉石下，不灰木条引陈藏器文末有“中和二年于李宋处见传”10字。按“中和”是唐僖宗第三个年号，即公元875年。而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成书于唐开元27年（739年），比中和早136年，陈氏书不会记录136年后的事。此为后人读陈氏书时加在书旁的注文，后被刻书者误窜为正文。

因字误致使医文不通 《灵枢·热病》有“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文。此文与医理不符，因热病应面赤，而面青是寒病，再者古人只言头痛，未见有脑痛之词。查《脉经》卷7的13节一篇中有此文，面青脑痛作“两胸胁痛”。按两与面形同；胸古字作“胷”，胷与青形同；胁古作“脇”，脑古作“脏”，脇与脏同。所以两胷脇痛，被误为面青脑痛了。

第七章 尚志钧的临床经验与养生方法

本章分别介绍尚氏临床经验例证与保健养生方法。

1966年至1976年期间，尚氏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其中在安徽霍邱叶集镇时间最长，这个时期集累的治疗经验最多。通过医疗实践，他认为中医理论对指导用药十分重要。这里选录尚氏治疗疾病的部分例证，供中医药同仁参考。

一、临床经验例证

1. 治小儿疳疾例

井×，女，5岁。

〔初诊〕1949年5月18日。

〔主诉〕一妇女带一小女孩，瘦的怕人。四肢细小，肚腹大，很像橄榄插上四根火柴棒似的。头发枯黄，母亲说她的孩子不肯吃东西，吃一样厌一样，找了几个医生看，均不见效。她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一看是小儿疳疾。

〔辨证〕小儿疳积。

〔治法〕健脾化疳积。

〔处方〕五谷虫150克，鸡肉金150克磨成粉，分成六十包，每日一包，每包分三次服，饭后服。

病家拿了方子到镇上中药铺去配，中药店缺五谷虫，配不成。她又来找我，说五谷虫抓不到，管用不管用。我对她说：五谷虫不可缺，药店没有，自己去采。五谷虫即粪坑中蛆。她听说是蛆，太脏，不敢用，但她为着想孩子病好，只好用。

〔用法〕将蛆装入麻袋内，袋口扎好，放在流水沟边，任水

冲洗三日三夜，再蒸，晒干，同鸡内金研成细末，即可用。

〔二诊〕7月25日，用药两月后，其效果然显著，小孩胃口大增，身体好转。

〔处方〕嘱再做两剂，继续服。经半年治疗，病果然好了。

〔按〕五谷虫治疳积有确效，我用此法治数例小儿疳积，均有良效。过去成药肥儿羔中，即含有五谷虫粉。建国后，因五谷虫很不卫生，被取缔了。

2. 重感冒用发汗药宜煎汤乘热服

谢×，男，28岁，未婚。

〔初诊〕1949年8月14日。

〔主诉〕头痛，周身骨节痛，鼻塞不通，浑身象绳索捆着，怕风怕冷。舌苔白，脉浮紧。

〔辨证〕风寒外感。

〔治法〕散寒解表，以桂枝汤加减治之。

〔处方〕麻黄3克，桂枝3克，白芍5克，生姜3片，大枣3个，煎汤一碗，乘热喝下。

后来病人对我说，服药不久，即出一身汗，全身立即轻松，诸症皆消失，第二天如常人。他又说，往日得了感冒，要闹上五、六天，从没有一剂药吃好过。

〔按〕治风寒感冒，发汗要彻底，发汗不彻底，会拖延数日才会好。又本方所用麻黄、桂枝发汗，要得到热汤的协助。煎成热汤服，才能出汗。我曾将此方制成粉剂，一次服6克，并不出汗。其实不用麻黄、桂枝，单用生姜煮汤，加些红糖，乘热喝下去，照样能发汗，这是我经常用的。对某些虚弱的病人，如产后、病后，单纯喝烫的开水，同样也能出汗。

3. 升提益气固胎

治流产

王×，女，24岁，已婚。

[初诊] 1967年2月10日。

[主诉] 农村新媳妇，婚后三年，流产三次。每次不到五个月即流产，第一次因挑水浇菜，以粪瓢洒水，由于用力过猛而流产；第二次因下雨骑牛，走在狭窄田埂上，牛脚因踩在虚松埂边，牛身一歪，人从牛身滑下而流产。第三次，因将盛饭的笊箕（半球形竹编淘米用的竹器），双手举过头，挺起脚尖，挂在钩上，当晚即流产。在家休息，而下身仍见红，有流产趋势。她急忙来找我，我详细询问其生活情况及饮食。她说，什么都没吃，仅吃过半盒桃仁酥。我听到“桃仁酥”三字，分析这次下身见红，可能与“桃仁酥”有关。我叫她停食桃仁酥。

[辨证] 此因劳动伤胎，胎气不同。

[治法] 升提益气固胎。

[处方] 黄芪10克，党参10克，桑寄生10克，杜仲10克，续断10克，苎麻根10克，阿胶5克（单包，烊化冲服）3剂。

[二诊] 3月15日，服3剂后，血止。

[处方] 原方剂量减半，五剂，嘱隔日服一剂。药服完，再配五剂。

[按] 该病人有习惯流产趋势，比较难治，除服药外，主要靠卧床多休息。

4. 养血活血治痛经

贾×，女，19岁，未婚。

[初诊] 1967年9月15日。

[主诉] 月经将来时，小腹绞痛，一阵一阵的绞痛，痛到极点时牙咬着被，甚至撕掉被褥两脚缩着，两手紧按小腹，脉沉迟，舌苔少，舌质青紫。

[辨证] 血瘀经痛。

[处方] 当归20克，川芎10克，白芍20克，木香5克，制香附5克。

病人接到处方后，即说：“我下放在农村，煨药极不方便，能否换一种药，不需要煎煮的。我想方中主要是当归，我就换一处方，开一瓶成药当归丸。原药丸，每日三次，每次 10 粒，嘱其每次服 20 粒。

后来病人对我说：一次服后痛减，三次服后痛止。

〔按〕痛经，多因行经不畅，当归是调经王牌药，它是妇科百病主药，所以单用当归也能止痛。后遇妇女痛经者，均用此方治之，效果很佳。

5. 苓桂术甘汤加半夏治痰饮心悸

曹×，女，45 岁，已婚。

〔初诊〕1968 年 7 月 27 日。

〔主诉〕自觉心跳不安，曾找中医诊过，皆以血虚治之，用远志、枣仁、柏子仁、合欢等药，皆不理想。后服天王补心丹数瓶，也不见好转。病人肥胖，自觉身体沉重，不渴，小便少，大便秘，舌苔薄白，舌质胖嫩，脉滑，按之有指印，微浮肿，手足不温。

〔辨证〕脾虚湿盛，水气凌心。

〔治法〕健脾利湿。

〔处方〕茯苓 25 克，桂枝 5 克，白术 15 克，甘草 10 克，四剂。

〔二诊〕8 月 2 日，服药后，小便多，自觉身体沉重感减轻，心跳亦好转。

〔处方〕原方加陈皮 3 克，姜半夏 5 克以化痰。四剂。

〔三诊〕8 月 8 日，服药后，诸症皆好转。心跳很少感觉到。嘱服香砂六君子，每日早晚各服 6 克。

〔按〕此症为脾虚湿困，水气凌心而悸。过去医生以血虚补心药治之均不见效。今改用温脾阳以化湿，加姜半夏以除痰饮，痰饮去，而心悸止。

6. 补血生发

熊×，男，22岁，未婚。

〔初诊〕1968年8月25日。

〔主诉〕患者先是头顶偏左脱落头发比五分币还大的斑秃，以后其他处也出现斑块脱发，时已半年多。到医院就医，开多种药治均不见效。病人很急，如果发展下去。头发岂不要掉光，年轻小伙子，秃头就讨不到老婆了。

观其面色不华，舌淡，少苔，脉虚细，轻按有，重按无。蹲下突然站立，两眼发黑。

〔辨证〕血虚脱发。

〔治法〕补血生发。

〔处方〕当归丸10瓶（每瓶200粒，兰州制药厂出品），嘱每日三次，每次10粒。

〔二诊〕10月28日

10瓶服后，斑秃处生新细毛。病人很高兴，嘱再继续服。

〔处方〕当归丸10瓶。

〔按〕20瓶当归丸服完后，脱落的头发均长出。以后用此法治好很多脱发的患者。对近期斑秃疗效确实可靠，年久斑秃疗效不明显。

最早我治脱发（斑秃、鬼剃头），用八宝美髯丹，水煎服，每日一剂，连服三个月，亦能见效。后来遇到年轻单身汉，无煮药条件，把上方改成丸剂，每日三钱（9克），连服三个月，脱发处均生新发（要坚持服，不能中断）。

八宝美髯丹由当归、何首乌、枸杞子、菟丝子、补骨脂、牛膝、茯苓等药组成。我把方中当归用量加大，其余药用量减小，久服，其效不变。后来单纯改用当归一味为丸久服，亦见效。

发为血之余，血虚则发不固易脱落，当归能补血，血益则发生。

7. 扶正益气清虚热

冯×，女，26岁，农民，已婚。

〔初诊〕1969年3月22日。

〔主诉〕过去患过疟疾，身体瘦弱，饮食不多。她一工作（到田间干活）即发热。这次因雨打患感冒而发热。热亦不大，上午重，下午轻，服退热药，只能暂时退热，药停，热又起。舌苔薄，舌质干瘦，脉细数。

〔辨证〕气虚发热。

〔治法〕培本扶正，益气清虚热。

〔处方〕党参30克，柴胡10克，黄芩10克，生姜5克，制半夏3克，甘草5克，神曲12克，炒二芽12克，三剂。

〔二诊〕5月28日。

病人服3剂后，热退后未起热。

〔处方〕香砂六君子一瓶，嘱早晚各服6克。

〔三诊〕10月28日。

病人因感冒，又发热不退，一周前，在其他医院治过，服感冒冲剂3天，又服银翘解毒丸3天，热仍不退，其症如前。医家按病人病历开小柴胡汤（方中未用党参）治之，不效。

〔处方〕党参30克，黄芪30克，黄芩10克，柴胡10克，生姜5克，制半夏5克，甘草5克，神曲12克，炒二芽12克，四剂。

〔四诊〕11月5日。

病人服一剂后，热即退。病人怕热再起，又将其他三剂服完。

〔按〕此病人有疟病史，身体虚，未完全康复即下地劳动，形成气虚发热。以小柴胡汤重用人参益气清热。本方加黄芪，其效益佳。本方如把参、芪去掉，即不能根治虚热。

8. 养血祛风治鼻渊

蔡×，女，31岁，已婚。

〔初诊〕1969年10月9日。

〔主诉〕鼻塞不通，流黄浊鼻涕已有一年余。常闹头部前额痛，和眉棱骨痛，闻不着香臭。各种滴鼻剂均用过，皆不见效。

〔辨证〕鼻渊。

〔治法〕祛风，通鼻窍。

〔处方〕苍耳子10克，辛夷3克，薄荷3克，藁本10克，鱼腥草15克，五剂。

〔二诊〕10月16日，服五剂后，效果不明显，鼻塞，流浊涕依然如故。

〔处方〕苍耳子12克，辛夷5克，薄荷5克，白芷10克，鱼腥草30克，川芎10克，五剂。

〔三诊〕10月22日，服五剂，头痛止，鼻塞好转，流浊涕减轻。病人服药后胃口不好。面色、口唇苍白，有血虚症状。

〔处方〕当归60克，川芎10克，白芍10克，熟地10克，白芷10克，辛夷10克，苍耳子45克，鱼腥草45克，五剂。

嘱病人，将药烘干，研成极细粉，过筛，每日早晚各服6克，连服半个月。

〔四诊〕11月15日，病人服完一料后，觉得很好，头不痛，鼻涕不流，对香臭也有所感觉。嘱按原方再服一料。

〔按〕以后，用此方治慢性鼻炎，效果均很满意。此病一般多由外感引起，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转成慢性，经常前额痛，流鼻涕，难以治愈，有的鼻腔还出现恶臭。此病与身体状况有关，当身体好时，不治也会自愈。身体不好时，单纯用对症药治疗，未必见效。必须配补血药久服方可见效。

9. 益气祛风除湿治痹痛

赵×，女，55岁，农民。

〔初诊〕1969年11月23日。

〔主诉〕右大腿臀部痛，不能站立，亦不能向外展转动，行走靠拐杖支撑，痛已三个多月。吃止痛片，只能暂时止痛，不能根治。舌苔、脉象无异常。怕冷，喜热饮。

〔辨证〕风寒湿痹痛。

〔治法〕益气祛风除湿止痛，以金匱防己黄芪汤加减治之。

〔处方〕寻骨风 50 克，延胡 10 克，姜黄 10 克，黄芪 40 克，防己 30 克，当归 50 克。

嘱将本方烘干，共研细末，过筛，每日早晚各服 6 克，服半个月。

〔二诊〕12 月 18 日

服药后，疼痛逐渐好转，现已能行，不需拐杖支撑。

〔处方〕用原方再做两剂。嘱服药时，遇感冒发热应停药。

〔按〕痹痛以寻骨风散风寒湿为主，病已三个月，兼扶正养血活血，重用黄芪，当归补血，以姜黄、延胡活血止痛。本中医原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10. 温中散寒治胃痛

尚元路，女，24 岁，学生。

〔初诊〕1979 年 2 月 20 日。

主诉；胃脘痛，每受凉，或食生冷即痛。看西医多次，服很多西药均无效，只好找中医看。观其舌苔薄白，舌质胖嫩，脉沉迟，喜热饮，遇冷痛甚。

〔辨证〕寒袭胃脘作痛。

〔治法〕温中健脾，柔肝止痛。

〔处方〕党参 15 克，白术 10 克，茯苓 10 克，甘草 5 克，白芍 20 克，当归 15 克，木香 5 克，香附 5 克。

方子开好后，病人说，她怕闻中药气味，问方中哪些药有味道，我说当归、木香、香附有气味，她说请把有气味药换掉。

我看方中最后三味都是止痛药，如果去掉，即无止痛效果。

回头仔细思考，该病人舌苔白，喜热饮，遇冷痛甚。是寒袭胃脘作痛，即把方中有气味的末三味，改换温中散寒的炮姜3克。

〔二诊〕2月25日，病人服3付，效果很好，痛亦止。

病人怕吃药，即不再开方，嘱其好好保暖，忌生、冷、硬食物。

〔按〕治病宜治本。此病，寒是本，痛是标。不用止痛药，单用温中药，也有同样疗效。改变我过去只注意见症治症的治标，忽略治本的想法。

11. 温补治寒湿痢疾

陈×，男，8岁。

〔初诊〕1970年9月16日。

〔主诉〕由病孩母亲代诉。两个月前下痢，先拉红白冻，腹痛，日下五六次，到医院就诊，挂盐水，服磺胺片，痢止。过了几天又发，发时又服磺胺片，服药时痢止，停药后又下痢，只下白冻，无红冻。这时服磺胺片也不见效。换痢特灵片，仍下白冻。找中医看，小孩消瘦，头发干枯，面色无华，口唇苍白，舌苔白，舌质干瘦。胃口不好，食不下，两手足不温。脉细数。

〔辨证〕气血两虚，寒湿下痢。

〔治法〕温中散寒，燥湿解毒止痢，兼补气血以扶正。

〔处方〕炮姜3克，当归10克，黄连5克，白头翁10克，神曲12克，炒二芽12克，党参20克，阿胶5克（单包，烊化冲服），三剂。嘱每剂服两天，每天服3次，饭后服。

〔二诊〕9月26日。

服药第三天，白冻减少，服药第六天，白冻已清。

〔处方〕原方炮姜改1克，党参改10克，阿胶改3克，四剂。嘱每剂服两天，每天服3次，饭后服。

〔按〕本病已成慢性痢疾，患者正气不足，单纯用清热燥湿解毒药，不足以克病，必需正气复，才能发挥治病药的作用。

12. 除寒散结通关格

陈×，男，65岁。

〔初诊〕1970年10月5日。

〔主诉〕呕吐不止，饮水吐水，大小便俱无，手足不温，脉动沉迟，舌苔白，舌质干，两目闭，不欲见人。得病已两日，不能吃，病人因家境困难，无力赴县城大医院治疗，即来找中医看。

〔辨证〕关格证。寒痰凝聚，大小肠气结。

〔治法〕除痰化饮。开通闭结。

〔处方〕陈皮5克，制半夏10克，茯苓15克，泽泻15克，制大黄6克，芒硝6克，甘草5克，炮姜3克，一剂。

次日病人家属来说，昨晚下午8时喂药，十一时大便通，呕吐止，病人要吃东西。

〔按〕此证为关格，寒凝气结，大小便不通。因病人年老体弱，不能猛攻，猛攻极易导致一泻不止。宜温中散寒，除痰化饮，开通闭结，以二陈汤除痰饮，以调胃承气汤通闭结，以炮姜温中散寒结。寒去，痰饮除，气结开，大便通而愈。

13. 温肺化饮治喘咳

井×，女，62岁。

〔初诊〕1970年12月8日。

〔主诉〕咳嗽多日，咳痰清稀。早晨起床时，头口痰夹有少许绿色稍浓的痰。曾到医院看，西医诊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注射青霉素十天，每日注射两次，绿痰与咳嗽依然如故。改找中医看。病人肥胖，怕冷，喜热饮，咳嗽从喉中咳出时有冷感。咳甚则喘促胸闷，喉中有水鸣声。舌苔白，舌质胖嫩。脉沉迟。

〔辨证〕肺中有寒饮阻滞，肺气不宣。

〔治法〕治宜温肺宣肺化饮，用小青龙汤加减治之。

〔处方〕桂枝5克，白芍10克，麻黄绒2克，细辛2克，炮

姜 3 克，五味子 5 克，制半夏 9 克，枇杷叶 20 克，白毛夏枯草 15 克，鱼腥草 15 克，三剂。

〔二诊〕 12 月 13 日。

服三剂后咳嗽好转，痰亦减少，唯晨起绿痰仍有，但量不多。

〔处方〕 将原方白毛夏枯草，鱼腥草各加至 20 克，三剂。

〔三诊〕 12 月 17 日，服 3 剂后，各种症状均好转，绿痰亦大减。

〔处方〕 按第二次方再转六剂。嘱忌生冷，避风寒。

14. 扶正健脾治肝炎

杨×，女 34 岁，教师。

〔初诊〕 1971 年 4 月 27 日。

〔主诉〕 患肝炎两年，转氨酶一直居高不下，饮食无味，全身倦怠无力，动则气促，心悸。由其爱人用自行车推来就诊。面色苍白，脉细数，舌苔淡白，舌质瘦嫩。中午吃点烫饭或蛋糕、饼干，晚餐一小碗面条，全无胃口，吃不下，多吃一口则胀。大便 3~4 日解一次，干的很。小便少。平日就医，主要是服板蓝根冲剂，每日一包，医家嘱其多食糖保肝。

〔辨证〕 脾胃虚弱，营养不良。

〔治法〕 健脾开胃，增进饮食。

〔处方〕 党参 10 克，炒白术 10 克，茯苓 10 克，甘草 3 克，神曲 12 克，炒二芽 12 克，炒槟榔 2 克，七剂。

当时同病人相约一周，叫她把牛奶和糖停掉，凡甜的点心不要吃，另用锅巴煮稀饭吃。如无锅巴，将饭炒香再加水煮成烫饭吃。买点炸菜，或新鲜素菜，每次吃七成饱，食后，以此方煎水代茶饮。每日一剂。

〔二诊〕 5 月 8 日，服七剂后，病人自觉好转，饮食大增。这时病人自己走来，未要她爱人用自行车推来。

〔处方〕将原方党参加至20克，再开七剂。

〔三诊〕6月16日，病人服药后，身体、精神都比以前好。在此期间，病人又到医院化验肝功能。肝功能不好，转氨酶仍如旧。病人对此深感不安，要求开些好药，能否把转氨酶降下来，当时我同她讲，中医书里没有转氨酶，更不知有什么药能把转氨酶降下来。

我反复思考，转氨酶是病理上反映，病人主观无感觉。《内经》有这样一句话：“正气不复，其寒不止。”“寒”病人自己能感觉到，而转氨酶，病人自己无感觉，无感觉的“转氨酶”和有感觉的“寒”，都反映病人的正气不复。根据这种想法，治法应以扶正为主。

〔处方〕黄芪50克，党参30克，当归50克，白术10克，茯苓10克，甘草5克，熟地10克，白芍10克，川芎5克，山楂10克，神曲10克。

嘱将药烘干，研细面，过筛，每日早晚各服6克，共服半个月。在服药前后，各做肝功能一次。以期对比药效。

〔四诊〕5月6日，病人服药后，化验转氨酶有所下降。病人精神上比过去好，转氨酶思想包袱丢掉一些。

〔处方〕按原方开五料，嘱坚持服药半年。

〔按〕本病人在患肝炎时，由于甜味的饮食影响，使胃口不佳。《内经》云：“诸甘（甜的）皆缓。”因此同病人相约，停掉牛奶和糖一周，不会影响健康，只要饭量提上来，一切病均易治。嘱病人用锅巴煮稀饭，能健胃助消化，使饭量能增多些。按病人体质，久病的人需补，又因病人体虚，只能平补，不可峻补。只宜增加饮食，待病人饮量增，自能恢复正气。正气复，其寒自止，则“转氨酶”居高也会消失。

15. 益气清虚热

黄×，女，39，纺织厂女工。

〔初诊〕1971年3月24日。

〔主诉〕全身倦怠无力，懒得动，食欲不振，脉弱，轻按有，重按无，舌苔薄白，舌质胖嫩，舌头齿痕明显。上班即起热，其热不扬（常在38.2~38.5），在家休息好些，但不能操家务，如洗衣服，拖地板又起热。服退烧片，暂时热退，药停，热又起。

〔辨证〕气虚发热。

〔治法〕宜补中益气清热。

〔处方〕升麻6克，柴胡6克，黄芪25克，党参30克，当归15克，白术10克，甘草5克，陈皮3克，神曲12克，炒二芽10克，五剂。

〔二诊〕4月2日。

服五剂后，热即止，在服药期，一直未发过热，做家务也未发过热，自觉身体好转。

〔处方〕补中益气丸一瓶。嘱早晚各服6克。

16. 治疗痰饮眩晕的一点经验

我本人有个老毛病，一着凉就发眩晕呕吐，眩晕时觉得房子和床都在旋转，目不能睁，头不能动。如果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才稍为好些，一旦翻身，或把头的位置转动一下（向左或向右），眩晕立刻加重，房子几乎就要倒下似的，同时发生呕吐，开始吐的是食物，待食物吐完即吐水，有时吐的是很苦的黄胆水。等到不眩晕时，也想吃点东西或喝点开水，但不久又吐出。

我从小就患这种眩晕呕吐病，那时家在农村，缺医少药，害病时只得任其自然，有时睡上五六天，也就自然好。但如不小心，着了凉仍会复发，特别是胸后背着凉更容易发。有时吃糖或喝茶，也会发，发了以后，躺的时间就更长。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喝。有时家里大人请些年纪大的老太太替我刮挑或刮痧，即先用铜板或铜钱蘸点香油，在前胸两侧刮，刮到皮肤发红，从中

找到旋涡状红点，用针挑破，挑破时不出血，而现白丝状，状如羊毛，老太太说我害的是羊毛疹子病。如果挑破出血，那就不是这种病。或者不用针挑，而用铜钱压在旋涡状红点上，使旋涡红点恰在铜钱方孔中此时用灯草蘸点香油，再用火燃着，向铜钱孔中烧，烧时会山现小爆裂声。如无声爆裂即不是这种病。不论刮挑，或是刮烧，都十分疼痛，难以忍受。一般前胸挑或烧十个左右，后胸也要刮挑或刮烧约十个，病才得减轻。奇怪的是，经刮挑或刮烧达到 20 个左右，病确实就好了，能吃能喝，头也不眩晕，也不恶心欲吐了。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 年我随安徽第四临时中学由至德迁到湖南洪江嵩云山，改为国立八中。在八中读书时，这病也时常发作。有一次发作时，恰遇洪江一老中医（名字记不清了）来校为其他同学看病，顺便替我看了。我把病情同他讲，他说：“你是老毛病吧！”我听了很敬佩他，认为他医道高，他替我开了个方，只一贴。当时我闻到中药气味，就想吐，但想治好病，只得硬吃下去。记得是下午吃的，晚上病就轻多了。又服二煎，到了第二天早上果真好。我于是把那位中医开的方子，视为珍宝，收藏起来。以后每遇发作，就用那张方子，只要服一贴就好了。

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家乡（全椒），同宗家尚启东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古本草时，偶然又发眩晕呕吐。尚启东要替我开个方子，我说我有旧方，并出示给启东看。原方是这样：白蒺藜三钱，蔓荆子三钱，白术三钱，苍术三钱，陈皮三钱，制半夏三钱，茯苓五钱，泽泻五钱，菖蒲一钱。

启东看后说：“菖蒲可以不用。”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湖南洪江，那儿山雾多，湿重，宜用菖蒲辟湿浊。此地可以不用。”我按启东所言，去菖蒲后，服之药效果果然一样。

后来我也用此方治好了与我患同样病的患者。这个方子就是

二陈汤，重用茯苓加泽泻，以除胸中痰饮，使痰饮从小便中走；白术、苍术健脾燥湿，协助二陈以除痰饮；白蒺藜、蔓荆子散头风而止眩晕。治痰饮眩晕安全可靠。

在那些动乱年代，我怕方子遗失，除抄在笔记中外，还取方中各药首字编成口诀背熟：“蒺、蔓、二术、陈、苓、夏、泽、菖”。

服此方忌喝茶，忌甜食及生冷和大荤，亦宜避风。按二陈汤有甘草，此方不可用甘草与山楂，用了会降低药效。如寒甚可加炮姜3~6克。

此方适用于痰饮眩晕。我曾用此方治疗西医所讲的“美尼尔氏病”，也有确效，但要符合痰饮症状：“不渴、饮水吐水，头目眩晕。”由高血压或贫血引起的眩晕，不可用此方。

17. 对方药应用的体会

(1) 当归

〔主治〕慢性筋骨痛、贫血、脱发（班秃初起），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轻度精神不正常（类似神经官能症），对周围环境有轻度不正常感觉（类似癔病），痛经、月经不调。

〔指征〕各种疼痛，喜按喜温；贫血，面色苍白，舌淡而嫩，脉虚细数；班秃初起。

〔禁忌〕月经过多，有出血倾向者禁用，误用加重出血；高血压面赤者不宜用。

〔配伍〕

当归50g，配黄芪30g，焦三仙20g，烘干研粉，早晚各服6g，治贫血，脱发；

当归50g，配柴胡10g，白芍30g，茯苓10g，白术10g，甘草5g，薄荷3g，烘干研末，早晚各服6g，治精神紧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神经官能症，癔病；

当归10g，配白芍20g，熟地10g，川芎5g，香附5g，木香

5g, 乌药 5g, 治痛经;

当归 10g, 配白芍 10g, 熟地 10g, 川芎 5g, 治月经不调, 于经期服。量多得去川芎; 量少者, 川芎可加至 10g。

〔用量〕水煎 3~20g; 研粉: 0.3~9g。

〔体会〕当归以新者、肥大者为佳, 陈旧者《油当归》只能作润大使用; 水煎当归宜当日服, 隔夜不服; 制成粉剂或丸剂, 在雨季宜放置干燥处, 防止发霉, 霉则不用; 当归宜配焦三仙, 特别是消化不良者, 更宜配伍消食药; 慢性病应坚持服药; 若服药过程中感受外邪、发烧者应停药。

(2) 枇杷叶

〔主治〕咳, 喘, 呃逆。

〔指征〕慢性咳嗽, 干咳, 久咳无痰者。

〔禁忌〕痰多清稀或稠黄, 不宜单独使用。误用小量无妨, 大量必使人发闷甚或喘。

〔配伍〕

枇杷叶 50g, 煎汤变黑, 加红糖服, 治干咳, 久咳无痰;

枇杷叶 20g, 配桂枝 3g, 白芍 10g, 细辛 1g, 干姜 1g, 炙麻黄 1g, 制半夏 3g, 五味子 3g, 治外感初咳, 痰多而稀或慢性支气管炎, 喘咳, 痰多而清稀者;

枇杷叶 20g, 配旋覆花 3g (包煎), 代赫石 (碎) 10g, 丁香 3g, 柿蒂 10g, 生姜 3 片, 制半夏 3g, 党参 15g, 大枣 3 枚, 治呃逆。

〔用量〕10~30g。

〔体会〕枇杷叶以老者为佳, 入药宜刷去毛; 入汤剂宜久煎, 以汤黑为佳; 服时加糖少许, 或加甘草 10g 同煎; 对于年老久咳不愈者, 川枇杷叶 30g, 黄精 20g, 沙参 15g, 麦冬 15g, 日服 2 剂, 效佳。

乡村医院当常备此药, 尤以冬季需要的更多。另外提倡农民

多种此树，次年春叶落时收集。

(3) 半夏

〔主治〕 恶心，呕吐清水，吞酸，咳嗽痰多清稀，眩晕，呃逆。

〔指征〕 呼吸道、消化道分泌过盛，如呕吐清水，咳痰清稀，不渴或渴而不欲饮，不饥不食。舌淡，苔薄白。

〔禁忌〕 干咳，干呕，舌红，苔黄，口干而渴，或渴而能饮者禁用；肺、胃有出血史者禁用。

〔配伍〕

半夏 6g，配党参 15g，麦冬 10g，生姜 3g，治呕吐；

半夏 6g，配陈皮 3g，白术 10g，茯苓皮 15g，生姜 10g，治呕吐清水；

半夏 6g，配桂枝 3g，白芍 6g，细辛 1g，干姜 1g，五味子 1g，炙麻黄 1g，枇杷叶 20g，杏仁 10g，贝母 10g，治外感咳嗽，痰多而清稀；

半夏 6g，配陈皮 3g，茯苓 15g，泽泻 20g，刺蒺藜 10g，蔓荆子 10g，治痰饮内停的眩晕。

〔用量〕 0.3~9g。

〔体会〕 以制半夏为主，生半夏只可外用，不可内服。

(4) 柴胡

〔主治〕 低热（以气虚发热为主），神经官能症，轻度精神异常，肋间痛（含轻度肋软骨炎。肋间神经痛），低血压。

〔指征〕 低热不退，一般劳则发热，热度不大，舌象、脉象接近正常；情绪紧张，易怒；呼吸时肋间痛；血压偏低，蹲下突然站立时头晕，两眼发黑。

〔禁忌〕 高血压禁用，误用出现头晕；贫血禁用。

〔配伍〕

柴胡 6g，配黄芩 3g，生姜 3 片，半夏 3g，党参 20g，甘草

3g, 大枣 3 枚, 治低热不退;

柴胡 10g, 配当归 50g, 白芍 30g, 茯苓 10g, 白术 10g, 甘草 5g, 薄荷 3g (研末), 每日早晚各服 6g, 治情绪紧张;

柴胡 6g, 配党参 10g, 黄芪 10g, 葛根 5g, 陈皮 3g, 升麻 3g, 当归 10g, 焦三仙 10g, 烘干研末, 每日早晚各服 6g, 治低血压。

〔用量〕粉剂: 0.1~1g; 煎剂: 3~6g。

〔体会〕柴胡用于退热须配参或芪, 单用不行; 柴胡用于和情志须配当归、白芍; 高血压者忌用; 用于血虚者须配当归, 但当归用量不宜过大, 过大易致溶血。

(5) 山药

〔主治〕各种脾胃病, 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泄泻等。

〔禁忌〕中满者忌服。

〔配伍〕

山药 15g, 配党参 10g, 白术 10g, 茯苓 10g, 焦三仙 10g, 烘干研末, 每次服 6g, 1 日 3 次。治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

山药 15g, 配扁豆 10g, 薏苡仁 20g, 甘草 3g, 桔梗 5g, 茯苓 20g, 白术 15g, 砂仁 2g, 治泄泻;

山药 30g, 配黄芪 20g, 黄精 20g, 当归 20g, 熟地 20g, 山萸肉 10g, 茯苓 15g, 烘干研末, 每次服 10g, 每日 2 次。治身体虚弱或神经衰弱。

〔用量〕用量 10~30g。

〔体会〕山药无毒副作用, 亦可作保健品。山药易霉变, 或味苦均不可服用。山药可以提高自我适应的能力, 当一个人身体不好时, 总觉得体内这里或那里不适, 对周围环境亦无法良好适应, 这是自我对体内外的变异不适应的表现, 此时可常服山药。

(6) 四君子汤

〔组成〕党参 15g, 白术 10g, 茯苓 10g, 甘草 3g。

〔主治〕一切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病后体虚之证。

〔指征〕舌淡，苔薄白，舌边有齿痕，脉虚细；倦怠乏力，动则气促，上楼、走快或用力则心悸。

〔禁忌〕凡中满食积，暖气酸腐均不可用；外感发热亦不宜使用。

〔体会〕用此方需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而定，如中气不足，党参加到 30g；大便稀者，白术、茯苓可加到 20g；大便干者，可减至 3g，另加山药 10g；行痰涎，吐清水者，可加陈皮、姜半夏各 3~6g，此方还可配炒二芽或焦三仙合用。此方有健胃作用，可配入其他方中使用。

（7）四物汤

〔组成〕当归 15g，川芎 5g，白芍 10g，熟地 15g。

〔主治〕月经病，各种原因引起的贫血、疼痛，某些慢性炎症。

〔指征〕凡血虚见舌唇、面色、指甲苍白，蹲下突然站立则两眼发黑或爬楼、快步行走时心悸者。

〔禁忌〕有出血倾向、高血压及脑血管意外倾向、外感发热者均不宜使用。

〔体会〕对此方不可机械照搬，当归、熟地血虚可加到 20g。川芎量宜小，尤其有出血史者。疼痛患者，当归、白芍用量宜大，必要时各用 30g。

此方适当加减（品种及药量），可能治妇科百病，是月经病圣药，目前所有西药都不及此方疗效好。对某些慢性炎症，在主治方中另加四物汤合用，可提高主治疗疗效；对婚后数年不孕，经查男、女生殖系统无器质性病变者，嘱女子每逢经期连服本方 5 剂，可增加受孕机会。

（8）二陈汤

〔组成〕陈皮 6g，制半夏 6g，茯苓 15g，甘草 3g。

〔主治〕一切痰饮病。

〔指征〕不渴或渴而不欲饮，尿少，大便不干，舌苔滑腻，脉滑，舌质胖嫩，身重，不饥不食。或恶心、呕吐清水，呃逆；或有喉鸣声，咳痰清稀（或肺有湿啰音）气闷；或胸胁疼痛；或有肠鸣，甚或有轻度腹腔积液。

〔禁忌〕凡燥证均不宜使用。

〔体会〕此方忌与乌头、附子合用，因半夏反乌头、附子。方中甘草用量宜小，特别治呕吐时可以不用，因呕家忌甘，又中满或有水气肿满，甘草亦不宜用。因诸甘皆缓，甘草能延缓脾之运化水湿的功能，而使湿邪停留。

〔病例〕眩晕。

吴某，女，46岁，1997年2月22日就诊。头晕，卧床不能转侧，甚则天旋地转，不渴，饮水吐水。舌苔白腻，脉弦滑，以二陈汤加减，陈皮10g，姜半夏10g，茯苓15g，泽泻20g，刺蒺藜10g，蔓荆子10g，2剂，煎汤服。1剂则转轻，2剂即愈。

（9）苇茎汤

〔组成〕芦根60g，冬瓜仁30g，桃仁5g，薏苡仁30g。

〔主治〕肺痈咳吐脓痰。

〔指征〕咳嗽，痰稠而黄，不易咯出者。

〔禁忌〕有出血倾向，或痰中带血者不宜用。

〔体会〕本方芦根以鲜者为佳，用量宜大；桃仁不可多用，有出血倾向者可去掉。用此方宜加鱼腥草、蒲公英各50g，甘草10g，桔梗10g，沙参10g，麦冬10g。

（10）白头翁汤

〔组成〕白头翁15g，黄连10g，黄柏10g，黄芩10g，甘草10g。

〔主治〕肠炎，痢疾。

〔指征〕大便中夹有赤白黏冻，或鱼脑状物，里急后重，日

下数次，多则 10 多次，纳呆。

〔禁忌〕舌淡，苔白，纯下白冻，腹冷痛者禁用。

〔体会〕本方一派苦寒药，极易挫伤胃气，必要时重用甘草，加炮姜 5~10g，苍、白术各 5~10g，木香 5g，当归 5g，白芍 10g，焦三仙 10g。

目前治疗痢疾的西药很多，且起效迅速，而且此方味苦难服，药也难配齐，故此方基本已被淘汰了。但在农村中，单用白头翁 15g，配马齿苋 30g，每日 1 剂，煎汤服，同样有效，故可以推广。

二、养生方法

1993 年的尚志钧教授已是 75 岁的高龄了，可他还未退休，带了两名副高级的学徒，指导他们辑复本草书和校点《政和本草》，并且还不断地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到 21 世纪初，他的专著还在陆续出版。2006 年的尚先生已是年近 9 旬的人了。他仍然在作学问，并且还与各地有关学者函交密切，进行学术活动。为何尚先生还有这份精力，这与他注意养生有重要关系。

中医学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其前面的几篇文章如《上古天真论》、《四时调神论》等都是养生之作，可见，中医是很讲究养生之道。尚氏经常读这些养生的文章，受益不浅。他对养生的作法是：

（一）顺时

《黄帝内经》云：“虚邪贼风，避之以时。”因此尚氏对身体保温很注重。他知道，人老时抵抗力下降，如不注意保温，易为邪所犯。他平时常准备一些较薄的衣服在身边，随外界气候变化与自己的感受情况来加减调节。晚上睡觉也注意要盖好被。以前他睡觉时，左肩常没盖好被，导致左肩长期疼痛，服止痛片只能取效一时，不能根治，后采用热敷法，疼痛才根治。

常言道：“春夏秋冬各有时，五脏六腑各有气，顺时调气气机畅，气机不畅患病痛。”保温，对于老年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所以要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常道之理，养生勿违”。

（二）调心

《黄帝内经》载：“恬憺虚无。”尚氏以“精神内守”和“志闲少欲”为道，做到心情快乐，不去想那些自己办不到的事。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找些工作干，如查资料，考虑过去遗留下来未解决的问题。因不顺心的事多是人际关系没处理好的结果。在这方面，对社会上的人，本单位的人及家庭成员都要与人为善。自己对别人要求不必过高，而别人对自己有所要求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们。办不到的事也要向别人讲明原因，争取对方谅解，这样不顺心的事可减少一些。平时言语要慎，多尊重别人，帮助别人。总之，人生要活得快乐，一切顺乎自然，天不会倒下来。患得患失，久则患病。真是“七情宜慎，常年无病，胡思乱想，身发病痛”，何不“安分守己随缘度，何必烦心早衰老”呢？

（三）锻炼

不论什么运动，只要坚持，久则对身体有益。尤其是搞脑力劳动的人，更需要体育锻炼。尚氏经常做一些轻松活动，如托扫地板，踢腿、伸腰，搓手，散步，用剪刀剪菜，不拘形式，但坚持每日都做。运动的强度、快慢、时间以自己能耐受为原则，一般是动到身有微热感为准。但注意不要赶时髦，有些时候大家都学气功，一哄而上，不久就没有人炼了。这种不坚持的锻炼，对身体有什么益处？若能做到“常年坚持练气功，脏腑肢节气机通；早起练习太极拳，年老没有疾病缠；日日练习易筋经，筋骨不患风湿病；每天早晨坚持跑，长久能保身体好”。

(四) 饮食起居

1. 饮食 尚氏认为饮食宜粗宜杂，这样可提供机体所需的多方面营养物质。常言道：“素荤搭配当，身体能健壮。”学中医的人多知道，脾胃为后天之本，“得谷者昌，失谷者亡。”因此，老年人更应该保护胃肠功能。常言道：“老人不食硬，不患胃肠病。”再者老人宜少食些盐及酸性食物，多食些甜食，以补充身体热能（糖尿病者例外）。尚氏对姜、蒜、葱、辣椒等刺激性食物多不食，喜欢吃青菜、豆腐。每天用粮 350 克左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或糖水。也不喝酒，不抽烟。总之，凡属刺激性及兴奋性食物都不吃。再者，凡剩菜一般也不吃，也从未用手抓食物吃。

尚氏在生活上讲究三通：一是胃通，即吃东西不过饱，食物的量、温度及硬度以自己能耐受、有舒适感为宜。不吃过热、过冷、过硬的食物。常言道：“每餐九成饱，健康活到老。”二是大便通，每日早餐后解大便一次，养成定时大便的习惯。三是小便通，每天上午多饮开水，下午少饮，晚上不饮，这样即可使小便通畅，又不致影响夜间睡眠。

2. 起居 尚氏每天躺在床上约 8 小时，真正入睡约 6 小时，很少失眠。如因考虑问题或家中烦事偶而失眠时，他也不在乎。因为睡觉是猫三天，狗三天，意即睡眠好三天，不好三天。睡不好是暂时的，过几天自然会睡好。睡觉时，中医认为是“神入舍”。神入舍犹如晚时鸡上笼，当鸡上笼时不要去干扰它，越干扰越坏，赶鸡上笼，鸡是不会上笼的。所以睡觉应排除一切干扰，不要考虑一切问题。若思想一时静不下来时，把自己引入玩的幻境，玩能忘记一切，玩玩（古谓“游魂”）自然会入眠。若是心理原因不能入睡，如疼痛不舒，应排除不利因素及对症治疗。

尚氏曾患有哮喘，对灰尘、煤烟都过敏。早起后或入睡前都

将被单拿到外面抖一抖灰尘，家里的煤炉只能放到室外烧，以防引发哮喘。

他每天早晨6（夏季）至7（冬季）时起床，晚上11时左右上床。中午休息1至1.5小时，其他时间都不睡觉，因“久卧伤气”。无事可看看电视，听轻音乐，或散步。总之，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五）药养

尚氏不迷信补药，他受民间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药补不如食补”，“人是铁，饭是钢”。人若不能吃饭，把补药当饭吃，结果补药要吃人的。他在山上采药时，发现很多长寿老人，从不吃药，身体健壮，照样长寿。因此尚氏很少吃补药。但在身体衰弱时，适当用些补药，以调整生理功能，还是应当的。

尚氏对常见病重在预防，如果发病，用一些普通的药物治疗，重病则住院治疗。他年轻在农村时，患过痢疾、肺气肿等病。50岁至60岁时又患了高血压，后来又患严重颈椎病。这些疾患，他都采用适当的治疗和保养方法对付了。1973年他在铜陵带教实习时，由于工作太忙，加之常年累月的辛劳，终于把身体搞垮，后经过两年多的卧床休息和治疗，又恢复了健康。

尚氏喜欢饮糖水，民间有“常年食蜂蜜，可除慢性疾”之说。他又喜欢吃豆腐，因豆腐中含钙质多。常言道：“每餐食中钙质添，腰壮骨硬牙齿坚”。

（六）房事

尚氏是一位事业型人物，一生中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本草文献研究中，没有很多的精力从事性生活。他每天晚上都伏案辛劳到半夜，所以房事较少。从50岁始，就与老伴分房住，至今仍是如此。因为他每晚都开灯写作，而他夫人却要关灯睡觉，为了互不影响，也只好如此办了。再者他每天工作繁忙，精力已不够

用，也就没有多大性欲了。常言道：“男女房事注意节，双方健康活百年。”尚氏今年已 90 岁了，身体各方面基本正常，身高 162 公分，体重 56 公斤，呼吸脉搏均正常，血压及五脏六腑功能基本正常，记忆力尚可。他夫人也健康。

总之，尚氏按照《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之言，尽量防止“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并“不妄作劳”，一切活动从自己能耐受为宜，超出自己耐受的活動即停止。他曾患过白内障初期，视力极差，不能持续较长时间看书写字，一般半小时须休息一会儿，否则头昏脑胀，两目昏花，如布蒙眼。他只能戴着老花眼镜看 5 号字体的文章。但他现在还不肯休步，还在为本草文献事业发挥余光。他的孩子也叹道：“父亲这么多年来太苦了”！

我们的前辈，尊敬的老师，愿您健康和幸福！

编 后 语

从本草文献研究和辑复亡佚本草数量的角度来讲，尚志钧先生可称为中国第一人，世界第一人。因古今中外至今还没有以一个人的力量辑复了这么多亡佚本草的学者。当然，在中医文献学研究领域中，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也是顶尖级人物，他主编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敦煌古医籍考释》及《神农本草经辑注》等都是惊世之作。但马氏对医、药、方各方面的中医文献都进行研究，而尚氏却专攻本草文献。

大家都明白一个哲理是：金无足赤，事难完美，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所以尚先生也会出现“一失”之憾。如他辑复的《名医别录》，笔者就未敢苟同。再者，校点的《证类本草》和辑复的《新修本草》及《补辑肘后方》等书，也有断句欠妥及存有疑义之处。我与尚老师之交已有 20 多个春秋，深知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因实事求是学问人的本色。

尚志钧教授虽然在本草文献中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但其工作并未完结，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需要有更多有志者到这一领域来继续探索钻研。尚老也希望有更多更优秀的接班人。

本草權論

王林生 著

序

余6岁时，望着父亲将祖父留下的很多医学古籍及一些儒书用箩筐挑去上交街道居委会，心中无任何感悟，只知母亲阻止未成。此事过10年后，小青年的余才知惋惜，父亲同样也悔之晚也。尔后，父亲陆续订阅《上海中医杂志》和《浙江中医杂志》等多种医学期刊。受父亲影响，余也对中医药感兴趣，并不断购阅医药书籍，至今已40余载。想来比父亲当时上交的书还多了。

余15岁开始拜师访友，广交民间医药人士及江湖艺人。当时70岁左右的谢彤云老妇人，三寸金莲，立正式的站着（未下桩），用一只手抓住余的一只手，叫余用力争脱，小青年的余怎么用力也争不脱手，她却一丝不动，可见其功非浅。

陈美庭老人，当时年近70，跑江湖一世，因为年老而落脚于本县安身。江湖中传说的12碗水，他已全学得。出师那天，他用菜刀往自己前额头一砍，师傅给他将刀取下，他用一点水于掌中，往头上伤口处一抹，无半点血迹，师傅宣告他出师。此事余虽非亲见，却见他头上确实留有一道刀痕（刀伤处皮肤与正常皮肤色泽有别，伤口皮肤色白）。他的右小腿也留下多道刀伤痕，是他与朋友喝酒时，为了显示他封血水的神效而自己用马刀砍的。可惜这些绝技他决不传人，他也无子女。

陈美庭老人年少时父母双亡，留下50亩良田，他全都用于访师拜友，后来浪迹江湖。他满身技艺，能认识很多中草药。又爱玩蛇，夏天气温高，他将一条小蛇盘成圈放在斗笠内，戴在头上防热。他常给别人治病，尤善于治疮疡肿毒、毒蛇伤和跌打损伤。他讲的很多药名，当时虽未找到药物，后来余在文献中多能

查到。他上山采药常备的用具是挖耳子（挖锄）、开山子（斧头刀）、挂桩子（绳子）和稳根子（草鞋）。上山时只能讲这些用具的密语，不能直称其名，这是师传的江湖用语。

1968年夏季召开的全县中草药医药工作人员会议，余以识药之多而显名于本县医药界。这方面与陈老对余的启蒙识药是分不开的。几十年来，余采药上过多座高山，先后有研究生6批7人和各地专家学者多人到溆浦找余，帮助他（她）们上山采集药物及标本。余也从事过临床治疗和制药工作，后又从事多年专业教学。这本小册子，就是余多年来撰写的学术文章。其中大部分已在杂志中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中交流。近10年来由于经济情况，有些近作未能发表，这里一并印出。

拙作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为本草鼎新，收文14篇，第二部分为本草证伪，载文18篇，计32篇。若其中的内容对同仁有点参考意义的话，余也就不算枉费时力。拙作名为《本草榷论》，是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个人的见解是有限的，因此很多论点希望得到同仁商榷和指正。

2008年6月2日于湖南溆浦县城

目 录

序	(185)
一、本草鼎新	(189)
1. 化学与中药	(189)
2. 齐墩果酸及含该成分的野生植物	(195)
3. 齐墩果酸及含该成分的野生植物 (续)	(199)
4. 绞股蓝知识问答	(203)
5. 适应原药与适应病	(205)
6. 经典药理学	(211)
7. 药用动植物拉丁学名的知识	(221)
8. 《本草经》的药物分类统计《摘要》	(230)
9. 民间伤药拔地麻、八厘麻及祖师麻	(232)
10. 《全芳备祖》中的本草内容	(234)
11. 《雷公炮炙论》三种辑本简介	(235)
12. 中药归经理论初探	(240)
13. 岩白菜素及含该成分的植物	(248)
14. 槐木皂甙成分的提取及其甙元分离	(250)
二、本草证伪	(255)
1. 绞股蓝、绞股兰及锥形果是三种不同的植物	(255)
2. 《本草经》的药物拉丁学名问题	(259)
3. 评《吴普本草》佚文“仅存药名者21种”之说	(263)
4. 《吴普本草》王氏辑本问题的考察	(265)
5. 《本草纲目通释》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问题	(268)
6. 唐代《新修本草》不是一部药典	(270)

7. 《本草图经》两种辑本评论质疑	(274)
8. 评《中华药海》	(281)
9. 《本草经义疏》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商榷	(286)
10. 时珍文学造诣深 校者未解《纲目》谜	(289)
11. 《补辑肘后方》中的疑义	(292)
12. 《新修本草》辑本的银屑条文断句有误	(294)
13. 《名医别录》与《本草经集注》两辑本勘比及质疑	(296)
14. 《证类本草》校点本的甘蕉根条文断句有误	(299)
15. 对《中草药鉴别与验方精选》的药物鉴别管窥 ...	(300)
16. 《本草和名》中的异体字	(302)
17. 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303)
18. 中药数量的单位是否可用“种”表示	(307)

一、本草鼎新

这里收学术文章 14 篇，主要是介绍基础知识，也有实验研究文章和教学笔记等内容。

1. 化学与中药

一个新的中药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多种科学知识，才能干好本职工作。过去的药工多是学徒出身，掌握的技艺都是传统的旧方法，很难适应新的要求。如某地有一位老药工，药材部门进来一批黄芪，他凭老经验鉴定这批黄芪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动植物知识，对多基原品种缺乏了解所致。《中国植物志》42 卷收载的黄芪就有 200 多种，《中药志》第二册收了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二个正品外，还附了 3 个供药用的黄芪品种（金翼黄芪、多花黄芪和梭果黄芪）。又如某医药单位存放的女贞子表面起了一层白霜，他们认为是霉变而将其丢弃。女贞子表面的这层白霜疑是所含的齐墩果酸成分的析出，不应当作霉变而将药材丢弃。这是药工缺乏中药化学知识所致。

传统医药越来越遭冷淡，就是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同步前进所致。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作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作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

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传统医学不也走过这样的路吗？一本《黄帝内经》，一本《伤寒论》，所谓四大经典，其注校本难道还少吗？结果如何？几千年的医学，到今天还是“三个指头一支笔，针灸火罐无仪器”！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拙文中药与化学是 1989 年我在本校中药班的一次讲稿，后略作增修。因属基础知识，所以也未外投。余才疏学浅，不当之处望同仁教正。

1. 化学与中药成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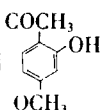
中药对人体所呈现的特殊药理作用，是通过其含有的化学成分而产生的。因此，在《中药学》中，一味中药常注明所含的化学成分。如牡蛎含有碳酸钙，黄芪中含硒，麻黄含生物碱，人参中有皂甙成分。要认识这些成分的化学性质，就要有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知识。化学与中药成分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帮助认识中药化学成分 中药所含的化学成分有两类，一为无机成分，如 K（钾）、Na（钠）、Ca（钙）等无机元素和碳酸钙、硫酸钠、硅酸镁等无机盐类；另一类是有机成分，如生物碱、甙、醛等。矿物类中药都含无机成分，植物及动物类药物主含有机成分（动物骨类药主含无机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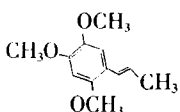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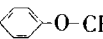
1.1.1 认识中药无机成分 中药滑石含硅酸镁 $\text{Mg}_3(\text{Si}_4\text{O}_{10})(\text{OH})_2$ 或 $3\text{MgO} \cdot 4\text{SiO}_2 \cdot \text{H}_2\text{O}$ ，氧化铝 Al_2O_3 等成分，前者属于无机盐类，后者是氧化物。滑石还含有 K（钾）、Si（硅）、Fe（铁）、Ti（钛）、Zr（锆）、Ca（钙）、Ba（钡）、Mn（锰）、Y（钇）、Rb（铷）、Sr（锶）、Nb（铌）、Zn（锌）、Ga（镓）、Cu（铜）等 10 多种元素。生石膏主含硫酸钙 $\text{C}_2\text{SO}_4 \cdot 2\text{H}_2\text{O}$ ，属无机盐类。此外还含有 Fe^{++} （铁离子）、 Mg^{++} （镁离

子), 两者都是两价阳离子。铜绿中的碱式碳酸铜 $\text{CuCO}_3 \cdot \text{Cu}(\text{OH})_2$ 也是无机盐, 由于它分子中除了有金属铜原子和碳酸根外, 还保留有氢氧根, 这样的盐就是碱式盐。代赭石中的三氧化二铁 Fe_2O_3 是氧化物。朱砂中的硫化汞 HgS , 自然铜中的二硫化铁 FeS_2 都是硫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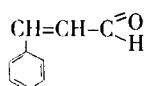
1.1.2 认识中药有机成分 白果含的抑菌成分银杏醇结构式是 $\text{CH}_3(\text{CH}_2)_{18}\cdot\underset{\text{OH}}{\text{CH}}\cdot(\text{CH}_2)_8\cdot\text{CH}_3$ 由于其碳链第 10 个碳原子上有一个

羟基, 所以它是醇类化合物。丹皮中的抗菌、镇痛成分丹皮酚, 其分子中有一个酚羟基, 如 。因这个羟基是与芳烃苯环

上的碳原子结合 (即羟基替换苯环上的氢原子), 所以丹皮酚是酚类化合物。菖蒲含有镇静、解痉及降压成分细辛醚, 结构式为

 , 分子中的  是醚的结构形式, 所以属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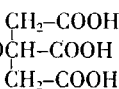
类化合物。这种醚是芳香醚, 又是混合醚。桂皮醛是桂皮的解

热、镇静及抑菌成分, 结构式为:  , 由于分子中有原

子团 $\text{C}=\overset{\text{O}}{\text{H}}$, 称醛基, 因此是醛类物质。香薷酮  是香薷的抑

菌成分, 由于分子有 $>\text{C}=\text{O}$ 基团, 称为酮基, 故属酮类化合物。玄参中的桂皮酸有升高白细胞及抗菌作用, 结构式为

 ; 北五味子的枸橼酸为抗凝、解碱中毒的成分, 结

构式是 。从桂皮酸及枸橼酸的结构式中可以看出,

两者都有 $-\text{COOH}$ 这个羧基原子团，所以它们都是酸类化合物。不同的是前者为芳香族有机酸，后者是脂肪族有机酸。薏苡仁中

的抗癌成分薏苡酯的结构式是 $\begin{array}{c} \text{CH}_3 \\ | \\ \text{HCOOC}(\text{CH}_2)_9-\text{C}=\text{C}-(\text{CH}_2)_3\text{CH}_3 \\ | \quad \quad \quad | \\ \text{H} \quad \quad \quad \text{H} \\ \text{HCOOC}(\text{CH}_2)_7-\text{C}=\text{C}-(\text{CH}_2)_3\text{CH}_3 \\ | \quad \quad \quad | \\ \text{CH}_3 \quad \quad \quad \text{H} \end{array}$ 其分子中

有 $-\text{C}(=\text{O})-\text{H}-\text{C}-$ 结构，这是由羧酸分子中的酰基 $-\text{C}(=\text{O})-$ 与醇分子中的烃氧基 $\text{C}-\text{O}-$ 结合而成的一类物质，称为酯。石斛中的止痛退热成分石斛碱是一种生物碱，由于分子中含有氮原子，而氮原子上的未用电子对（三 N:）能吸引质子 H^+ ，所以是一种碱，如石斛

碱的结构式 $\begin{array}{c} \text{H} \\ | \\ \text{N} \quad \text{CH}_3 \\ | \quad | \\ \text{CH}_3 \quad \text{H} \quad \text{O} \quad \text{H} \\ | \quad | \\ \text{CH}_3 \quad \text{CH}_3 \end{array}$ 。水杨甙是垂柳的解热、镇痛及健胃的有效成分，它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和水杨醇（甙元）缩合而成的，

结构式为： $\begin{array}{c} \text{CH}_2\text{OH} \quad \text{CH}_2\text{OH} \\ | \quad \quad | \\ \text{O} \quad \quad \text{O} \\ | \quad \quad | \\ \text{HO} \quad \quad \text{OH} \end{array}$ 由糖分子中的环状半缩醛上的羟基和

非糖化合物分子中的羟基失去一分子水缩合而成的环状缩醛衍生物，就是甙类物质。

1.2 利于中药成分的研究 研究一种中药所含成分，不仅要具有无机化学及有机化学知识，分析化学知识在这方面更重要。检识是探知中药成分如第一步，尔后再进行提取分离其单质。

1.2.1 化学与中药成分检识 酚类化合物分子中的酚羟基可被氧化成醌或其芳香化合物能与重氮盐偶合而呈色。利用这些化学性质可对中药的酚性成分进行定性试验。如徐长卿中的丹皮酚与三氧化铁试剂的呈色反应。三萜类化合物是由 30 个碳原子

为基本骨架的化学成分，它与醋酐和硫酸会呈色反应，这种反应在分析化学中称里伯曼（Lieberman）反应。如女贞子的成分齐墩果酸的里伯曼反应呈粉红或紫色。湖南连翘中的槲皮素是黄酮类成分，与锆和柠檬酸在甲醇液中能呈鲜黄色反应，这是因为3位上的羟基与锆产生螯合物所致。野菊花黄酮上的5位羟基也能与锆产生螯合物而呈鲜黄色。生物碱由于分子中的氮原子而呈碱性，可与试剂生成盐、复盐、络合物或加成物而沉淀，通常利用这些化学现象检识中药生物碱成分。层析是分析化学常用的一种检识方法。有机酸类成分在层析板上常出现斑点拖尾，这是由于有机酸的离解所致，即有机酸不仅以分子态存在，而又有离子态。如将有机酸制成铵盐，可避免拖尾现象。或加入挥发性较高的酸也可控制有机酸的离解，而消除层析板上斑点拖尾现象。

1.2.2 化学与中药成分的提取和分离 在提取中药成分的方法中，溶剂提取法最常用。由于溶剂的极性对中药成分的溶解度有关，故选择极性相近的溶剂对成分的提取很重要。极性较大的会对盐类（如生物碱盐）溶解度大，多元醇对糖类、鞣质等成分的溶解度较好，甲醇和乙醇对生物碱、甙元、有机酸等成分较适宜，乙醚适于酯类、挥发油等成分的提取。所谓“相似相溶”，是指溶剂与溶质的极性对应关系而言。

根据中药成分的不同性质，可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中药的内酯成分虽不溶于水，但在碱性水液中加热就会以羟基酸的碱金属盐形式而溶解，若酸化后羟基酸又会游离出来，易于内酯化的立即脱水而形成内酯。可利用这一化学性质进行内酯成分提取。游离生物碱在水中不溶，但可溶于有机酸的稀溶液中，经碱化又可使其游离出来，通过醚振摇将游离碱转溶于醚中。提取生物碱成分常采用这一方法。甙类成分在乙醇、甲醇、水等极性溶剂中溶解，如加温则溶解度增大，可采用萃取法、沉淀法或吸附法与

其它成分分离。甙由于是糖与甙元的缩合物，经酸水解后可生成糖和甙元，利用这一性质可从甙中分离得到甙元。中药挥发油成分具有挥发性，根据其特性常用蒸馏法提取。

2. 化学与中药药理作用的关系

中药的药理作用是其所含的化学成分产生的。中药所含的化学成分在质或量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药理作用。有些中药的药理作用是所含某种成分产生的，有些则是所含多种成分的复合作用。

2.1 化学成分与中药的作用 杏仁与贝母都是化痰止咳药。杏仁含有苦杏仁甙成分，苦杏仁甙在体内分解成氢氰酸，对呼吸中枢呈镇静作用，使呼吸中枢趋于安静而产生镇咳平喘作用。贝母含有贝母碱，对扩张支气管平滑肌而产生止咳作用。龙葵在民间作清热、镇痛药，全株中含有澳洲茄碱，水解后产生的澳洲茄胺是其有效物质。民间伤药仙桃草含有的木犀草素有促凝血作用，是仙桃草治外伤出血的有效成分。苦丁茶是一种保健品，其中所含的洋丁香酚甙有加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记忆功能的作用，是苦丁茶保健的有效成分。裂叶苣荬菜是民间治肝炎的药物，全草中含有的肌醇和 D - 甘露醇是其有效的成分。夹竹桃的强心作用与其含有甙类成分如黄夹次甙 B 是分不开的。

2.2 化学成分有助发现中药新用途 牡蛎含碳酸钙 80% 以上，过去多用作镇静和制酸药，用于溃疡病。后发现牡蛎含有中性多糖，有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葛根过去作解热药用。后发现泰国葛根含有雌激素，这是当地人作返老还童药用的有效成分。千层塔在民间作伤药用，后发现全草含有的石杉碱 A 和 B 有提高学习记忆的功能，可用于老年记忆力差及重症肌无力。墨水是清热凉血药，民间用于治疗鼻衄。后发现所含的蟛蜞菊内酯有抗

肝毒活性。

此外，中药化学还涉及到制剂、炮炙、贮藏、栽培采收等多方面，可参考有关专著，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1. 《中草药杂志》
2.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3. 《国外医学植物药分册》
4. 《中国中药杂志》
5. 林启寿.《中草药成分化学》.1977 科学版
6. 日本·刈米达夫.《植物化学》.1985 科学版
7. 西德·H·瓦格纳等.《生物活性天然产物》.1981 科学版
8. 中科院北京植研所植化室.《植物化学译文集》.1975 科学版
9. 江纪武等.《植物药有效成分手册》.1986 人卫版
10. 柯铭清.《中草药有效成分理化与药理特性》.1979 湘科技版
11. 刘寿山.《中药研究文献摘要》.2-4, 1979-1992 科学版
12. 刘嘉森.《中药研究文献摘要》.5, 1993 医药科技版

2. 齐墩果酸及含该成分的野生植物

近年来，齐墩果酸是作为一种抗菌、消炎及治疗急、慢性肝炎病的新药，投入临床应用后已受到较广泛的重视。目前，齐墩果酸主要是从中药女贞子中提取。但在很多野生植物体中也含有该成分。本文将资料较为齐全的 62 种植物列表介绍，以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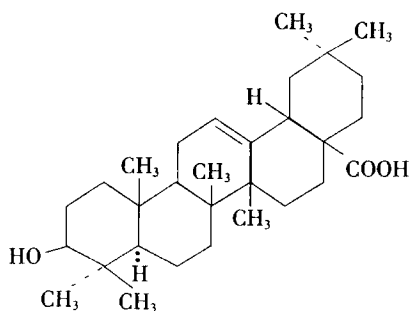
一、齐墩果酸的来源

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由于最早从油橄榄 (齐墩果 *Olea europaea* L.) 的叶中提得该成分，故得名。

齐墩果酸是一种在许多植物中较常见的成分，如在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獐牙菜属 (*Swertia*)、铁青树属 (*Olex*)、木通属 (*Akebia*) 和铁线莲属 (*Clematis*) 的一些植物体中已分离而获得 (见附表)。它是以单体或结合成甙的形式存于植物体中。从齐墩果酸单体而言，在植物体中的含量为 0.2%~4%。如从藏茵陈 (*Swertia mussotii*) 全草中提取得率为 0.46%；在雪胆 (*Hemsleya amabilis*) 的块根中的得率为 2.5%~4%；我们曾从本地野生植物楸木 (*Aralia chinensis*) 的根皮 (春季萌芽时采集) 中提得甙元齐墩果酸，得率为 0.937%。

二、齐墩果酸的理化性质

齐墩果酸是一个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属于 β -香树脂醇型 (见结构式)。分子式： $C_{30}H_{48}O_3$ 。分子量：456.71。熔点：310℃。比旋度 $[\alpha]_D^{20} +83.3^\circ$ ($C=0.6$ 氯仿)。齐墩果酸的精制品为洁白色针状结晶。不溶于水，可溶于乙醚、丙酮和氯仿等有机溶剂，易溶于沸乙醇中。对酸、碱不稳定。



附表 含齐墩果酸成分的植物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单体或貳	植物部位
桑寄生	桑寄生科	<i>Viscum coloratum</i> (kom.) Nakai	单体	枝叶
枫香寄生	"	<i>V. articulatum</i> Burm. f.	"	枝叶
关木通	马兜铃科	<i>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i> kom.	貳	茎
地肤子	藜科	<i>Kochia scoparia</i> (L.) Schrad.	单体	果实
刺苋	苋科	<i>Amaranthus spinosus</i> L.	貳	根
怀牛膝	"	<i>Achyranthes bidentata</i> Blume	"	种子
土牛膝	"	<i>A. aspera</i> L.	"	根、种子
柳叶牛膝	"	<i>A. longifolia</i> Mekino	"	"
美商陆	商陆科	<i>Phytolacca americana</i> L.	"	"
十蕊商陆	"	<i>P. dodecandra</i> L.	"	"
虎掌草	毛茛科	<i>Anemone rivularis</i> Buch. et Ham.	"	"
威灵仙	"	<i>Clematis chinensis</i> Osheck	"	"
女娄	"	<i>C. apiifolia</i> DC.	"	"
三叶木通	木通科	<i>Akebia trifoliata</i> (Thunb.) koidz.	"	茎
木通	"	<i>A. quinata</i> (Thunb.) Decne.	"	"
长序木通	"	<i>A. langeracemora</i> Matsum	"	"
景天三七	景天科	<i>Sedum aizoon</i> L.	单体	全草
山楂	蔷薇科	<i>Crataegus oxyacantha</i> L.	"	果实
枇杷叶	"	<i>Eriobotrya japonica</i> (Thunb.) L.	"	叶
木瓜	"	<i>Chaenomeles lagenaria</i> (Loisel.) koidz.	"	果实
地羊鹊	豆科	<i>Lotus corniculams</i> L.	"	全草
救必应	冬青科	<i>Ilex rotunde</i> Thunb.	"	种子
龙脑香	龙脑香科	<i>Dryobtanops aromatica</i> Gaertn. f.	"	树脂
岗稔	桃金娘科	<i>Rhodomyrtus tomentosa</i> (Ait.) Hassk.	"	茎
丁香	"	<i>Syzygium aromaticum</i> (L.) Merr. et Perry	"	花
细叶野牡丹	野牡丹科	<i>Melastoma intermedium</i> Dunn.	"	茎、叶
柳兰	柳叶菜科	<i>Chamaenerion angustifolium</i> (L.) Scop.	"	叶
通脱木	五加科	<i>Tetrapanax popyriferum</i> Osheck	貳	根、叶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单体 或贰	植物 部位
刺五加	"	<i>Acanthopanax senticosus</i> (Rupr. et Maxim.) Harms	"	叶
楸 木	"	<i>Aralia chinensis</i> L.	"	根
刺老鸦	"	<i>A. elata</i> (Miq.) Seem	"	"
人 参	"	<i>Panax ginseng</i> C. A. Mey.	"	"
竹节人参	"	<i>P. japonicum</i> C. A. Mey.	"	根、茎
花旗参	"	<i>P. quinquefolium</i> L.	"	根
圆叶柴胡	伞形科	<i>Bupleurum rotundifolia</i> Fisch.	单体	茎
山茱萸	山茱萸科	<i>Cornus officinalis</i> Sieb.	单体	果皮
鹿寿草	鹿蹄草科	<i>Pyrola japonica</i> klenze et Alef.	"	叶
黄花万病草	杜鹃花科	<i>Rhododendron chrysanthum</i> Pallas	"	"
迎红杜鹃	"	<i>R. mucronulatum</i> Turcz.	"	枝、叶
满山红	"	<i>R. dahuricum</i> L.	"	"
南烛花	"	<i>Lyonia ovalifolia</i> (Wall.) Druda	"	花
柿 蒂	柿科	<i>Diospyros kaki</i> L. f.	"	果蒂叶
连 翘	木犀科	<i>Forsythia suspensa</i> (Thunb.) Vabl	"	果皮
女贞子	"	<i>Ligustrum lucidum</i> Ait.	"	果实
藏茵陈	龙胆科	<i>Swertia mussotii</i> Franch	"	全草
青叶胆	"	<i>S. mileensis</i> T. N. He et W. L. Shi spnv.	"	"
当 药	"	<i>S. japonica</i> Makino	"	"
夹竹桃	夹竹桃科	<i>Nerium indicum</i> Mill.	"	叶
小花牛舌草	紫草科	<i>Anchusa officinalis</i> L.	贰	全草
欧夏枯草	唇形科	<i>Prunella vulgaris</i> L.	贰	"
麝香草	"	<i>Thymus vulgaris</i> L.	单体	"
蛇百子	"	<i>Hyptis suaveolens</i> P.	"	根
大叶车前	车前草科	<i>Plantago major</i> L.	"	全草
水杨梅	茜草科	<i>Adina rubella</i> (Sieb. et Zucc.) Hance	"	花果序
伞房花耳草	"	<i>Hedyotis corymbosa</i> (L.) Lam.	"	全草
白花蛇舌草	"	<i>H. diffusa</i> Willd.	"	"
鸡屎藤果	"	<i>Paederia scandens</i> (Lour.) Merr.	"	果实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单体或貳	植物部位
黄花败酱	败酱科	<i>Patrinie scabiosaefolia</i> Fisch.	貳	根
雪胆	葫芦科	<i>Hemsleya amabilis</i> Diels	"	块根
大籽雪胆	"	<i>H. macrosperma</i> C. Y. Mu	"	"
曲莲	"	<i>H. henryi</i> Cogu.	"	"
木鳖子	"	<i>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i> (Lout.) Spr.	单体	种子

(此文原载《野生植物研究》3: 4, 1984)

3. 齐墩果酸及含该成分的野生植物 (续)

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存在于多种植物体。据资料: 已发现 37 科 63 属 125 种植物体含有该成分。前报 (《野生植物研究》1984 年第 3 期) 已介绍了齐墩果酸的来源、理化性质及 62 种含该成分的植物。本文介绍齐墩果酸的检验方法、药理作用及另 63 种含该成分的植物。

齐墩果酸的检验方法:

1. 性状: 为白色针状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无臭、无味。
2. 比旋度: 准确称取样品, 加氯仿制成每毫升含 6 毫克的溶液, 依照 1977 年版药典第一部附录第 31 页的方法测定, 按干品计算, 比旋度为 83.3° 。

3. 鉴别

①颜色反应: 取少量样品置试管中, 加醋酐 1 毫升, 微使溶解, 沿管壁滴入少量硫酸呈紫红色。

②薄层层析: 取样品加等量乙醇, 制成每毫升中含 1 毫克的溶液, 点于硅胶 G 薄层板上, 以氯仿 + 丙酮 (10 : 1) 展开, 喷 5% 磷钼酸乙醇溶液显色, 除主斑点外, 不得显其它斑点。若以石油醚 + 氯仿 + 醋酸 (10 : 10 : 2) 展开, 用氯磺酸 + 醋酸 (1

: 2) 显色, Rf 值约为 0.6。

4. 含量测定: 称取样品 150 毫克, 加乙醇 20 毫升, 苯 5 毫升, 微热溶解, 加酚酞指示液 3 滴, 用 0.05N 乙醇制成的氢氧化钾液滴定, 并作空白试验校正, 即得 (每毫升 0.05N 乙醇制成的氢氧化钾溶液相当于 22.84 毫克的 $C_{30}H_{48}O_3$)。

齐墩果酸的药理作用:

1. 抗菌: 齐墩果酸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痢疾杆菌及伤寒杆菌等多种革兰氏阳、阴性细菌有抑制作用。

2. 抗炎: 对实验性关节炎有抑制作用。能预防和治疗胶原病。

3. 有强心、利尿、杀精子及抑制 S-180 肿瘤的作用。

4. 毒性: 动物试验未见明显不良情况发生。

含齐墩果酸成分的植物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存在形式	植物部位
阳铁青树	铁青树科	<i>Olax andronsis</i> Bak.	貳	全株
无毛铁青树	"	<i>O. glabriflora</i> P. Dangny	"	"
鹦鹉铁青树	"	<i>O. psittacorum</i> Vahl	"	"
白果槲寄生	桑寄生科	<i>Viscum album</i> L.	单体	树叶
菠 菜	藜 科	<i>Spinacea oleracea</i> L.	貳	
瞿 麦	石竹科	<i>Dianthus superbus</i> var. <i>longicalycinus</i>	"	全株
驴蹄草	毛茛科	<i>Caltha palustris</i> L.	"	根
钝裂银线莲	"	<i>Anemone obtusiloba</i> D. Don	"	
两头尖	"	<i>A. raddeana</i> Regel	"	根茎
朝鲜白头翁	"	<i>Pulsutilla cernua</i> Bertht. et Opiz.	单体	"
卵叶柱果铁线莲	"	<i>Clematis uncinata</i> var. <i>ovatifolia</i>	"	根
异女娄	"	<i>C. apiifolia</i> var. <i>bitermata</i>	"	"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存在形式	植物部位
三花铁线莲	"	<i>C. terniflora</i> DC.	"	"
辣蓼铁线莲	"	<i>C. terniflora</i> var. <i>mandshurica</i> Ohwi	"	"
杨桐	"	<i>C. japonica</i> Thunb.	"	"
转子莲	"	<i>C. patens</i> Morr. et Decne	"	"
直立铁线莲	"	<i>C. stans</i> Sieb. et Zucc	"	"
日本铁线莲	"	<i>C. stans</i> Sieb. et Zucc. var. <i>austro-japonensis</i> Ohwi	"	"
黄药子	"	<i>C. paniculata</i> Thunb.	"	"
小木通	"	<i>C. armandii</i> Franch.	"	"
山木通	"	<i>C. paroliniana</i> Franch.	"	"
范氏木通	"	<i>C. gouriana</i> Roxb.	"	"
六叶野木瓜	木通科	<i>Stauntonia hexaphylla</i> Deene.	"	根
日本水杨梅	蔷薇科	<i>Geum japonicum</i> Thunb.	"	全株
榼藤子	豆科	<i>Entada phascoloides</i> Merr.	貳	树皮
	"	<i>Tetrapleura tatrara</i> Taub	"	果
大枣	鼠李科	<i>Ziziphus jujuba</i> Mill.	单体	树皮、根皮
蔓胡颓子	胡颓子科	<i>Elaeagnus glabra</i> Thunb.	"	茎
黄毛櫟木	五加科	<i>Aralia deccisnoana</i> Benth.	貳	根皮
长柏櫟木	"	<i>A. continentalis</i> Kitag.	"	根
远东櫟木	五加科	<i>A. schmidtii</i> pojark	貳	根
大星芹	伞形科	<i>Astrantia major</i> L.		叶根
本都山杜鹃花	杜鹃花科	<i>Rhododendron ponticum</i> L.	单体	枝叶
	"	<i>R. kotschyi</i> Simk.	"	"
亚当斯氏杜鹃花	"	<i>R. adamsii</i> Rehd.	"	"
辛伯楷氏杜鹃花	"	<i>R. schlippenbachii</i> Maxim.	"	"
堪察加杜鹃花	"	<i>R. camtschaticum</i> Pall.	"	"
黄花杜鹃花	"	<i>R. luteum</i> Sweet.	"	"
	"	<i>R. ungeri</i> Trautv.	"	"
	"	<i>R. tschonoskii</i> Maxim.	"	"
高加索杜鹃花	"	<i>R. caucasicum</i> Pall.	"	"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存在形式	植物部位
小叶杜鹃花	"	<i>R. parvifolium</i> Adams.	"	"
福雷氏杜鹃花	"	<i>R. fauriei</i> Franch.	"	"
牛皮杜鹃花	"	<i>R. aureum</i> Georgi.	"	"
防风杜鹃花	"	<i>R. ledebourii</i> Pojark.	"	"
	"	<i>R. sichotense</i> Pojark.	"	"
金钟花	木犀科	<i>Forsythia viridissima</i> Lindley	"	果
柃 树	"	<i>Osmanthus heterophyllus</i> P. S. Dren	"	叶
日本女贞子	"	<i>Ligustrum japonicum</i> Thunb.	"	果
星秀花	龙胆科	<i>Gentiana rhodantha</i> Franch.	"	全草
滇漳牙菜	"	<i>Swertia mileensis</i> T. N. He et W. L. Shi	"	"
绒毛大青	马鞭草科	<i>Clerodendrum tomentosum</i> R. Br	"	茎
显脉香茶菜	唇形科	<i>Rabdosia nervosa</i> C. Y. Wu et H. W. Li	"	茎叶
毛果香茶菜	"	<i>R. trichocarpus</i> Kudo	"	"
皱叶香茶菜	"	<i>R. rugosus</i> G. Murata	"	"
毛叶香茶菜	"	<i>R. japonica</i> Hara	"	叶
大萼香茶菜	"	<i>R. macrocalyx</i> Kudo	"	茎
单茎爵床	爵床科	<i>Justicia simplex</i> D. Don	貳	全草
黄盆花	川续断科	<i>Scadiosa ochroleuca</i> L.	"	"
	"	<i>S. soogorica</i> Schrenk	"	根
羽叶蓝盆花	"	<i>S. bipinnata</i> C. Koch	"	全草
中华雪胆	葫芦科	<i>Hemsleya chinensis</i> Cogn.	"	块根

(此文原载《中国野生植物》4: 12, 1987)

4. 绞股蓝知识问答

一、近年来报刊杂志中介绍的绞股蓝和绞股兰是不是同一种药物？

答：近年来报刊杂志中介绍的绞股蓝和绞股兰都是指葫芦科植物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Msk. 绞股兰这一名称本是葡萄科植物乌敛莓 *Cayratia japonica* Gagn. 的异名。有些学者在介绍绞股蓝时，将绞股蓝写为绞股兰，有的则用锥形果的名称。为此笔者曾以“绞股蓝、绞股兰及锥形果是三种不同的植物”为题着重论述过这一问题（见《中国野生植物》1986. 1：21 ~ 24），但至今仍有将绞股蓝写为绞股兰的，有的报刊在同一版中有“绞股蓝”和“绞股兰”两个标题，这就会使一些人误认为它是不同的两种植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撰稿人误将“兰”作为“蓝”的简化字使用从而将绞股蓝写为绞股兰。实际葡萄科的绞股兰与葫芦科的绞股蓝的功能作用不同，绞股兰还有毒，不能作绞股蓝用。因此不能将绞股蓝写为绞股兰，以免因药名混乱而引起药物品种混淆。

二、绞股蓝是怎么发现的？

答：绞股蓝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野生小草，从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医疗价值，所以在一些医药专著中很少记载。绞股蓝的发现与人参这味中药有关。因为人参有很好的医疗效果，是一种价格昂贵的药物，加之产量有限而需求量很大，因此，寻找人参代用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日本德岛文理大学药学系的主任、竹本常松教授发现绞股蓝含有的一些甙类成分与人参皂甙相同，从而使这种野草变成了“宝”，绞股蓝的身价因此也倍增。

三、绞股蓝有哪些医疗作用？

答：竹本教授第一次报导绞股蓝的成分研究是 1977 年，至

今已从绞股蓝中发现了 70 余种甙类成分，其中有 15 种成分为人参皂甙。所以是一种有重要医疗价值的药物。绞股蓝的主要作用是抗癌及适应原样作用。已证明它对胃，肝，直肠，子宫等部位的癌细胞有抑制作用。能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增加耐受力及提高记忆力。此外还有治疗偏头痛、肝炎、肾盂炎、胃肠炎、支气管炎等疾病的作用。并将成为人参的代用品。

四、绞股蓝的经济价值如何？

答：绞股蓝不仅供药用，还是一种较好的保健饮料。日本人将绞股蓝做成各种保健食品或制成茶饮用，有强壮保健的作用。国内已用绞股蓝为原料制成名为“古兰可乐”的保健饮料。国家科委已将绞股蓝列为“星火计划”中待开发的名贵药物。日本希望从我国大量进口绞股蓝。国内已开始收购，一级品每公斤 5 元。亩产年收入约为 1500 元左右。

五、绞股蓝有哪些别名？

答：绞股蓝在我国又称七叶胆、小苦草、公罗锅底、白根连、野丝瓜藤。日本人称它为甜茶蔓、甜茶棵等。

六、绞股蓝有哪些特征？怎样识别？

答：绞股蓝是一种草质藤本植物，具卷须；鸟足状叶，小叶有 3 枚、5 枚、7 枚者；单性花，雌雄异株：3 叶者多为雌株，5~7 叶者多为雄株。8~9 月间开黄绿色小花，萼及花冠均为 5 裂；9~10 月果实成熟，球形，大如豆，黑绿色。

绞股蓝应与绞股兰及锥形果区别。绞股兰是两性花，花序聚伞状，卷须与叶柄对生；而绞股蓝是单性花，花序为圆柱形，卷须与叶柄同侧对生。锥形果小叶 7~9 枚，单性花但雌雄同株，果实呈倒锥形是与绞股蓝区别之处。此外，绞股蓝的叶片具有甘味，这可与其它葡萄科植物区别，也是识别绞股蓝的重要依据之一。

七、绞股蓝的生长环境怎样？

答：绞股蓝喜生于阴凉湿润处，山间林下及沟旁多乱石地常

见，多攀援它物伸展。

八、怎样繁殖绞股蓝？

答：繁殖方法有两种：种子繁殖，于3~4月间，将种子用清水浸泡48小时或用温水浸泡2小时，条播每亩地用种子约1.5公斤，一个月后就可出苗。出苗后应搭棚遮阳，并插条以利植物攀援。营养繁殖，在6~8月将绞股蓝藤茎剪成14厘米左右长段做插条，插入土中约5厘米深；或将绞股蓝根茎剪成4厘米左右长段，埋入土内亦可出苗。

九、绞股蓝的采集加工方法怎样？

答：南方每年可收割绞股蓝2~4次。于秋季或其它季节晴天割取绞股蓝植株的地上部分，或连根挖出，清水洗净（注意不要久浸），扎成小把，悬挂阴干。切成2厘米小段，再摊开晾至干透，除去杂质后装袋。

十、湖南是否有野生绞股蓝资源？

答：据这次药源普查证明，本省绞股蓝分布较广，各县山区均有生长。如溆浦县的紫荆山、罗子山、圣人山，平江县的芦头林场、黄金洞乡及献钟乡都发现了绞股蓝资源。绞股蓝分布面虽广，但蕴藏量不多，如溆浦县及平江县的绞股蓝都在5000公斤左右。因此有必要进行人工繁殖，以满足医疗用药及食品工业的需要。

陕西、四川及浙江等省对绞股蓝的开发利用已做了很多工作，本省绥宁县在省中医药研究院的指导下，已试制成了绞股蓝茶及保健饮料。

（此文原载《湖南中药通讯》2：38，1987）

5. 适应原药与适应病

由“致紧”因素长期（过度）作用于身体可导致“适应

病”是众所皆知的事。但怎样解除紧张状态和治疗适应病，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以往已采用了心理治疗及精神药物治疗，但适应原药用于解除紧张状态和治疗适应病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适应原药及适应病进行简要叙述，再探讨适应原药对紧张状态及适应病的作用。

一、适应原学说及适应原药

1. 适应原学说 本世纪 50 年代末期，苏联一些学者对人参、刺五加等药物研究后，证明这些药物可增强身体对各种致紧因素（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及家庭社会的等因素）影响的抵抗力。这些有适应原（Adaptogen）样作用的药物，称为适应原药。

苏联学者指出：适应原药必须是对身体的生理功能无害或无不良影响；它们的活性必须是非特异性的。即对异常致紧因素的影响都有增强身体对其抵抗的作用；不论以前身体发生的病理变化怎样，这类药物必须具有使其趋向转化的作用。这一论述被称为适应原学说。^[1]

2. 适应原药 有适应原样作用的药物很多，如五加科的人参、刺五加等；菊科的鹿根及卡林菊；景天科的红景天；木兰科的北五味子；葫芦科的绞股蓝；桔梗科的党参及动物蝮蛇科的反鼻。这些药物都有增强身体对各种致紧因素影响抵抗力，并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使不同病因引起的病态指标向正常状态转变。它们的有效成分大多是相应甙类。因此，凡能增强身体非特异性抵抗力的药物，称适应原药。

3. 适应原药与中药的补益药有关 凡具有适应原样作用的药物，都有补益强壮作用，如人参、五加、槲木及北五味子等。南北朝的医学家陶弘景在他的《名医别录》一书中，记载五加有“补中、益精、坚筋骨、强志意”的作用。五加的适应原样

作用是通过调节胃肠功能和促进能量代谢（补中），促性腺作用，增强前列腺和精囊重量及核糖核酸的合成（益精），增加体重和抗疲劳（坚筋骨），增强身体对外界冷热影响和精神影响的调节适应能力及提高思维能力（强志意）等作用来体现的。因此，从广义上讲，适应原药就是中医使用的补益药。

由于适应原药的特点是对不同器官、组织功能的调节作用和保护作用，因此也被称为调养药（harmomisers）或强身药（Somatensic）。

二、致紧因素与适应病

1. 致紧因素对身体的影响 生物体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与身体健康情况有关的重要问题。普利高津（I. Prigogine）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人体的有序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物质的、能量的或信息的）的影响而变异，若达到一定的阈值，身体就会患病。^[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遇到生物因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气候变化及情志波动等致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作用于人时，身体能适应或抵抗，就可保持身体有序度不发生变异，使身体处于非平衡态（中医认为阴阳平衡），或称稳态，即人能健康的生活。相反，会导致疾病的产生。也就是致紧因素引起身体有序度发生变异，或“流”的结构改变（中医认为阴阳失调）。这是一个“适应能力”问题。即身体对致紧因素适应能力强或抵抗力强，就可保持身体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及信息）和三大特性（身体的结构序和功能序的高度有序性，身体各部分之间的高度整体性，身体与环境之间的高度耗散性，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和影响）协调一致，保持身体健康（稳定内环境）。相反，身体有序度变异或“流”的结构改变，就会损及健康（扰乱内环境）。

2. 身体对致紧因素的反应 塞里 (H. Selye) 认为：一切能引起身体特殊反应的因素，称为致紧因素。并指出致紧因素作用于身体时不是都能致病，因为人体本身有调恒 (homeostasis) 作用。即人能调动体内“伺服机构”来适应或抵抗致紧因素的影响，使身体尽量维持其有序度而不致发生变异。

坎农 (W. B. Cannon) 指出：身体对致紧因素的反应有三个阶段，即警戒期阶段、抵抗期阶段和衰竭期阶段。身体调恒作用发挥的顺利，致紧因素不能影响身体健康。若紧张状态进入衰竭期，体内调恒作用不能正常发挥，身体丧失适应能力 (“流”的结构改变)，伺服机构已无能为力，相干协同效应遭到破坏，自组织演化不能正常进行，疾病就会产生。^[3]

3. 适应病 身体由于对致紧因素不能适应而引起的疾病 (器质性疾病与身体空间结构序变异有关，功能性疾病与身体功能结构序变异等有关等)，统称为适应病。

精神情绪紧张是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偏头痛及糖尿病的致病因素之一。情志波动强烈对于胃肠功能影响很大，因此紧张的生理因素会导致胃、十二指肠溃疡及溃疡性结肠炎。致紧因素可引起妇女月经失调或闭经，男人发生阳痿或举而不坚。还严重影响人的免疫能力，很多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癌症的发生都与身体免疫力低下有关；致紧因素可助癌细胞的转移，恶化病情。神经衰弱和精神失常与情志有关是众所皆知的事。长期的思想矛盾，精神紧张而又不善于处理的人，最易发生这些疾病。^[4]

致紧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什么时候患病，患什么病，这是与人的体质及性格因素有关系的。有资料表明，好胜的人易患心脏病；精神抑郁的人易患癌症。这都说明致紧因素只是外因 (诱内)，内因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因为紧张状态本身是中性的，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怎样对待致紧因素的影响。

三、适应原药对适应病的作用

1. 对心脏病的作用 刺五加有扩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血胆固醇及甘油三脂的作用。临床对冠心病的胸闷、头昏，心绞痛，精神不佳及心电图的改善均有效。又对实验性心肌梗塞有防止作用，临床能使风湿性心脏病的病理指标转向正常。

2. 对血压的作用 人参可使高血压恢复正常，又可使休克的低血压升高。红景天制剂对于低血压患者能使颞血压和臂血压持久或短期正常化。

3. 对支气管炎的作用 刺五加对支气管炎患者有增强体质的作用，并有平喘和增加肺活量的作用。能改善患者垂体-肾上腺系统的反应状态。

4. 对胃及十二指肠疾病的作用 人参能使胃酸不足或缺乏性胃炎患者的胃酸增高，使其食欲不振及消化不良等症改善。对成人慢性胃炎及溃疡病出血有治疗效果。刺五加也有减轻胃肠道出血及增加食欲的作用。

5. 对神经系统疾病的作用 神经衰弱患者一次或多次服用刺五加制剂，均可出现兴奋和抑制过程的强化而灵活正常。东北槲木对受震荡或挫伤后引起的神经衰弱有较好的疗效。东北槲木和红景天都对神经衰弱综合征（乏力、健忘、激怒，头痛、失眠等）的症状有显著改善或完全消失的作用。东北槲木还对老年性痴呆症及神经衰弱引起的阳痿有同样的疗效。

6. 对风湿性关节炎的作用 刺五加对风湿性关节炎有缓解疼痛改善症状的作用。

7. 对癌症的作用 刺五加对药物诱发的肿瘤、小白鼠白血病及癌细胞转移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绞股蓝对摩利斯肝癌、子宫癌、肺癌及黑色素肉瘤等多种癌细胞具有抑制作用。人参对艾氏腹水癌的生长也呈抑制作用，临床对胃癌有一定治疗效果。

8. 对辐射损害的作用 刺五加制剂能增强动物抗放射的能力，使照射后的动物白细胞、血小板及网织红细胞数恢复加快，延长长期受照射动物（大鼠）的寿命。

9. 抗毒作用 红景天制剂对一些麻醉剂、安定剂、有机磷化合物有解毒作用。刺五加制剂对各种化学药品有一定的解毒作用。能减轻抗癌药物（如环磷酰胺、硝苯硫磷酰胺等）的毒性反应。

10. 对内分泌的作用 人参可通过垂体-肾上腺系统而改变紧张状态反应，减轻各种实验性病理损伤过程；对小鼠有抗利尿作用；可促进和加强大鼠的支配行为，使家兔睾丸中精子数增多，活性增强。红景天制剂能促进大鼠卵巢的内分泌功能及卵子的生成；还发现子宫黏膜有为受精卵着床的准备。

总之，适应原药有调节神经中枢、调节血压、增强免疫、促进能量代谢、促进坏死组织再生、增强适应性、抗紧张、抗辐射、抗菌、抗癌及抗毒的作用。^[5-6]所以适应原药能增强身体的自组织演化而治疗适应病。适应原药能增强身体对致紧因素的抵抗能力，使身体内环境维持在正常状态（有序态），所以也可防止适应病（矫正身体的时间结构序或其节律性）的发生。业已证明，身体越是趋于紧张及衰弱，适应原药的调节作用愈明显。这类药物对身体因兼有保护作用 and 刺激修补过程的功能，从而能帮助身体各生理功能达到最佳状态。

在使用适应原药时，注意不要把它们作为可治百病的万能药。因同是适应原药，除了在增强身体非特异性抵抗力这一作用外，在功能上还各有侧重。适应病有多种，不同的致紧因素对不同体质性格的人产生的影响不同和导致的适应病的症状也不同，应对症用药。所谓“有是症，用是药，症千变药也千变”可作为灵活用药的指南。

我们相信，适应原药将在解除紧张状态、改善其综合征和治

疗适应病方面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本文承本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彭钟鲍老师帮助,在此致谢)

参考资料

1. H Brekhman et al: New substances of plant origin which increase nonspecific resistance; Ann Rev Pharmacol 1969; 9: 419
2. 陆恒. 未来的医学理论《医学与哲学》. 1988; 11: 4
3. J. E. Raudal. 紧张状态是个定时炸弹. 《科学年鉴》(1977), 科学出版社, 1978
4. 刘真编. 《情绪紧张与疾病》.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1981
5. 曹先兰等. 刺五加国外实验研究《中草药》. 1980; 6: 277
6. 郑汉臣译. 适应原药——刺五加. 《国外医学分册》, 1981; 1: 40
(此文原载《医学与哲学》5: 13, 1887)

6. 经典药理学

一株完整的植物是由根(或变态根)、茎(或枝)、叶、花及果(或种子)等不同部位所组成。如果我们不用化学方法去分析它所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也不借用任何仪器,只凭我们的眼睛、口、鼻等器官来观察或辨别它的特性,那么我们会观察这株植物药的形态、颜色,并用口鼻来尝嗅它的气味,也就是了解药物的形态、颜色、气性和滋味。我国祖先的医家,就是根据这形、色、气、味来研究药物的药理作用的。经过历代医家不断总结与提高,从而创立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七情合用等一整套药性理论,这就是经典药理学。它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和指导临床实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这些经典药理学知识进行温习,并用现代药理药化知识进行讨论,以利继承与提高。

一、四气

寒、热、温、凉称为四气。始见于《神农本草经》的“序录”中：“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四气的正确称谓应是四性。因为寒热温凉是指药物的性能。宋·寇宗奭说：“今详之凡称气者，即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本草衍义·序例》）寇氏在这里明确指出“气”与“性”的区别。人们根据疾病的特征，将其分为寒、热两大类型。寒性病属实证者，用热性药物治疗；属虚寒证，则投以温性药物。实热证的疾病，用的药物应是寒性；凉性药用于虚热证。这与《内经》“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宗旨相呼应。

黄连、黄芩、黄柏和栀子都是寒性药物。由这四味药组成的黄连解毒汤，常用于火盛实热之证，对温病热毒燔炽之证，有泻实火、解热毒的作用。现代药理药化证实其有效成分黄连碱、小檗碱、黄芩甙及其甙元、栀子素、栀子甙等，有抗菌、抗病毒、解毒、抗炎、利胆、降压及镇静的作用。

麻黄附子细辛汤是热性药的一个代表方，组成该方的三味药都属热性，专用于一些寒性病证。如伤寒病中的少阴证，就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助阳解表。麻黄所含的麻黄碱、挥发油，附子中的乌头碱，细辛的挥发油等成分，都是该方药物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有抗病毒、兴奋中枢、兴奋心肌、松弛平滑肌、兴奋呼吸、调节血压、镇痛、抗炎、抗寒冷等。

至于薄荷、菊花等凉性药，防风、荆芥、白术等温性药，是介于寒性药与热性药之间的。凉性次于寒性，热性比温性强烈，是指程度上的差异而言。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刻板的，因为灵活掌握寒、热、温、凉四性药物的配伍应用，是发挥药物疗效

的关键。

二、五味

古人将药物的滋味划分归纳为五种：“此五者，辛、酸、甘、苦、咸。”（《素问·脏气法时论》）并认为不同滋味的药物，性能功效也不相同：“凡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本草从新·药性总义》）如五味子、乌梅、山茱萸、金樱子等酸味药，具有收敛固涩的功能；柴胡、紫苏、薄荷、藿香等味辛的药物，功能发散理气；润下软坚的咸味药有玄参、硝石、昆布、海带等；甘味药党参、山药、黄芪和甘草有缓和调补的作用；苦味药黄柏、苦参、胆草、大黄等，临床中多用于燥湿泻火；薏苡仁、茯苓、通草、灯芯草等淡味药，其功能多偏于渗泄利水。

缪希雍认为药物的滋味生成是得五行之气。他指出：“凡言酸者，得木之气；言辛者，得金之气；言咸者，得水之气；言苦者，得火之气；言甘者，得土之气。”（《本草经疏·续序例上·原本药性气味生成指归》）现代研究初步揭示，酸味与药物中的氢离子，有机酸等成分有关；辛味是挥发油、姜辛素等成分产生的；咸味与氯原子、盐类成分关系较大；生物碱、甙类、黄酮等成分是产生苦味的物质；味甘的药物多含有糖类等一些有机化合物。

凡具备一些化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不同结构的化学物质，理化特性也不相同。由于各种不同滋味的药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至少也有量的差异），其药理作用不同是可想而知的。

三、升降浮沉

升与浮表示向上，沉和降是向下。这一常识，在经典药理学

中被用以表示药物作用的趋向。《内经》指出：“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中“发散”的作用表示升浮向上的趋向，而“涌泄”作用的趋向是沉降向下。可见气味中属阳的有升浮的作用趋向，属阴的气味作用则有沉降向下的趋向。因此李时珍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本草纲目·序例上》）药物的质地是以轻重而言，有些药物坚实体重，另一些药物则疏松体轻。药物质地轻重有别，其药理作用是不可能同功的。因为“凡轻虚者浮而升，重实者沉而降”（《本草从新·药性总义》），是物性的基本规律。

上述内容表明，升降浮沉是与阴阳属性、四气、五味及药物质地相关联的。如麻黄、辛夷等气味辛温、质地轻松、属阳的升浮药，芒硝、芍药等气味酸苦寒凉、质地重实、属阴的沉降药物。一味中药都是含有多种类型的成分，如挥发油、生物碱、甙类、黄酮类、有机酸、香豆素、蛋白质、树脂、维生素等。这些成分在各种药物中的含量、种类是不一致的，这就必然会导致药物的功能不尽相同。大家知道，各种化学单质的熔点或沸点、比重、功用是都不相同的。

此外药用部位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趋向。如属于根茎部位的药物，大多有升的作用；属于枝叶部位的药物，其作用偏于发散；果实及种子类药物，大多有降下的作用。唐容川说：“根主上升，故性升；实之性多降，子主下垂，故性降；茎身居中，能升能降，故性和；枝叶在旁，主宣发，故性散热。”（《本草问答》）这里说明了升降浮沉与药用部位也相关联。

不同的药用部位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趋向，这点可用药化知识加以阐明。因为同一植株不同器官，所含的化学成分在质和量方面是有很大变化和差异的。有人分析了葜葜属植物乳白花葜葜（*Baptisia bracteata* Muhl.）的叶、茎和种皮的生物碱成分，证明

叶含的主要成分是臭豆碱，而茎及种皮中以金雀花碱含量较多。并且叶中所含的六种生物碱（臭豆碱、金雀花碱、甲基金雀花碱、羟基鹰豆碱、胰靛叶碱、野决明碱）成分，在种皮中缺三种（后三种生物碱），茎中也缺一种（羟基鹰豆碱）。它们三者中共有的生物碱成分，含量比例也不同。（《植物化学译文集》）这一知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即不同的药用部分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药理作用当然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四、补泻

补与泻是两种治疗法则，是针对疾病虚实而提出来的。疾病除了分阴阳、寒热及表里外，还有虚与实两个方面。所谓“虚实”，《内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可见，“实”是指邪气有余而致的亢盛实满之证；“虚”证指的是精气受损产生的衰弱、退化性疾病。因此，《内经》提出治疗虚证与实证的基本原则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素问·厥论》）原则虽定，但在实际中病多症杂，哪些病证宜补，哪些病证可泻，明代医家虞抟说的比较清楚：“虚者，正气虚也，为色惨形瘦，为神衰气怯，或自汗不收，或二便不禁，或梦遗滑精，或呕吐膈塞，或久病攻多，或短气似喘，或劳伤过度，或暴困失态，虽证似实，而脉弱无力者，皆虚证之当补也；实者，邪气实也，或外闭于经络，或内结于脏腑，或气壅而不行，或血留而凝滞，此脉病俱盛，乃实证之当攻也。”（《医学正传》）凡由正气虚弱引发的一些病证，皆可以补，如补气、补血、温元阳、益阴精等；由邪实所致的一切闭结壅滞积聚之实证，都宜泻，如发散开闭、行滞吐积、解结通聚等。

补泻与四气五味有关系，《内经》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至真要大论》）补泻与气味的关系，在临床运用中，确实有很多例子，如治太阳病表寒之

实证，大多是用辛温的药物散寒解表（泻）；治阴虚发热之证，用甘寒的药物养阴壮水（补）；对于阳虚肢冷之患者，投以辛甘温的药物助阳温体（补）；凡阳盛火旺之疾，常以苦寒药物清热降火（泻）。

补泻与脏腑虚实相关。秦越人说：“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脏腑之间关系密切，某一脏的虚实，可与他脏相互影响。因此通过脏腑在五行中配位的母子关系来进行治疗，能使其病变修复，如肺气虚弱之证，在补肺金的同时，兼补脾土，使肺虚之证得到脾气的扶助，而加速治愈的效果。倘若肺气太盛之实证，则应肺与膀胱兼泻，从而使水气下引，肺气得以疏通。

通过对补泻理论的温习，证明补泻理论除了与四气五味有关系外，主要是以疾病虚实的表现而创立的治疗法则，如周学海所说：“虚实者，病之体也；补泻者，治之律令也。”（《读书随笔》）补泻用药虽然是指导临床用药的法则，但在虚实补泻之间，必须做到认真察病识证，分清虚实，择用补泻，用药适度，方证相符。张景岳说的好：“治病之则，当知邪正，当权衡轻重。凡治实者，用攻之法，贵乎察得其真，不可过也；凡治虚者，用补之法，贵乎轻重有度，难以简也。”（《景岳全书》）

五、归经

在《药性赋》中，有两句大家熟知的、概括中药功能的歌词是“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这两味药为寒性药物，都有清热的功能，但犀角以清解心经热邪为主，羚羊角则以清解肝经热邪见长。这就是药物作用的专属性——归经。

归经理论由金代医家张元素首先提出，他创立这种学术观点的思想根源是受《内经》影响的。尽管《内经》中无归经一词，但有很多学术论点是与归经有关系好。如：“色味当五脏，白当

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素问·五脏生成论》）又如：“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为五入。”（《素问·宣明五气论》）以及气味阴阳等理论。归经理论是建立在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的基础上，以经络学说为依据，把药物的作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密切结合起来，用来指导临床用药并解释药物功能的一种经典药理学。张元素说：“茯苓味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行，何谓利而泄下？《经》曰：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医学启源·气味厚薄阴阳升降之图》）一味药有归一经者，也有归数经者，如白芍酸寒归肝经，功能平肝养血敛阴；丹参苦微寒入心、心包、肝三经，有除烦安神、活血祛瘀之功。

从归经用药这一理论可以看出，有一定气味的药物在机体中具有一定的作用部位。也可以说，一味药物对机体某一脏腑经络所发生的病变，起主要治疗作用，而对另一脏腑经络的病变起次要作用或不起作用。一味药物所含的化学成分是决定其药理作用的关键。不同的药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或量的差异），其药理作用也就有各自的专属性（归经）。

近代对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表明，细胞膜上有一种特殊分子结构，叫做嵌入蛋白质，它能选择性地同一定的介质或药物相结合，即一定的化学信号可与这种蛋白的一定构形的调节部位相结合。这就是现代药理学中的受体学说。既然中药也是通过所含的化学成分在机体中起作用，那么必然也有它的作用点（或部位），当然，这个作用点会不止一个部位或一种细胞，因为药物本身所含的化学成分不止一种，这也许就是很多中药为什么能归数经的原因吧。

六、有毒无毒

每味药物都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即药物进入机体后所出现的反映，反映效果的好坏，可以初步判断药物的性质。如果一种药物在机体内出现了不良反映（如恶心呕吐、腹痛、眩晕等），则表明这种药物有毒性。我国最早的一本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是将药物根据有毒或无毒而划分应用的。如“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神农本草经》）上品的药物是无毒的，不但能治病，还有强健身体、延长生命的作用。如黄芪、人参、灵芝、及甘草等药物都属上品。中品的药物是无毒或仅有小毒，有治病扶虚的作用，但应根据病证酌情使用。地榆、苦参、白毛根、前胡等药物被列为中品。下品的药物大多是有毒的，可以治病除邪，但只能中病而止，不可多服。如大黄、常山、附子及南星之类。《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素问·五常政大论》）这里指出药物的毒性大，治病的效果就不佳，药物的毒性小，治疗效果佳，无毒的药物疗效更佳。这也是根据药物有毒或无毒来评定药物的治疗效果，对使用毒药治病，古人还很注重剂量，强调从小剂量开始，疗效不佳，逐渐增大剂量，遏病而止。如《神农本草经·名例》所说：“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却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古人根据有毒无毒而将药物分类使用；又根据药物毒性的大小及无毒来评定药物的疗效；使用毒性药物治病时，强调从小剂

量开始，且应做到遏病而止，以防伤正，这些观点确是经典药理学中的可贵之处。

人参、五加皮等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认为有补五脏、安精神、开心益智、致不死的作用。近代药理研究表明，人参与五加有增强机体非特异性防御能力，增强耐授力，增强智力，抵抗疾病，使生命活动维持在正常状态的作用，因此，认为这些药物具有“适应原”样的作用，充分肯定了人参、五加的补益作用。

乌头、附子作为有毒药物，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并认为乌头煎汁制成的射罔膏，能杀禽兽。现已证实乌头和附子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人若口服3~5mg就有中毒致死的危险。

通过对人参与乌头等药物的讨论，可以看出古人根据有毒无毒来划分药物，并指导临床用药，是有科学道理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种理论难免不完善或有错误，但在科学技术处于萌芽时期，能运用这些经典药理学知识指导医疗实践，是难能可贵的。

七、七情合和

七情合和是指药物配伍应用的七种形式，简称“七情”。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中：“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当视之。”这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及相杀，就是中药学中的七情。它也是经典药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临床用药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所谓“单行”，明代医家李时珍说：“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可见单行是指单独用一味药物治疗，不需其他药物配用。如《伤寒论》中治少阴咽痛的甘草汤及《景岳全书》中治元气大亏、阳气暴脱之证的独参汤，前方单用一味甘草，后方独用一

味人参。

何谓“相须”，李时珍说：“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指出相须是功能作用相类的药物同用，以互相增强治疗效果。知母与黄柏合用，能增强清热泻火的作用；大黄与芒硝配伍，可加强攻下泻热的功能。知母与黄柏的关系，大黄与芒硝的关系，都是相须关系。

李时珍说：“相使者，我之佐使也。”说明相使是指药物配合后，其中一味药物为主，其他药物为辅，以辅药提高主药的治疗效果。如冬花以杏仁为使，可提高止咳化痰的效果；黄芪以茯苓为使，提高补气利水的功能；黄芩以大黄为使，大黄能提高黄芩清热泻火的作用。

相畏是指药物合用后发生互相抑制，即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被另一种药物减弱或消除。生姜能消除半夏和南星的毒性，即半夏南星畏生姜。如李时珍所说：“相畏者，受彼之制也。”

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能减弱另一种药物的性能，甚至丧失药效，称相恶。李时珍说：“相恶者，夺我之能也。”黄芩能减弱生姜的温性，即生姜恶黄芩；莱服子能解除人参的药效，表示人参恶莱服子。

李时珍对相杀的解释是：“相杀者，制彼之毒也。”可见，相杀是指一种药物能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而言。绿豆能解除巴豆的毒性，即绿豆杀豆巴；生姜能消除半夏和南星的毒性，表示生姜杀半夏及南星。

相反指两种药物配合应用会产生强烈副作用或毒性。如乌头反半夏，即乌头与半夏合用后会产生强烈毒副反应。所以李时珍说：“相反者，两不合用也”。（以上李时珍语均出自《本草纲目·序例上》）

综上，凡药物合用后，能产生协同作用而增强疗效者，值得

充分采用。如相须和相使之类。药物合用后，若互相拮抗而抵消或削弱了原有的功能，则应慎重使用，如相恶。有毒药物为了消除其毒性或副作用，可采用相畏及相杀的配伍形式，相畏与相杀实际是一种配合关系，称相畏者，指弱者而言，相杀是指强者而言。有些无毒副作用的药物，经配合应用后会产生强烈毒性或副作用，则应禁忌配伍，如相反。前人告诫说：“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神农本草经·序例》）

小结

为了与现代药理学区别，本文采用经典药理学这一名称。因为中药药性理论已在《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中基本形成，经过历代医药学家的不断充实与提高，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不但为临床用药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体现了中药的特色。这里讨论的只是经典药理学中的一部分，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中，还蕴藏着药性理论的宝矿，有待人们去挖掘和冶炼。

（本文原载《湖南中药通讯》1：49，1985）

7. 药用动植物拉丁学名的知识

中药大多数来源于动、植物，尤其植物占的比例最多。每种动、植物都有一个用拉丁文写成的学名，它是由植（动）物的属名和种名（种加词）组成。有了学名，对识别药用动、植物的品种，保证用药安全有效及进行学术交流都有利。

在基层干中药工作的同仁，大多数对药用动、植物拉丁学名较少注重，这对工作和学习是不利的。为此，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些药用动、植物学名有关的基本知识。意在通过本文的复习，对

药用动、植物拉丁学名有个初步认识，在工作和学习中有所助益。

一、动植物学名的基本组成

动、植物的基本分类等级是：界 $\longleftrightarrow$ 门 $\longleftrightarrow$ 纲 $\longleftrightarrow$ 目 $\longleftrightarrow$ 科 $\longleftrightarrow$ 属 $\longleftrightarrow$ 种。每一个学名不仅要表示某植（动）物的种名，而且应表明该种隶于那一属。所以，从学名中可以体现同属不同种植（动）物的亲缘关系。

每个植（动）物的学名由两个拉丁词组成，第一个拉丁词是属名，第二个词是种名。这称为“双名法”命名。如远志的学名是：*Polygala tenuifolia*；虎骨原动物虎的学名是：*Panthera tigris*。

每个学名都是由一位或两位学者通过对某植（动）物进行鉴定后再定名。为了对工作负责，在学名的后面要加上定名人的名字。因此，一个完整的学名是由属名加种名加定名人名而组成。所以远志及虎骨的学名就应写成：

远志	<i>Polygala tenuifolia</i>	Willd.	属名	种名	定名者
虎骨	<i>Panthera</i>	<i>tigris</i>	L.		

二、学名附加部分的意义

有些植（动）物学名的定名人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或者还要加上原学（种）名的定名人。如多头风轮菜的学名：*Clinopodium polycapalum* (Van.) C. Y. Wu et Hsuan。这个学名在种名后有一个外加括号的人名，因为这种植物首先是由 Vaniot (Van. 即 Eugene Vaniot) 氏将其定名为 *Calamintha polycapalum* Van.，后来中国学者吴征镒 (C. Y. Wu) 和宣淑洁 (Hsuan Shwu-jue) 在研究这种植物时，发现 Vaniot 氏将该植物定为新风轮菜属 (*Calamintha*) 是错的，应定为风轮菜属 (*Clinopodi-*

um)，所以重新组合为现用名。由于重新组合的学名保留了原来的种名，在新学名中仍将原定名人写上，接在种名后并外加括号。

当一个学名由两人合作定名时，两个定名人之间用“et”连接。et 即“和”之意，如多头风轮菜学名的定名人 C. Y. Wu et Hsuan，即吴征镒和宣淑洁。有些学名的两个人名不用 et 而是用 ex 连接，如香薷的学名 *Elsholtzia splendens* Nakai ex F. Machawa。因这个学名首先是 Nakai（即 Takenoshi Nakai）氏定的，但没有正式发表。后 F. Machawa（Fumin Machawa）在做整理工作时认为这个学名正确，并给以正式发表，所用 ex（即“从，出自”之意）连接两个人名。虽然 Nakai 是定名人，但责任应由 F. Machawa 承担，即由公开发表学名的人负责。

若在学名后面加 SP. 或 SPP.（SP. 及 SPP. 都是 Species 的缩写，即“种、种类”之意）。如在湖南溆浦县发现的一种五加科植物，写为 *Acanthopanax* sp. 这表示五加属的一种植物尚未定名。若在属名后面加 spp. 就表示该属有两个以上的种尚未确定。

如果某一植（动）物经研究认为是新种，则在学名后面加 sp. nov.（为 Species nova 的缩写，为“新种”之意）作标记。如在溆浦县发现的五加科植物，经鉴定拟名为湖南五加 *Acanthopanax hunanensis* H. C. Zhenh sp. nov. 如果是新属，则在学名后加 gen. nov.（为 genus novum）以资区别。

三、学名的其它形式

在植、动物分类学中，为了更精确地表达种的分类单位，在种以下还设有亚种（Subspecies，缩写为 ssp.），变种（Varietes，缩写为 Var.），变型（Forma，缩写为 f.）等。这些种以下单位的学名形式是：

苦蕒菜 *Sonchus aruensis* L. ssp. *brachyotus* Kitam.

属名	正种名	正种定名者	亚种词	亚种名	亚种定名者
白木通	<i>Akebia trifoliata</i>	Koidz.	var.	<i>australis</i>	Rehd.
			变种词	变种名	变种定名者
狭叶荷秋藤	<i>Hoya lancilimba</i>	Merr.	f.	<i>tsoi</i>	Tsiang
			变型词	变型名	变型定名者

动物种以下单位的学名，可以省去亚种词 (ssp.)，(动物种以下无变种和变型) 直接用“三名法”。如：

鸡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Brisson.

属名 种名 变种名 定名者

原始鸡的学名是 *Gallus gallus* (L.) 此学名的命名人名外加括号，表示林奈 (Linnaeus, 缩写为 L.) 定的学名的属名经后人更改 (修订)。

另外还有化学变种 (Chenmovar. 缩写为 Chvar.) 和化学变型 (Chenoforma, 缩写为 Chf.) 及栽培变种 (Cultivarietas, 缩写为 cv.)。如：

蛔蒿 *Artemisia cina* Berg. chf. β -santonin

变型词 变型名

茶枝柑 *Citrus reticulata* var. *chachiensis* H. H. Hn

变种词 变种名

上述茶枝柑的学名形式看不出是桔的栽培变种。因此，第十二届国际植物学会议通过了“列宁格勒法规”制定的栽培品种的名称应在种加词 (种名) 后。加上栽培种加词，其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并且将其名加单引号 (‘’) 以区别，后面不写定名者。所以正确的栽培变种名称应如下式：

茶枝柑 *Citrus reticulata* ‘Chachi’。其 Chachi 为“茶枝”二字的读音，上式 *chachiensis* 由 Chachi 加拉丁文形容词词尾 *ensis*

而成。

重名现象，如《中药大辞典》收录的车螯，其学名是 *Hippopus hippopus* L. 其属名与种名（种加词）两者相同。又如丁蛎的学名是 *Malleus malleus* (L.)，其属名与种名也一致。这种现象称为“重名”。重名只在动物学名中使用，植物的学名是不允许存在重名的。

动物学分类中，有亚属的动物学名，除了属名和种名外，还应加上亚属名。并外用括号，将亚属名置于属名之后。如咬齿牡蛎学名 *Ostrca (Lopha) mordax* Gould。

四、同名和异名现象

1. 同名现象 学名出现同名主要是定名人的工作失误所致。同名就是异物同名。如草麻黄的学名为 *Ephedra sinica* Stapf.，双穗麻黄的学名是 *E. distachya* L. 而另一学者 Kitagawa（即 Masao Kitagawa）却将草麻黄的学名误定为 *E. distachya* Kitag. 从而造成草麻黄与二穗麻黄的学名相同，这就是同名现象。为了避免混淆，将 Kitagawa 定的学名以 *E. distachya* Kitag. auct. non L. 的形式附于草麻黄学名下的异名行中，并外加括号。auct. 是 auctorum 的缩写，即“作者”之意，non 即“不、非”之意，后面还有一个人名 L.（即 Carolus Linnaeus）。auct. non L. 意为定名者不是林奈氏，即该学名与林奈氏发表的 *E. distachya* 非同一种植物。以前也有不用 auct. non 而仅用 non 表示此意的异名。如用 auct. sin. non 这形式出现在学名中，则表示这种植物学名是中国作者定名发表的，而不是某学者发表的该种植物。其中 sin. 是 *sinensis* 的缩写，意为“中国的”。

在《中药大辞典》中，有两个学名完全一致的药物，一是多头风轮菜（学名见前），收录在该书《上册》940 页上，二是收录在《下册》1613 页上的荫风轮。这种学名相同不是异物同

名，而是同物同名。即同一种药物以不同的两个中文名称收载在同一部书中。由于多头风轮菜是参考《云南中草药》编写的，荫风轮的资料则来自《贵州草药》一书。如果不查看两者的学名和核对其资料，是不易觉察出两者实际是一种药物的。由此可知，拉丁学名在药用动、植物中是何等重要。

2. 异名现象 异名的产生主要是文献交流不够，致使不同地方的学者对同一种植（动）物进行不同的定名（上述同名现象也是原因之一），从而使一种植（动）物出现两个或多个学名。因有规定每一种植（动）物只能有一个学名，所以只能选择一个较早发表而又正确的学名作为正名，其它均为异名。可见异名指的是同物异名。在书写时，将异名外加括号附于正名下。如白鹤灵芝的正名及异名：*Rhinacanthus nasutus* Lindan (*R. commuis* Nees)

五、书写拉丁学名的几点须知

在摘录药学资料或撰写学术文章时，往往遇到药用动、植物拉丁学名。其中有些字母是大写，有些词可缩写；属名和种名可用书写体，定名人一般用印刷体；在一行内不能将一个学名写完时，还须移至下一行。这些都有一定的规则，分述如下。

1. 字母的大写及词的缩写 学名中属名的第一个字母应大写，其余字母及种名的所有字母都小写。定名人名的第一个字母应大写，后面的字母都小写。如上述白鹤灵芝的学名。

在书写两个或多个同属植（动）物学名时，从第二个学名及以下学名的属名都可以缩写，只取属名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加省略号“·”即可。如上述草麻黄与二穗麻黄学名的形式，二穗麻黄的属名就是缩写。任何种名都不可缩写。

定名人名的缩写方法是：单音节词一般不缩写。如 Hill, Kuang 等。多音节词缩写时，取第一音节及第二音节开始的辅音

字母。即将第二音节元音字母前的辅音字母和第一音节的所有字母写出，加上省略号，即成为缩写词。如 Andrews 缩写为 Aadr.，Murr. 为 Murray 一词的缩写。另外还有最简略的写法，如将 Linnaeus 缩写成 L.，将 Augustin Pyramus de Candolle 缩写成 A. P. de Candolle 或 DC. 等。

中国学者在学名中定名人名的表现形式有三种。有只用姓的，如 Kuang（即 Kuang Ko - zen 匡可任）；全名三个字只用两个的，如 S. Lee（即 Lee Shu - kang 李树刚）；但大多数是用全名，如 C. Y. Wu（即 Wu Cheng - yih 吴征镒）等。如果是姓、名都用，必须将姓置于名字后面。姓的第一个字母及名字的缩写字母都应大写，缩写字必须加省略号。

2. 字体及省略 拉丁学名的属名及种名（包括变种名、变形名及亚种名）可用书写体，一般写斜体。定名人名，亚种词、变种词及变型词都用印刷体。如果是常见的学名，在一般书籍中能查到的学名，或附有参考文献（即学名的出处）的学名，都可将定名人名省去。如远志的学名写成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或 *Polygala tenuifolia*。

3. 移行 在书写拉丁学名时，如果一个学名在上行写不完，须移至下行续写时，应按音节拆开移行，并在移行处加移行号“-”。如白鹤灵芝属名的移行：Rhina - canthus。这个词有四个音节，即 Rhi - na - can - thus，有短横线处都可移行。切记不能将音节拆开移行，如 Rhinac - anthus 是不妥的。

六、属名和种名的来源及意义

1. 属名的来源及意义 属名是一个单数名词。来源复杂，介绍下列几种。

（1）根据特征或特性 刺五加的属名 *Acanthopanax*（五加属）是由 *akantha*（刺）加 *Panax*（人参属）而组成，意即具刺

的人参。相思子属 *Abrus* 一词由 *habros* (优美的) 转化而来, 指植物的叶片优美而雅致。蛇藤属 *Colubrina* 一词来源于 *colubr* (蛇), 表示植物的茎攀援似蛇的形状。苦苣菜属 *Ixeris* 由 *ixox* (粘性的) 与 *seris* (菊苣) 复合组成, 表示本属植物含有粘性乳汁。

(2) 根据用途 治疝草属 *Herniaria* 一词来自 *hernia* (肠脱出), 指植物能治疗脱肠病。升麻属 *Cimicifuga* 由 *cimex* (臭虫) 加 *fugo* (逃避) 复合组成, 表示植物可驱除臭虫。

(3) 根据习性 泽泻属 *Alisma* 一词来自 *halisma* (喜盐的), 指植物喜生长于盐碱地。铃兰属 *Convallaria* 一词来源于 *convallis* (河谷), 表示该属的一些植物生于河谷。

(4) 来自人名 假连翘属 *Duranta* 一词来自十六世纪意大利医生兼植物学家 *Castore Durantes* 之名。叉序花属 *Chingiacanthus* 由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 (*Ching Ren - chang*) 之姓加 *Acanthus* (老鼠簕属) 复合而成。

(5) 来自汉语或方言 川明参属 *Chuanminshen*、筇竹属 *Qiongzhuea* 均来自汉语。荔枝属 *Lichi* 为广东方言。茶属 *Thea* 为闽南方言。

(6) 来自神话 矢车菊属 *Centaurea* 来自 *Kentavos* 一词, 即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木苹果属 *Feronia* 来自 *Feronia*, 为古罗马神话中司森林的女神。

(7) 趣味性 羽芒菊属 *Tridax* 由 *treis* (三) 加 *edax* (大口吞食) 复合组成, 意即只须三口就吃完了。将细辛属 *Asarum* (无技, 指该属植物体无茎) 的第一个字母调至词尾, 即成了马蹄香属 *Saruma*, 这种改缀字的文字游戏也很有意思。

2. 种名的来源及意义 种名 (种加词) 大多数是形容词, 要求与属名的性、属、格保持一致, 即文法一致。少数种名采用名词的, 不一定与属名的文法一致。种名来源多种多样, 列举几种如下。

(1) 根据特征或特性 远志的种名 *tenuifoli* (细叶的), 表示该植物叶片细小。多头风轮菜的种名 *polycephulum* (多头的), 指该植物多头状花序。海芋的种名 *odorus* (有气味的), 指该植物有一种香气。

(2) 表示功能 表示植物功能的种名有: *diureticus* (利尿的), *methysticus* (醉人的), *odontalgicus* (医牙痛有效的), *natriens* (有营养的), *muscitoxicus* (毒蝇的), *soporos* (催眠的) 等。

(3) 根据习性 表示植物生长习性的有 *petraeus* (岩上生的), *drus* (喜水的), *aruansis* (田野生的), *cheilophilus* (岸边生的) 等种名。

(4) 根据产地 如 *chinensis* (中国的), *sinica* (中国), *japonicus* (日本的), *chilnsis* (智利的), *austriacus* (奥地利的), *bankokensis* (曼谷的, 即泰国地方), *hananicus* (海南岛的), *hunanensis* (湖南的) 等。

(5) 来自神话 *muscitoxicus* (*medusa* 美杜莎的), 即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flosjouis* (*Jopiten* 朱庇特的 *flos* 花), 朱庇特即古罗马神话中众神之王。

(6) 来自土名 *fanchi* (防己), 为中国土名。*mume* (梅) 来自日本土名。*jujuba* (枣), 为阿拉伯土名。*cacao* (可可), 为墨西哥土名。*jambos* (蒲桃), 来自印度土名。*palmetto* (小棕榈), 来自西班牙土名。*panda* (熊猫), 为尼泊尔土名。

随着科学的发展, 中医药学的进步, 不仅药用动、植物使用拉丁学名, 很多中药也使用了拉丁名 (已有 4150 种中药使用了拉丁名)。这对中药名称的统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及贸易往来都是有利的, 为了更好的掌握和利用这一知识, 还应系统地学习拉丁文这门课。

(此文原载《湖南中药通讯》7: 22, 1987)

参考文献

1. 秦景春. 拉丁语. 人卫, 1964 年版
2. 谢大任, 等. 医学拉丁语. 人卫, 1981 年版
3. 宋清茂, 等. 拉丁语语法. 湘科, 1984 年版
4. 谢大任, 等. 汉拉医学词汇. 沪科技, 1981 年版
5. 蓝之中. 汉拉科技辞典. 江苏科技, 1983 年版
6. 秦仁昌译. 植物拉丁文. 科技, 1980 年版 (下册 1981 年出)
7. 丁广奇, 等. 植物学名解释. 科技, 1986 年版
8. 彭泰尧, 等. 拉汉词典. 贵人民, 1986 年版
9. 赵士词译.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科学, 1984 年版

8. 《本草经》的药物分类统计《摘要》

关于《本草经》的动、植物药, 按分类种计各有多少种? 分别隶于多少科属? 还有多少味药物的品种未考证确定? 这些, 以前很少有人统计。现将笔者对《本草经》药物的分类统计资料介绍如下。

以曹元宇所辑《本草经》(以下简称“曹本”)载药 364 味数进行统计, 动、植、矿物各类药的数字见表 1。

曹本所载 364 味药物中, 有 14 味药还未考证其品种, 占总药数的 3.8%。其中植物药未考证的有 12 味, 动、矿物药各 1 味, 见表 2。

由于有些药物是多基原的品种, 所以动、植物药数会多于上述 (见表 1) 动、植物药之数。如蚤休一药实泛指百合科的七叶一支花 *Pari Poiyphylla* 和金线重楼 *P. chinensis* 多种植物。动物药亦然。曹本植物药增加的多基原品种有 5 个, 动物药增加的有 8 个, 见表 3。

因《本草经》中有些药物是按动、植物不同药用部分命名立目的，所以从动、植物分类种来看，就出现重复品种。如芍药与麋芜两味药都是指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nsticum Wallichii*，前者药用川芎的根茎，后者用其茎叶入药。动物药也有此情况。曹本植物药重复的品种有 11 个，动物药重复 6 个，见表 3。

《本草经》的植物药只有 237 种，但隶于 87 个科，每科有 8 种或 8 种以上的只有 8 个科，见表 5。动物药少有品种集中的科。

有关《本草经》的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矿物药拉丁名及其分类等资料，另在杂志中刊出。

表 1 曹本《本草经》所载各类药物数表

类别	药物数	百分比	说明
植物药	255	70%	附药“鼠李”已加计
动物药	65	17.8%	附药“文蛤”已加计
矿物药	44	11.8%	附药“龙齿”已加计
总计	364		曹本药目只有 361 味药

表 2 曹本《本草经》各类药物未考证品种的药数表

类别	药物数	未考品种数	百分比	已考证的药物数
植物药	255	12	4.7%	242
动物药	65	1	1.5%	64
矿物药	44	1	2.3%	42
总计	364	14	3.3%	350

表 3 曹本《本草经》药物的多基源品种数及重复品种数表

类别	考证的药物数	增加多基源品种数	其中重复品种数	实际种数
植物药	243	5	11	237
动物药	64	8	5	68

表4 曹本《本草经》动植物药科属种数表

类别	实际种数	隶于属数	隶于料数
植物药	237	197	87
动物药	68	63	50

表5 曹本《本草经》植物药较集中的科属表

科名	属数	种数	科名	属数	种数
毛茛科	6	11	伞形科	9	12
蔷薇科	7	12	唇形科	7	8
豆科	11	14	菊科	14	18
芸香料	7	10	百合科	11	11

(此文原载《中药与临床》2: 51, 1991)

9. 民间伤药拔地麻、八厘麻及祖师麻

一、拔地麻 有这样一句谚语在湖南、四川等地民间流传很广，即“打倒地上爬，离不开拔地麻”。可见拔地麻作为一种伤药，在群众中影响是很大的。过去的武林人士或江湖艺人，在与人打斗时负伤倒地后，只需取出拔地麻的药丸服下，片刻即可行走。

拔地麻为败酱科缬草属植物缬草 *Valeriana officinalis* L. 的根状茎和根。分布于我国东北至西南广大地区。本品含挥发油 0.5%~2%，油中主要成分为异戊酸龙脑脂；并含蒎烯、dl-柠檬烯、马里醇、缬草酮、缬草碱、缬草酸、异缬草酸、树脂、鞣质等成分。药理研究证明：拔地麻的挥发油有解痉作用；缬草二醇及缬草三脂具镇静作用；缬草酸和异缬草酸有镇痛作用。

拔地麻治跌打损伤、腰腿痛。3~6克煎水服；或研末，每次1克用水或童便冲服；也可浸酒服。此外，本品还有安神、养

血、活血的功能，用于心悸、失眠、脘腹胀痛及月经紊乱等症。

二、八厘麻 《中国医学大辞典》载八厘麻为活血疏风之品，善治七十二种风气及跌打损伤，为外科之圣药。湖北、江苏、浙江等地民间常用治伤。由于人一次服用量超过八厘，就可引起肢体发麻，故有“八厘麻”之称。

八厘麻系杜鹃花科植物羊躑躅 *Rhodod endron molle* C. Don 的果实。分布于我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等省区。本品含八厘麻毒素。药理实验证明：用果实研成细粉或作混悬液、浸液、醇剂、对小鼠均有镇痛作用。八厘麻毒素有降低血压、减慢心率的作用。

八厘麻治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红肿瘀血。每日 0.3~1 克，研末入丸或作散，分三次用开水或童便冲服；也可浸酒服；外用以药末调敷。由于本品有大毒，故内服剂量不宜过大，对体弱、孕妇禁用。

此外，本植物的根及花亦药用。花称闹羊花，有驱风、除湿、镇痛的作用，治跌打损伤、风湿性关节炎；根能治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神经痛，慢性支气管炎。花多外用，内服须慎；根内服量 1~3 克，遵医嘱。

三、祖师麻 是西北地区民间常用的一种伤药。因能治伤救命，故又有“大救驾”之别称。

祖师麻系瑞香科瑞香属植物黄瑞香 *Daphne giraldii* Nitsch 的根皮及茎皮。分布于我国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江西、四川等省区。本品含祖师麻甲、乙、丙素，为止痛、镇静、抗炎、消肿的有效成分。

祖师麻治跌打损伤，周身疼痛，有止痛散瘀的作用。每日 3~6 克水煎服，或将套于手臂或腰间经汗水浸过的药绳圈取下，切成小段，干燥研末、每次 1 克，用水或童便冲服；也可浸酒服，效果较好。

此外，祖师麻还有祛风除湿、治四肢麻木的功效。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3：37，1987）

10. 《全芳备祖》中的本草内容

南宋陈咏辑的《全芳备祖》（简称《备祖》），是收集植物及其诗词的著作。全书58卷，分前、后两集。前集27卷收植物122种（包括附品29种），后集31卷收植物172种（包括附品3种）和矿物3种，总计297种。因后集25卷残缺，少山药一种，实数为296种。

《备祖》国内无刊本，仅存几部抄本。日本藏有宋刊本残卷。上世纪80年代末，刊本照片从日本运来我国，残缺部分配以抄本刊行。因刊印时对照片次序核对欠妥，致使后集卷八末页与卷九前面发行错装，页码也就失当了。

《备祖》所收录的296种植矿物中，录有本草内容的为91条，其中前集17条，后集74条。这些本草资料主要录自《新编类要图注本草》（题南宋许洪等校正，实为书商营利削减《大观本草》之本）。由于《备祖》所参考的书籍较多，其中有些书现已亡佚，所引录的一些资料也不存于后世其他著作中，或存也有差异，这些都是珍贵的资料。现仅将本草方面的内容简介如下。

1. 《备祖》前集卷三芍药条引《子虚赋注》：“芍药主和五脏、辟毒气，故合之于茵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和芍药尔。”此文未见《证类本草》（简称《证类》）等书收载。

又同条引《古今注》文：“芍药一名将离，故将别以赠之。”《证类》芍药条引《本草图经》的崔豹这一文作“芍药一名何离，故相赠”。“将离”为离别以定，“何离”是未知离别之时，为未定句。未定离别，怎么可以赠离别之物？疑“何”为“将”字之误。

2. 《备祖》后集卷九葡萄条有“绵被山谷，开花极细”一文，此句《证类》同条作“绵被山谷间，花极细”。《备祖》的“开”，《证类》作“间”。显然是《证类》之文误将繁体字“開”作“間”。“开花极细”与“花极细”，“绵被山谷”与“绵被山谷间”，足证《证类》之文误字断句不妥。

3. 《备祖》后集卷十九楮条有“桐君说其花蕊形色。仙方：楮实正赤时，收取其子阴干用之《采药录》”。《证类》同条文作“仙方单服，其实正赤时，收取中子阴干，筛末，水服二钱匕”。其《备祖》文“桐君说其花蕊形色”和“《采药录》”均未见于《证类》文中。再者“收取其子阴干”，《证类》作“收取中子阴干”。楮实以其球形肉质聚合果供药用，“收取中子阴干”和“收取其子阴干”，应以后句较妥。

4. 《备祖》后集卷二十五茄条引《杂俎》文：“段方成食茄子，偶问张同封茄子故事，张云：具《食疗本草》。”《酉阳杂俎》为唐代著作，可知“茄子”之名在唐代通用。唐《食疗本草》记载有茄子，可是现辑复的《食疗本草》两个版本，都用“落苏”之名，这主要是根据《证类》茄子条掌禹锡按孟诜云：“落苏、平，主寒热……”这段引文而为。茄子在唐代既是通用名，孟诜不可能在《食疗本草》未提及。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茄子可证。

11. 《雷公炮炙论》三种辑本简介

我国最早的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为隋代雷敫所著，但后人有所增修。全书三卷，载药三百种。原书于元代前后亡佚，其内容散见于宋代《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以下简称《大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证类》）及后世一些其他本草书中。清代以来，一些学者对《雷公炮炙论》

进行了辑复，至今已有三种辑本流行。其中最早的辑本，为清代（1924年）四川张骥所辑，但辑得雷公炮炙药物只有185种（其中有附药及分条药），另又选录各家炮炙药物73种附于书末。全书共载药258种，合为四卷，于1932年在成都刊行。本世纪80年代初，南京施仲安对该辑本进行校注，于1985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以下称“张本”）。安徽尚志钧在本世纪60年代初，辑有《雷公炮炙论》手稿本，至1983年辑成该书。辑得药物288种（其中有重复药），合为三卷，于1983年10月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以下称“尚本”）。上海王兴法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也辑成该书，辑得药物268种（其中有分条药），合为三卷，于1986年11月由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以下称“王本”）。

上述《雷公炮炙论》三种辑本，是以《证类》或《大观》为底本，参考其他本草书辑成的。鉴于辑者对资料各有取舍及是否用心良苦，故所辑药物有多有少，使用药名也有不同，有的还对雷公原文进行删节化裁，因此三种辑本有明显的差别。为此，笔者对三种辑本从其载药数、使用药名及药物条文三个方面作一简介，以看出何辑本为佳。

一、《雷公炮炙论》各辑本实载药物数

前面已述，张本、尚本及王本的载药数各不同，数尚本载药最多，王本次之，张本为最少。由于各辑本对雷公炮炙药所进行合并与分条的不同，所以三种辑本的实载药物数不同于上述之数。

尚本载的288种药物中，有矿物药37种，植物药195种，动物药56种。但在37种矿物药中，有丹砂与神砂两种药，实均是指丹砂，故应将其合并为一条，因此尚本实载药物287种。

王本载药268种，其中有31种矿物药，188种植物药，49种动物药。其矿物药中的金、生银、铁及铜四种药，是王本分条

的药物，这四种药在尚本和《证类》中（列于生银条中），是合为一条的，所以王本这四种药的条文全是一样。王本将括楼、泽泻、天麻、皂荚、附子、桃仁、瓜子及安石榴八种植物药和鹿茸、蝦蟇两种动物药也进行了分条，使之成为 22 种药。如将括楼根从括楼中分出另列一条，将安石榴分为石榴壳、石榴叶、石榴枝及石榴根四种药等。若将这些分条药按尚本或《证类》（瓜子与瓜蒂合条）雷公原文合并，则王本实载药物为 253 种。可见王本实载药物比尚本少 34 种。此外，动物药樺牛为王本独辑，尚本及张本均未见。

张本载雷公炮炙药物 185 种，其中 20 种属矿物药，153 种为植物药，30 种动物药。张本除将括楼、枳壳两种植物药和动物药白花蛇分为 6 种药外，还有 4 种附药。如枸杞附地骨皮，半夏附半夏曲，天雄附乌头及侧子（侧子在尚本和《证类》中独列一条）。若将这些分条药及附药按尚本分条与合并方式进行处理，则张本实辑雷公炮炙药物只有 178 种，另加张本所辑的动物药鹿角霜（附于鹿角胶条）和虎骨（这两种药都不是雷公炮炙药物内容）两种，也只有 180 种。

综上，尚本实载药物 287 种，其中矿物药 26 种，植物药 195 种，动物药 56 种。王本实载药物 253 种，其中 28 种矿物药，178 种植物药，47 种动物药。张本实载药物 180 种，其中有 20 种矿物药，131 种植物药，29 种动物药。三种辑本数尚本载药最多。

二、《雷公炮炙论》各辑本使用药名之异同

尚本、王本及张本所用的药物名称，大多数是相同的，但也有少数不同。如尚本与王本的骐磷竭、恶实、蓬莪茂、苏方木、诃梨勒、麴等，张本分别称为血竭、牛蒡子、蓬莪苳、苏木、诃子、神曲等；尚本的莎草和桂，王本称莎草根和紫桂，张本则称

莎草香附子和肉桂。王本使用冷僻及古药名较尚本及张本多，如尚本及张本的自然铜、牵牛子、商陆、胡麻等，王本分别称为石髓铅、草金零、章陆、巨胜等；尚本的莽草，王本称毒木叶。

经统计，王本与尚本同物异名的药物有 46 种（含同名异字），占两辑本同数药物的 18.2%（分条药及独辑药均不计，下同）。其中矿物药异名者有 7 种，植物药有 33 种，动物药有 6 种，分别与尚本同辑的矿物药、植物药及动物相比，所占百分比则分别为 25%，18.5% 及 12.7%。张本与尚本的药物异名者有 43 种，占 24.1%。其中矿物药有 5 种，植物药有 33 种，动物药 5 种，与尚本同辑同数的各类药物相比，其百分比分别为 25%，25.1% 及 17.2%（张本的附药除侧子外也不计）。

在上述三种辑本中，张本虽辑录较早，载药数最少，内容也不全，但使用的药名多接近通用药名，这对读者瞭解古本草药物是有益的。尚本这方面虽不及张本，但不象王本沿用冷僻或古药名多。换句话说，在使用药名方面，尚本次于张本但优于王本。

三、《雷公炮炙论》各辑本的药物条文不一致

从《雷公炮炙论》三种辑本的药物条文来看，尚本及王本较忠实于雷公原文，张本却舛误多，化裁多，则辑录不全。如石膏，从《证类》卷四查出其条文是：“雷公云：凡使，勿用方解石，方解石虽白，不透明，其性燥；若石膏出刘州茗山县义情山，其色莹净如水精，性良善也。凡使之，先于石臼中捣成粉，以夹物罗过，生甘草水飞过了，水尽令干，重研用之”。王本的石膏条文与此全同，尚本参照《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书籍，将其中“夹”字改为“密”字，将“尽”字改为“澄”字，余都同。张本的石膏条文是。“雷敦曰：凡使石膏，须石臼中捣成粉，罗过，生甘草水飞过，澄晒，筛，研用”。可见张本不仅删节了一段内容，还进行了化裁，并且很多药也是如此。从张本辑

文的用意来看，着重在实用，因此采用了删繁化简的方法，但这失去了文献价值。因此，张本不能反映《雷公炮炙论》的原貌。

王本辑文忠于雷公原文，无删节化裁，校注较张本详。还辑有“雷敦论宣剂”一文附于书末，尚本及张本均未见。但王本由于将一些不便分条的药物进行了分条，使一些药物条文在书中重复出现。如“凡使，在药中用时，即浑安置于药中，借气生药力而已。勿误入药中，消人脂也。”这一条文，在王本的金、生银、铁及铜四种药中都一样，天麻与御风草也属类似情况。从每种药物的校注和附的参考资料来看，王本次于尚本。如蒺藜子文下，王本作注两条，共有 26 字（标点符号均略，后同），而尚本作注三条，共有 86 字。

尚本是三种辑本中载药最多的，辑文也忠于雷公原文，而且校注较强，还收录了历代各书引用《雷公炮炙论》内容进行化裁的资料，这对读者深入理解其书内容是有助益的。如人参条中有“夏月少使”之句，尚本将《本草纲目》作“夏月少使人参”之句收录于书；又恶实一药，雷公原文未列别名，而《炮炙大法》有“恶实，一名鼠粘子，一名牛蒡子，一名大力子”之说，尚本也录于书中，另钩吻条中有“地精”一药，该条文未说明是何物，尚本从黄精条有“凡使，勿用钩吻，真似黄精，只是叶有毛钩子二个，是别认处”之句，指出地精即黄精。诸如此类，张本及王本都不及。此外，尚本还辑校了 288 种雷公炮炙药物的参考文献。

从上述的《雷公炮炙论》三种辑本，可以看出尚本较王本及张本为优。其理由有四点：①尚本载药最多，为 287 种。若按王本及张本一样进行药物分条，则尚本所载药数可超过《雷公炮炙论》载药三百种之数。②尚本所辑药的条文全，忠于雷公原文。由于尚本没有随意进行药物分条，所以较少出现药物条文重复，并且未进行删节化裁。③尚本收录的参考资料及校注较其

他辑本详。由于尚本收录了其他本草引用《雷公炮炙论》内容化裁的资料，并作了大量校注，所以内容丰富。④尚本使用的药名多接近于通用药名，这点虽不及张本，但是尊照《证类》药用名而为。因此，尚本是《雷公炮炙论》各辑本中的最佳本。但可惜尚本还未正式出版，只有油印本流行，希有关出版部门能尽快组织出版，以飨读者。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1：35，1990）

12. 中药归经理论初探

归经理论，是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经典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临床精选用药，起到了执简驭繁的作用。因而受到医药界的重视。本文对归经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并对现代药理学中的受体理论与归经理论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归经理论的产生

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经典医著。书中对药物的形、色、气、味与脏腑的关系，已有了明确的记载。如：“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素问·五脏生成论》）又如：“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素问·至真要大论》这些论述虽不是完满的归经理论，但在药物与脏腑的关系之间，已有“入”、“归”的字出现。因此，不能不说这些论述就是后世医家建立归经理论的重要依据。

《内经》中有关药物气味与脏腑特殊性关系的论述，当时很少有人重视。事隔一千多年后，金时医家张元素独具慧眼，他不

但阅读《内经》以至到了梦寐以求的境地，尤其对书中有关药物与脏腑关系的论述深加研究。张氏在参考前人经验及结合自己多年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医药名著《珍珠囊》。该书主要论述辨药性气味、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用药之法等内容。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中药归经理论，这对临床用药有很大帮助。纷繁庞杂的药物，其数之多，功能用途之广，怎样掌握使用，这对当时的临床医生来讲，确实是一个难题。若按归经和引经报使理论来指导临床精选用药，就能起到执简驭繁的效果。按经选药不仅在临床中可以有条理的处理各种复杂病变，更重要的一点是把药物的功能与中医理论密切的结合起来了。如同是头痛症，有痛在前额的，有痛在两侧的。前者属阳明胃经的病变，应当按经选用入胃经的药物治，如白芷、升麻等；后者是病在足少阳胆经，选用柴胡、川芎等入胆经的药物治。

张元素的两位弟子李东垣和王好古，对中药理论的发展都作了一定的贡献。如李东垣的《药象论》和《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等著作，对归经理论都作了阐述。王好古还收录了东垣报使歌一首。如：“小肠膀胱属太阳，藁本羌活是本乡；三焦胆与肝包络，少阳厥阴柴胡强……”（《汤液本草》）。

张元素的《珍珠囊》，李东垣的《药象论》及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在当时二百余年中广为流传，影响较大。这对以后本草学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元素是河北易水（金时易州）人，近人根据他的医学特点（治病理论和善于用脏腑证候分析病情），称他是“易水学派”的代表。这个学派从金时张元素起至清代吕留良止，延经四个朝代，其师承和私淑关系达 15 人。归经理论的建立，可看作是这个学派对中药理论的一大贡献。

二、历代医家对归经的论述

张元素的本草专著《珍珠囊》，今已不复见。但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有《用药备旨》一章专门讨论中药理论与用药之法。近时有人考其内容，认为这就是《珍珠囊》一书的内容。张氏对中药归经的论述，大多是在《内经》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挥的。如他对茯苓和麻黄功能的阐述，就可看出：

“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行，何谓利水而泻下？《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主体，故入手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云：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阴也。”（《医学启源·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这里的“经”云，就是指《内经》而言。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的论述。

归经理论的建立，对脏腑辨证和按经选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中同是泻火、而各经选用的药物就不同。这是因为药物的归经不同，作用趋向也不用。张元素指出：“黄连泻心火，黄芩泻大肠火，白芍药泻肝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肺火，石膏泻胃火……”《医学启源·去脏腑之火》这种药物作用的定向性，张元素称为“归经”。

张氏在建立归经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引经报使的药物。他说：“太阳经，羌活；在下者，黄柏，小肠、膀胱也。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阳明经，升麻、白芷；在下者，石膏，胃、大肠也。太阴经，白芍药，脾、肺也。少阴经，知母，心，肾也。厥阴经，青皮；在下者，柴胡，肝、包络也。已上十二经之药也。”（《医学启源·各经引用》）所谓引经报使，即指某一药物不但能自入某经，还有引导其它药物到该经

发生药效的作用。如川芎治太阳经病变发生的头痛，效果较好，但对其他几经病变所致的头痛效果会差一些，若与引经药物配用，就会收到较好的疗效。这点在王好古收录的“东垣用药新法”中说得较清楚：“如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汤液本草·随证治病药品》这里所指的川芎、白芷、柴胡、苍术、细辛及吴茱萸都是引经药。可见，引经药有“引导”之意。如“气痛，用枳壳，看何部分以引经药导使之行则可。”（《汤液本草·随证治病药品》）

明代医家李中梓对归经的认识是：五味不但能入五脏，且五味各自具有的功能，在脏腑中会发生相应的作用。如“药有五味，苦者入心，直行而泄；辛者入肺，横行而散；酸者入肝，限而收敛；咸者入肾，甘而软坚；甘者入脾，有和有缓，有补有泻，可上可下，可内可外。土味居中，而能兼五味也；淡之一味，五脏无归，专入太阳而入小便。”（《本草通玄：用药机要》）李氏这一论述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受《素问·宣明五气论》的影响。这也表明易水学派建立归经理论的指导思想，源于《内经》。

清代医家汪昂对归经理论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将药物的色、味、气按其在五行中的配位关系，与脏腑结合起来论述归经。如：“凡药色青、味酸，气燥、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者，皆入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经；色黄、味甘、气香、性属土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太阴肺、手阳明大肠经；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者，皆入足少阴肾、足太阳膀胱经……”（《本草备要·总义》）汪氏除了将药物的色气味用以论述归经外，还把药物的形态及质地也与归经结合起来，他说：“药之为物，各有形、色、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

如连翘似心而入心，荔枝核似睾丸而入肾之类；有因性相从者：如属木入肝，属水入肾，润者走血分，燥者走气分，本乎天者称上，本乎地者称下之类；有因气相求者：如气香入脾，气焦入心之类；有因质相同者：如药之头入头，干入身，枝入肢，皮入皮，又如红花、苏木似血入血之类。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本草备要·总义》）汪氏的这些见解，比起以前的归经理论，意义深广得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归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药性有燥、润之别，其功能有补、泻之分，而补又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不同。在按经选药时，怎么掌握这些规则？清代医家黄宫绣对这个问题很注重。他说：“如白术味苦性燥，是能入脾补气；山药味甘气平，是能入脾补阴；人参、黄芪味甘性温，是能入肺而补气；葶苈、蜂蜜甘平甘温，是能入肺而补阴；龙眼甘温，是能入心而补气；当归、柏子仁辛甘温润，是能入心而补血；山茱萸、杜仲辛温酸温，是能入肝而补气；首乌、阿胶甘平微温，是能入肝而补血；至附、桂辛热，则能入肾以补阳；熟地，枸杞甘润甘温，是能入肾以补阴。补剂如斯，泻剂亦然。”（《本草求真·凡例》）从黄氏之说得知，同能归某一经的药物，由于气味的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这也是药物归经的奥妙之一。

清代还有一本中药理论专著，就是唐容川的《本草问答》。书中以问答形式，讨论药物的形、色、气、味及质地所涉及的中药理论，还联系到中药炮制、中医理论来阐述，并举有很多药物实例。唐氏认为药物的归经，不能只从其所具有的某一味来考虑，应注意药物的兼味和结合其形色气味来综合考虑。如：“问曰：药多以味为治，味之甘者，则归脾经。乃甘味之药多矣，或正入脾经，或兼入四脏，此又何以别之？答曰：得甘之正味者，正入脾经。若兼苦、兼酸、兼咸、兼辛，则皆甘之兼味也，故兼入四脏。甘草纯甘，能补脾之阴，能益胃之阳。或生用，或熟

用，或以和百药，固无不宜。黄精而多汁，正补脾土之湿。山药色白带酸，故甘入脾而兼入肝肺。白术甘而苦温，故入脾温土，和肝以伸脾气也。苍术甘而苦燥，故燥脾去湿。黄芪味甘而气盛，故补气……。甘松味甘而香烈，故主理脾之气。木香之理气，以其香气归脾，而味兼微辛，又得木之气温力能疏土，且木香茎五、枝五、叶五，节五皆合脾土之数，故能理脾胃也。以诸论，大枣皮红肉黄，皮辛肉甘，得以大生土之性，故纯于补脾胃。梨味甘，而含水津，故润脾肺。荔枝生东南，味甘酸，故归脾与肝而温补。总之，味甘皆入脾。又审其所兼之味，以兼入别脏，则主治可得而详矣。”（《本草问答》）唐氏在这里所指的“兼味”，是广义的，既包含甘、酸、辛、苦、咸五味，也泛指药物的形、色、气、质。

从历代医家对归经的论述看出，中药的归经是与药物的形态、颜色、滋味、气性及质地分不开的，其中以气味为主要。下面再举几味中药应用情况来看归经理论的意义。

黄连，入手少阴、手阳明及足阳明三经，能泻心火。张仲景用黄连与大黄、黄芩配伍而成的泻心汤，对心经实火之诸证，及火迫血热之出血，都有较好的疗效。细辛，入足少阴、足厥阴二经，为手少阴引经之药。张仲景用麻黄细辛附子汤专治少阴伤寒证，对少阴之头痛亦效。张元素用细辛配独活治少阴头痛，疗效更佳。黄柏能入足少阴经，是足太阳经引药。朱丹溪将制黄柏为末，泛丸，专用于泻相火。藁本入足太阳经，张元素称藁本是太阳经风药。对于风寒所致的太阳经头痛，可用一味藁本主之。独活入足少阴经。王好古用独活治少阴伏风而致的头痛眩晕，项强足痛等证。知母入手太阴、足阳明及足少阴三经。刘完素将知母与贝母配伍，用于润肺止咳。羌活，入手太阳、足太阳，足厥阴及足少阴四经。李东垣用羌活胜湿汤治足太阳风湿证之头痛、肢节痛及一身痛。该方是以羌活配独活、防风、藁本、蔓荆子、川

芎及淡甘草而成。桔梗入手太阴及足少阴二经，能去肺热止咳逆。朱丹溪用桔梗治痰火郁于肺经而致的干咳。若桔梗与甘草配用，有宣肺理气，祛痰止咳之功。升麻是足阳明、足太阴之引经药，又入手阳明及手太阴二经，有升提胃气之功。张元素说在补脾胃时，必须配用升麻，否则不能取效。石膏，入手阳明、手太阴及手少阴三经。陶宏景说石膏有除时气头痛、身热及胃肠结气的作用，配知母应用，对伤寒阳明病有显著的疗效。这种按经选药治病的例子很多，不一一例举。

三、归经理论与受体理论的关系

近代研究表明：药物所产生的药理作用，是由于药物小分子和生物高分子之间的反应，从而使生物高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以引起组织器官的代谢和功能的增强或减弱。这个生物高分子由于是介质或药物分子的接受体（作用点），因此称为“受体”。

根据受体在细胞中存在的位置不同，有细胞膜受体，细胞质受体及细胞核受体之分。天然介质和药物分子多是与细胞膜相应的受体结合而呈现作用，所以通常所说的受体，一般是指细胞膜受体（确切的说，是指细胞膜受体中的调节亚单位）。细胞膜上的受体是多种多样的，且受体的性质与数量可随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细胞膜受体是镶嵌在膜的脂质双层中的球蛋白质，这些球蛋白质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细胞膜受体一般是由一个调节亚单位（位于细胞膜表面，有的是结合在蛋白质的糖链）和一个催化亚单位（位于膜的內面）组成的二聚体蛋白质。调节亚单位由于本身的化学特性和构形特点，只能与作用于细胞的某一种化学物质（化学信号）结合，因此有很强的选择性。如在胆碱能受体中，其 M 型受体能选择性地与毒蕈碱（毒蘑菇中所含的生物碱成分）结合；N 型受体能选择性地同烟碱（烟叶中含有

的生物碱成分)结合。

中药的气味不同,功能作用也不同。换句话说:药物所含的化成分不同(或量的差异),产生的药理作用不会相同。《内经》曰:“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药物气味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功能相同的药物,由于其形、色、气、味的差别,它们的作用趋向也会不同。如犀角与羚羊角的性味都是寒咸,同有清热去火的功能,但犀角以清解心经热邪为主,羚羊角则解肺肝两经的火邪作用明显。历代医家通过医疗实践,发现了这种药物作用的定向性,并不断总结经验,从而提出了中药归经理论。

中药是通过其所含的化学成分而产生作用,在身体内必然有它的作用点或部位,这个作用点,在经典药理学中称为“经”,而现代药理学则称为“受体”。当然,经是一种宏观概念,受体则是微观概念。但相同细胞的相同受体(或同一组织细胞的相同受体)的组合体,是否体现“经”的性质?如在脑皮层、丘脑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胆碱能受体主要是M型,而脊髓中主要是N型。毒蕈碱引起M型受体兴奋时,出现血管舒张,心率减慢及血压下降等反应。腺体分泌增加,心肌收缩力加强,小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等反应,可由烟碱引起N型受体兴奋而表现。

中药归经理论把药物的功能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受体理论把介质及药物的功能与神经纤维及效应细胞的关系紧密结合,两者都是为了解释药物作用的说理工具。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及采用不同的科学方法,从而产生了两种理论。

结语

归经理论是以药物的形、色、气、味为基础,结合阴阳升降浮沉等理论,再以脏腑经络理论为依据,将药物的作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密切结合起来的一种经典药理学。

中药气味与脏腑的关系，在《内经》中已有论述，但归经理论的建立，应归功于易水学派的代表张元素。他的两位入室弟子李东垣和王好古及后世医家对归经理论都有所贡献，从而使这一理论得以发展，为临床用药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归经理论与受体理论是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两种理论，但两者都是用以解释药物作用的说理工具，所以有相同之处。

限于历史条件及认识水平，归经理论有它的不足点，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和整理，使这一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

(原载《湖南中药通讯》2: 17, 1986)

13. 岩白菜素及含该成分的植物

岩白菜素 (bergenin) 又称岩白菜内酯及岩白菜宁，是从虎耳草科植物岩白菜 (*Bergenia purascens*) 全草中提得的一种成分，属于二氢异香豆精衍生物。有治咳及抗溃疡的作用。临床对各种支气管炎均有疗效，亦可用于胃溃疡。由于多种植物含有该成分，根据其来源不同，又有矮茶素、佛手配质、鬼灯檠素、虎耳草素及开喉箭酸乙等名称（因为茴芹香豆素也称虎耳草素，开喉箭酸乙的名称不妥，故后两个名称在一些著作中已不使用）。

我国学者在本世纪 40 年代末期，就从紫金牛科植物百两金 (*Ardiziz crispa*) 中提得岩白菜素。60 年代末期，在湖南民间使用的治咳药物紫金牛 (*A. japonica*) 中提得该成分，并证明是止咳有效成分，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不但进行了人工合成、药理试验及临床应用，而且还寻找到了高含量的植物品种。目前已证明有 10 个科 14 属的 29 种植物（含变种）含有岩白菜素成分。现列表如下：

含岩菜素成分的植物表

中文名	科名	拉丁文学名	植物部位	含量
莎罗双树	龙脑香科	<i>Shorea leprosula</i> Miq.		
蜡瓣花	金缕梅科	<i>Corylopsis sinensis</i> Hemsl.	根	
牛鼻栓	金缕梅科	<i>Fortunearia sinensis</i> Rehd. et Wils.	叶	
大株景天	景天科	<i>Rhodiola kirilosii</i> Rdg.	全草	
大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stilba grandis</i> Stapt. et Wils.	根茎	1.4%
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 chinensis</i> Franch. et sav.	根茎	1%
多花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 myriantha</i> Diels	根茎	3.82%
华南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 austrosinensis</i> Hand. - Hazz.	根茎	1.25%
溪畔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 rivularis</i> Buch. - Ham. ex D. Don.	全株	
童氏落新妇	虎耳草科	<i>A. thunbergi</i> Miq.	根茎	
鸟足升麻	虎耳草科	<i>A. thunbergi</i> Maxim var. <i>congesta</i> H. Boiss.	根茎	
鬼灯檠	虎耳草科	<i>Rodgersia aesculifolia</i> Batal.	根茎	2.2%
西南鬼灯檠	虎耳草科	<i>R. sambucifolia</i> Hemsl.	根茎	
岩白菜	虎耳草科	<i>Bergania purpurascens</i> Engl.	全草	4%
厚叶岩白菜	虎耳草科	<i>B. crassifolia</i> Fritsch	全草	3.3%
石白菜	虎耳草科	<i>B. scopulosa</i> T. P. Wang	根茎	
肉茛苏木	豆科	<i>Caesalpinia diiyna</i> Rottl.		
野梧桐	大戟科	<i>Mallotus japonicus</i> Muell. - Arg.	树皮	3.8%
石岩枫	大戟科	<i>M. repandus</i> var. <i>chrysocarpus</i> S. M. Hwang	叶	
粗糠柴	大戟科	<i>M. philippinensis</i> Muell. - Arg.	腺毛茸	
落萼叶下珠	大戟科	<i>Phyllanthus flexuosus</i> Muell. - Arg	茎皮	
四方藤	葡萄科	<i>Cissus pteroclada</i> Hayata	藤	
虾子花	千屈菜科	<i>Woodfordia fruticosa</i> Kurz	皮	
百两金	紫金牛科	<i>Ardisia crispa</i> A. DC.	全株	
朱砂根	紫金牛科	<i>A. crenata</i> Sims.	全株	
念珠紫金牛	紫金牛科	<i>A. alyxizfoliz</i> Tsiang et C. Chen.	全株	
江南紫金牛	紫金牛科	<i>A. laberi</i> Hemsl.	根	
紫金牛	紫金牛科	<i>A. japonica</i> Bl.	全株	0.2%
显脉莢蒾	忍冬科	<i>Viburnum nervosum</i> D. Don.	根	

(此文原载《中国野生植物》3:35,1988. 原与郑国忠老师合作)

14. 椴木皂甙成分的提取及其甙元分离

苏联学者曾报导从五加科植物龙芽椴木 (*Aralia mandshurica*) 的根中提得椴木皂甙 (aralosids) 成分, 该皂甙是以齐墩果酸为甙元的三萜皂甙。用此皂甙制成的酞剂, 具有强壮兴奋剂的作用^[1]。同科植物椴木 *A. chinensis* 在湖南一带各山区有大量分布。民间用其根皮煎服治疗风湿病、关节痛、神经衰弱、头痛头昏等疾病; 也有与肉同炖作补药服用的。但丰富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任其消长, 实为可惜。我们对本地野生植物椴木的成分进行了初步研究, 从其根皮中提得皂甙成分。将皂甙用酸水解后分离得甙元, 经红外光谱分析证明此甙元是齐墩果酸。初步认为椴木的皂甙成分与龙芽椴木所含的皂甙成分相同。本文报导提取方法。

一、椴木皂甙的提取及精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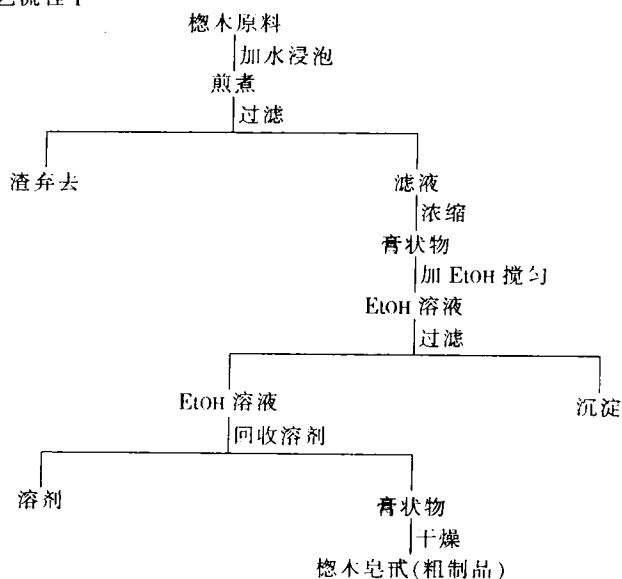
1. 原料处理

采集椴木根部, 洗去泥砂杂质, 捞出摊放于通风处。于次日剥取根皮, 切成 3~5cm 小段 (根的直径小于 1.5cm, 可直接切成小段, 不必剥皮)。晒干或 80℃ 以下烘干。供提取用。

2. 提取皂甙

将切成小段的椴木原料用水醇法提取, 其工艺流程如下:

工艺流程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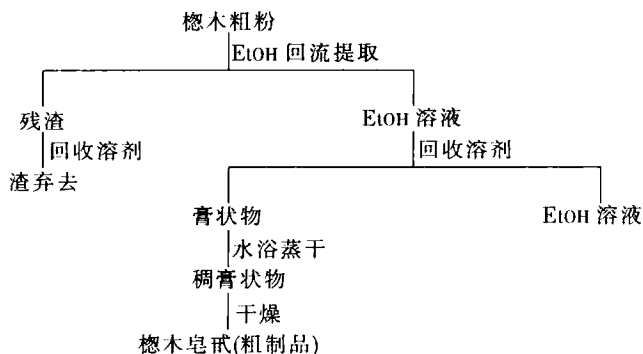
注：①每批原料用水煎煮 3 次。第一次用水量为原料体积的 3 倍，第二次为 2 倍，第三次为 1 倍。

②乙醇 (EtOH) 的用量为膏状物的 3~4 倍 (视膏状物的稀稠度而定，含醇量在 70% 左右)。并应充分搅匀。

③回收乙醇，宜采用减压回收法进行。

④皂甙干燥的温度以 60~80℃ 为宜。温度过高会出现焦化，过低则影响干燥速度。

工艺流程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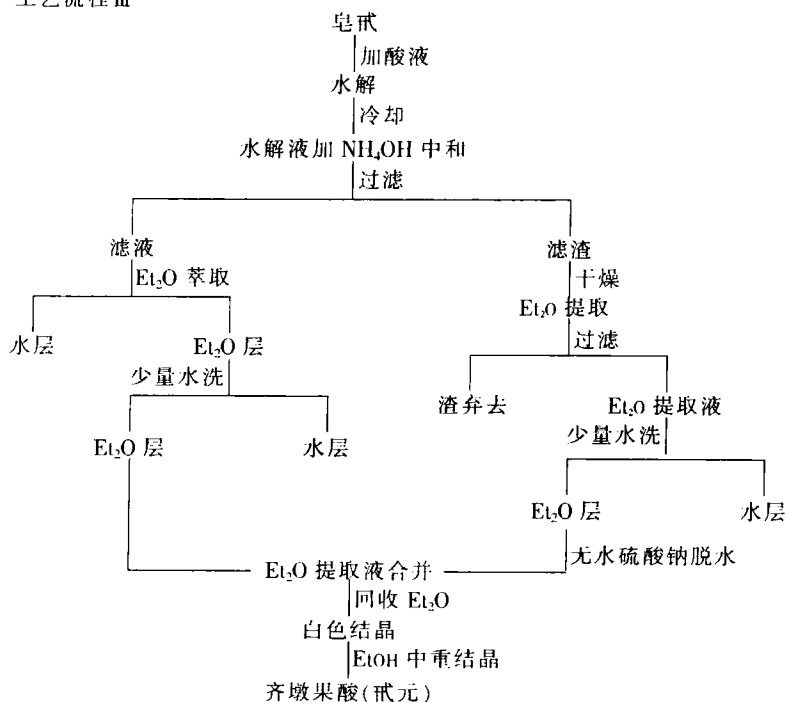
3. 皂甙的精制

粗制皂甙含有糖类等杂质，干燥后的粉末呈棕黄色或棕褐色，引湿性强。将粗皂甙溶于正丁醇、乙醇等溶剂中，通过氧化铝柱，回收溶剂后可得较纯的楤木皂甙。干燥的粉末呈黄白色，引湿性较小。

二、甙元齐墩果酸的分离

将楤木皂甙加酸液进行常压水解，用乙醚萃取分离得甙元，经乙醇重结晶，得白色针状结晶。熔点 310°C 。红外光谱鉴定为齐墩果酸。皂甙的水解及甙元的分离工艺流程如下：

工艺流程 III



注：

水解用的酸液：醋酸 + 盐酸 + 水（35 : 10 : 55）。

小结

本文报导用水煎醇沉法和乙醇回流法从槲木根皮中提得皂甙成分，收得率为 11.43%。皂甙经酸液水解后，用乙醚分离得甙元齐墩果酸，得率为 0.94%。文献报导槲木皂甙有兴奋神经、增强记忆和增强耐受力等作用，被称为“适应原药”^[2]。齐墩果酸属三萜类物质，有抗菌、利尿等功能。近年来用于急、慢性肝

炎病的治疗，均获得较好的疗效^[3]。

楤木皂甙是楤木的主要成分和有效成分，甙的含量高，提取方法简便。本工作为开发利用楤木这一丰富的药物资源，提供了参考资料。

注：齐墩果酸的红外光谱分析由湘医工所测定。楤木标本得到二军医大学郑汉臣教授确证，特此致谢。

（此文原载《野生植物研究》4：10，1984。原与彭仲鲍老师合作）

参考文献

1. 郑汉臣译：国外医学参考资料（3）：176，1978
2. I. I. Brekeman et al: Ann. Rev. pharmacology (9): 419 P. 1969
3. 沙静姝等：药学通报，(6): 53, 1982

二、本草证伪

此处收学术文章 18 篇，主要是对本草文献的证伪纠讹，也有一些商榷性文章。

1. 绞股蓝、绞股兰及锥形果是三种不同的植物

绞股蓝为葫芦科（Cucurbitaceae）植物，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的作用，对慢性支气管炎、传染性肝炎及肿瘤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

近年来日本学者先后报导绞股蓝含有多种人参皂甙成分，引起各国有关学者普遍给予重视。国内一些学者也译文介绍，有的还对绞股蓝进行栽培实验。但是一些译文或著述把绞股蓝称为“绞股兰”，有的则用“锥形果”的名称。经考证，绞股蓝并没有“绞股兰”、“锥形果”的别名。实际上绞股蓝和绞股兰、锥形果是三种不同的植物。从植物形态来看，三者虽然相似，但从植物分类学来讲，绞股蓝是葫芦科植物，绞股兰是葡萄科植物，锥形果虽与绞股蓝同科，但不同属。现将绞股蓝、绞股兰和锥形果的植物形态描述如下。

一、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 Mak）

绞股蓝为葫芦科绞股蓝属植物，多年生草质藤本。又称七叶胆，小苦草，公罗锅底。其茎细柔，有棱，卷须。掌状复叶，小叶 3~7 枚，叶片披针形或卵状矩圆形，长 4~14 厘米，两边小

叶较中间小叶小，边缘有锯齿，叶面散生细毛，叶片纸质；总叶柄长2~4厘米。夏季开黄绿色小花，花单性，雌雄异株，圆柱形花序；雄花萼5裂，花冠5裂，长2.5毫米，雄蕊5，花丝下部合生，花药卵形；子房下位，2~3室，花柱3，柱头2裂；浆果球形，直径5~8毫米；成熟后呈黑绿色，种子1~3粒，宽卵形，表面有小凸起。

绞股蓝生长在山间林下和阴湿多乱石处，野生资源较少。



图 1

二、绞股兰 (*Cayratia japonica* Gagn)

绞股兰为葡萄科植物，多年生草质藤本。又名乌菰莓，五叶莓，猪婆藤，五爪藤。其茎细柔，有纵棱，卷须。掌状复叶，小叶5枚，叶片椭圆状卵形，长2~8厘米，两边小叶依次较中间小叶小，边缘有锯齿，叶片纸质；总叶柄长3~5厘米。夏季开黄绿色小花，花两性，聚伞状花序；花萼杯状，花冠4，雄蕊4，

花药长椭圆形；雌蕊 1，子房上位，2 室；浆果卵形，长 5~7 毫米；种子 2~4 粒。

绞股兰多生在半阴环境，例如山坡、路旁和疏林中，野生资源较丰富。



图 2

三、锥形果 (*Gomphogyne cissiformis* Griff)

锥形果为葫芦科锥形果属植物，为草质藤本。因其果实呈倒锥形而得名。锥形果茎纤细，具卷须。掌状复叶，小叶 7~9 枚，叶片矩圆形，长 2~6 厘米，两边小叶较中间小叶小，边缘有锯齿，叶片膜质；总叶柄长 3~6 厘米。夏季开黄绿色小花，花单性，雌雄同株；雄花总状花序，花萼裂片长 1.5 毫米，冠片长 3 毫米，雄蕊 5，药室通直；雌花族生或生于纤细的总花柄上，子房下位，1 室，花柱 3，柱头 2 裂；果实倒锥形，长 15 毫米；种子 1~3 粒，矩圆状四棱形。

锥形果多生长在干燥的山坡上，野生资源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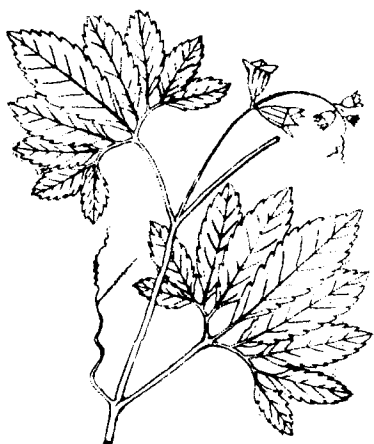


图 3

四、结语

绞股蓝，绞股兰和锥形果都是草质藤本植物，为掌状复叶，而且同在夏季开类似黄绿色小花，这是该三种植物在形态上的相似点。它们也有很多明显的不同点，例如绞股兰是两性花；绞股蓝和锥形果是单性花，但是前者雌雄异株，后者雌雄同株。

为了防止因名称混乱而引起植物品种混淆，特建议在使用植物名称时，三者不要混称，应该强调的是绞股蓝、绞股兰及锥形果三个名称，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品种的植物。

参考文献

1. 邢泽田. 中医药信息. 1: 28, 1985
2. 戴明等译.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4: 43, 1983
3. 江苏新医学院编. 中药大辞典, 上册, 16 页, 472 页,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77

4. 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下册, 467 页,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

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第四集, 248 页, 249 页, 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3

6. 赵俊杰译. 国外医学植物药分册. 3: 18, 1982

7. 禾川等译.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3: 49, 1983

(此文原载《中国野生植物》1: 21, 1986.)

2. 《本草经》的药物拉丁学名问题

《本草经》又称《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经》, 是我国秦汉时期的一本药物学专著。原书亡佚, 现可见到的《本经》都是明清以来学者的辑佚本, 有 15 家计 27 种版本。^[1]

在众家《本经》辑本中, 南京医学院曹元宇教授辑注的《本经》(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以下简称“曹本”), 堪称最佳本。曹本的特点有二: 一是对药物的名称、性味功能, 产地生境进行了注解; 另一点是给动、植物药注了拉丁学名, 矿物药则注出英文名和主要的化学成分^[2], 这是其他《本经》辑本所不及的。拜读之余, 也发现其药物学名的问题不少, 经核查, 曹本所载的 321 味动、植物药中, 学名欠妥或应订正及增补的达 156 个。笔者本着关心和爱护该书的愿望出发, 略陈管见, 供曹先生及读者参考。

一、药物的科属问题

曹本所注的药物学名, 其科属不当的有 40 余个, 兹举几例如下:

1. 灵芝 (曹本 61 页)

曹本注灵芝“恐俱属菌蕈科 *Agaricaceae*”，此不妥，现灵芝的分类为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3]

2. 当归 (曹本 114 页)

当归的学名是 *Angelica sinensis*，曹本却注为 *Ligusticum acutifolium*。当归应为当归属 (*Angelica*)，而不是藁木属 (*Ligusticum*)^[4]。

3. 肉松蓉 (曹本 120 页)

肉松蓉即肉苁蓉，学名是 *Cistanche salsa*，曹本注为 *Boschniakia glabra*。肉苁蓉为肉苁蓉属 (*Cistanche*)，非草苁蓉属 (*Boschniakia*)。

二、药物的种名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动、植物学名也在不断订正，故有些学名已废止不用。曹本所注药物学名，大多用的是旧学名，所以种名 (种加词) 欠妥的有 80 余个，列举几例如下：

1. 薏苡仁 (曹本 88 页)

曹本注薏苡仁学名为 *Coix lacryma*，现使用的薏苡仁学名是 *C. lacrymajobi*。*lacryma* 意为“眼泪”，表示薏苡的形状似一滴一滴的眼泪，但这是指古希腊国王朱芭 (*jobi*) 的眼泪。

2. 牛扁 (曹本 202 页)

牛扁的正确学名是 *Aconitum ochranthum*，示乌头属一种开“赭黄色花的 (*ochranthum*)”药物。曹本注牛扁学名为 *A. lycoctonum*。其中种名 *lycoctonum* 意为“乌头属”，这就与属名 *Aconitum* 同义，即这个学名的种名与属名的意义相同，此学名已废止不用。

3. 女贞实（曹本 220 页）

女贞实即今通称的女贞子，学名为 *Ligustrum lucidum*。曹本注为 *L. japonica*。*lucidum* 为“具光泽的”之意，表示果实表面具有光泽；*japonica* 意为“日本的”，示药物产地。现通用前者为女贞子学名。

三、学名与药物品种不符

学名与药物品种不符，是指所注的学名，不是该种药物的学名，这主要是药物品种考证欠妥所致。这种情况在曹本中有 10 余个，列举几个如下：

1. 兰草（曹本 105 页）

曹本将兰草列了 5 个学名，其中 3 个兰科的药物山兰 *Cymbidium virescens*、蕙兰 *C. pumilum* 及建兰 *C. ensifolium* 的生境，与兰草“生池泽”都不符；另二个菊科的药物华泽兰 *Eupatorium chinense* 及泽兰 *E. japonicum* 的功能和生境，也与兰草都不符。而《中药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云《本经》兰草为菊科的佩兰 *E. fortunei*。从佩兰的功能和生境看，与兰草都相符，也与《新修本草》注兰草“八月花白，人间多种之，以饰庭园”相一致^[5,6]，应从《辞典》为是。

2. 泽兰（曹本 159 页）

曹本将泽兰注为菊科的华泽兰 *Eupatorium chinense*，与《本草图经》云泽兰“生下湿地”、“方茎紫节”不符^[7]。而《辞典》云此泽兰为唇形科的地瓜儿苗（泽兰）*Lycopus lucidus* 是妥当的，应从之。

3. 甘瓜子（曹本 322 页）

《本经》原为白瓜子，曹本作甘瓜子，并注为甜瓜 *Cucumis melo* 的种子。白瓜子实为冬瓜子 *Benincasa hispida*，《名医别录》

中的甘瓜子，才是甜瓜子。^[8]

四、药物未注学名

动、植物药应注学名而未注的，曹本中有 10 余种。如丹雄鸡（曹本 272 页）未注出家鸡的学名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白马茎（曹本 283 页）未注马的学名 *Equus caballus*。而且六种灵芝未有一种注有学名，如赤芝与黄芝只是幼老之别，学名都写为 *Ganoderma lucidum*；黑芝的学名是 *G. atrum*；紫芝为 *G. japonica* 等，可资参考。

此外，学名的字母误写，漏写及错排现象也不少；再者种名（种加词）的第一个字母不须大写（旧说种名为名词者，第一个字母应大写，现一律采用小写），这些，希再版时得以更正。

参考文献

1.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281 页．皖南医学院铅印，1981
2. 曹元宇．本草经．24、63、268 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3.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等．灵芝．1. 科学出版社，1976
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册．1092、1185 页．科学出版社，1983
5.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册．13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6. 尚志钧．唐新修本草．188 页．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
7. 尚志钧．本草图经．200 页．皖南医学院印，1983
8. 尚志钧．名医别录．92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此文原载《中药与临床》3：52，1980）

3. 评《吴普本草》佚文 “仅存药名者 21 种”之说

目前常见的《吴普本草》（简称《吴普》）辑本有两种：一是尚志钧先生为主辑复的《吴普》，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下称“尚本”），二是王淑民先生所辑的《吴普》收入《华佗遗书》中，由华夏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下称“王本”）

笔者曾对尚本与王本勘比，发现两辑本在改字、增文、补脱文、误字、删文及出注与漏注等多方面雷同（已另文专述），表明王本是抄袭尚本所为。本文将专题评述王本在“校后记”（P. 732）中所言“共辑出药物 233 种，仅存药名者 21 种”不符事实之说。

王本所说《吴普》佚文“仅存药名者 21 种”的结论，不是研究《吴普》佚文而得，是据尚本所辑药物抄袭而来。（见表）

表 1 两辑本《吴普》佚文仅存药名者表

药名	尚本（页）	王本（页）	药名	尚本（页）	王本（页）
云母	1	698	天雄	47	717
水银	2	727	琥珀	61	696
理石	11	715	酸枣	61	696
龙胆	19	691	干漆	61	713
干姜	32	702	青竹	62	713
苦参	32	702	蜀椒	66	723
前胡	39	705	鼠屎	71	714
藁本	40	723	牡蛎	72	697
白薇	40	723	杏干	78	724
海藻	41	707	荏	79	701
茅苈	44	710			

从表中可看出王本仅存药名的 21 种药物与尚本只有药名无药文的 21 种药雷同。这些药物都是《吴普》其他药物的药文中所涉及的药名，这可从药名下的按语得知。如酸枣，尚本在其药名下的按语是“此药参见本书山茱萸条”，王本的按语是“此药辑自本书山茱萸条”，其他 20 种药名下都有类似的说明。再看尚本（P. 63）及王本（P. 712）山茱萸药文中都有“如酸枣赤”句，可见《吴普》药文中所涉及的药名，可视为《吴普》药物。

按照上述辑文方式，《吴普》佚文中仅存药名者就不止 21 种。如尚本（P. 11）及王本（P. 715）长石药文中有“理如马齿，润泽，玉色”句。其中马齿在《证类本草》（简称《证类》；V. 17, P. 374）白马茎条有“马齿主小儿惊痫”作墨字，为《名医别录》（简称《别录》）药；玉在《本草纲目》（V. 8, P. 498）注云“别录上品”，可知马齿和玉均属《别录》药。又如尚本（P. 29）及王本（P. 709）白沙参药文有“实如芥，根大如芜菁”句。其中芥在《证类》（V. 27, P. 505）作《别录》药；芜菁在《证类》（V. 27, P. 501）也作《别录》药。还有金、银、铜、铁（见流黄条）、生姜（见白及条）、松根（见茯苓条）、芋（见署豫条）、葵（见细辛条）、韭（见麦门冬条）等，可见《吴普》中仅存药名者远不止 21 种。

王本（P. 688）将木甘草这种《别录》药从《药种抄》中辑入《吴普》中，这种药在《吴普》其他药物药文中未见提及，既然这种药可辑，那么上述马齿等药物更应立名列目。因王本作者没有深入研究《吴普》佚文，而是抄袭尚本所为，而马齿等药物尚本漏列，所以王本也未列，以致王本作出“仅存药名者 21 种”不符事实的结论。

此外，在王本及尚本所辑药物中，还另有 47 种“仅存药名”的药物，这些药物不同点是除了药物正名外，还有别名，

但都无药文。如王本（P. 715）及尚本（P. 9）磁石的全文是“磁石，一名磁君”，又如王本（P. 694）及尚本（P. 27）决明子全文是“决明子，一名草决明，一名羊明”。可见这 47 种药也是“仅存药名者”。如将王本及尚本已立名列目的两类“仅存药名”的药物相加，就有 68 种，还不包括马齿等未立名列目的药物。因此，王本说《吴普》佚文“仅存药名者 21 种”是不妥当的。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1：5，1997.）

4. 《吴普本草》王氏辑本问题的考察

《吴普本草》（简称《吴普》）是魏时吴普撰，原著早佚。至今此书已有三种辑本，最早是清时焦循所辑，仅有手稿本存世。焦辑本有较多失误和不足，如将《甄氏本草》的内容作《吴普》内容收录等。尚志钧先生辑复的初稿本已于 1983 年油印在内部交流，后与其他学者合辑本于 1987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下称“尚本”）。王淑民先生辑本收入《华佗遗书》中由华夏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下称“王本”）。

笔者拜读王本时，发现王本内容有很多是从尚本转录而来，并非从《太平御览》（简称《御览》）等文献中辑佚，且有诸多失误或不足。本着学术探讨，特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辑文未注

辑复佚文时，如有改字、脱字等，当出注说明。可王本中有很多当出注的辑文，却未出注。

王本（P. 691）尚本（P. 18）署豫药文都有“或生临胸、钟山”句，此句在《御览》（V. 989，P. 8）同条作“或生临胸、踵山”。可见王本及尚本都将“踵”字改为“钟”，两辑本对此

均未出注。

王本（P. 724）尚本（P. 67）蜀黄环药文有“纵理”句，可此句在《御览》（V. 993，P. 6）同条作“从理”。王本及尚本都将“从”字改为“纵”，都未出注。

《御览》（V. 988，P. 5）引文有“吴氏本草曰：神农，甘平；雷公，咸无毒。生豫章，可消为铜”，这条引文明显脱漏了药名。王本（P. 700）尚本（P. 7）辑录此条均补入“白青”药名，都未出注。

以上看出，凡尚本漏注之处，在王本中同样出现，这就表明王本是依据尚本所致。若王本是从《御览》中辑复《吴普》佚文，决不会出现这些与尚本相同的疏漏。

二、辑文误注

凡所出之注文与原佚文不相符者，则为误注，王本中误注也不少。

王本（P. 699）尚本（P. 15）牛膝药文中均有“叶如蓝”句，此句在《御览》（V. 992，P. 6）同条作“叶如夏蓝”，可见两辑本都脱漏“夏”字。但王本此处出注为“《纲目》引普文作夏蓝”，这就表示《御览》原文是“叶如蓝”了。由于尚本辑佚时脱字未注，王本从尚本转录辑文，又未与《御览》核对而致此误。

《御览》（V. 992，P. 7）紫葳药文有“一名瞿麦”句，王本（P. 712）同条此句作“一名瞿凌”，并出注为“《纲目》引普文作瞿陵；且云《吴氏本草》紫葳一名瞿陵，陶弘景误作瞿麦字尔”。从王本这条药文及注文可看出，王氏未翻阅《御览》原文。因“麦”为麦的异体字，王本作注应从麦字着手。王本是尚本转录《吴普》佚文，误将麦字作“凌”处理。

王本（P. 699）矾石药文有“一名羽涅”，并出注为“《证

类》、《纲目》均作《本经》文，且涅作硪”。《御览》（V. 988，P. 4）同条此句为“一名羽硪”。尚本（P. 3）同条此句文同王本，并出注为“《本经》作涅，涅与硪皆矾石”。可见王本连注文也从尚本转录修改，对原文“硪”字则只言未提。

《御览》（V. 990，P. 2）乌喙是独立一条而叙，与乌头并列，在乌喙药名前有“又曰”两字，即“吴氏本草曰”的简称。尚本（P. 46）将乌喙作为乌头的附药，合二为一。王本（P. 717）未查《御览》原文，据尚本误认乌喙是乌头的附药，出注说“乌喙：原附于乌头后，今独立一条”。

上述王本注文失误，主要是王氏不看《御览》原文，辑文是从尚本中转录，尚本对原文作了处理未注明或漏注之处，王氏不明其中真相，误认为《御览》原是如此，所以致成诸多误注。

三、文义不符

《御览》是收存《吴普》佚文最多的书，其版本除了常见的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商务本）外，还有学礼堂聚珍版（学本）、从善堂藏版（从本）等。由于版本不同，书中的《吴普》佚文会出现脱、讹、衍文等不同失误，所以辑文时应从善择之。

商务版《御览》（V. 988，P. 5）扁青药文有“治明目，痈肿”句，此句在《御览》其他版本作“明目，治痈肿”。尚本（P. 8）同条此句采用“明目，治痈肿”，文从义顺。王本所列的参考书目是商务版《御览》，没列有其他《御览》版本，固王本（P. 701）同条此句用“治明目，痈肿”，出现文不从，义不顺。

四、出现衍文

王本（P. 717）尚本（P. 46）乌喙药文均有“如乌头之喙”句。此句在《御览》（V. 990，P. 2）同条作“如鸟之喙”，知两辑本都衍一“头”字。这也表明王本是转录尚本辑文而以讹

传说。

五、出现误字

王本（P. 721）荒华药文有“一名作草根”句，此句与《吴普》药文体例不符。查尚本（P. 58）及《御览》（V. 992, P. 1）同条此句作“一名儿草根”，可知王本将儿误为“作”。

《御览》是一部卷帙浩繁之作，查阅耗时花精力。王本为了省事，直接从尚本中转录很多的《吴普》原文，以致出现上述诸多失误和不足。知识分子的美德就是求实精神，这种传统不能丢。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4：8，1997）

5. 《本草纲目通释》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问题

《本草纲目》（简称《纲目》）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名著，四百年以来，为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有陈贵廷等一百多位学者对该书进行注释，编成《本草纲目通释》（学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简称《通释》）问世。

《通释》对《纲目》中的名词术语进行注解，又对其动植物药列出了拉丁学名，还收录许多临床资料，这对了解其药物基原及临床参考带来很大方便。拜读之时，也发现其中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一些问题。笔者本着关心的愿望，略陈管见，与作者商榷及供读者参考。

一、所注学名与《纲目》药物品种不符

《通释》所注的一些动植物药学名，与李时珍在《纲目》中所述或所绘的药物形态不相符，即列出的学名不是该种药物的学名。如：

1. 山慈姑 《通释》(P. 588) 注其为百合科植物丽江山慈姑 *Ipnigenia indica* Kunth et Benth. 李时珍《纲目》所述及所绘的山慈姑指百合科植物双姑 *Tulipa edulis* Baker. 和石蒜科植物石蒜 *Lycoris radiata* Herb.^[1] 前者从药图考订, 后者系所述考证。

2. 蜀羊泉 《通释》(P. 860) 沿《中药大辞典》(简称《辞典》) 之旧, 将其注为茄科植物白英 *Solanum Lyratum* Thunb. 现考证其为同科植物裂叶龙葵 *S. septamlobum* Bunge.^[2]

3. 水杨梅 《通释》(P. 920) 沿《辞典》的用名, 注其为蔷薇科植物日本水杨梅 *Geum japonica* Thunb. 《纲目》所绘的水杨梅, 是其变种中国水杨梅 *G. japonica* var. *chinense* Bolle.^[3]

4. 百部 《通释》(P. 1073) 沿《中国药典》的用名, 将其列了三个学名, 均为百部科植物, 有直立百部 *Stemona sasilifolia* Miq. 和蔓生百部 *S. japonica* Miq. 或对叶百部 *S. tuberosa* Lour. 《纲目》所绘的大叶百部是对叶百部, 所绘及所述的小叶百部指同科不同属的羊齿天门冬 *Aspasagus filicinus* Ham, ex D. Don. 或石刁柏 *A. officinalis* L.^[4]

二、药物未注学名

李时珍《纲目》所载的动植物药, 有很多经一些学者进行过考证并确定其基原, 而有些可注出学名的药物, 《通释》却未注。如:

1. 曲节草 (通释, (P. 770) 未注学名。1991 年就有学者对曲节草考证的报导, 后又有学者考证其为爵床科植物九头狮子草 *Perisophe japonica* Brem.^[5]

2. 狼牙 《通释》(P. 940) 未列学名。今考证其为蔷薇科植物龙牙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6]

3. 蒴苈 《通释》(P. 941) 未标学名。有学者考证其为大戟科植物月腺大戟 *Euphorbia ebracteolata* Hayata 和甘肃大戟 *E.*

kansuensis J. Prock.^[7]

4. 屋游 通释, (P. 1194) 未注学名。李时珍云此为生古瓦屋上的青苔衣, 即今之真藓科植物银叶真藓 *Bryum argenteum* Hedw。

三、误用学名

误用学名即张冠李戴, 也就是甲药用乙药的学名。如葵, 《通释》(P. 850) 沿《辞典》之讹, 将其冬葵的学名注为 *Malva verticillata* L., 此为野葵的学名, 冬葵的学名为 *M. crispa* L.^[8]

此外, 还有隐鼠、十二时虫以及矿物药的考证问题, 此略。这些希对读者有所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胜白, 等. 本草学. 251 页,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1988.
2. 陈重明, 等. 中药材. 1990; (10): 38.
3. 吴征镒, 等. 新华本草纲要 (三). 102 页,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4. 丛晓东, 等. 中国中药杂志, 1992, (4): 194.
5. 陈修源. 中药材, 1992, (6), 37.
6. 李仲文. 中华医史杂志, 1986, (1): 59.
7. 赵志礼, 等. 中药材, 1992, (1), 47.
8. 冯国楣, 等. 中国植物志 (490-2). 4 页, 科学出版社, 1984.

(此文原载《时珍国药研究》1: 2, 1994)

6. 唐代《新修本草》不是一部药典

摘要 本世纪 50 年代, 我国有些学者撰文说唐代苏敬等人编纂的《新修本草》是一部《药典》, 时至今日, 此说已成公

认。笔者将该书与现时《药典》的条件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书不具备“药典”条件。再者，该书原作者及历代医药学家都未提及该书是部《药典》。因此，笔者认为称该书为《药典》是欠妥的。

在本世纪 40 年代，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唐代苏敬等人编纂的《新修本草》是一部最早的《药典》，此时只是口头评说，而无文字记载。1955 年 5 月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的卷子《新修本草》，一位学者在该书“跋”文第七页中提到“今更把这部仅存的中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续加印行”。1955 年 6 月《中华医史杂志》第二期中，另一位学者又以“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典学著作——唐新修本草”为题，论及此事。尔后，在一些药学杂志、医药著作中都遵此说。现时的《辞海》、《药剂学》、《药学名词词典》等很多文献中都有此说，几乎已被公认，影响之大，非同一般。却无人非议。

《新修本草》是不是一部《药典》，让我们首先了解《药典》的性质及要求，再看《新修本草》是否具备《药典》的条件，来做定论。

一、《药典》由国家编纂，由政府颁布施用

《新修本草》是唐显庆二年（657 年）由苏敬上书请修，唐政府组织编纂并颁布施行的，这一点是符合《药典》条件的。但如仅根据《新修本草》是一部官修本草而说是《药典》的话，那么现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纂的《中华本草》，也是一部官修本草，不是也可说它是一部《药典》。当然，《中华本草》不是《药典》，所以，《新修本草》也不能仅是一部官修本草而将其称为《药典》。

二、《药典》是一个国家的药品规格标准的法典，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新修本草》引录陶弘景序文中，有一段《新修本草》作者的注文，其中有一部分是谈《新修本草》分卷及载药的说明：“今以序为一卷，例为一卷，玉石三品为三卷，草三品为六卷……有名未用为一卷，合为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药合八百五十种……一百九十三种有名未用”。^[1]

从上述注文中，可知《新修本草》列有一卷有名未用的药物，药数为193种，占全书850种药物总数的22.7%。一部药书收载总药数1/5强的有名未用药物，还能称得上是一部法典吗？

再者《新修本草》收载的850种药物，都没有标准的质量要求，又怎样使该书产生法律的约束力？

三、《药典》收载功效确切、副作用小，质量较稳定的常用药物和制剂

《新修本草》收载许多的药物，如玉屑、水银、白兔藿、狐阴茎及野猪黄等都不是功效确切，副作用小的常用药物。

如《新修本草》卷三玉屑条云：“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作者在其注文中就提出异议云：“饵玉当以消为水者为佳。屑如麻豆服之，取其精润脏腑，滓秽当完出也。又为粉服之者，即使人淋壅”。^[2]可见服玉屑粒是不会消化的，其滓秽仍会排出体外。如服玉屑粉，还使人产生泌尿道病变，说明有严重的副作用。

又如《新修本草》卷四水银条云：“久服神仙、不死”。^[2]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时肯定也无人服水银而成仙不死的。如真有人服水银，必然会造成汞中毒而死亡。可见水银并不是副作用小的常用药物。

又如该书白兔藿条注文云：“此药疗毒，莫之与敌。而人不复用，殊不可解，都不闻有识之者，想当似葛，尔须别。广识岁州人，未得委悉”。^[2]可见白兔藿治毒效果虽佳，但无人用之，因为没有人认识这种药。所以白兔藿也不是常用药。

至于当时的狐狸和野猪有多少就不得知了，否则哪来那么多的狐阴茎和野猪黄供药用呢。

四、《药典》规定药物和制剂质量标准、制备要求和检验方法，作为药品生产、供应，检验和使用的依据

查遍《新修本草》全书，所载 850 种药物，无一种药物有剂量规定。虽在卷一所附的“合药分剂料理法”中对一些药量做了解释，但并不是每种药物的标准剂量。如：“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竟称五两为正；蜀椒一升者，三两为正……”。又“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2]

《新修本草》所载的药物，其中一些有简单的形态描述或加工使用方法等内容，但并不能看作是可遵循的质量标准。如《新修本草》卷九恶实条注文云：“其叶大如芋，子壳似栗状，实细长如茺蔚子”^[2]。这是对恶实形态简单的描述。

又如该书卷九艾叶条注文云：“捣叶以灸百病，亦止伤血；汁又杀蛔虫。苦酒煎叶，疗癣甚良”^[2]。这是对艾叶加工处理及使用方法的简单描述。

像《新修本草》中这些简单的描述，怎能作为质量标准呢？

通过上述《药典》应具备的四点要求与《新修本草》对照，说明后者有三点与《药典》的要求不符，因此，不具备《药典》的条件。

可能会有人说：《新修本草》是当时用药的一次大总结而可以称为《药典》。如果这样认为，那么明代的《本草纲目》，今

日的《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新华本草纲要》、《中国本草图录》等大型药书都可以称为《药典》？当然不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称《新修本草》为世界第一部《药典》是欠妥的，这一点外籍学者也有同议。

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对《药典》要求的尺子去度古人。但从《新修本草》全书中，也找不出原书作者称该书为《药典》的半点依据。再者该书刊行后，经历了唐、宋、元、明及清代时期约一千多年，都无人评介该书为《药典》。既然原书作者及历代学者都不这么认识，又不符合当今《药典》的条件，怎么能称为一部《药典》呢？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

参考文献

1. 唐慎微. 重修改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30

2. 苏敬等. 新修本草. 辑校本. 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1: 86, 107, 200, 16, 236, 238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4: 4, 1993)

7. 《本草图经》两种辑本评论质疑

摘要 本文对《本草图经》两种辑本的成书与刊行时间，辑文及注文等内容进行细核比较，并查阅原文资料，发现胡乃长等人的辑本与尚志钧的辑本不仅药物目录相同，而且两辑本出现相同的误字、改字、增文、注文与漏注及药物脱漏均相同。为什么两辑本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再者尚志钧辑本比胡乃长等人辑本早问世5年，前者在每条药文末均列有文献各本页码，因此，作者对这些问题加以评论提出质疑。

我国既知第一部绘图的药学专著《本草图经》（又名《图经

本草》；以下简称《图经》），是宋时苏颂于嘉祐3至6年（公元1058~1061年）编纂。全书21卷，载药数未详。原书早佚，其内容较完整地保存在《证类经史大观本草》（以下简称《大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政和》）等后世本草书中。《图经》内容虽存，但药物的卷次目录亡佚，这对了解《图经》药物目录很不利。由于《图经》是当时在征集全国各地药物标本及参考200余种古文献而编成，不仅体例严谨、考证详明，还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专著。因此，辑复《图经》很有必要。

《图经》辑本现虽有三种，但目前问世流传的只有两种：一是尚志钧的《本草图经》（以下简称“尚本”）；二是胡乃长等人合作的《图经本草》（以下简称“胡本”）。笔者将两种《图经》辑本进行细核比较并查阅原文资料，结果发现如下问题。

一、两辑本的成书及刊行时间相距4至5年

尚本“前言”写于1983年9月，同年10月全书由皖南医学院油印内部发行。各医药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图书馆多藏有此书。胡本“辑复前记”写于1987年8月，次年8月全书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见，尚本比胡本成书时间早4年，面世时间早5年。

二、两辑本依据的文献底本都说是《证类本草》

从尚本及胡本各自的“说明”中得知，两辑本都是以《证类本草》（即《大观》与《政和》的合称，以下简称《证类》）为底本进行辑复的。尚本于每种药物条文末，均标出文献各本页码，便于读者查对原文。而胡本却未标出文献页码，显然欠妥。

三、两辑本的药物目录、分卷及药物排列次序相同

前面已叙,《图经》药物目次已亡。因此,不同学者在互不交流资料的情况下,各自辑出的同一种本草书,其药物目录、分卷及药物排列次序不会相同。

笔者将两种《图经》辑本的药物目录、分卷及药物排列次序进行细核比较,发现胡本与尚本的药物分卷、各卷药物次序及每卷药数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尚本 781 个药名都以正名立目;胡本 780 个药名,其中以正名立目的 603 个,余 177 个作为附药。因胡本卷 14 漏掉海马一药,所以药物总数比尚本少 1 种。又尚本列于卷 11 前面的枸杞、仙人杖等 4 种药,胡本将其移置卷 10 末;尚本列于卷 15 前面的紫贝,胡本将其移置卷 14 末。又如尚本卷 6 中的大青,是排在括楼后、玄参前,而胡本同卷却将大青移至知母后、贝母前。计胡本所变动位置的药物 14 种,占全书药物总数的 1.7%,余 98.3% 的药物在两辑本中的排列次序是相同的。

尚本作者自叙编《图经》药物目次是按《嘉祐本草》(以下简称《嘉祐》)的药物目次。因《嘉祐》亦失,尚本作者是通过考证而为。胡本作者在“辑复前记”中说编《图经》药物目次是参考《新修本草》等多种本草书考证而为,但又在“说明”第 6 条中说:“本辑本按原书卷目顺序编排”。那么胡本的药物目次到底是考证而为?还是“按原书卷目顺序编排”呢?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和尚本药物目次如此相同?如果是后者,那么“原书卷目”出自何种文献?据笔者所知,除《图经》卷 19 和卷 20 两卷药物目录存于《证类》“本经外草蔓类”外,其余 1 至 18 卷并无现存药物目录。各种古本草及相关文献中均未发现《图经》“原书卷目”。因此,胡本作者所称“原书卷目”可疑。

四、两辑本药物排列次序所误相同

尚本作者自叙编《图经》药物目次是考证而为，按照尚本将石香薷从列于菜部卷 17 的香薷条分出；编入草部中品之上卷 6 的方法，那么也应将枳椇从列于木部下品卷 12 的接骨木中分出，编入木部上品卷 10 才妥当。原接骨木条文中“又上有枳椇条云”句，可知枳椇应列在木部上品，而不应列于木部下品的接骨木之后；再者《证类》卷 12 木部上品的“26 种陈藏器余”中，有“木蜜”一药，就是枳椇，可见前代本草是将枳椇列于木部上品的。尚本 396 页和胡本 370 页都将枳椇列在木部下品，显然欠妥。

又尚本 165 页和胡本 151 页均将葛粉与葛根同列在草部中品之上卷 6。而葛根条文中“下品有葛粉条即此谓也”，可知苏颂作《图经》时，葛粉是列在草部下品的。在《证类》草部中品之上卷 8 的葛粉条文中，有《嘉祐》作者掌禹锡谨按云“中部上卷葛根条功用与此相通”。可知《嘉祐》也是将葛根与葛粉分别列在草部中、下品的。

上述两例，尚本作者考证欠妥，将枳椇与葛根误列品别。胡本作者也说考证而编药物目次，为什么竟与尚本如此巧合，也是考证失误？

五、两辑本出现相同的误字、脱字及增文

1. 误字相同 在《政和》80 页云母条《图经》文有“晶晶纯白者名磷石”。尚本 21 页和胡本 8 页将此句均误作“晶晶纯白者名磷石”。“晶”（xiǎo）不是“晶”（jīng）。

又《政和》181 页漏芦条《图经》文有“茎若筋大”。尚本 148 页和胡本 136 页将此句均误作“茎若筋大”。“筋”为筷子

的别名，不能误其为“筋”。

又尚本 238 页和胡本 218 页的荦拔条文有“其茎如筋”其中的“筋”亦为“筴”字的误字。

又《政和》219 页水萍条《图经》文有“可糝蒸以为茹”。尚本 214 页和胡本 195 页皆将其中的“茹”误作“菇”，“茹”意即吃，不能误作植物“菇”。

在《大观》卷 5（4 页）薯条《图经》文有“又下有苍石生西城”，其中的“城”字在《政和》124 页作“域”字。尚本 61 页和胡本 50 页均从《政和》用“域”字。查《新修本草》残本 10 卷 40 页苍石条文作“生西城”，该条小字注云“西城，在汉川金州是也”，可见《大观》作“生西城”是正确的。胡本在“说明”第二条说“有异文时正文中择其善者从之”，这里为何也与尚本出现同误呢？

2. 脱字相同 《政和》259 页狼把草条掌禹锡谨按中有“黑人鬓发”。尚本 575 页和胡本 540 页此句都作“黑人发”。都脱漏一“鬓”字。

3. 增文相同 在尚本 74 页和胡本 62 页的赤箭条文中，均有“皆有细根如白发”7 字。但查《证类》草部上品之上卷 6 赤箭《图经》文，均无此句。查尚本该条注文说此句“据《抱朴子》补”，但胡本该条却未见作注。在胡本的“说明”及所列参考书目中，均未提到《抱朴子》一书，那么胡本据何文献而增此文呢？

六、两辑本对同一药物条文的出注与漏注相同

在《政和》197 页栝楼条《图经》文有“诗所谓果蓏”，而《大观》卷 8（10 页）此句作“诗所云果羸”。两者不同处在“谓”与“云”，“蓏”与“羸”字上。尚本 170 页和胡本 157

页均从《政和》文“谓”字及《大观》文“羸”字，都写成“诗所谓果羸”句文。在校勘作注时，尚本及胡本均对“羸”字出注，而对“谓”字都漏注。

又《政和》233页荠尼条《图经》文有“味甚甘美”及“小品方疗蛊”两句。前句中的“甘美”及后句中的“疗”字，在《大观》卷4（44页）同条同文中分别作“佳”及“治”。尚本207页及胡本189页均从《政和》文，并在两句中都出注。而同条又有“苗茎都似人参”，此为《政和》的《图经》文，在《大观》同句却作“根茎都似人参”尚本和胡本都从《政和》文，而均未出注。

又《政和》231页肉豆蔻条《图经》文有“置灰中煨”，此句在《大观》同句中，“灰”字后有“火”字。尚本233页和胡本213页均从《大观》文“置灰火中煨”，并都对“火”字出注。而同条又有“更以炒了搅了”，此为《政和》文，在《大观》此句将“了”作“子”。尚本和胡本均从《政和》文，但都未出注。

上述情况，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从略。为何胡本与尚本对同一药物条文的出注与漏注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

七、两辑本脱漏的药物相同

在《政和》116页白蒿条《图经》文有“下品又有角蒿，云叶似白蒿，花似瞿麦，红赤可爱，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八月采”。据此文，《图经》草部下品应有“角蒿”一条，可是尚本和胡本均脱漏。

又《政和》166页赤箭条《图经》文有“上有六芝条，五芝皆以五色生于五岳……但附其说于此耳”。据此文，《图经》赤箭条上当有“六芝”条。查《新修本草》，六芝是列于赤箭之

上。但尚本和胡本均无六芝药名。

又《政和》228页京三棱条《图经》文有“下品别有草三棱条，云生蜀，即鸡爪三棱也。其实一类，故附见于此”。据此文，《图经》草部下品应有“草三棱”一条，但尚本和胡本草部下品均未列草三棱。

又《政和》230页郁金条《图经》文有“木部中品有郁金香，云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其花即香也。陈氏云：为百草之英。既云百草之英，乃是草类，又与此同名，而在木部非也。今人不复用，亦无辨之者，故附于此耳”。这段文字说明《图经》木部中品应有“郁金香”一条，而尚本和胡本的木部中品均未列。

又《大观》卷9（60页）有海带图，并有“《图经》文具海藻条下”可尚本和胡本均未收录此条。

从上述可见，尚本脱漏的药物，在胡本中也未列。为何两辑本的作者对这些药物都考证不到而漏列，且如此巧合？

结语

对尚本和胡本两种《图经》辑本勘比，发现两者竟然出现药物目录、分卷、各卷药物次序、误字、脱字、增文、药文的出注与漏注及脱漏的药物都相同，这不得不使人发出疑问。照理讲，胡本比尚本晚出4至5年，应在尚本的基础上更有突出点。但事实相反，不论从辑文、注文、药物收录及考证各方面，胡本都不如尚本，象这样的辑本还不如《证类》。

笔者还发现两辑本存在另一些失误，将另文叙述。诸如两辑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议尚本作者对其辑本进行修订整理，使其更接近苏颂《图经》原貌。胡本作者应对此作一合理的解释。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3：45，1991）

8. 评《中华药海》

1993年10月份的10种科技畅销书之一《中华药海》(简称《药海》),是哈尔滨出版社于当年8月出版的。编者在书中“前言”称其有“十大特色”,并说:“《中华药海》载药8488种,参阅古代本草150余种,旁及医籍方书、经史百家有关书籍1000余种,并广收1820年及1991年的国内外有关本草中药的文献资料,既有古代的传统经验,又有现代的科研成果,为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本书是中医药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中药本草学新的里程碑”。

笔者拜读《药海》后,并将其内容与有关书籍互勘,认为上述“前言”似有不妥及可疑之处,特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对本草一词的概念不明

上述“前言”中,有两处将“本草”与“中药”两词连用,一处是“并广收1820年及1991年的国内外有关本草中药的文献资料”,另一处为“是中药本草学新的里程碑”,这是编者为“本草”一词的概念不明而在文句中使用赘词。因为“本草”即中药的原始统称,而《药海》编者将中药本草两词连用,实有不妥。

二、参阅1000余种书籍可疑

将《药海》与有关书籍互勘,发现《药海》内容主要来源于《中药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新华本草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及《中国药用动物志》(以下简称《动物志》)三书,其他资料不多。凡是《药海》中标注的文献,90%左右是《辞典》和《纲要》中标注的文献。如《药海》上册(1页)

的一支黄花所标注《植物名实图考》等 14 部文献，有 12 部是抄录于《辞典》上册（8 页）一支黄花的内容，《药海》仅增加《福建药物志》治甲状腺肿瘤方及《中医药研究资料》治舌癌、喉癌方，其余内容均来自《辞典》。

《药海》所载的药物，除少数动物药来源于《动物志》一、二册外，其余药物均来自《辞典》上、下册及《纲要》一、二、三册中的一部分，《药海》编者仅在一些药文中增加一些内容。因此，《药海》“前言”所称参阅 1000 余种书籍可疑。

三、广收国内外中药文献资料言不符实

《药海》编者所言“并广收 1820 年及 1991 年的国内外有关本草中药的文献资料”，有言不符实之举。仅举几则证之。

1. 半枝莲 《药海》《上册 262 页》此条录自《辞典》（上册 783 页），其中药理药化内容依旧，仅有“全草含生物碱、黄酮、酚类、甾体”的成分预试资料，药理则只有对白血病血细胞有抑制作用一条。而《中药志》第四册（1985 年 5 月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二版）的半枝莲（302 页）记载化学成分有红花素、异红花素、黄芩素甙、黄芩素、半枝莲生物碱、 β -谷甾醇和硬脂酸等已证实的成分。药理则有对抗平滑肌收缩及祛痰作用，抑菌作用及抗食管癌作用等。这些资料《药海》均未收录，像《中药志》这样重要的药学文献，《药海》编者都未参考，怎还谈“广收”呢？

2. 驳骨草 《药海》（下册 955 页）此条录于《辞典》（上册 1221 页），内容依旧。此药即《纲要》（一册 453 页）的毛九节，别名为驳骨九节、百样花，有散瘀、治肺热咳嗽、感冒、疳积、疮疖肿毒、内痔出血、咯血及月经过多等证，这些资料《药海》都未收录，这是《药海》编者手边备有的资料，却未参考。

3. 红景天 《药海》《下册 792 页》此条录于《辞典》(下册 1009 页)内容,而药学界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对红景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报道文章多达 20 篇,1987 年 12 月吉林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红景天专集,印刷 5000 册,书中药材特征、栽培采收、药理药化等资料详尽,可《药海》编者全然未知,致使《药海》中的红景天内容还停留在 70 年代水平上。

通过以上三则,可知《药海》编者所言“广收”是言不符实的。

四、误药物英文名为拉丁名

《药海》中收录的矿物药,均录于《辞典》,可《辞典》在“原矿物”后面列有一个中文药名和一个外文名。《药海》收录时将其外文名统改称“拉丁用名”,使《辞典》中使用的一些矿物药英文名也误为拉丁名。

1. 石膏 《药海》《上册 230 页》此条录于《辞典》(上册 592 页),原文为:“原矿物:石膏 Gypsum”。《药海》则将其外文名改称“拉丁用名:Gypsum”。此外文名为石膏的英文名,其拉丁名应写为 Gypsum fibroum。

2. 滑石 《药海》《上册 483 页》此条录于《辞典》(下册 2415 页),原文中的滑石英文名“Talc”,《药海》也改称“拉丁用名:Talc”,实际其拉丁名应写为 Talcum。

五、误地名为书名

在《辞典》及《纲要》中的一些药名下,标注的是地名而不是书名,可是《药海》收录这些药物时,均言“始载”,如:

1. 岩天麻 《药海》(下册 1075 页)言其“始载于(云南大理、丽江、迪庆)”,所言不妥。此条来自《纲要》(三册 439 页),原文为“岩天麻(云南大理、丽江、迪庆)”,这说明岩天

麻是云南一些地区使用的名称。而《药海》言“始载”是不妥的。岩天麻之名为《纲要》首次收载，应言“始载于《纲要》”才妥。

2. 岩半夏 《药海》（下册 1075 页）言其“始载于（四川）”，不妥。此药名首次见于《纲要》（三册 548 页），原为四川地区使用岩半夏这个药名，因此《药海》收录此药时应言“始载于《纲要》”才妥。

六、药物拉丁学名用异名而未用正名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每一种植物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学名，其余的名称均为异名。因此，在使用植物药的拉丁学名时，应选用正名。可《药海》中有一些植物药是用异名而未用正名。

1. 西瓜 《药海》《上册 274 页》此条沿《辞典》（上册 849 页）之旧，仍将其拉丁学名写为 *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现改此药学名为异名，正名用 *C. lanatus* Matsum et Nakai。

2. 波棱瓜 《药海》（下册 1188 页）此条录于《辞典》（上册 1459 页），学名依旧用 *Herpetospermum caudigerum* Wall.。现修正为 *H. pedunculatum* C. B. Clarke。

七、资料收录不一

有些植物药的学名有异名，有些没有异名。《药海》在收录资料时，对植物药的学名异名收录还是不收，表现不一致。

1. 白蓝翠雀草 《药海》（下册 586 页）此条录于《纲要》（一册 124 页），原文的学名有一个正名和一个异名为：*Delphinium albocoeeruleum* Maxim——*D. tanguticum* Huth. 《药海》此条只收其正名，异名未收。

2. 肥猪草 《药海》《下册 1159 页》此条录于《纲要》（三册 577 页），原文有两个学名为：*Bulbophyllum ambrosium*

Schltr——*B. watsonianum* Heichb. f. (药海) 此条将其正、异学名均收录。

从上两例表明,《药海》收录资料带有随意性。

八、药名出典有误

冬葵子《药海》(上册 769 页)言其“始载于《本草经疏》”,实此药首载于《本经》。即使《本经》原著亡佚,其内容也经过历代本草书转收到《证类本草》中而存世。《证类本草》为宋代著作,《本草经疏》为明代著作,所言冬葵子出典为《本草经疏》实属误言。

九、脱漏

水苏(《药海》上册 22 页),此条录于《辞典》(上册 513 页),原文药理项为“从同属植物 *Stachys recta* L. 及 *S. neglecta* Klod 提出的总黄酮能促进胆汁分泌”。可《药海》收录时将此句中的两个学名脱漏,使人不知其总黄酮成分来于何种植物。

此外,误排、漏排现象也不少。如《药海》(上册 1139 页)墨旱莲的学名将其属名、种名和命名人名连排在一起,并且后面方括号内的异名中的命名人名也误排漏排,使其成为“*Eclipta prostrata* [E, alba cl.]”。《药海》此条录于《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 452 页),原学名为“*Eclipta prostrata* L. [E. alba (L.) Hassk.]”。另全书载药数也少计 11 种,应是 8499 种。

十、结语

《药海》的内容大多录于《辞典》,而《辞典》系南京中医学院的学者历时 20 余载,五易其稿方成是书。然而相比之下,《药海》编者仅花一些时间抄录,失误疏漏之处很多,却自称其书有“十大特色”。通过详细勘比,笔者认为《药海》的文献价

值还不如《辞典》及《纲要》等著作。其理由是：(1)《药海》内容多来于《辞典》，但未能纠正《辞典》的失误，而是以讹传误的抄录。(2)《药海》抄录《辞典》的药物内容，大多数没有增加新的资料，至少近年来很多的药学资料没有收入。有些《辞典》已有的内容，《药海》也漏抄了。(3)《药海》对《纲要》所载的药物，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收录。(4)《药海》无任何检索表，如药物别名检索表，拉丁学名检索表均无，不如《辞典》使用方便。

(此文原载《基层中药杂志》3：41，1994)

9. 《本草经义疏》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商榷

《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秦汉时期的一部药学专著，原书早佚，现有多种辑本流传。今人王大观等编有《本草经义疏》（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简称《义疏》）问世。

《义疏》有如下特点：①对《本经》原文的一些名词术语进行释评。②对每种药物的发展和现代研究成果进行介绍。③列有每种药物的临床应用及配方。④标出了每种药物的药用部位及常用量。⑤评介了一些药物的品种及药材概况。⑥每种药物附有古今验方。综上，可见《义疏》将《本经》这部古典文献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更有利于临床参考，也是一部较好的古籍普及读物，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拜读《义疏》后，也发现其中动植物药拉丁学名的一些问题。笔者本着关心和爱护该书的愿望出发，略陈管见，供作者及读者参考。

一、学名与药物品种不符

《义疏》中有一些动植物药的拉丁学名，所注欠妥。这主要是品种考证问题，致使所注的学名，不是该种药物的学名。列举几则如下：

1. 卷柏 《义疏》(P. 65) 注卷柏为卷柏科卷柏 *Selaginella temariscina* Spring。今考证应为同科植物垫状卷柏 *S. pulvinata* Maxim。^[1]

2. 蜀羊泉 《义疏》(P. 281) 注蜀羊泉为茄科植物白英 *Solanum lyratum* Thunb.。现考证为同科植物裂叶龙葵 *S. septemlobum* Bunge。^[2]

3. 虎掌 《义疏》(P. 317) 将虎掌列了三个学名，均为天南星属植物，有天南星 *Arisaema Consanguineum* Schott、东北天南星 *A. amurense* Maxim. 及异叶天南星 *A. heterophyllum* Bl.。实际虎掌应为半夏属植物掌叶半夏 *Pinellia pedatisecta* Schott。^[3]

二、所注的药物学名为异名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4] 及《国际动物命名法规》^[5] 规定每一种动植物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学名。若一种动植物有多个学名的，选择一个较早发表而又正确的学名，其余的学名为异名。《义疏》在给动植物药注的学名中，有一些是用异名而未用正名，如：

1. 王不留行 《义疏》(P. 102) 王不留行的学名为 *Vaccaria pyramidata* Medic.，此为异名。王不留行的正名应是 *V. segetalis* Gareke^[6]，即麦蓝菜。

2. 爵床 《义疏》(P. 232) 注爵床学名为 *Justicia procumbens* L.。订正的爵床学名是 *Rostellularia procumbens* (L.) Nees。^[7]

三、药物未注学名

关于《本经》的药物，历代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除极少数品种（计 13 种）未能确定其基原外，大多数药物都已定出学名（矿物药例外），如：

1. 防葵 《义疏》（P. 41）云防葵不知为何物，未列学名。文献记载防葵为伞形科植物滨海前胡 *Pencedanum japonicum* Thunb.。^[8]

2. 白菟藿 《义疏》（P. 214）白菟藿未列学名，今考证为豆科植物越南葛藤 *Pucraria mentana* Merr.。^[9]

3. 牙子 《义疏》（P. 342）仅知牙子为蔷薇科植物，未知为何种，今考证为龙芽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10]

此外，学名中字母误排、脱漏等现象也不少。如《义疏》（P. 115）榆皮学名中属名的第一个字母 U 被误成 V。营实（P. 214）学名的属名与种名（种加词）连排成一词，使其学名变为 *Rosanuuiflora* Thunb.。又如蛞蝓（P. 383）的学名仅有属名 *Limax*，种名及命名人名均脱漏。

再者，种名的第一个字母不须大写（旧说种名为名词者，第一个字母应大写，现规定一律小写），而《义疏》中的旋花（P. 90）第一个字母 S，茵陈蒿（P. 96）第一个字母 C 均排成大写体。这些，希再版时得以更正。

参考文献

1. 陈纲，等．中药材．1990，13（6）：37
2. 陈重明，等．中药材．1990，13（10）：38
3. 黄胜白，等．本草学．100 页，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8
4. 赵士洞译．国际植物命名法规．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5. 朱弘复，等译．国际动物命名法规．26 页，1988

6. 中科院植研所主编.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一册, 645 页, 科学出版社, 1983

7. 中科院植研所主编.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四册, 176 页, 科学出版社, 1983

8. 贾祖璋, 等. 中国植物图鉴. 332 页, 中华书局出版, 1955

9. 尚志钧. 中药材. 1988, 11 (3): 48

10. 李仲文. 中华医史杂志. 1986, 16 (1): 59

(此文原载《杏苑中医文献杂志》1: 21, 1993)

10. 时珍文学造诣深 校者未解《纲目》谜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已享誉海内外。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人能及，致使当今一些学者对《本草纲目》校释后，也留下未解之谜。

影印本《本草纲目》（人卫 1957 年版）28 卷菜部壶卢条（1231P.），其“集解”项时珍曰：“为要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指壶卢）。后句“为笙可以奏乐”，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街市上看到有用壶卢做的乐器，推销者一边吹着曲子叫卖。前句，舟能浮水，众所皆知，可此句是“为要舟可以浮水”。那么这个“要舟”的“要”字是衍文？还是专有“要舟”一词（物）？我们先来看一看校点大师们对《本草纲目》的这一谜点是怎样解释的。

《本草纲目》第一个校点本（人卫 1982 年版。实际该社 1957 年的影印本也进行过校勘）是刘衡如氏所作。此书下册壶卢条（1692P.）同句作“为舟可以浮水”，并注“为：此下衍‘要’字，今详上下文义删”。看来刘氏认为句中的“要”字为衍文，故已删去。

又看陈贵廷氏等 100 多位学者集体校释的《本草纲目通释》

(学苑 1992 年版), 其下册壶卢条 (1401P.), 同句作“为舟可以浮水”。校释者径删“要”字, 也不作说明, 好像李时珍著书时就是“为舟可以浮水”一样。这种现象是陈氏等人受刘氏校本影响所致, 因陈氏等学者作“通释”的蓝本, 用的就是刘氏校点的《本草纲目》。

再看尚志钧氏和任何氏合作的《本草纲目金陵本校注》(皖科 2001 年版), 此书下册 (996P.) 同条同文作“为要舟可以浮水”, 并作注是“要, 按文义, 为衍字, 可删”。

以上三个《本草纲目》的校注者, 都将壶卢条文“为要舟可以浮水”的“要”字作衍文处理。看来要解开《本草纲目》中的这个谜点, 还得做一番考证才行。

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臼部》(书局 1963 年版。60P.) 载: “要, 身中也”。说明“要”的字义是指人身的中部。宋丁度等的《集韵·宵韵》(书局 2005 年版。4V. 53P.) 载: “要、腰、𦣻、𦣼, 伊消切”。说明“要”有 4 个字体, 读音为伊消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西部》(工人 1996 年版) 要字条 (1038P.) 有: “后人从肉作腰。”可知要与腰是古今字。清阮元的《经籍纂诂》(书局 1982 年版) 腰字条 (17V. 536P.) 载: “腰, 本作要。”说明腰的原本字是要字。《汉语大字典》(川与鄂辞书 1993 年版) 要字条 (1171P.) 言: “人体胯上胁下部分, 后作腰。”《辞海》(沪辞书 1980 年版) 要字条 (1839P.) 有二个注音: yào 和 yāo, 第二个注音就是“腰”的读音, 并且有“腰的本字”作解。

字、辞书已明示“要”是“腰”的本字, 那么“要舟”有可能是“腰舟”。在《中药大辞典》(沪人民 1977 年版) 下册壶卢 (1797P.) 一药的别名项中, 就有“腰舟”一名。《辞源》(商务馆 1986 年版) 对“腰舟” (2565P.) 一词的解释是: “古人以瓠系于腰间, 用以渡水, 谓之腰舟。”《庄子·逍遥游》(沪

书店 1991 年版《诸子集成》三集《庄子集解》5P.) 载:“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司马云:虑犹结缀也,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谓腰舟。”唐成玄英对《庄子》的这段话所作的疏文与司马的注解同义:“樽者,漆之如酒罇,以绳结缚,用渡江湖,南人谓之腰舟。”(《诸子集成》三集《庄子集解》20P.)宋陆佃《埤雅》(吉出版团 2005 年版)壶条(144P.)载:“壶性善浮,要之可以浮水,南人谓之要舟。”《北史·蒋少游传》(沪古籍 1986 版《二十五史》四册,3209P.)载:“青州刺史侯文如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汉语大词典》(本书社 1997 年版)要字条(5044P.)对“要舟”一词的解释是:“将葫芦系于腰间渡水,作用如舟,称‘要舟’,亦指系于腰间赖以直立水中的工具。”

李时珍是看过很多古书的,在《本草纲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中,就有《庄子》、《埤雅》等书名。如《本草纲目》15 卷草部菊条等多种药物都引录有《埤雅》的资料。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本草纲目》壶卢条文中“为要舟可以浮水”的“要舟”,就是用壶卢做的空瓶,系于腰间,以渡水、过河。宋罗愿的《尔雅翼》(吉出版团 2005 年版)匏条(86P.)言:“壶即匏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当失船之时,其值千金也。此亦如天竺涉水,带浮囊之类。”可见,这个“要舟”,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游泳气球、救生圈一类的物品,只是制作材料不同而已。换句话说,游泳气球(救生圈),古人称为“要舟(腰舟)”。

要即腰这一字义,早在《说文解字》等多种字书中都有明示,可惜《本草纲目》校注的学者们不作考察。而且“腰舟”一词早已收入《词源》和《中药大辞典》。尔后《汉语大词典》又将“要舟”一词收入。刘氏和陈氏等不查看《辞源》和《中药大辞典》,而尚、任二氏完全有条件查看《汉语大词典》却不

去作，以致以讹传讹，实属文献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如果按照“为舟可以浮水”的解释，谁又见过有用瓜（壶卢）做的舟呢？常若有，莫说渡人，也许只能放一只鞋吧！

（注：壶卢即葫芦，瓠即瓠瓜，匏是葫芦的别名，苦匏即小葫芦。瓠瓜和苦匏是葫芦的变种植物。）

（该文于2007年春投某报未复，后又投《中医文献》杂志，今年春已接到录用通知）

11. 《补辑肘后方》中的疑义

《补辑肘后方》（皖科1983年版）比流传的旧本《肘后方》（人卫1956年版）增补药方近一倍。笔者将上述两书与《永乐大典医药集》（人卫1986年版）引录的《肘后方》勘比，发现旧本《肘后方》和《补辑肘后方》中的药方有不当和讹误之处，例举几则如下，供同仁参考。

1. 治卒中五尸方第六：其中有“又方：乌柏根剉二升，煮令浓，去渣，煎汁。凡五升，则入水一两。服五合至一升，良”（旧本18P.，补辑本18P.）

此方在《永乐大典医药集》（19-20P.）中为：“又方：乌柏根剉二升，煮令浓，去渣，煎汁。凡一斤，则入水五升。服五合至一升，良。”

从文义讲，乌柏根以斤计较以升计为当，而一斤根用五升水煎，可通。若五升根加一两水，怎么煎？又何谓“服五合至一升”？可见，《永乐大典》引载的《肘后方》，文义皆通，而《肘后方》旧本及补辑本均误。尚氏《补辑肘后方》的修订本（皖科1996年版）对此误也未作修订，全文依旧。

2. 飞尸入腹刺痛死方：“凡犀角、射网、五注丸，并是好药，别在大方中。治卒有物在皮中，如蝦蟇，宿昔下入腹中，如

杯不动，摇制痛不可堪，过数日即杀人。方：巴豆十四枚，龙胆一两，半夏、土瓜子各一两，桂一斤半。合捣碎，以两布囊贮，蒸热，更番以熨之。亦可煮饮，少少服之。此本在杂治中，病名曰阴尸，得者多死。”

上文在《肘后方》旧本（19 - 20P.）及《永乐大典医药集》（26P.）中所载一致。而补辑本（19P.）却将“飞尸入腹刺痛死方……另在大方中”这段文字移至“得者多死”之后，并另立一行。这种文字简移，在《补辑肘后方》修订本（23P.）又进行了纠正，使之与旧本一致。可见当时补辑本所作的文字简移欠妥。

3. 治尸注鬼注方第七：“又方：杜蘅一两，茎一两，人参半两许，松萝六铢，瓠子二七枚，赤小豆二七枚。”

上方中的“茎一两”，“茎”是指什么茎？此“茎一两”排在杜蘅之后，应指杜衡的茎，可是杜蘅是基生叶，无地上茎。可见《肘后方》旧本（20P.）及补辑本（21. P）两书均误。在《永乐大典医药集》（36P.）中，此方的“茎一两”作“豆豉一两”，可信。《补辑肘后方》修订本对此未作修订，全文依旧。

4. 治女子、小儿多注车、注船，心闷乱，头痛、吐。有此症者，宜辟方：“车前子，车下李皮根，石长生，徐长卿各数两，分等。右四味粗捣，作方囊，贮半合，系衣带及头。若注船，下暴惨，以和此共带之。又临入船，刻取此船，自烧作屑，以水服之。”

上方的后半部文字，在《永乐大典医药集》（36. P.）中作“若注船，下暴惨，水和此共带之。又临入船，刻取此船木，烧作屑，以水和服之”。

旧本《肘后方》（20P.）将“水和此共带之”的“水”误成“此”，又将“刻取此船木”的“木”误成“自”。补辑本（21P.）则作“以和此带之，又临入船刻，取此自烧成屑，以水

服之”。文义、断句也不妥。《补辑肘后方》修订本（25P.）对此也未作修订，全文依旧。

5. 治小儿坠落有血、壮热，不食乳哺者方：大黄、黄连、蒲黄各二分，芒硝一分半。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分二服，大小便血，即愈。

此方《永乐大典医药集》（351P.）有载，而《肘后方》旧本、补辑本及补辑修订本均未见载。

《补辑肘后方》中的上述问题，望再版时能得以纠正。

12. 《新修本草》辑本的银屑条文断句有误

辑复的《新修本草》（皖科1981年版）的银屑（105P.）条有：“今医方合镇心丸用之，不可正服尔。为屑当以水银磨令消也。”该辑本第二次排印本（同社2004年版）的同条同文（57. P）也作同样断句。

银屑条文中的“不可正服尔”的“服”字，据书中注文，可知是参照《证类本草》补入。查《证类本草》（人卫1957年影印本）玉石部中品银屑（110P.）条同文，确是“不可正服尔”。可见增字之误源于《证类本草》。此书作者对“不可正尔”之文未加审视，妄增一“服”字，致使文义全失。

关键词是文中的“正尔”两字。“正尔”是古人常用之词，如晋葛洪《抱朴子·杂应》（109P.）中有“若欲服金丹大药，先不食百日为快，若不能者，正尔服之，但得仙小迟耳，无大妨也”。这里的“正尔服之”，即“直接服用”。又“无不初时少气力，而后稍丁健，月胜一月，岁胜一岁，正尔，不可无嫌也”。这里的“正尔”，即“这样”。

在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中，使用“正尔”一词就有五处。如“凡汤中用完物，皆擘破，干枣、梔子、栝蒌

之类是也。……细花、子物，正尔完用之”。这里的“细花、子物，正尔完用之”，就是“细小的花类和细小的种子类药物，直接完整的供药用”。

朝鲜人许浚的《东医宝鉴》“汤液篇卷一”中有“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已久，正尔依此用之”。（见《东医宝鉴校释》人卫2001年版，930P.）这里的“正尔依此用之”即“这样依照用的”。

“正尔”与“不尔”这两个词在古籍中常同时应用。如《抱朴子·杂应》中也有“不尔”一词的用例。如“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不尔，则卒至而忘其神，或能惊惧，则害人也”。这里的“不尔”即“不这样”。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新疆人民2005年版）载：“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有故及道遥者，可致书信，无书也如之。北俗则不尔。”这里的“北俗则不尔”即“北方的风俗不是这样”。

不尔一词在《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中的用例有四处。如“凡此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见《敦煌古医书考释》赣科1988年版，355P.）这里的“不尔”，即“不这样”。

正尔与不尔是古汉语中使用的一对反义词，如晋《抱朴子》、梁《神农本草经集注》、唐《新修本草》等文献都使用这些词。

不尔一词在《古代医学文选》（沪科1980年版）及《汉语大词典》（本书社1997年版）等书籍中有解，但“正尔”一词在《辞海》、《辞源》及上述资料中却未见有解。

正有“恰好、正好、只”等义，尔有“如此、这样”等义，正尔有“正如这样、只这样、直接”之义。

至此，可知《新修本草》银屑条文的正确断句应为“今医方合镇心丸用之，不可正尔为屑，当以水银磨令消也”。意为“现在的医生处方将银屑与其他药物配合成镇心丸使用，银不能直接制成屑，应与水银合磨，使之成屑方可”。

（注：镇心丸古有4个处方，《圣济总录》收有3个，其中只有14卷的镇心丸才用银屑，余3方均不用）

13. 《名医别录》与《本草经集注》

两辑本勘比及质疑

《名医别录》（以下简称《别录》）和《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原著早已亡佚。历代史志对此有简载，其内容经历代本草书转载于《证类本草》中。学术界对两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等问题有争鸣，孰是孰非，难以结论。以往学者多从史志中简介的资料进行考察，但难得正确解答。

尚志钧先生先后辑复并付梓了《别录》和《集注》，这为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因此，笔者对两书的药目、药文进行勘比，并提出几点质疑进行讨论，从而澄清疑团。

一、《别录》与《集注》勘比

1. 药目勘比 勘比发现《别录》上品的玉石、草木等各类药，与《集注》相应上品各类药雷同，其中、下品各类药亦然。如《别类》上品的丹砂（P. 2）、猪苓（P. 160）等与《集注》相应各类的丹砂（P. 129）、猪苓（P. 187）雷同。

《集注》有一类有名无实药，这类药均可在《别录》各品药中找到。如《集注》青玉（P. 516），萃草《P. 532》可在《别录》上品（P12）及下品（P. 274）中找到。

由于两辑本对少数药物合并与分条的不同，其药目略有差

异。如《别录》茯苓（P. 16）、牡桂《P. 35》等，《集注》分别将其合于茯苓（P. 188）及茵桂（P. 215）中。《集注》白冬瓜（P. 477）、麻子《P. 500》，《别录》分别将其合于白瓜子（P. 92）及麻蕒（P. 97）中。

不同的是《别录》水蛭（P. 301）附有鲛鱼皮及珂，蒜（P. 312）附芸台，而《集注》各同条（P. 459, 497）不附。《集注》丹雄鸡（P. 402）附肪等，羚羊角（P. 411）附羊髓，而《别录》各同条（P. 79, 172）不附。再者《别录》有灌草（P. 293），《集注》有五色石脂（P. 143）及铁（P. 164），此为各书独有。

2. 药文勘比 将两书药文勘比，发现内容基本雷同。差异是《别录》有 48 条“又”字药文，如石龙薊（P. 30）药物正文后有“又、石龙，一名方宝，主治虻虫及不消食尔”。这在《集注》中无。《集注》有陶氏注文，如酸浆（P. 301）药物正文后有“处处人家多有……亦治黄病，多效”，这在《别录》中均无。

二、几点重要的质疑

在研究《别录》与《集注》的问题时，有几个重要的疑点不可忽视。

1. 《别录》为何无序文传世 《别录》若是单独的一部书，必须有序文。陶弘景既然为《集注》作序，为何同一作者不将另一部著作写序？《本经》、《集注》原著均亡，但两书的序文被历代本草转载于《证类本草》而留世，为何偏无《别录》序文？

2. 从《新修本草》药数疑《别录》 历代本草是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前进的。《新修本草》载药 850 味，其中 730 味来源于《集注》，余 120 味《新修本草》新增，如在此之前还有一部载药 730 多种的《别录》，而此书是陶弘景在完成《集注》

后。将名医附经为说的，因《集注》限于 365 种之数而收不尽的资料汇编成书的话，那么其中的药物《新修本草》一定要收录，但 120 味新增药并未注明源于《别录》。假若是源于《别录》，那又何谓“新增”呢？

3. 陶弘景为何编内容重复的书 通过两辑本勘比，发现《集注》几乎包含了《别录》的全部内容，并且还有较详细的陶氏注文。不同的是《别录》有 48 条“又”字药文和几种药物不同。笔者认为这些差异非原著本貌，而是辑佚时对资料处理的问题，这可从《证类本草》中得到验证。陶氏既然编了《集注》，为何还要编一部内容与《集注》雷同而不及的《别录》呢？如是为了 48 条“又”字药文，还有几种药物不同，那么其中 44 条“又”字药文可以增录在《集注》相应的药物条文中，不同的几种药也可采用附录或合并处理，不至于另编一部书。假如有人说《别录》不是陶弘景所编，那么其编者一定是个剽窃者，因为《别录》的文句全是从《集注》中照搬而来的。

以上都表明《别录》不是单独的药书。梁陶弘景在《集注》序中说明：“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 365 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 365，合 730 种”。这里清楚地说明《集注》是《本经》药和“名医副品”药合编而成。《嘉祐本草》序言：“然旧经才三卷，药止 365 种，至梁陶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亦 365 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这是道明《集注》中的“名医副品”即“名医别录”。《新唐书》于志宁传中提到于志宁答皇帝问时说：“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言其花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这也表明《集注》中的“名医副品”即《别录》。

三、结语

历代医家治本草书，将《本经》药与《别录》药用两种不

同的字色表示，是因为《集注》是由《本经》药和《别录》药组成，否则，两者就难以区别。《开宝本草》序言：“梁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别录》参其《本经》，朱墨杂书，时谓明白”。为使《别录》药区别于《本经》药，“别录”一词突出地表现在历代本草书中，这也是将《别录》误为单独药书的原因之一。

至于《别录》与《集注》两个辑本的体例，当然应以《集注》的形式才接近陶氏原著，历史上不应该有《别录》这个本草专著。

（该文原载于《中医文献杂志》2：21，1996。此处略有修改）

14. 《证类本草》校点本的甘蕉根条文断句有误

校点本《证类本草》（1993年华夏出版社本）316页甘蕉根条的《图经》文有“闽人灰理其皮，令锡滑绩，以为布，如古之锡衰焉”一句。近年来出版的校点本《大观本草》（2002年安徽科技出版社本）388页同条同文也作同样断句。上文由于使用有通假字，加之断句不当，致使文义难明。

笔者认为，文中的“锡”字通“髻”。《礼仪·少牢馈食礼》有“主妇被锡”，“被锡，注：读为髮髻”文。（集韵·锡韵）有“髻，髮也，或作锡”。《说文解字定声·解部》有“锡，又作髻”。可知锡是髻的假借字。锡是心母锡部字，髻是透母锡部字，为叠韵假借。髻义为假发，这里应作纤维解。

文中第二个锡衰的“锡”，又通“絺”。《说文解字定声·解部》有“锡，又为絺”。《广韵·锡韵》有“絺，细布也”。《礼仪·大射仪》有“幂用锡为絺”。《说文解字义证》卷四十一絺字条引东汉袁康《越绝书》有“使越女织治葛布”。可见，絺和絺都是细布。

文中锡衰的“衰”字通“縗”。《说文解字注·系部》有“縗，丧服衣”，注：“按縗，经典多假借衰为之”。《释名·释丧制》有“縗，摧也。经典多省作衰”。《经籍纂诂》卷十有“縗亦作衰”。《类编·系部》有“縗，编鹭羽为衣”。说明縗为轻白色的衣。

以上可知“锡衰”为“縗縗”的通假字。锡与縗同为心母锡部字，衰和縗均是清母微部字，都是双声叠韵，是同音假借。《周礼·春官司服》有“王为三公六卿锡衰”注：“君为臣服吊服也”。《辞源》对锡衰一词解释是“以细麻所制的丧服”。可知“縗”或“縗縗”都是指丧服。

文中的“滑”字，作柔软光泽解，字书已明示。

若将上述甘蕉根条文中的假借字改为本字，正确的断句应为：“闽人灰理其皮，令鬋滑，绩以为布，如古之縗縗焉”（原文断句应为“闽人灰理其皮，令锡滑，绩以为布，如古之锡衰焉”）。译成白话文则是：“福建人用灰《草未灰》处理该植物的皮，使其纤维柔软光泽，织成的布，就象过去的丧服布（细麻布）一样”。

（尚教授看了此文后，认为“十分正确”）

15. 对《中草药鉴别与验方精选》 的药物鉴别管窥

《中草药鉴别与验方精选》（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系上海群力草药店的专家主编。全书收载常用中草药340味（有重复品种）和治病验方，对临床医生有一定参考价值。笔者拜读后，发现书中的药图方面存在一些疑问，特陈管见，以供参考。

此书的体例是每介绍一味药物，都绘有一幅墨线图，其中大多数药物除墨线图外，还附有一张照片图。墨线图与照片图多是

同一个品种，即两者图的药物品种是一致的。但其中有些药物图两者却不一致，即墨线图与照片图不是同一品种。就是说照片图与其描述的药物来源非同种植物，这是值得质疑的。

1. 败酱草(P312) 书载以十字花科植物蔊蕒 *Thlaspi arvense* 入药。其所绘的蔊蕒图与照片图败酱草显然不是同一种植物，两者的花序明显不同，前者为总状，后者似聚伞状。

我国本草记载的败酱草应是败酱科植物。最早描述败酱形态的文献是梁陶弘景的《神农本草集注》：“叶似苕荳，根似柴胡，气如败酱”。而败酱科植物败酱 *Patrinia scabisaefolia* 或 *P. villosa* 都具有“败豆酱”气，我们在山上采药时，若闻到这种气味，其附近必有败酱草或缬草存在。

蔊蕒不具有败豆酱气味，它不是败酱草正品。书中既然描述用十字花科植物蔊蕒入药，为何还要配一幅非十字花科的败酱草药图，不知编者用意何在。

2. 金钱草(P328) 书载以唇形科植物活血丹 *Glechoma longituba* 入药。其绘图为活血丹，而其照片图金钱草却是报春花科的植物过路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 两者非同一科属的植物。虽然过路黄也是金钱草基原的一个品种，为何书中不列为来源项中呢？贵店既然使用的金钱草是活血丹，又在书中注解项中说明了金钱草的多基原品种，照片图就应用活血丹的照片，而不应用过路黄的照片，这样才表明品种一致。

3. 鹤虱(P580) 书言以伞形科植物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 入药，所绘药物图是野胡萝卜的果实。但其照片鹤虱图是菊科植物天名精 *Arpesium abrotanoides*。编者在书中注明：“《中国药典》1990年版收录的鹤虱为菊科植物天名精的干燥成熟果实，与上海习用的鹤虱，不是同一植物”。为何书中不采用野胡萝卜的植物图或照片，仅只有药材图？

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是编书者不严谨的表现。若果编者将

照片败酱草图删去，或者在注解项中说明附此照片图的意义，读者就不会误解。如果将照片图金钱草和鹤虱改为过路黄和天名精，也不会产生误解。因此，建议编者在再版时对上述问题进行修订，以求贵店的用药品种与介绍的品种一致。

16. 《本草和名》中的异体字

约成书于918年的《本草和名》，为日人深江辅仁所撰。全书分二卷，收载中医药古籍《本草稽疑》、《鉴真方》等的药名计1025个。其中有些药名是用异体字写的。如上卷（P6）的“石臚”，又（P7）“剗鐵”和“陸葵”；下卷（P15）的“秦龜”等。

尚志钧教授对《本草和名》进行了校点，并在“校点前言”（《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P293）中提到：“这些‘剗’、‘葵’、‘臚’、‘龜’等字，不仅国内医书未见用，连字书也难检出。”此言基本是对的，如“葵”和“龜”二字，属日人创写，国内医籍从未发现将葵写成“葵”，将龟写成“龜”的。

关于“剗”字，尚氏认为是“钢”的异体字，欠妥。此字应是“刚”的异体字。因时地不同，从汉、魏、齐、唐代等碑志中发现“刚”的异体字很多。如剗、剗，或剗、剗，或剗、剗，或剗、剗等。（见《碑别字新编》P113）正如朱丹九在《辞通》（11V. P27）中所言：“鏗、剗、剗等字，古人写碑，皆随意增损，此即所谓近体别字者也。”（按：其中的“鏗”字，明代梅膺祚的《字汇·金部》虽言“鏗，同刚”，但据其金旁，当作“钢”的异体较妥）

北周卫元嵩的《元包经传·仲阴》中有“剗以断之”一文。晋葛洪的《抱朴子·杂应》中有两处用到“剗”字，如“乘魁履剗”和“其气甚剗”。

宋代陈彭年等《广韵·唐韵》(2V. P66)有“刚,强也,𠂔,俗。”说明“𠂔”是“刚”的俗体字,即不规范的字。元时黄公绍等《古今韵会举要·唐韵》(8V. P156)有“刚,或作𠂔”。明朝张自烈的《正字通·刀部》(子集 96P.)载:“𠂔,俗刚字。”可见“刚”的异体字“𠂔”,在历代韵书和字书中都有收录。

关于“𦘒”这个脑的异体字,《晋书·舆服志》(25V. 86P.)已有用例,如:“左将车骑在左,右将车骑在右,殿中将军持𦘒斧夹车。”

宋代丁度的《集韵·皓韵》(6V. P116)收有“𦘒”字:“𦘒,或作𦘒、𦘒、𦘒、𦘒。”宋司马光等《类编·月部》(4V. P152)也有此字:“𦘒,或作𦘒、𦘒。”可见宋代的韵书和字书早已收录此字,只是不以“𦘒”字为字头而已。而1915年成书的《中华大字典》的子集刀部和未集肉部分别将“𠂔”和“𦘒”两个字独立一项,一查便知这两个别体的正字是“刚”和“脑”。此书中华书局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印出40多万册,是文献工作者应备的工具书。此外,《本草和名》中的很多异体字可在《千禄字书》、《龙龕手镜》及《中华字海》检出。

17. 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继承传统文化,发扬国粹,对中国古籍进校点、注释、译文等整理,这对传承文明,发展科技确实是大好事。尤其对青年人阅读古籍,带来了很大方便。笔者多年来阅读了一些古籍的整理本,获益不少。但拜读之时,也发现整理本中存在一些问题,特陈管见。

1. 断句不当 古籍整理中断句不当是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因古文字简义深,句法复杂,所以稍不留意,就会出现断句失误。

1988年福建一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经本草》辑本，其芍药条文中，对晋崔豹《古今注》中的一段文字的断句，就有欠妥之处。如：“牛亨问曰：将离相别，赠以芍药何也？答曰：芍药一名何离，故相赠犹相招召；则赠以文无，文物一名当归；欲忘人之忧，则赠以丹棘，丹棘一名忘忧；欲蠲人之忿，则赠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欢。”这段文字断句明显不妥，其中“故相赠犹相招召；则赠以文无”之句，应断为“故相赠，犹相招召则赠以文无”才妥。牛亨问这段话，答者说明四个问题，即离别赠芍药，因为芍药又称何离；招归则赠文无，文无又称当归；使人忘忧则赠丹棘，丹棘又称忘忧（即萱草）；使人消除愤怒则赠青裳，青裳又称合欢。可见，断句者在“故相赠”处不断句，而在“犹相招召”处用一分号，将相招赠文无一句前后分开，明显不妥。

又近年来北京一出版社出版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第八卷冬葵子条文中“叶为百菜，主其心伤人”一句亦系误断。正确的断句应为“叶为百菜主，其心伤人”，这样才文义顺达。文意为冬葵叶是百菜中的主要蔬菜，但其菜心却会损人健康。

再有长沙一出版社出版的《礼记》，在其《曲礼上》有一段文是：“长者不及，毋僂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注译者将“正尔容”的“正”作注为“端庄”，对“尔容”两字未作注。所以将“正尔容”译为“保持庄重严肃的态度”，并且与下句“听必恭”相接。

笔者认为“正尔容”应分两个词注，“正尔”即“这样”，“容”即“合宜”。因此“正尔容”应译为“这样合宜”，且应接上句。可译为“长辈不说的话，不要随便插嘴，这样合宜。听长辈说话应恭敬，不要剽窃说过的话，不要人云亦云，要以历

史事实为依据和法则，对过去的圣贤君主应当称赞”。

古籍整理断句欠妥的现象较多，此不赘述。

2. 变正为误 整理古籍，使人易于理解，可是有些整理者却将古籍中的词句误解，这就离开原本本意了。

北京某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一本《神农本草经》注释本，其中上品药石钟乳的功能有“益精”的作用。所谓益精，应理解为助益精液的生成或增量，这才是上品药物的功能。可是注释者将“益”作为“溢”的假借字处理，将益精解释为使精液外溢。“使精外溢”必会出现泄精或遗精，也就是吃了石钟乳会使精外溢。这就不是药物的功能，而是药物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了。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神农本草经》上药无毒，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多服、久服不伤人的宗旨。也就是说，将“益精”误解成“使精外溢”是不合文意的。

现在见到《本草纲目》的多个校注本，其校注者都将二十八卷菜部壶卢条文中“为要舟可以浮水”的“要”字作衍文处理或删除。他们都是不知道古人所言的“要舟”就是“腰舟”，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游泳气球或救生圈一类的渡水工具。因为古时没有游泳气球和救生圈，就用壶卢做成空瓶，挂于腰间，借其在水中的浮力以渡江、过河。《中药大辞典》和《辞源》中都收有“腰舟”一词。

3. 古籍整理未断句 对古籍整理不断句是一种工作失误。对古籍整理的目的是让读者阅读方便，易于理解。因为古籍中涉及的文、史、哲等多方面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掌握的，因此古籍断句必不可少。

近年读到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的《经典释文》汇校本，全书包括作者的校文都未断句。并且电脑打字也是粗细混用，黑体、瘦体互见，使人眼花缭乱。如果你以前未见过此书的影印本，还真不知道这些粗细不一的字体有何种含义。再者此书也未编制任

何索引。这样的古籍整理本，还不如看影印本原书清晰。

上海某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广韵》校注本，也未断句，但与上书相比，却有天壤之别。这本《广韵》校注本，不仅字体大小有别，而且黑红相间，却目清眉秀。而且是在保持了影印本原样的基础上，在天头地脚加注，又在原格中校批，但却井然有序。还编制了索引，使用阅读使人感方便、舒畅。这种整理古籍的方式，尚若再进行断句，那就太美了。

4. 整理的古籍应编制笔画索引 已出版的一些古籍，有些虽然编了索引，但多是采用“四角号码”编制的。这种检索方法不仅麻烦，而且最不宜在古籍中使用。大家都知道，古籍中的异体字较多，据相关资料汉字的异体字有一万多个。同一个字，由于形体不同，四角号码就会变。如“鬣”这个字，通过其他资料可知《集韵》中收有此字，但是按照四角号码（7222）去查，就是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按韵部去查，原来《集韵》中的“鬣”字的形体是“鬣”。这个“鬣”的四角号码是7272，而不是7222了。可证，四角号码检索方法不适用于古籍整理。拼音检索也不宜用，因汉字多音字多。应以笔画编制索引为当，因鬣和鬣都是18画。虽然同一个汉字由于形体的不同会出现笔画不一致的字体，但笔画查字法对查异体字也会带来方便。因此，建议古籍整理应编制笔画索引。部首索引当然也适用于古籍中。

5. 引文应仔细核对 近来读到2004年出版的一本《古书虚字集释》，在其“正”字条中，有这样的文句：“正，犹‘何’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燕王正尔为放’，见《词诠》引”。这段文句中有三点讹误或不妥。

一是引文所注出处有误。“燕王正尔为放”一文出自于《三国志·魏志·刘放传》，而不是《蒋济传》。

二是引文断句致误。因原书未断句，摘引者不明文义而摘文

不当。现将《三国志·魏志·刘放传》中有关引文的这段话引录并断句于此：“景初二年，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放方城侯、资中都侯。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程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宗不？放、资因赞成之。”

文中的“放”，即“刘放”。引文应作“燕王正尔为”才妥，因下文的放和资二人是在回答帝王的问话。

三是对“正尔为”的“正”字误解作“何”义。“燕王正尔为”即“燕王这样作”，指的是燕王宇辞去大将军这一事。放与资作了解释，是燕王自知无能胜任而辞的。有学者对历代典籍中有关“正”字的三百多条用例的注释整理，都找不出一个对“正”字有“何”义的注释，其中也有“正尔容”一词。

《古书虚字集释》的“燕王正尔为放”一文是从《词诠》中转引的（杨树达的这本书笔者未备），转引者不去核对原著，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古书虚字集释》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又排印第二版，本世纪初又再版。此书从第一版至今已70多年了，可书中这一讹误却依旧未改。

18. 中药数量的单位是否可用“种”表示

自从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开始，就将中药数量的单位用“种”表示。如该书序文（尚志钧辑本，P. 31）有“三品合365种”。现存的宋代《证类本草》药目（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P. 24）有“总1746种”。又明代的《本草纲目》（刘衡如点校本，P. 1）序文有“旧本1518种，今增374种”。可见历代本草书都将“种”做为中药数量的单位用。

现代有些药学专著如《中药大辞典》用“味”做中药数量的单位，其书“前言”有“共收载中药 5767 味”。有些学者则在一些学术文章中明确提出称中药数量为种欠妥，说种数是指物种数目。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妥，特陈己见。

“种”是一个多义词，《辞海》（缩印本，P1743）将“种”字列的义项有 7 个，《汉语大字典》（缩印本，P1094）所列“种”字的义项有 10 余个。其中有两个是我们应注意的义项，一是“种”做量词用，二是生物学名词“物种”的简称。既然“种”是量词，那么将中药数量的单位用“种”表示是无可非议的。可有些学者却将“种”字专用化了，认为“种”只能做生物学名词“物种”用，一谈到“种”就必须有严格的种级标准，就象动植物分类学那样。中药虽然大部分来源于植物和动物，但中药还有矿物及加工品（如神曲就是由多种植物药加工制成）。而且做中药的动植物，大多是取其某一部分或经过炮炙处理过的，不要将中药中的动植物理解成完整的“物种”。

认为不宜称中药数为种的学者同时提出中药数称“味”较妥。“味”字本义是“滋味”，这在《说文解字》（中华书局版，P. 31）中已明示。将“味”字用以表示中药数量的单位，也是将“味”字做量词用。这与将“种”字做量词使用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两者都未取其本义。因此，认为中药数量的单位不能称“种”是将多义词误为单义词了，为文字学上的偏见，应当纠正。笔者认为还是遵照历代本草书的惯例，将中药数量的单位称“种”是符合文字学知识的。因种字是由“禾”和“重”两部分组成，“禾”的本义是谷物，“重”的本义是重量的重，谷子多是种字的本义。味字是由“口”和“未”两部分组成，“口”的本义是人嘴，“未”的本义是万物滋长，用嘴吃食物感觉到味（滋味），是味字的本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尚志钧与本草文献 本草椎论

作者 = 王林生著

页数 = 3 0 8

S S 号 = 1 2 2 4 9 1 1 3

出版日期 = 2 0 0 8 . 1 1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